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免责声明：

本文档提供的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或私下交流学习之用。

任何涉及商业盈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

本文档仅提供一个观摩学习的环境，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

本文档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

本文档严厉谴责和鄙夷一切利用本文档资源进行牟利的盗版行为！

本文档为作者研究制作 PDF 时实验产生，严禁非法外传，任何未经作者允许而擅自打开或传播者视为偷窃行为，作者随时保留起诉权力。

All resources offered by this website a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exchanged between peers for personal study.

Use of any resources offer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s prohibited. Otherwise you need to responsi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produced!

We are only offer an environment of communion and study and we won't bear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esources.

Please delete all resources you downloaded from this site within 24 hours.

Please purchase legal copys if you feel satisfied.

Any profitable behavior of utilizing the resources downloaded from this site is condemned and disdained sternly !

THX FOR UR READING



北京文学

选刊版

中篇小说
月报

中篇小说 月报

ZHONG PIAN XIAO SHUO YUE BAO

月月抽奖活动
见115页

· 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王祥夫	愤怒的苹果
王小妮	很大风
韩少功	山歌天上来

· 文学中国

王松	伤心的留声机
朱文颖	悬崖
李来兵	一天
韩晓征	妙色

· 特别推荐

[俄] 伊萨克·巴别尔 骑兵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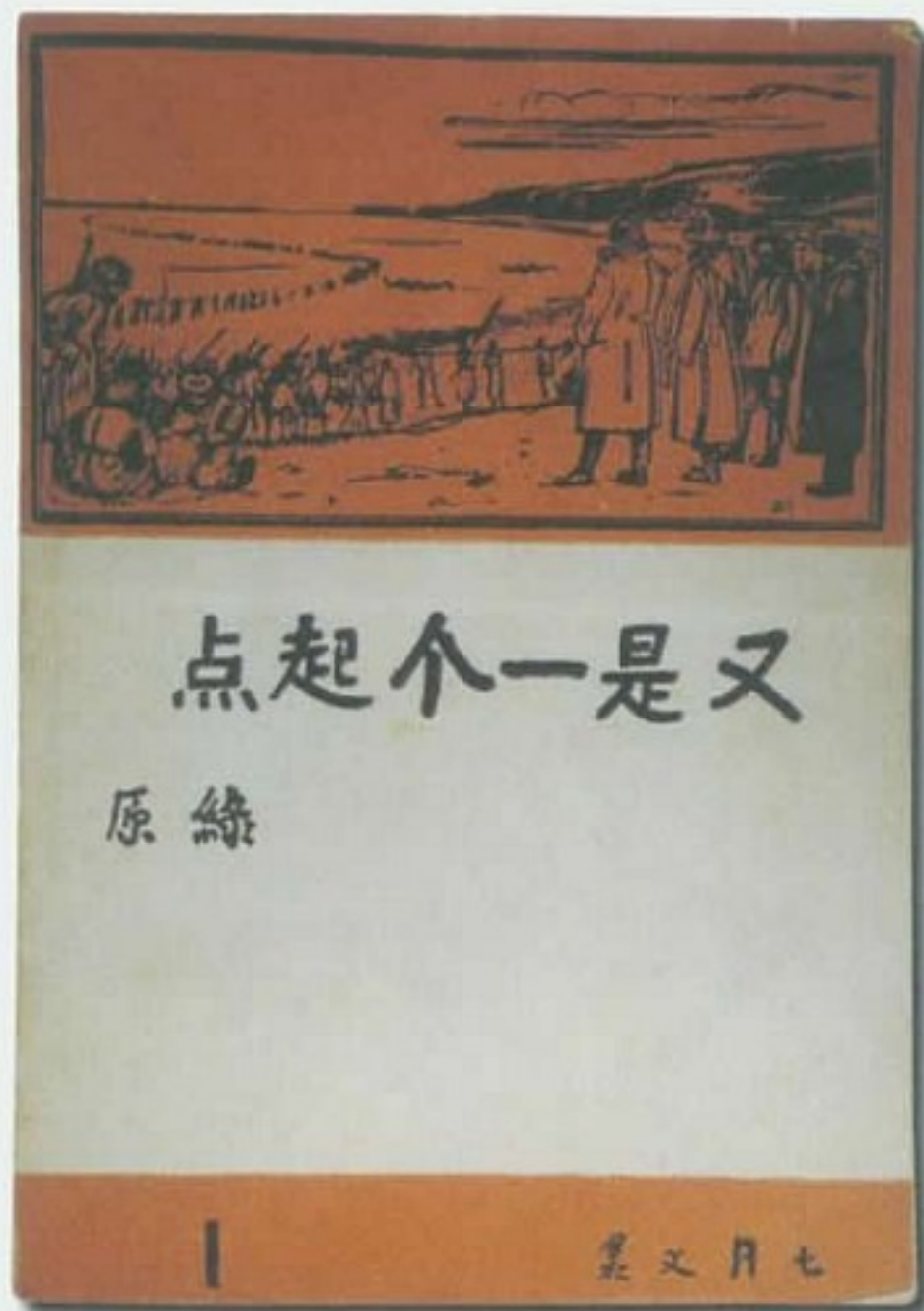
· 文本典藏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潘军 评点 南方、秘密的奇迹



2004

12



《又是一个起点》

绿原的诗集《又是一个起点》，胡风编“七月文丛”之一，1948年上海青林诗社刊行，32开本。书名缘自书内收有一首《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写于抗战胜利之日。胡风设计封面，取苏联木刻《国内战争之一幕》为饰。选用外国绘画艺术装饰书衣亦一时风气，考虑到当时文网之严，这未尝不是一种斗争方式。

选自 姜德明 编著《书衣百影》

顾问：浩然
赵金九
主编：刘恒
社长：章德宁
执行主编：杨晓升
副主编：孟亚辉
副社长：吴双明
社长助理：王童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北京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北京文学月刊社
地址：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
邮政编码：100031
编辑部电话：010—66071665
本刊邮购部电话：010—66076061
本刊邮购联系人：应显明 代兴伟
外埠发行业务主管：李国桢
李国桢电话：010—61455661/61455662
印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期刊登记证：CN11-1122/I
广告许可证：京西广字091号

本市特邀经销：纸老虎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010-66071665

THX FOR UR READING





中篇小说月报

WWW.dragonsource.com/www.sina.com.cn | 文化频道 | WWW.qikan.com E-mail:bjwx1@263.net bjwxok@263.net

好看 · 权威 · 典藏

目录 2004 12

·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 王祥夫 愤怒的苹果 /2
(原载《山花》2004 年第 11 期)
- 王小妮 很大风 /19
- 评论 李 静 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 /31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6 期)
- 韩少功 山歌天上来 /33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10 期)

·文学中国

- 王 松 伤心的留声机 /57
(原载《钟山》2004 年第 6 期)
- 朱文颖 悬崖 /71
(原载《作家》2004 年第 10 期)
- 李来兵 一天 /85
(原载《黄河》2004 年第 5 期)
- 韩晓征 妙色 /104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6 期)

·特别推荐

- 伊萨克·巴别尔和他的小说《骑兵军》/130
(原载《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本典藏

-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南方 /116
- 潘 军 评点 秘密的奇迹 /120
- 与潘军谈博尔赫斯 /124
- 汪菡彬 “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 /128

·东张西望

- 一项关于文学作品模式的猜想 / 洛朗·戈德获龚古尔文学奖 / 马尔克斯曾为偷情险些丧命 /148-149

·互动

-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 10 期读者月月答题抽奖揭晓 /115
-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4 年第 11 期要目 /84
- 2004 年总目录 /150

总策划 / 总监制:章德宁

发稿编辑:萧夏林 关圣旭 朱志全 王虹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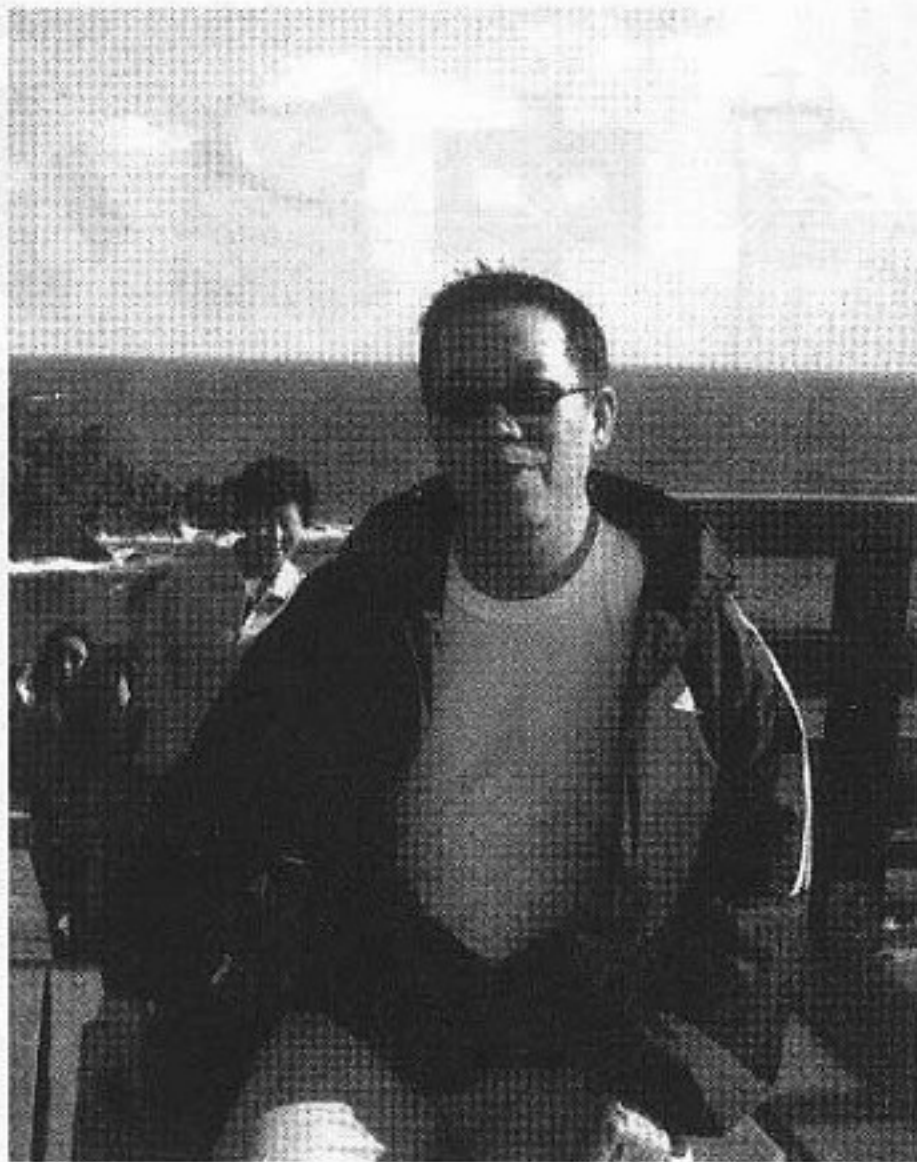
封面装帧设计:漆玉新

责任校对:庄伟亮

封面图章篆刻:庄维明

THX FOR UR READING

作者简介:王祥夫,辽宁抚顺人,现居山西大同。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蝴蝶》、《生活年代》、《种子》、《百姓歌谣》、《屠夫》,小说集《西牛界旧事》、《永不回归的姑母》、《鸟巢》,散文集《杂七杂八》、《子夜随笔》等。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品文选刊》主编。部分作品被译为法、日、英、德文字在域外出版,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作品。本刊2004年第7期曾转载过他的《找啊找》。



愤怒的苹果

■王祥夫

九年前,亮气刚来的时候,书记王旗红嘻嘻哈哈陪着他,又是讲黄段子又是拍膀子亲热得了不得,还亲自卷了裤腿陪他过了南边的那条河,河水真凉。他们往南走了好远好远,南边都是坡地,留不住雨水,不好种庄稼。“这么大一片地我都想包了。”亮气指了指周围的坡地对书记王旗红说,书记王旗红说亮气你随便,这地你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就像使唤你老婆;你使劲使,不使劲使你就是个脓包!

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根利箭,“嗖”的一下子九年就过去了。谁都想不到亮气的苹果树会成了这么大的气候,绿压压的一直接住了南边的山。只是亮气现在猛看上去老多了,头发都白了一小半儿,他现在很少回家,他在苹果园里盖了五六间房,他和他女人乔其弟商量好了,只要他们的儿子一考上,他就要他老婆也搬到村子里来。他一个人实在是忙碌不过来,村子里差不多点



本文原发刊物
《山花》2004年
第11期

的人亲戚都给他雇到果园里来了,看园子,打杂草,施肥,打药,园子现在是太大了,从这头走到那头要好半天,亮气还在苹果园里养了狗,到了夜里就放出来在园子里跑。果园的事,平时也没什么,最忙碌的时候也就是那么一个多月,平时的果园总是静悄悄的,但一到了苹果开始挂果的时候,人就多了,事也就多了,但好事不会多,多的都是些麻烦事,一件件都让亮气烦心。每逢苹果下来的时候,好像已经形成了习惯,亮气总是要给村子里挨家挨户送些鲜,每家每户都要送到。亮气特别安顿自己的侄子二高,一定要给每家每户都送到,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不能让人说出闲话,既然果园用的是人家村子里的地,虽然签过承包合同,但还是要把关系搞好。但最近亮气发现自己这么做真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自己的原意是想让村里的人尝尝鲜,想不到倒好像是他欠下了村里人什么。就在前天,亮气从村子里往大路那边走,大路上堵了车,他想看看拉苹果的车给堵在什么地方了,要想个什么法子让车绕路绕下来。村里的范江涛就笑嘻嘻不怀好意地从道边横过来,拦住了他,话里有话地对亮气说我们村的地就是好使吧?地可真肥是吧?可肥了你亮气一个人了!范江涛这么说话的时候,亮气就也站了下来,直盯着看着范江涛。他想问问范江涛这屁话是什么意思?想不到范江涛却用手指着亮气教训起来。说最近送苹果怎么有几家就没送到?比如谁谁家,谁谁家,怎么就没送到?天很热,亮气站在那里,出了一脸的汗,末伏虽然已经早过去了,但天还是很热。亮气当时就生起气来,他不是生气园子里的人把苹果送到没送到,而是生气好像是他该着谁了。

“我该着谁了?这事什么时候上宪法啦!”亮气说。

让亮气想不到的是范江涛竟然一下子就恼了,翻了脸:

“你还想不想种苹果,你说说地是谁的?”

“那我问你合同是谁的?是你的?”亮气说。

“合同是个屁,还不是一张擦屁股纸!”

范江涛说你那个当副区长的白同学呢?还不是调走了?你还有啥人?还有谁给你撑腰?有本事你把那些苹果树都搬走,搬城里种大街上去,种楼顶上去!

亮气和范江涛在路边说话的时候很快就围过来一些人。这些人是既不向着亮气,又不向着范江涛,都满头满脸的汗,都在一边数说亮气是不是挣钱多了不把村里的人放在眼里,怎么送鸡巴几个苹果还要看人下菜碟,有的人家送,有的人家不送。有的人家送得多,有的人家送得少,要知道地可是他们村的,苹果可是从他们的地里长出来的,没地就不会有苹果。

“亮气你把这话说清楚了!”范江涛说。

亮气脸憋得通红,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觉得村子里的人就是村子里的人,怎么会是这样?送你苹果吃,是心意,又不是该着谁了。亮气也是气了,年年下苹果,年年挣不了几个钱,这费那费合下来,自己到手的钱还没那几个雇工多,他亮气现在只是白头发一天比一天多,收获了一大把白头发。他女人乔其弟给他理发的时候总是一理就是一地的白发,地上的白发让乔其弟叹息不已。

“从今以后我谁也不送!送是心意,不送是本分,别以为我该着你们谁了。”亮气觉得自己该硬朗一下了,对村子里的人你有时候不能不这样。亮气这么一说,周围的人们就都不说话了,都冷冷地看着亮气。

亮气马上又骑着车子气鼓鼓转了回来,他要问问侄子二高,怎么回事?既然自己已经吩咐过他,怎么还让人说出这种咸不咸甜不甜的闲话?其实自己刚才那句话一出口亮气就后悔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说得过了火儿。但亮气实在是忍不住了,再不把话说出来他就要憋死了,王旗红就更耍蹲在自己的肩头上拉屎了。

二高泪汪汪地站在那里,说范江涛那天无理取闹的事,骂他连个眼力都没有,骂他怎么就不懂从古到今人分三六九等?村干部怎么能和一般人高低?要不怎么只有村干部可以在喇叭上喊话,一般社员就没这个权力?

“范江涛是想让我给他家多送几份儿,



还有他爹。”二高说。

“今后我一个苹果也不送！干部，什么干部！鸡巴干部！白条子干部！”亮气气了，不再说话，坐在那里生气，人就忽然睡着了，他太累了。

二

王旗红现在很少和亮气见面，总是避着见面，有什么事总是写个条子，再让范江涛送过来。王旗红写条子也没别的事，就是要苹果，今天区上要几篓子，明天乡里要百八十斤，后天市里谁谁谁又要几十斤。乡妇联开会也要，人大开常委会也要。就在前几天，王旗红和亮气动了气，区长王小东的父亲王金林过生日，王旗红就想起了亮气这里带“寿”字的苹果。亮气这几年年年要弄一些带“寿、福、禄”字样的苹果，这种带字的苹果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王旗红写了张条子来，他自己把字写错了，把个“福”字写成了“禄”字，那几天苹果上的字还没晒太红，一百来个带字的苹果好不容易摘够送到区长家里倒惹得区长生了气，王区长打电话问王旗红是什么意思？老爷子过生日送“禄”字苹果？什么意思？是讽刺老爷子没当过官还是讽刺他这个区长官当得小？其实王区长骂人是另有原因，是因为治理软环境办公室下来检查工作正好碰见他和几个朋友在办公室里乌烟瘴气地打麻将，这事被通报了一下。王区长打电话骂了王旗红，王旗红便找亮气动粗。问亮气是什么意思？“人家老爷子过生日，你摘‘禄’字苹果，禄在东边还是禄在西边？你是不是想害我。”王旗红这么一说亮气也不再客气，转身进了屋，把王旗红写的条子都找出来，整整一大摞白条子，看着那些白条子，王旗红当时就怔在那里，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白条子？

“你自己看看？”亮气把那张条子找了出来。

王旗红被自己弄了个大红脸，条子上明明写的是要一百个“禄”字苹果。他马上转过脸来骂范江涛：“我写错一个字，你那嘴是屁眼儿！是不是只会放屁？”

范江涛看看王旗红又看看亮气，居然眼对鼻子瞎说，说他当时就对亮气说是过生日用的。

“那天我在不在？”亮气更气了，马上把二高叫过来对质。

二高站在那里只是不说话，不敢说话，半张脸给太阳照得很亮，另半张脸又给树阴遮得很暗。别的人的脸也是明明暗暗。王旗红突然就发作了起来，他把亮气手里的白条子一把夺了过来，一张一张送到鼻子下都又看了看，这是三年多的白条子，三年的时间里，他也想不到自己写了这么多白条子，要了那么多苹果，但这不让他愤怒，让他愤怒的是亮气把这些条子都留下来做什么？

“你说，你留这些条子做什么？”白条子在王旗红的手里“哗哗哗哗”愤怒地响着。

亮气倒不知怎么说话了，看着王旗红。

“是不是想到时候当盘菜用？”王旗红的手又在白条子上拍得“啪啪”响。

“当什么菜？”亮气倒不明白。

“给纪检委当下酒菜？”王旗红说。

亮气想笑，心里说王旗红你这个村里的小鸡巴官还用不着麻烦纪检委，“这是规矩，不管什么人从果园里拿了苹果他都会留下条子。”亮气说。

“规矩？什么规矩？”王旗红就更来气，说他王旗红就是这村里的规矩，除了他，谁还敢在村里立规矩。说着就把手里的白条子撕了，撕得很碎，然后冲亮气把两手一扬，纸片纷纷落地，在阳光下简直是发出光来，有那么点晃眼。

“你种我们村的地倒想给我们立规矩！”范江涛马上在一边说。

亮气是越生气越不会说话的那种人，他不会说话，一张脸给气得煞白，四十多岁的人，眼里忽然满是泪水，他想不到王旗红会是这种人，种果树这么多年来，亮气挣不到几个钱，但他也不愿挣气。亮气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王旗红倒又说了话，王旗红嘿嘿冷笑了两声，说你亮气别以为还是那几年，别以为你那个同学白美田还在，再说白美田就是在位也鸡巴事都办不成。“他办成

王旗红

我是个耽于幻想的人，如果说我比一般人善于想像，那么，我得感谢黑暗。

黑暗中，你能看到许许多多的东西，光明中，你会看不到许许多多的东西。

——王祥夫



啥事了,鸡巴事也办不成!”王旗红又说了一句。

亮气明白王旗红的意思,前年王旗红想托白美田在河两边开沙场,结果没有办成,还有就是王旗红想把南边的那一大片土地包给河北人开砖场,也被亮气的同学白美田给顶了。但这种事怎么也不能埋怨到亮气身上,而王旗红就是怨亮气。

“你还想留我的材料,”王旗红忽然想起什么事了,眨眨眼,说果园的事我不说,我只要是把你的一件事说出来你就得进公安局!

亮气倒愣在了那里,他不知道王旗红说的是什么事?

“什么事?”亮气说。

“你不知道吧?那你就好好等着吧!时间还不到!”王旗红斜瞅着亮气。

王旗红走后老半天,亮气还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身边树上的鸟叫着,树叶儿“哗哗哗哗”响着,他还是想不出王旗红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王旗红说的那件事是什么事?什么事能让自己进公安局?亮气坐了下来,他想让自己想明白王旗红说的事是什么事,想着想着人却又睡着了。亮气是太累了,总是休息不过来。

偏巧这天下午,外边又来了人,是区长王小东陪农科所的人下来参观。晚上自然要在村子里吃饭,王旗红在广播喇叭上喊来了人,去道士窑买了只肥羊,一过七月十五羊就好吃了,按村里的老习惯,还是在妇联主任王美月家吃盐煎羊肉,因为是区长在,亮气也被请去一块吃饭,大盘大盘的羊肉热腾腾地端上桌,还有鸡,拌粉条子,喝了几杯上皇庄出的老烧酒,当着王区长的面,坐在亮气对面的王旗红忽然又来了,他笑嘻嘻地用筷子一指亮气,对区长说:“亮气这小子要不好好给我种园子里的苹果树,看我小心撤了他。”这话王旗红不知在酒席桌上说过有多少遍了,他总是对着上边的人这么说话,亮气也是喝了酒,再加上上午的事,心里的气再也憋不住,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亮气把手里的杯子往桌上“砰”地一放,抬起手,也指着王旗红,“这话可不是你王旗红说了算,我是有承包合同的,别

说是你,就是乡里和区上,就是王区长也办不了这事!”亮气又一指王区长。

亮气说完这话,桌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好说话了。

“咱俩敬王区长一杯酒。”范江涛看看王美月,想打个圆场。

“还轮不上你狗日的敬酒!”王旗红一肚子恶气,指着范江涛,脸憋得通红。

“马上就八月十五了,八月十五我再来吃苹果好不好。”王小东区长却掉过脸,对亮气说话,亮气这时的脸像是突然受到了烫伤,红得很不均匀,一片一片的红。王小东区长拍了拍亮气的肩,说喝酒喝酒,还和亮气碰了一下杯,把话题一转又说起别的来,就像是熟练的老渔夫一下子把舵掉了一个个儿,一般来讲,酒席上的方向盘总是掌握在他们这样人的手里。王小东区长和亮气说起苹果品种改良和引进的事。把王旗红那么大个人一下子晾在了一边。王旗红忽然像是溺了水,不知道脚下的水有多深,也不知道头上的水有多深,他只知道自已这时对亮气的恨有多深。

三

秋天来了,果园里的果子先是一天一天在悄悄上着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紫,谁见过苹果是紫色的?但亮气种的苹果就是紫色的,在阳光下紫得发黑,这才叫紫。果树是什么呢?果树有时候又像是魔术师,谁也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找来了那么多的颜色,那么丰富的颜色,上色对于果树而言只是一道工序,上完色,果树就要在空气中播放它的香气了,没日没夜地朝着四面八方播散着它们的香气,它们用香气告诉所有的人,我熟了,我熟了,是时候了。闻到苹果香气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们就都意识到,马上就要到八月十五了,该做中秋月饼割黍杀羊了。

亮气的女人乔其弟出现了,是亮气打电话要她来的,亮气自己想在这最忙的时候回避一下,这些日子人来的太多,但恰恰就是不见王旗红来,这让亮气心里很是不安,他明白自己是把王旗红给得罪了。亮气



剪刀钝了

吉米的妻子正给女儿裁衣服,她用剪刀剪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剪开一块布料,于是她抱怨说:“我昨天刚让人磨的剪刀,今天居然钝得剪不动布料了。”

“不可能吧!早上我用它剪铁皮时还快着呢!”丈夫说。

海潮 编绘

仔细想了想,认为自己还是不能和王旗红把关系搞得太僵。太僵又有什么好?要在往年,王旗红的条子早就一张接着一张防不胜防地飞来了,因为出了前不久的事情,王旗红那边居然没有一点动静,就像人已经死了,这最让亮气沉不住气。亮气的女人乔其弟也是农大毕业生,小时候读《米丘林传》让她喜欢上了园艺,报考大学的时候她就上了农大。从外表看,乔其弟已经没有一点上海女人的样子,人很胖,很黑,不认识她的人都会以为她是本地人,一旦知道她是上海人人们多多少少都会吃一惊。上海女人在人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苗苗条条白白净净,哪像乔其弟?

亮气对乔其弟说了,这几天来要苹果的人多,有头有脸的私人都要给到,不能因为苹果得罪人,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一下子改了也不好,凡是有关系的都要白给,要想在这个社会把事干下去就得白给。要是公家单位下来要苹果就要看是什么单位,亮气还特意告诉乔其弟,要她十分留意王旗红的条子,如果是王旗红的条子,最好是要多少给多少,只要他王旗红写过条子来就都给。亮气要给王旗红一个台阶,一个很宽很大的台阶。亮气把该办的事情都安排给乔其弟,自己躲到果园最南边的那间屋里,那间屋也算是亮气的密室,人们一般不会找到那间屋。这几天,亮气就让自己一个人待在果园南边的屋子里,好像是在做反省,反省自己怎么和王旗红的关系弄得这么僵,说心里话亮气不愿得罪王旗红,亮气只是想把话明明白白告诉给王旗红,要他往后不要再那么说话,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他的部下,也最好不要给外人造成这么一种印象,现在情况是,只要王旗红一在,就好像他王旗红是这片苹果园的主人,这真是很重要的事,这话不说明白怎么可以?至于王旗红撕白条子的事,亮气也想开了,明明知道王旗红的白条子放在那里根本就不会变成钱还放着做什么?亮气现在倒是有些埋怨自己,埋怨自己真是太笨,不把那些条子早早处理掉,造成这么大的误会,亮气在心里越来越不安。到了晚上,亮气会过到果园中间那间屋,第一件事就会问王旗

红的条子来没来。但是王旗红连一个条子也没有,亮气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把条子翻来翻去。

“你找谁的条子?”乔其弟明知故问。

“你明知道还问?”亮气又把条子翻了一遍,问乔其弟范江涛白天来过没有。

乔其弟说没有,她在那里做晚饭,都八点多了,米饭已经做好了,乔其弟把芹菜叶子择好了,又打了鸡蛋,在心里,她很心疼亮气,她要好好儿给他做几天饭吃,让他养养,或许还能把头发再养黑了也说不定,才四十多的人头发怎么就那么白了。

亮气坐不住了,他出去喊二高,要他马上装苹果,不能再等了,先给书记王旗红送两篓子好苹果过去。亮气站在黑影儿里说话,果园里总好像是要比别的地方黑得早,是树挡住了西落的太阳,但从树缝儿里筛落的太阳又似乎比别处的格外亮。

乔其弟马上在屋里连喊了两声亮气,让亮气进来。

“你进来!”乔其弟在屋里说。

“干什么?”亮气进来了。

“你要干啥?”乔其弟又是明知故问,其实不必问,她已经在屋里听到了,所以她也不必等亮气回答她的问题,她放下了手里的那碗黄汪汪金子样的鸡蛋,看着亮气,说你怎么这么软?你是不是想让王旗红把你攥在手心里往死了攥?

亮气看着乔其弟,想从她脸上看出个主意来,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主意。

“你是不是还嫌他不过分?”乔其弟又说。

“树是植物,又不是一群动物,说赶就能赶走?”亮气说谁也不能得罪地头蛇,到时候会咬你一口,你又没办法治它,你又不把苹果树一鞭子都赶走,像赶牲口。

“你当着王区长的面说那话,他当着你的面撕条子,这会儿你再主动送上门去,不合适!”乔其弟很有主意,她从屋里出去,告诉二高不用装苹果,“时候不早了,先回去吃饭。”

“婶子的意思?装还是不装?”二高却问亮气。

“你说呢?”亮气却问了二高这么一句



年 龄

阿呆问邻居:“你看我多少岁了?”邻居想了想说:“三十八岁。”阿呆:“你怎么算出来的?”邻居:“我有个兄弟,比你傻一半,他今年刚好十九啦!”

海潮 编绘

话。

二高不说话了，二高脸很黑，牙齿就显得很白。

“照你婶子的话，别装了。”亮气想了想，觉得乔其弟有理，这回就一硬到底吧，做人总是要硬一回两回的，一个人老是硬不起来那是啥玩意儿？

“二高你要不在这儿吃吧？听听你的意见。”乔其弟这才说。

亮气的侄子二高准备走了，忽然又站住，嗫嗫嚅嚅地说：“眼瞅着快过八月十五了。”

亮气倒不知道侄子二高想说什么？“过八月十五又怎么了？”

“你说吧，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给王旗红送？”乔其弟一下子就猜准了二高心里的话。

“我说不清。”二高不说了，他认为自己不该多说话，二高转身走了，背了一袋子落地的烂苹果，他们家的猪这下子要提前过八月十五了。

吃饭的时候，亮气吃着吃着忽然笑了起来，他吃芹菜吃得很响，就像嘴里安了个扩音器，亮气的哥哥最讨厌他吃饭吃出声音，总是在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打他，结果是亮气的声音更亮了。乔其弟问亮气笑什么？亮气倒问乔其弟自己是不是笑了？是不是笑出声了？

乔其弟不明白亮气是怎么了？总是睡不醒的样子，屋子里静下来的时候屋子外的声音就大了起来，可以听到给虫子咬过的苹果落地的声音，还有就是那几条狗全跑到门外了，它们像人一样喜欢光亮，但它们不像人那样喜欢苹果，亮气养的四条狗里边，只有一条有时候会把一个掉在地上的苹果追着咬来咬去，好像是咬给亮气看，让亮气觉得它热爱苹果，好让亮气喜欢它。

“你再说一遍，他王旗红把条子撕了就朝你脸上一扬？”乔其弟又说这事了，这事是前几天亮气才告诉她的，为这事乔其弟很生气，说王旗红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村支书，再大点儿还了得。

“就朝我脸上把碎纸条子这么一扬。”亮气说。

“你怎么会把那些条子给他？”乔其弟说。

“你说要是你你会不会撕那些白条子？”亮气说。

“问题是一般人给你写白条子你会不会给他苹果，而且是给了又给，给了又给。”乔其弟回答得很好，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乔其弟就会说话，会把话说得很好。乔其弟的拿手好戏还在于她有时候干脆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听，好像她生下来的时候就只带过来两只耳朵。即使是别人问她好几次她都不会表态。

“王旗红是不是以为他就是你的领导？”乔其弟说。

“他经常那么表示，只要一有机会，好像我就是给他打工的。”亮气说。

“他怎么说？”乔其弟看着亮气。

“我不想说了，说这干啥。”亮气不吃了，把嘴里的芹菜丝子吐到桌子上，他已经吐了一堆了，他这几天牙疼得厉害，十分厉害，厉害得都好像是有人在上边钉了钉子。

“他怎么说？”乔其弟其实早就知道王旗红怎么说了，但她想再听听，生气有时候也挺让人激动，要不生活就更显得平平常常了，平平常常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他能说什么，他总对别人说‘你给我好好儿种苹果，你要是不好好干，小心我下你的链子’。”

“下链子？”乔其弟没听懂。

“下自行车的链子，自行车下了链子还能不能骑？”亮气说。

乔其弟就笑了起来，说这个比喻很好，说王旗红有时候很会说话。

“别的没有了，就这么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同一句话才气人，才是给人难看，我知道他想让周围的人都觉得果园就是他的，我只是他的长工。”亮气说。

乔其弟已经吃完了，她是个勤快的女人，她马上就去洗碗了，一边洗碗一边说她的意见是，不能因为王旗红这么一闹就不给村上的人送苹果了，尤其是马上就要过八月十五了，该送的还是送。乔其弟直起身来，看着亮气，说怎么也不能得罪一大片人。



燃眉之急

“我岳母和我们一起住，今天早晨她在洗手间里滑倒摔昏了过去，趴在了马桶上。”
“啊！那你怎么办？”
“刚开始我束手无策，后来我不得不跑到公共厕所才解了燃眉之急。”

海潮 编绘

“都送?”亮气说。

“但就是不能给王旗红和那个范江涛送。”乔其弟说。

“给他俩点颜色看看?”亮气有些激动。

“怕什么?”乔其弟说。

“对。”亮气说。

“让他也明白明白。”乔其弟说。

“前前后后加起来他拿到手的苹果也不知有多少车了,每次给他的又都是最好的苹果。”亮气又来气了,王旗红太不像话了,把白条子撕了还不算,还要扬到他脸上。

“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亮气忽然小声问乔其弟。

“是他得罪你!”乔其弟几乎是厉声说道,看着亮气,说亮气你怎么搞的,一说话就把理给了他,他吃你的苹果,不给一个钱,打了那么多白条子,最后还都给撕了,撕了还不算,还把撕成碎片的白条子往你脸上扔,为了这,你也要出口气,起码给他点儿颜色,你待会儿就去找二高,再让他叫几个人,把后边那堆苹果先分了,这次可以给村民们苹果,但是绝对不送,送什么?让村子里的家家户户自己来领。

“要是王旗红和范江涛家里也来人领呢?”亮气说。

“你以前给村里人送苹果让他们打不打条子?”乔其弟忽然问亮气,新的主意是突然而至的,一下子就在乔其弟的心里产生了。

“没呀,那还打什么条子。”亮气说。

“明天就这么办,无论是谁家,来拿苹果就打条子。”乔其弟说。

“那人家也许就不要了,不过十来斤苹果。”亮气说。

“说好只打条子,不收钱,是白给,不要白不要。”乔其弟看着亮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亮气笑了起来。

吃完饭,亮气和乔其弟去看白天摘的那些苹果。他俩走在林子里,果园里时不时有苹果落地,每一个苹果落地的声音在亮气的耳朵里听来都很大,果园里每掉一个果子亮气都会停下来,忍不住要“啊呀”一声,说“又掉一个。”过一会儿,亮气又会停

下来,又会“啊呀”一声,又说:“听,又掉一个。”“听,又掉一个。”“听,又掉一个。”

“你给王旗红的难看也不算小了。”乔其弟忽然又说起亮气当着王区长的面给王旗红难看的事。她十分赞成亮气这么做。

“那叫难看?那是教他怎么说话!”亮气说。

“就是要给他难看,这次让村民们打条子就是要给王旗红更大的难看。”乔其弟说。

“又要下雨了。”亮气说雨下得太多对苹果不好。

九月的天气,只要一下雨就会冷一阵子,这几天就好像突然已经有了深秋的感觉。但村民们还是都冒着雨去亮气的果园取苹果,这对村民是件新鲜事,村民们吃亮气的苹果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一到这时候就等着有人把苹果送上门来,但今年却变了样,果园那边通知让村民们自己去果园把自己的那一份额拿回来。二高已经把这事都说到了,而且把要打条子的事也说明白了,这让村民们很不解又很不放心,不知道亮气那边是什么意思,打什么条子?还要在条子上签字?村民们最怕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这样或那样的纸条子上,又不是卖,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份额,既是每家每户都有还打什么条子?人们一个一个都狐狐疑疑的,都不明白亮气是什么意思?但既然是白吃,又要过八月十五了,村民还是都来了,只要是白给,哪有不来的,而且是争抢着来,好像是来晚了就没份儿了,或者是来晚了就没好的了。亮气的这种做法让人们想起了人民公社那几年,那几年总是分东西,总是大伙儿一起行动,这几年没这做法了,而亮气的果园却又开始这么做了。亮气的果园很大,苹果只能是一片一片地摘,偌大一个苹果园分了好几个片,先从南边摘,摘下的苹果都先堆在地上,村民们都拥到果园南边去,每户十斤,在一张白条子上签好字然后就可以把苹果拿走,那可是又大又红又鲜亮的苹果。二高在那里给人们过秤,天气有点冷,二高身上居然披了件部队的军绿色小棉袄。乔



小巫大巫

出租车司机闯红灯,乘客倒吸一口凉气。“不要害怕,”司机说,“我哥总是这样的。”过了一个路口,司机却在绿灯前停了下来。“为什么现在又停了车?”乘客问。“我哥哥从旁边开过来了。”

海潮 编绘

其弟在一边看着人们签字，一摞白纸早放好了在那里，等着人们签，签好，然后再由乔其弟一张一张收起来。乔其弟是个和气的男人，这种事还用得着向人们解释？可她却在那里一遍一遍向人们解释，说签个字也知道到底谁家拿到了，到底是分了多少卖了多少，也好统计个年产量。

果园里的地都耙得很松，这样一来苹果落了地就不会摔坏，村民们在果园来来回回地走着，脚下发出很难听的“咕吱咕吱”声。村民们想不到果园里的苹果会堆得那样高一大堆，树上的苹果会把树枝压得那么低，低得都贴到了地面。村民们分了苹果也不肯走，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说树上的这个苹果真好，怎么就会这么大，好像光说话还不行，接着是动手，把树上的苹果摘一个两个下来放嘴里吃。有人在一旁说在果园里吃一个两个苹果算什么？只要不往走拿就行。不知是谁这么一说，许多人干脆把自己已经分好的苹果都放在了一边，干脆在那里摘着苹果吃了起来，也有把苹果先送回去，再过来吃苹果。还有的家长把孩子们喊回来，告诉他们去果园吃苹果，说是吃个鲜，从树上现摘下来的苹果就是好吃。孩子们这几天刚刚开学，去果园吃苹果的毕竟不多。先把苹果拿回家的人们把亮气的话也带了回去，那就是今年谁家也不再要想等着让人家送苹果，家家都有一份儿，得去把条子签了字才能拿走。这话自然传到了王旗红的耳朵里。

四

望着黑沉沉的天空，王旗红忽然笑出了声。王旗红这几天也没什么事，南头沙场那边一下雨就停了工，要不就要塌方，这雨下得很让人讨厌，要是打个雷就好了，让人觉着有晴的意思，王旗红最喜欢天上打雷了，打雷的时候他比谁都兴奋，这就是王旗红和别人不同的地方。王旗红觉得天上不打雷是个怪事，天上有那么多的云，好像是五湖四海的云都跑到他们村子的上空了，这让他想到了一句话：五洲震荡风雷激！这句话好啊，有了风雷这个世界才像个样子。

王旗红忽然想起以前那个老乡长伍倍富的话了。伍倍富说过，人这种玩意儿，你要是不管他他就不理你，这就叫“管理”，人这种玩意儿你要是不害他他就不怕你，这就叫“害怕”。王旗红对着黑沉沉的天空又笑了起来，他觉得老天不打雷他也要打个雷了，打个响雷，他这个响雷要打在亮气的头上，他要是不打这个响雷，不但亮气这小子不怕他，而且村民们也不会再觉得他有权威了。王旗红刚才打手机让范江涛过来一下，说有事让他马上去办。江涛马上就过来了，江涛过来后王旗红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他问范江涛取了苹果没？范江涛很怕王旗红，看看王旗红的脸，说没去取。其实他早打发他女人去取过了，取了十斤回来，不取白不取。可这会儿他觉得自己不能对王旗红说自己家里已经取了苹果的事，这么一说就显得自己和王旗红不在一条线上站着了。

“没呀，我又不是这辈子没吃过苹果？”范江涛说。

“这就对了，鸡巴十斤苹果还想唱大戏！”王旗红说。

“还让打条子呢。”范江涛说亮气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王旗红说这事他早就知道了，说亮气一撩尾巴他就知道他拉的是什么屎！“他是怕我了，怕我把他让我打条子的事往心里去，所以才这么做，让人人都打个条子，我打条子的事就给抹平了，我偏不给他这个台阶下。”王旗红看着范江涛，像是想在范江涛的脸上看出话来。

“说的是，是想给你个台阶。”范江涛马上说。

王旗红的脸马上就变了，说是你妈个×，你妈个臭×，他是想给我难看，他这叫以其人之术还其人之道，我撕了他的白条子，他倒让全村人都统统打白条子，家家户户十斤打一个白条子，他妈个臭×，我看他是长大了，不知道什么是管理和害怕这两句话！王旗红的脸色在瞬间变得十分难看，他不看天了，他让范江涛随他进家，他有话要对范江涛说，王旗红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对后边的范江涛说看看咱们谁厉害！打条子咱们就打条子！



自讨没趣

公共汽车上，一个歪戴鸭舌帽、嘴里叼着烟卷的年轻人想戏弄一下售票员：“我只买小孩票行吗？”售票员斜了他一眼说：“不可以，虽然你的智商还是小孩，但年龄到了就得买大人票。”

海潮 编绘

范江涛不知道王旗红是什么意思,王旗红总是让他害怕。

王旗红在一进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了,他要江涛也坐下。

“你说你到底取了苹果没有?”王旗红又说。

“没呀。”范江涛说。

“操你妈个臭x!”王旗红又骂开了,说范江涛你这是自己想找骂,有人看到你老婆往家里背苹果了,你还说没有,是不是你老婆往家背了一口袋大鸡巴!

范江涛说他真不知道,不知道有这回事,快过八月十五了,谁家没个果子香,就是她往回背,又不是我,这是委屈我,我总不能整天看着女人,她又不好看,脸都像个紫茄子了。

“算了算了,不说这,我也不害你,你也别怕,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你也可以等着看。”王旗红不说这话了,他要范江涛拿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亮气他可以用条子给自己难看,他也要用条子给亮气个更大的难看。王旗红已经把好多年前的那张和亮气签的协议纸拿了出来,要范江涛看,纸上写明了亮气承包村里曲河以南一带的土地种苹果,村委会负责监督协理他搞好承包。

“你说什么叫监督协理?”王旗红问范江涛。

“就是管他。”范江涛说。

“差不多。”王旗红对范江涛的回答还算满意,他又问范江涛“协理”两个字怎么解释?

“帮他办事,协助的意思。”范江涛在区中学读到高中毕业,人还不糊涂。

“你他妈只说对一半儿,你说是帮助他?说反了!咱们是一级政府,他大还是咱们大?鸡巴大还是卵大?所以说不是帮他办事,是一道做一件事。”王旗红从沙发上跳起来,去了另一间屋,从另一间屋里取出了一大摞白纸,他要范江涛做一件事,就是把白纸都裁成一巴掌宽的纸条儿,王旗红说看看谁的纸条子多。

“按着户,把户主的名字写上,一户五

十斤苹果。”王旗红说。

范江涛愣了愣,看着王旗红,他不知道王旗红是什么意思,但范江涛已经激动了起来,范江涛知道王旗红这回要闹事了。

“五十斤比十斤多吧?”王旗红说。

“当然。”范江涛也激动了起来,看着王旗红,还是不知道王旗红是什么主意。

“多要比少好吧?”王旗红又说。

“当然。”范江涛说。

“我要!”王旗红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站起来后又不说话了,这说明他激动得真是厉害,王旗红激动得厉害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下子就说不出话来了,要接着说,就总会结巴。他又坐下来,说:“你写吧,每户五十斤,把每家每户当家的名字写上,他亮气给人们十斤,我的条子要给人们五十斤,我代表村委会。”

范江涛明白了,嘻嘻嘻嘻笑了起来。“那人家亮气能给?”

“给了就坏了,你妈个臭x,你就不用脑子想想事?”王旗红说。

范江涛张大了嘴看着王旗红,开始想事,开始用脑子想事,起码是装着用脑子想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给也好,不给也好,给,是听我的,算他识相,不给,村民们都拿着我的条子你说能不能让他?”

“好啊,好啊。”范江涛说,脑袋转过来了,开始动手写他的条子了,对着王旗红拿出来的那本老厚的户口簿。

“看看咱们谁厉害,不害他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

“你还用不用在上边签字。”范江涛说。

“当然签。”王旗红说不签字他亮气还不知是谁和他玩儿,不签字村民们还不敢朝他去要,王旗红想了想,说不但要签字,而且还要盖上村委会的公章。

外边又开始下雨了,下得很小,王旗红坐在炕桌边开始在范江涛写好的条子上一个一个签字,他把名字签得很大,“王旗红”三个字最数后边的那个“红”字大,红字的最下边的一道猛地往左一拉又猛地往右一甩,真是十分有气势。“大人物都这样写。”王旗红说过为写这个字他练了许久,说一



进球最多

凯丽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的男朋友是本市最著名的球星,每场比赛都是从他那进球最多!”“真了不起,他踢哪个位置?”“他是守门员。”

海潮 编绘

般人想模仿都模仿不来。然后王旗红又取出了村委会的公章，让范江涛给每一张条子都盖上公章。

村里的人们都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日子又要来了，总之是好日子，总之是要让人过一个好八月十五了。几乎是全村的人都听到了喇叭广播，要村民们都到村委会去领取苹果的条子。亮气的表哥和表舅也听到了，甚至亮气的侄子二高也听到了，他们都没多想，他们也不用多想，这是从外边往回来拿东西，又不是要从家里往外倒腾，想那么多做什么。而且村委会给的是五十斤，好家伙，加上亮气果园给的正好是六十斤苹果，够吃一阵子的。许多人家都在想着怎么分配了，给女儿家多少，给小舅子多少，或者是卖了买什么？也有准备储藏起来的，比如放在地窖里。消息是晚上由范江涛通过广播喇叭一遍一遍播出去的，喇叭里告诉人们让人们晚上就去把条子领回来，明天上午再把苹果取回来。人们都马上行动了，去村委会领条子，条子上的大红公章更加令人们兴奋，人们好长时间没见过这种大红公章了，这大红的公章简直是神圣，这说明这是公家在办事，是牢牢靠靠，是千真万确。有的人就悄悄打听是不是村里又要换届了？要不是赶上换届王旗红绝对不会做这种好事，有些人又盼着换届。发条子的时候，范江涛还一遍一遍告诉村民们明天上午就去果园把苹果取回来，要是去晚了剩下不好的可谁也别怪谁，“天在下雨，越是下边的苹果就越是坏得快。”范江涛还对人们这么说。发条子的时候，妇联主任王美月也在，她负责在另一张纸上登记，登记都谁谁谁领了条子，一个发条子，一个登记，这才像个办公的样子。范江涛和王美月发条子的时候王旗红也过来看了一下，说苹果大丰收了，给大家多吃个苹果也是村委会的一点点小心意。王旗红转了一个圈儿又回去了。他没回家，他出了村，去了果园，那条小河上现在修了一座水泥小桥，桥下的水亮晶晶的，好像一晚上那些河水都变成了银子。他站在桥上朝果园那边看，果园在夜里更显得黑压压的，没一点亮光。王旗红

忽然笑了起来，心里说看你亮气厉害还是我王旗红厉害。王旗红觉得这还不够，他干脆想绕着果园走一圈儿，他是这么想，那么大的果园他能绕得过来吗？他从南边往北边走了走，果园里的狗就叫了起来。王旗红又踩了两脚的泥回到了村委会，村委会里还有人在领条子，领了条子不走的人聚在一起说话，谈话的焦点是村里是不是真的要换届了？如果年年都换届就好了，如果月月都换届就好了，会不停地有好事，到时候有苹果就发苹果，有香蕉就发香蕉，要是有什么呢，就每人再发一个×！一屋子烂光棍就大笑了起来。

“都早点儿去，都早点儿去。”王旗红对屋子里的人说果园里的苹果也下得差不多了，粗粗地估摸了估摸每户五十斤差不多，要是不够数就明年再补，苹果不像是山药蛋，起出来堆地上狗也看得出有多少，果子在树上，地上摘好的有多少好说，树上有多少就不好说，还是早点去为好。王旗红又说天不早了，还有几家没来？七老八十的家里来不了的江涛你就给送一下，别光等着，那些人干着急也来不了，小心急得溺了裤子。

王旗红挥挥手让那些烂光棍们散了，接着他也笑嘻嘻地回了家，和老婆上了炕。

“你等着看好戏吧。”王旗红躺在被窝里笑了又笑，说明天保准有场好戏看。

五

天刚刚亮村里的人们就陆续去了果园。果园的早上是鸟的世界，像是在演出，又好像那些鸟经过了一夜的休息精力太旺盛了，不叫叫就要憋出病了。第一个拿着王旗红签过字还盖了章的村民出现在亮气面前时简直是给亮气带来了惊喜。好像是天终于放晴了，这时天刚刚才亮，二高那一帮子园工还没来。亮气简直是给吓了一跳，亮气正在一棵苹果树下撒尿，他这泡尿撒得多长有多长，亮晶晶的拉出一条线。亮气忙系好裤带给这个村民过了五十斤苹果。他把那张条子拿进屋要乔其弟看，乔其弟正在给他做早饭，昨晚的稀饭热一热，再在



惹是生非

汤姆逊回到家里，对妻子抱怨道：“今天在路上我碰上一个惹是生非的家伙，他用最难听的话侮辱我，还要追着打我。”“你怎么惹上这家伙了？”“我把他撞倒了。”

海潮 编绘

稀饭里放些甜菜叶子，她给亮气煎了两个鸡蛋，给他补补。

“你看你看。”亮气让乔其弟看条子，王旗红打过条子来了！

乔其弟居然也高兴了起来，这说明形势在好转，这就像是一辆车在路上跑，前面是座山，视线被遮住了，遮得云山雾罩，什么也看不清，这下子好了，车一下子终于转过这座山了，可以看到前边的平坦大路了。

“好了好了，这回你放心吧。”乔其弟给亮气分析了一下，这说明王旗红服了，脑子转动开了，乔其弟着重说到那个公章，说以前好像他没在条子上加盖过公章，看样子这回他规矩了。

“知道规矩就好。”亮气洗过了脸，开始吃饭，心情一下子变得好极了。

这时候，第二个和第三个来果园拿苹果的人出现了，手里都拿着王旗红签过字而且加盖了公章的条子。亮气嘴里倒腾着饭接待了这两个人，这只能说是接待，因为亮气高兴，所以他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客气，还尽量给这两个人拿好一点的苹果。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当然果园里的黎明总要比外边来得晚一些，但落在果园里的阳光都是金子，一点一点的都金光闪闪，所以这里的黎明来得更加动人。但更加动人的场面是村民们蜂拥而至了，像是一次赶集，像是看大戏，更像是一场战争，这让亮气感到吃惊，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他们的手里都有一张王旗红签过字盖过公章的白条儿。

“怎么回事？”亮气问乔其弟。

“怎么回事？”乔其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乔其弟不吃饭了，她已经飞快地在脑子里算了一笔账，每户五十斤，五十斤乘以三百户得出的数字可不是个小数字，怎么回事？她把亮气拉到了屋里，让那些人在外边先等着。

“像是不对劲？”乔其弟看着亮气，她已经感到这不可能是一件好事了。

“我以为只是一两户，怎么都来了？”亮气朝外边看看，外边都是人，不少人正在树上摘苹果吃，嘴张得老大，大口大口吃苹

果，拿苹果当早餐。

“你想想是怎么回事？”乔其弟看着亮气。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亮气脑袋发懵了。

“我看是王旗红在收拾你，给你好看，每户五十斤，谁给你结这笔账。”乔其弟说。

亮气有些明白了，他朝外边看看，抬抬手，把二高招呼了进来，让他暂停给人们过苹果。

“那怎么说？”二高从外边进来，说有的过了有的没过。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每户五十斤。”亮气看着二高。

二高有点毛愣，也看着亮气，说这种事连你都不知道村委会那边就能往出开条子？王旗红敢往出开条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二高就把自己家的条子也取了出来让亮气看。

亮气明白过来了，明白这是王旗红在收拾自己，亮气把收回来的条子看了又看，又看看站在一边的乔其弟，他不说话，他明白就是条子上打了村委会的公章，到时候这笔账也可以无休止地拖欠下去以至于到后来谁也不认账！或者是把账永永远远地爬在村民的头上，这种账也太多了，多会儿见谁还过？每户五十斤苹果如果发下去，也就是说那些平素和自己有来往的客户都要拉不到苹果，已经交了定金的也摸不到苹果皮。

“不能再给。”亮气说早上那一两个来拿苹果的他还以为是王旗红的关系户，照顾一下也可以，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拉了。

乔其弟不说话，站在那里想她的主意。她在想怎么把挤到果园里的这么些村民赶出去，赶当然是不能赶，人又不是羊，要去说，说什么？怎么说？说让大家先回去，说让他们分期分批来，这就是搪塞，明说吧，就说这条子不起作用？说果园里不知道这回事，怎么说？

亮气看着乔其弟，想看看她有什么好主意。

“最好是让人们先回去。”乔其弟说。

“当然是让人们先回去最好。”亮气说。



来不及

小汤姆斯在院子里玩耍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弄得满身泥泞。他的妈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淘气呢，我才给你买的裤子！”“对不起，妈妈，”小汤姆哭着说：“我摔跤的时候来不及把裤子脱下来。”

海潮 编绘



“要是不回呢?”乔其弟说。

“哪还能不回?”亮气其实也没有主意,他看看乔其弟又看看二高。

“这件事王旗红压根儿就没跟你商量过?”二高看着亮气,明白过来了,他明白王旗红的厉害。二高是个脑子特别灵活的人,他的主意是先让人们回去,就说是今天先不分,今天下的果子马上有车来拉,要按着计划来,这些人一走,就赶快联系客户,让客户紧着来拉苹果,到把苹果拉得差不多了,谁再有什么想法也是白搭。二高又看了下日历牌,说今天是八月初五,离八月十五还有十天,就说到八月十三四再给村民们分这五十斤好不好?

亮气出去了,他有些激动。天气已变冷,毕竟不是那几天了,早上起来果园子里特别的凉。地上潮乎乎的,亮气出去说话的时候嘴头子上都有呵气,亮气对站在那里等分苹果的村民们说今天一是腾不开手,二是果子都还在树上没摘,有远道来拉苹果的,先要让人家客户走。亮气这么说的時候村民们就有些急,马上有人说那刚才谁谁谁家的谁谁谁家的怎么就分走了呢?亮气就说过几天分更好,果子会在树上熟得更好,这着什么急?离过八月十五还有十天呢,你去出远门看外母娘还是怎么的?着什么急。

其实最打动村民们的话是亮气说果子在树上再熟几天就更好,更红,更甜。亮气说了,果子在树上是一天一个样,别看颜色差不多,早摘一天和晚摘一天吃起来甜头就是不一样。亮气这么一说,等着分苹果的村民们就开始往外走,怎么说这苹果都是人家亮气园子里的,又是白吃,刚刚每户给了十斤,先慢慢吃着,亮气说的也对,这五十斤着什么急,在树上挂着吧,越挂越甜。不少人嘴里吃着苹果开始往果园外边走。脚下发出“咕吱咕吱”难听的声音,地上都是隔夜的雨水。鸟在叫着,一声一声很清亮,但已经不那么热闹了,小鸟已经出窝了,大鸟的叫声凛厉而悠长。这个节候还不到收割庄稼的时候,人们比较消闲。一过了八月十五人们就要忙碌了,各种庄稼都要收到场上来,紫的玉米,红的高粱,黄的谷

子,黑的豆子到时候都要进仓。这个节候是村民们少有的消闲时候,所以人们的精神就格外的旺气。

“王旗红这一手真厉害。”亮气看着离去的村民,对乔其弟说,他在心里简直都有些佩服王旗红了。

“他撕你的条子,你让村民们打条子,他反过来再来一手,给村民们打更多的条子,简直是流氓。”乔其弟拍了一下手,笑了起来,说这是条子大战。亮气说别笑了,赶快联系客户让客户拉货。亮气又对二高说让他安顿园子里的工人赶快摘苹果,摘了就拉走,到时候出丑的不是亮气而是王旗红。

雾散开了,果园里的雾先是飘起来,像一张纱,慢慢慢慢飘了起来,让阳光照进来,把果园照得晶晶亮亮。这时候又有人出现了,是村里的几个老人,来采蘑菇,树下的蘑菇很多,不及时采太阳一出来就会变成一股子黑水。

六

王旗红在村子里是个出了名的孝子,他现在只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娘,他这个老娘却总说自己已经八十五了,八十五就八十五吧,没人跟她讨论这些烂事。一入八月,屋子里就凉了。王旗红的老娘这几天感冒了,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王旗红不敢让村里的大夫给她输液,怕岁数大了来个输液过敏不好。王旗红的老娘就住在王旗红的后边院子里,王旗红天天一早一晚都要去看自己的母亲,这天早上一起来,王旗红的老娘就拄着拐杖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走,窗子和门都开着,这样的早上,风是凉的,王旗红的老娘在穿堂风里一边走一边说自己不行了。王旗红是孝子,孝子最爱对谁发火,其实就是对他要尽孝道的那个人发火儿,王旗红发急,大声说大清早开门开窗做什么!王旗红的老娘就又说王旗红喂那两条小红鱼,说不喂就要饿死了。王旗红没好气,说饿死就饿死吧!他这么一说话,他老娘就开始抹眼泪。王旗红最怕看他老娘抹眼泪,为了让老娘高兴,王旗红一大早



吸烟

一个年轻人帮老太太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提上楼梯,爬到七楼门口时,老太太说:“谢谢你,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你吸烟吗?”“是的,多谢,我吸烟。”年轻人说。“怪不得,你这么年轻,上楼就直喘气。”

海潮 编绘

就又坐车进城给他老娘买菊花去了。他娘最喜欢千头菊。

王旗红给他老娘买了千头菊,接下来的事,他就想知道亮气的果园那边进行到什么地步了。让他想不到而且生气的是去果园的那些人又都回来了,王旗红在当街拦了个村民问了问,那村民叫豆五,豆五告诉王旗红说是亮气让村民们八月十三四再去分,苹果在树上多挂几天才甜,谁不知道苹果是越甜越好吃?傻×吧,你!操你个妈!王旗红没再跟豆五说什么,他去了村委会。接下来,村民们就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听到了书记王旗红的声音,他们一般是在喇叭里听不到王旗红的声音的,一般在喇叭里通知个什么事都是范江涛的事,书记王旗红从不在喇叭里“吱吱哇哇”地露面。村民们几乎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连正在解手的男人们都凝了神气在听王旗红的讲话了。王旗红把扩音器拧到了最大,这么一来,他的声音就像是变了形,如果声音能变形的话,又粗,又嗡嗡嗡嗡,有一种空前绝后的威慑力,是要发生什么事了,人们先是听到声音,到后来才能听到书记王旗红在扩音器里讲什么?讲苹果。王旗红已经生气了,他的生气先是小小的两片嫩芽,就像春天刚刚从地里钻出来的那种嫩芽,但随着他的分析和评论,这嫩芽很快就长成了参天大树。一棵愤怒的参天大树在扩音器里出现了,这棵愤怒的参天大树一下子伸展到了整个村庄的方方面面。王旗红的声音在扩音器里传遍了四面八方,他先从土地讲起,讲到一半儿就停了,这让人们有些莫名其妙不得要领,因为讲到一半儿的时候王旗红想到了土地承包法,而亮气是有承包合同的。王旗红只好及时刹车,从土地法一下子又讲到了今年的雨水和天气,说雨水和天气都好,更好的是咱们村的土地,所以那些苹果才长得又大又红,要比真正的日本富士苹果都好他妈的一百倍。接下来,王旗红讲到了八月节,说八月节是重要的节日,日本人不过,美国人也不过,只有中国人才过,是中国人的节日,所以要好好过,所以村委会决定给村民们每人分五十斤苹果。王旗红的讲话随意而激动,但

人们还是听懂了,苹果的事情很重要,王旗红的广播讲话可以归纳为两点,那就是,一:苹果是咱们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所以要吃在头里,这是什么意思呢?王旗红还补充了一句,那就是要人们到果园去先摘了苹果然后再过秤,果园里人手少,还能等人家摘了再给你过秤?自己动手吧,摘了过秤就是。二是:要吃就先吃好的,苹果是咱们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好的要先给咱们自己人吃,怎么也不能等外地的贩子们把好的拉走留下烂货咱们再吃。王旗红在讲话的最后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他老娘经常说的话,他老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儿啊,谁不知道拦园茄子是蔫货!”王旗红在讲话结束时说:“别给亮气找麻烦,自己去摘,摘了过秤,早摘早好,你们啊,谁不知道拦园的茄子是蔫货!”

这讲话是太重要了,人们都感到了这讲话的重要性,这讲话一上来就显出了它的重要性,是王旗红亲自讲,要不重要就会由范江涛来讲了。村子里的人们几乎都听了这讲话,当然远在果园里正在忙着摘苹果的那些人不会听到。这种事情当然不能等,人们忽然对亮气有了某种意见和某种愤怒,王旗红说得对,那些好苹果要是都让那些贩子们拉了走送到城里,还会剩下什么?剩下的只能是一堆蔫货。村民们开始重新行动了,最最让他们激动的就是先摘后过秤这句话,这话真是深入人心,让人听起来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五个手指还不一般长,树上的果子有大有小,有红有绿,这可太重要了,谁不愿摘最大最好的苹果。

王旗红不愧当了这么多年的农村干部,政策性还是有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村民们要爱护果树,不要只顾了摘好果子伤了树。他这么一说,就更加显示出了这是一次村委会的工作安排。

七

夜里亮气就梦见了一窝马蜂,他梦见自己把一个碗掀开,是在农大食堂,他上学的那个学校,他梦见同宿舍的两个同学笑嘻嘻地说给他特意留了一碗肉,他就去掀



理想

“告诉我,孩子,当你长到妈妈这么大的时候,你最想干的是什么?”“减肥,妈妈。”

海潮 编绘



那个碗,碗掀开了,里边却飞出了一窝金黄的马蜂。果园突然乱起来的时候亮气就想起了这个梦,觉得这个梦是个先兆。亮气连一点点准备都没有,他想不到村民们会第二次再涌到果园里来。村民就像他梦中的马蜂一样第二次冲进了果园,村民们都很兴奋,兴奋得有些过了头,他们一个个都走得很快,像是在搞竞走比赛,越走到果园的时候他们越走得快,树上的苹果能大到哪里去?但他们好像有了某种惯性,再也停不住了,王旗红已经给他们加了油,人性的本能又给他们加了速度,他们只能快,而且只能越来越快,到了后来人们就开始小跑,一跑进果园的门就马上散开,他们也是昏了头,根本就摸不着头脑,不知哪棵树合适自己,哪棵树不合适自己,有些人看了一棵树又看了一棵树,都觉得树上的果子太小,当别人开始上树摘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大果子都要被这些人摘走了,便不再找树,不再犹豫,就近上树摘了起来。这都是些年轻一些的人,上了年纪的人有上了年纪的人的办法,他们直奔已经摘好的苹果堆,干脆在那里又刨又比地挑起来,亮气最先发现的是这些老人。亮气很奇怪怎么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而且都是村子里的,他一时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是不是客户雇了他们来挑拣坏苹果,后来才发现周围的树上也有人了。亮气拉住了一个离他最近的挑苹果的人,问他这是在做什么?那个人连头也不抬说他是给自己挑苹果,不能把最大最好的苹果给了水果贩子。亮气不知是愣还是气愤,他又拉了一下这人,这人正把一个小一些的苹果一下子扔到一边去。亮气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他摘的又是谁的苹果?这人看了一下亮气,说是书记王旗红在喇叭里告诉让摘的呗,再迟好苹果都要让水果贩子拉走了。这时候乔其弟正好走了过来,她把话都听到耳朵里边去了,她的反应真是快,这话一进到她的耳朵里便马上变成了一种尖叫又从她的嘴里喊了出来。

“大伙儿都不要乱闹!不要乱闹!”

“大伙儿都不要乱闹!不要乱闹!”

乔其弟的声音很尖锐,吓了人们一大跳,人们停了一下,不知道乔其弟是说谁在

乱闹,紧接着人们就听到了亮气的声音,人们对他的声音可是太熟了,但这会儿听上去却有些别扭。亮气用了最大的力气在那里喊,他怕声音会朝四面八方跑掉,怕声音聚不在一起,便用两只手把嘴给拢了起来,让声音集中一些:

“大家不要乱闹!大家不要乱闹!”

“大家不要乱闹!大家不要乱闹!”

亮气的声音引起了人们的一阵哄笑,这怎么能是乱闹呢,这是在摘苹果,说到家是在帮你亮气的忙,省得你树上树下雇人再忙乎。

这时候更多的村民都涌入了苹果园,他们先是往有人的树下跑,但他们马上发现自己是犯了一个错误,来晚了,然后就往没人的树下跑,这样一来,自然的分布就渐渐合理了。但他们又听到了,亮气在那里大声喊:

“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苹果是私人财产……”

“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苹果是私人财产……”

这句话是乔其弟喊出来的,只不过她的声音太小,亮气不过是在重复她的话而已,但人们都不再理会乔其弟和亮气的尖叫,乔其弟和亮气的声音现在只能说是尖叫,叫了一声又一声,叫了一声又一声。二高也跟着喊了几声。然后人们才听到了那让人心里一惊的“嘭”的一声。这声音很响亮,又很闷,人们都停下了手,不知道这一声是怎么回事。

在苹果堆上挑苹果的人一开始都不理会亮气,他们只觉着亮气跑来跑去地喊有些可笑,后来他们就看到了亮气跑进了屋,亮气再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吓了苹果堆旁的人一跳,亮气手里是一杆枪,一杆看上去很滑稽的家伙,说这只枪滑稽是因为它应该是支长筒猎枪,而它却很短,它原来确实很长,因为公安局不让人们私自收藏枪支,亮气就把它给锯短了一大截,就成了现在这个怪样子。

亮气从屋里出来了,手里就是这样的一支枪,他一出屋门就喊了,他也是给气懵



迷惑不解

五岁的小女儿一再追问:“妈妈,我到底是几点出生的?”妈妈说:“孩子,你是夜里两点钟出生的。”小女儿:“那你是怎么叫醒我的?”

海潮 编绘

了,他是想吓吓这些狗日的村民,他一出门就喊谁要是再乱来我就开枪了。苹果堆旁的人是听到了,也都给这只怪模怪样的短枪给吓了一跳,马上就停下手不再挑挑拣拣了,而且都直起了身子。但树上的人还在忘我地摘着苹果并不理会亮气。亮气的样子有多么滑稽,脸色白得怕人,再白恐怕就要菠菜绿了。他用枪比比这边,再比比那边,瞄瞄这个,再瞄瞄那个,好像是在那里吓麻雀,但无论他怎么比划都好像产生不了什么效果,树上的人还在那里枝动叶摇大干快上。亮气当时真是想朝某一株树“嘭”地来那么一枪。但他既不是不敢也不是不忍心。亮气这时候好像是听到了一个命令,那命令其实就是他自己心里的一句话,乔其弟在他耳边一遍一遍地喊:“亮气你可不能用枪啊,”“亮气你可不能用枪啊。”亮气虽然没有理会乔其弟,但他在心里早已经和乔其弟对了话:

“我不能用枪打别人还不能开枪打自己吗?”

站在苹果堆旁的人猛地都给枪响吓得一怔,他们想不到亮气这家伙还真敢开枪。他们眼巴巴看着亮气把枪筒朝下,再朝下,他们以为亮气是要撸火儿,紧接着他们看到亮气把枪筒又朝下,再往下,挨住了他自己的腿,亮气把枪挨住自己的腿干什么?随后他把枪又往上提了一下,枪就是在这时候发出了“嘭”的一声,火药味一下子弥漫了开来,这是支装铁砂的火枪。那些站在苹果堆旁的人这时还不明白是亮气自己打了自己一枪。亮气倒下来的时候他们才明白是亮气中了自己一枪。但他们还不明白是亮气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我打自己一枪行不行!我打自己一枪行不行!我打自己一枪行不行!”

亮气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嚎叫,这时候人们才害了怕,一下子都跑开,一下子又都跑回去。树上的人也跳了下来,人们知道出事了,但许多人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更多的人还沉浸在摘苹果的喜悦之中。一直等到人们抬着亮气往果园外边跑,人们看到亮气的一条腿已经给铁砂打烂了,血和肉,还有烂布子混在一起成了一种混

合物。这时恰好有水果贩子的车来拉货,也顾不上拉货了,先拉着亮气去了医院,乔其弟也坐着车跟了去。这时候,果园里树上的人还没有停止,他们都好像是疯狂了,好像他们用手摸到的不再是苹果,而是金子,有人摘了几筐送回去,又马上回来再摘,摘了几筐送回去再回来摘,直到乡派出所的人气急败坏地用电喇叭“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地喊起来。先是一个喇叭在那里喊,后来增援的电喇叭来了,一共是四个电喇叭在那里喊,树上的人才慢慢下了地,下了树的人只能猫下腰往四周看,才看到果园里到处是人,到处是人腿,到处是苹果,完整的苹果和踩烂的苹果。

“亮气用枪把自己打了……”

“亮气用枪把自己给打了……”

“亮气用枪把自己给打了……”

村子里,不知是谁跑到村委会用喇叭大喊了几声,什么意思呢?谁也不知道。

在喇叭里传出这么几声喊声后,喇叭里又“咯啦咯啦”响了几声,然后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响了起来,鼻音很重,像是感冒了。村里的人们是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事态的严重,这一回不是王旗红在广播喇叭里边发布讲话了,广播喇叭里的声音有些陌生,甚至有些慵懒,好像没睡够觉,但口气是斩钉截铁,这就让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既显得慵懒而又斩钉截铁的声音有了一种神圣而且居高临下的怕人效果。人们后来知道这是乡派出所刘起山所长在讲话。实际上他是在那里念稿子,念写在一张巴掌宽的白纸条子上的短稿,他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念了一遍再念一遍,反复地说每个村民都必须听好了,要赶快把从果园里抢的苹果在天黑之前必须都送回到果园里去。如果过了天黑再不送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自己负责。其实反反复复只有这几句话,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分析,反复只说在天黑前家家户户必须把从果园里抢的苹果送回去。人们都听明白了,明白广播喇叭里的说法突然有了变化,和王旗红的说法不一样了,用了一个“抢”字,这个字让人们感到了害怕,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便有人开始去了果



脑袋和口袋

某人向邻居说:“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忘记的。”邻居说:“半年前,我借你了一笔钱,你怎么就忘记了呢?”这个人说:“因为那笔钱没有进入我的脑袋,而是进入我的口袋里了。”

海潮 编绘

园,背着和扛着他们从果园里弄来的苹果,有的人家还出动了小驴车,拉车的小毛驴浑身湿漉漉的,四个小蹄子在泥里每拔出来一下都“咕吱”一声。广播喇叭里已经说过了,说有必要的话还要到家里去搜,如果不自觉的话,如果搜出来性质就大不一样了。天又下雨了,广播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暗沉沉甚至湿漉漉的村子上空浮动着,这种看不到的东西眼看着就要变成一大块沉重的铁片,一大块无边无际的铁片,要把整个村子压垮了。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几乎是整个村子都出动了,人们争着往果园里送苹果,送到果园里的苹果左一堆右一堆堆得到处都是。那色彩亮丽的苹果因为堆得满地都是已经不再是亮丽而是变成了怕人的斑斓,雨落在上边无疑是给这遍地的苹果洗了一个澡,这么一来呢,那满地的苹果简直就像是要放出光来,湿漉漉,光滑滑给人们留下一种从没有过的印象。甚至那满地的苹果都好像是有了某种动感,好像就要滑动起来,也许就像电视里演的滑坡那样不知道滑到什么地方去。村子里往果园里送苹果的人们不敢再往果园深处走,都只匆匆忙忙把苹果倒在果园的边上。

广播喇叭在天黑之后又广播了一回,这一回派出所所长刘起山的声​​音有所改善,因为喝了酒,嗓音终于亮了一些,他要求村民们家家户户都要留人在家里等候,以便协助派出所调查村民哄抢果园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调查亮气的枪击事件。

八

调查整整用了两个多星期,果园里遍地的苹果在调查中慢慢慢慢熟到了怕人的程度,村子里没人再愿靠近亮气的果园。亮气中枪的那条腿光做手术就用了三个钟头,外科大夫以极大的耐心把绿豆大和黄米粒大乃至更小的铁砂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取出来,主刀的大夫每取出一粒铁砂,那个手术用的小腰圆形盘子便会发出一声清晰的响声。亮气那条腿一共钻进了一百二十三粒铁砂。这个手术在本地报纸引起了

极大的轰动。报纸上还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大夫就是主刀大夫,他的手里拿着一个不太大的手术用腰形小白搪瓷盘,人们看不清盘子里放着什么东西,但可以想像里边是那一百多粒铁砂。村子里的调查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派出所所长刘起山已经调查得很烦了,单调的调查最容易让人心烦,几乎是,每家每户的村民都被传到村委会问过了。问话单调而回答也很单调。

“苹果已经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够多少?”

“五十斤吧。”

“刘亮气的腿是怎么被打伤的?”

“是他自己打的自己,和我们无关。”

“他自己打自己?”

“是他自己打自己。”

下一个又进来了,对话又开始了一回。

“苹果已经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够多少?”

“五十斤吧。”

“刘亮气的腿是怎么被打伤的?”

“是他自己打自己,和我们无关。”

“他自己打自己?”

“是他自己打自己。”

下一个村民在外边等着,早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好不容易进来了,湿漉漉的,对话又开始了一回。

“苹果已经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够多少?”

“五十斤吧。”

“刘亮气的腿是怎么被打伤的?”

“是他自己打自己,和我们无关。”

“他自己打自己?”

“是他自己打自己。”

派出所几乎把全村所有的村民都做了口供,已经是深秋了,秋雨连绵的结果是连村子里都闻到了亮气的果园里苹果腐烂的味道,那味道甜甜的,好像是很好闻,而实际上是最难闻,但村子里没人再敢去果园,在这种时候,牲畜们显示出了它们的活跃



承诺

科尔到朋友家做客,看到他们家的小儿子非常规矩。“你真懂事,”科尔称赞道,“你怎么这么听话呢?”小孩回答:“因为妈妈答应给我买个遥控汽车,如果我不嘲笑你那酒糟鼻子和扇风耳的话。”

海潮 编绘

和胆大包天,羊和猪,还有牛都跑到了果园里边去大吃二喝。但也有个吃够的时候,先是羊们退了出来,而且许多羊开始跑肚拉稀,拉得到处都是。然后是牛也退了出来,牛也开始拉稀,坚持在果园里大吃二喝的是那些猪,又能吃,又能拉,整个果园给弄得乱七八糟。好的苹果和坏的苹果都混在一起发出了空前的臭气。而且那臭气一天比一天凶,到了八月十四这一天,臭气达到了顶峰,许多人不得不暂时到亲戚家躲避一下。

八月十四这天,王旗红又在广播喇叭上讲了一次话,主要是做一次总结,讲话的时候王旗红好像是喝了酒,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喝了酒,说话就没了条理,他先是讲了一些同情亮气的话,说他那条腿可受了苦,然后说一个人怎么会打自己一枪?所以希望这种事以后最好不要再发生,派出所的调查也已经完了,定性是亮气自己把自己打坏了,怪不得别人。自己拿起枪干自己一家伙你们说能怨谁?王旗红在广播喇叭里说:谁也不能怨!是他自己打了自己一枪!王旗红讲话从来都很少条理,他的话需要听的人慢慢去领会,不过村里的人们都早就习惯了。人们把他的话总结了一下,归纳了一下,他的讲话最后还是归结到亮气的身

上来,那就是王旗红在广播喇叭里的声音忽然大了一下,说这次苹果事件对咱们村还是有教育意义的,那就是我们发现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私藏枪支。藏得还很巧妙,把枪筒锯短了藏起来,但是!怎么样?打了一家伙!有一句话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亮气却是拿起枪打自己的腿。

王旗红在广播喇叭里讲话的时候,村子里几乎是所有人都在听着,一边听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他们已经做好了过节的月饼,但他们一点点都闻不到月饼的香气,他们的鼻腔里都充满了苹果腐烂的臭气,愤怒的臭气,说它愤怒是它太臭了,排山倒海的播散到村子里来,把村子盖住,遮得严严实实,让人们一点点都闻不到节日的香气。到了后来,连猪也不去果园了。人们都说,这个该死的亮气,打自己一枪不说,还把苹果都臭在园子里!

“这个亮气,怎么就这么狠,自己打自己一枪!”

已经是冬天了,人们还常常说起亮气,说亮气真是够狠的。

原载《山花》2004年11期

关于小说的几句话

我最喜欢的乐器是马头琴和广东音乐里的高胡,说喜欢也许不太确切,应该说是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两种乐器,我常常是听着这两种乐器演奏的音乐在那里写作,穿着蓝白格子的棉睡袍在寒冷中坐在桌边写我的小说,比如现在,外边下着今年初冬的第一场雨,也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雨,这雨想必下到后半夜会变成雪,我的耳边响着广东音乐里的高胡,它让我想像到一根细细的亮而柔韧的金属线,在高空抛起来,又亮亮地落下来,抛起来,再亮亮地落下来,凄厉而又欢乐好像是它的本色,这和马头琴的喑哑呜咽有着某种悲剧性的东西在里边一样,这让我伤感,我总是在伤感的情绪里进行我的写作。从音乐到我的小说,很奇怪,我常常能体会到一种人的精神方面的“切肤之痛”,我个人总认为好的小说要有这种“切肤之痛”,小说不能“飘忽”,不能“平林漠漠烟如织”让人看不真切,不能总是让语言和技巧出演,写小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生活站出来说话。就像你的女友,在最快乐的时候或在最最痛苦的时候忽然伸出手来用指甲狠狠地掐你,就是这种感觉,死死掐住你,让你感到疼,让你想喊。这种比喻也许不怎么确切,但当我浏览众多小说的时候,却总是被那些让我感到了“切肤之痛”的小说感动,我能够听到我内心忍不住发出的“啊”的那一声,赞叹与吃惊都在这一声之中。在《愤怒的苹果》这部小说里,我想突出“愤怒”这两个字,因为在我们的周围,总是发生着或正在发生着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和事件,而那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或事情又总是具备了高胡和马头琴的音质,这非同凡响的音质总是有办法一下子从众多的“社会音响”中跳出来,去刺激你的心灵。我的想法真是很简单,我总是想让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去刺激一下我的读者,让他们麻木的神经不再麻木,这很简单,也许你不会理会我的这种想法,那么,我只好下次再来,再继续磨砺自己,让自己的音质比高胡来得更凛利一些,比马头琴来得更触动人心一些。我认为,好的小说和好的音乐一个意思。

——王祥夫

作者简介:王小妮,诗人,吉林长春人。移居深圳多年。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散文集《手执一枝黄花》,长篇小说《人鸟纸飞》《方圆四十里》等各类著作十五种。



风很大风

■王小妮

1

阿进的鼻子上蚂蚁卵一样的汗珠。

阿进刚接到客户的电话,他们要飞过来签合同,阿进很着急,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制造出一间他“自己的设计公司”。

阿进打电话说:像样儿的写字楼,有没有?

房屋中介回答他:写字楼、住宅都有,要多大面积?

阿进说:我用两天,急用,最好明天。

房屋中介说:像这种租楼的,找瘦子去,给你瘦子的电话。

阿进说:瘦子?是正规代理吗?

房屋中介说:先生管那么多,写字楼租两天的不多,谁知道谁做什么的,谁不是赚钱搵食呢,先生?

现在,阿进跟着那个叫瘦子的走。

他们一前一后在闹市里走得飞快,穿

过人缝。在外人看来,这两个人是完全不搭界的,这是两条保持同样速度的鳗鱼。

天上还昏蒙蒙的有一团太阳。云彩并不是跑得特别快。风还没到,风暴的中心还在太平洋上。在台风到来之前,很少人会去注意台风预报,城市里过于密集的楼房也让人不可能看到大片的天空。谁也看不到天上的趋势。阿进停下来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再跑几步跟上。路边都是小水果店。一只硕大的菠萝蜜剥开了,像坐在人行道上乞讨的佝偻人,浑身的刺,向空间里散发又香又臭的气味。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个真正的瘦子,衣服在他身上完全是多余的。

瘦子说:这是后街,靓景在正面。

瘦子又说:我这物业叫左翼,不叫左岸,左岸太多,早都厌了俗了。

瘦子还说:租两天,先生你多不划算,一天五百,两天一千,我算你一个月四千五,起租一年,落底的价了,跳楼吐血的价。

阿进说:我要一年干什么?我就用两

本文原发刊物
《当代作家评论》
2004年第6期

天。

街面被行人走得太频繁,砖面黏稠,黏得瘦子的干脚杆下面两只拖鞋啪啪响。

阿进说:太闷了,这天。

瘦子说:猫低猫低。

两个人钻过榨甘蔗汁的商贩临时搭的遮阳棚。天空中有一架飞机,从北向南飞,一点声响都没有,正在转弯,单翼侧着,亮亮的反光,好像藏在天上的一件凶器。飞机提醒了阿进,他又拿起手机看时间,一路上他不断这样看。阿进一贯不关心天气,无论什么天,阿进都要出工,因为他是给自己做。阿进名片上的工作室就是他的家。

瘦子说:到了。

这时候,有一个个子不高的人突然跨过隔离草坪的铁栅栏,他跑过来,手里拖着一件衣服,挺肥大的袍子,他嘴里说的湖南或者湖北话,他冲到瘦子前面问:老板,要短工不?瘦子很厌烦,反而走得更快。那个人随后跟上瘦子,不断说:老板有活儿?现在我能做,一会儿我开工了,你就找不到人了。

抱着袍子的人望了阿进一眼,定住了,眼神相当吃惊,好像他认识眼前这个阿进。现在,又有一个人也跨过栅栏,直接问阿进:你是不是姓黄?

瘦子像呵斥家禽一样,对他们喊了一声:去!

瘦子对阿进说:到了,我这套屋在大厦的二十九层,最观景的楼层。

瘦子弯下去开那扇防盗门,嘴里抱怨前一个租户,说好好的房子给改造坏了。瘦子说:墙都砸烂了,剩了几根光秃秃难看的柱子,让我不好再租,不是他,这么好的写字楼早租出去了。

门打开了,完全不是阿进想像中灰暗死板的写字楼。很宽敞,一百四十平方的房子居然全部打通,没留一面墙,空间没有遮蔽。瘦子去开百叶帘,四个大窗,好像能看见任何方向。有光照进来,房子亲切了。白色灰色红色的家具们隔离出几个区域。阿进先看到那张转角工作台,它在房子的深处,侧面有一卷草帘半垂着。

瘦子领阿进去一扇大窗前面,下面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汽车小得很,完全是脚下的一堆积木。

瘦子说:视野最好的就是我这层我这一套,你看看前面就是香港粉岭。

很难看得清隔着一条河的香港。灰暗的云彩成群结队正从海那边压过来。

瘦子说:你看看,我这么好的楼,这么高档的公寓,被他们变成了什么,成了一间大库房,老板你要是租一年,我给你重新垒墙做隔断。

阿进马上就喜欢这里了。整个房子不像是人去楼空,好像这里的主人刚刚出门,随时还会反身回来取某一件东西。红沙发前的大台上几只白瓷的咖啡杯还在。

瘦子说:你要满意,我去下面喊个小工,把没用的东西通通清干净,两个钟头保证打扫好。

阿进说他想保留这里的原样。电话响了,阿进走到窗前去接电话,他说:晚上六点半机场停车场见。然后,他对瘦子说:就是这儿,决定了。

瘦子有点不甘心地说:我起租都是一年的。

阿进说:两天一千,你收的是总统套房的价了。

阿进把钱数了:这是五百,两天以后,你下午四点准时来,我还你钥匙,给你另外五百。

瘦子说:这房子里还有这么多东西,都是财产啊。

阿进说: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搬走这张别人用过的台?别人坐旧的沙发?

瘦子拿着钱,好像在盘算,犹犹豫豫一会儿,几分钟后把钥匙放在木台上,走了。走得有点急促。

走到电梯口,瘦子又回来。瘦子说:今天打台风,门和窗要关好。我这是二十九层,楼高风大喔!

阿进说:什么台风?

瘦子在电梯口说:都挂风球了,你看翡翠台。

阿进拉上门,放下一直提在手上的电脑。现在,他开始一个人从容仔细地端详这





间写字楼。

安静下来才能听到，周围罩着一种轰鸣声，像一个庞大的动物均匀地打鼾。阿进走遍全房间，发现声音从外面来。是这个城市的声音，不是哪一辆车，哪一个人，是所有相加在一起的合声。又大又沉又闷。

阿进回到大门口，以几个北方客户的眼光环视了两分钟说：还好还好，像个有点实力的艺术设计公司。然后，他再以普通雇员的眼光再环视两分钟说：不错，还有点儿品位。第三次，阿进以他自己的眼光。做广告设计五年了，如果阿进自己能有一间这样规模的公司撑住门面，有把握接下像样子的设计单。

阿进像发咒语一样说：二十万，到账吧！

天色比刚进门时候灰暗了。天不是待在高处，它就压在和落地窗窗口平行的位置，有些黑云夹在灰云里。

阿进把墙上的招贴画都看了。很奇怪，他觉得一直住在这里的好像就是他本人。墙角餐桌上桌布是全麻的。粗陶的餐具。工作台上的电脑显示器居然都没有关。布沙发能把一个两百公斤的胖子陷进去。阿进坐下，他想，自己好几年都没这么轻闲舒服过。

两个小时以后，阿进去机场接客户。如果顺利，他在夜里联系两个朋友明天临时充当他的员工，明天上午，他带客户来这儿参观“他的设计公司”，最好能在这儿签下他几年来最重要的合同。如果顺利，明天下午，应当有前期订金二十万到账。

桌上的电话响。阿进看着那部黑色西门子电话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电话肯定不是找他的，他有理由不接。可是电话一直响，对方不肯放弃。

阿进拿起电话，对方说话很快，是女的。女的说了个名字，然后说一起去海边看台风。阿进告诉她找错了人，他要解释，对方似乎不准备听。她说，一小时以后，山下路口集合，等不到人，她会自己去。阿进还是想解释，对方说，你不是黄某某吗？阿进说：黄？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阿进说：疯子！

回到沙发里，阿进好像从来没这么困。他把手机调好闹钟，立刻缩在红沙发里睡着了。

2

小兰起床了。每一天的午觉，小兰总要拖到实在躺得烦了才起来。起了床又能做什么，还是坐着或者站着，不过换一种姿势。

电视一直开着，这是小兰在家的习惯。台风消息在电视屏幕下侧，由右向左移动，不紧不慢的。香港把台风警报叫风球，全城的人都习惯了香港叫法。小兰没注意那行字，她离开家之前不知道台风消息。

云压得很低了，空气开始闷。有时候，台风接近陆地之前没有风，薄得透明的帘子也不动，好像什么物体都窒息了，不呼吸了。

小兰住在城市的侧面，盖在半山上层层向上的房子。城市是狭长的，一面临着海，另一面多是几百米高的山。

电视里一个男的，很低声说话。小兰在电视前面来来回回走，却看也不看它。她要电视像一个最听话的人，守在角落里，踏踏实实只对她一个说话。比起小猫小狗，电视是最好养的动物。恍恍惚惚小兰看见书房里挂了一件黑色男式的西装。书房从来就没什么书也没什么人，那里面几乎是空的，但是，那件西装总在角落里，保留着某种人的形状。

小兰起床几分钟以后，不再眼睛蒙眬，周围的东西都立体起来，也真实起来。小兰看见大花缸里的花，又要换水了。睡觉时候飘舞在脑子里的东西全消失了，或者隐匿在这套大房子的某些角落。小兰化妆又穿衣服用了不止半小时，最后提了一件长裙走向门口。她打手机说：我下去了。

小兰几乎不打台面上的电话。她喜欢一边走路一边说话。

每天下午小兰都重复走这条路，她摇摇晃晃顺着弯曲的台阶向下，向小区的商业街走。几百米外的那片海，是铅灰色的海湾。烂泥塘一样，反复用沥青修补过的旧广场一样。没有游人没有渔船没有海鸥没有

我说

在我不多的小说阅读里，有时候只看到故事，有时候只看到观念。我期待的那种“穿透”总是没有。我说的穿透，是能刺破生活的浮泛表层，超越情节和概念的一种力量。缺那么一根钢针，让光泽透出来。

——王小妮

码头。快死了的海。城市沿着这片海湾，盖了太多的楼房，密不透风。白天夜里不间断的汽车声合成一种平稳得让人只想睡过去的响声。

小兰越走越低，已经看见她朋友开的小时装店，看见店门口那张墨绿的太阳伞。过去，她们都是在银行里做事的，后来都嫁了人，男人又都跑到香港去，只有周末和香港公众假日才回来。她们最恨穿制服，见人就要笑的工作，一起辞了工，住进这片临海靠山的住宅。朋友渐渐受不了这种散漫，开了这间店面。除了从香港带过来的时装，还经常摆卖她们自己衣柜里的东西。很多的衣服买了试了，就没再穿过，她们把它摆到这间小店里。所以，这里只出售女装，每一件都是唯一的。像一间时装转运站。

时装店女老板在试小兰提过来的裙子，她问多少钱卖。

小兰说：四百是底线，我三百八买的。

时装店女老板说：平一点儿好卖。

小兰说：管他，没人买，我拿回去自己穿。

后来，她们动手磨咖啡豆。

很多个下午她们都是这样，磨咖啡豆，煮咖啡。看窗外那个公交车站。有时候看见骑摩托车抢包的。看见汽车抢道互相擦碰的。看一团人追着公交车门推搡拉扯。小时装店的大玻璃窗是她们欣赏真人秀的专门频道。

时装店女老板对店员说：多拿点儿冰块来。

她和小兰两个都是要坚持喝最热的咖啡，最冻的饮料。喝点什么，是她们每天里最刺激的事儿。

小兰说：我昨天去了大广场，有两个人，不知道是搞行为艺术的，还是要钱的。一个装扮成全黑的猫，还有一个像只袋鼠，反正两个动物，两个木头人。他们摆个姿势又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人就动了。

时装店女老板一直看远处的车站，来一辆公交车，人们一定跟着车门。有个女孩跑掉了拖鞋，又从车上跳下来捡。

三个月前，小兰在巴黎街头，看见一个

街头艺术家，一身银白的盔甲，站在半米高的冰块形状的台子上。当时是傍晚，小兰随旅行团去白教堂的半路上。那个白色中世纪骑士大概要下班了，突然会动了，弯下身，脱掉白头盔，茂密的褐色长头发落下来，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小兰故意走得很慢，看女孩收拾她站的那个小台子，原来那冰块是可以折叠的。小兰想，做一个街头艺术家也很好玩。回来以后，她对时装店女老板说了几次。

女老板问：你也放一只帽子收钱？

小兰说：当然要收。

女老板问：你想过没有，收来的钱又脏又破，味道不好，一想就受不了。

几个漫长的下午，她们都在讨论怎么用掉讨来的钱，设计什么样子的行头最让人感到新奇。这个话题是永远讨论不完的。在这以前，她们讨论逃亡。假设她们犯下死罪，假设要亡命天涯。女老板说买假护照逃到汤加去。小兰以为，去内蒙古草原上放羊更安全。小兰从来没去过内蒙古，她想像那里的人在无边的大草原上放着白羊。

这时候，小店员说，电视里预报要刮台风了。

电视停播正常节目，临时加播有关台风的特别消息。

小兰说：走，一起看台风去。

时装店女老板说：不过是刮风，有什么好看？

小兰说：台风啊，要到海边去才好看，风都是从海上来。

时装店女老板说，去海边有危险，去年有三个人，台风天在海滩上失踪了。人是很容易死的，你以为人很强？

小兰说：我要去。

时装店女老板说：风有什么好看，坐这儿看马路就是了。

小兰说：你没试过吗，小时候，停电的晚上，半夜了，眼睛已经习惯那么黑了，突然电来了，头顶上那个灯奇怪的亮，亮得都不敢看了，你就没想过，去摸摸那灯？

时装店女老板说：什么灯，说的是台风！

小兰说：自己去，我要试试离风最近那

我说

我在深圳这城市生活20年了。我一直以为，深圳这种地方最应该出小说。多少生命都在它的锋刃上打滚。这种地方不出小说，小说还能出在哪儿呢？

——王小妮

感觉。

小兰跑着回家。路边立着的保安员,正整理身上的一根腰带。开割草机的物业管理员关了机器,在树阴下扇风。他们都跟没事一样,他们对南海上那个来势凶猛的台风一点兴趣都没有。小兰说:要刮台风了啊!保安回敬了职业微笑。等小兰过去,他又专心去摆弄腰带。

青草的香气。这时候风已经起了,刚割掉的草屑还没有死,它们都还绿着,沿着台阶一层一层打转。

小兰打开家门的时候想到一个人。和那个男人说话是几个月前,在闹市区一家音像店。很偶然,她问《夺命解码》,一个人在身后说《夺命解码》好看。小兰完全不记得那个人的样子,但是那声音还有印象,有点瓷实的。小兰说自己偶然租《夺命解码》看了,感觉应当保存一张,随时再看。在店员去找碟片的几分钟里,他们谈了几部好莱坞的灾难片。那个人推荐《后天》,说美国人把灾难拍成灾难艺术了。小兰更喜欢法国人再造的蓝灰色的巴黎,马车在那种色彩里奇异地飘,火人栽倒在田野上。

小兰说:我请你去喝什么?珍珠奶茶你一定不喜欢。

那个人说:不如你请我看台风。

小兰说:什么?

那个人说:看台风啊。

小兰说:我还没听说请人看风的。

那个人说:我平时几乎不知道每天是阴是晴,从来顾不上看看天,但是又最喜欢台风。台风预报的时候,你打个电话通知我,我想住到海边去,看台风登陆。

小兰说:你说真的?

那个人后来伏在收银台上写电话。

现在,小兰在房子里到处走。她把电视关了,往塑料箱子里装东西。

十分钟以后,小兰决定打电话。对方的手机暂停使用。小兰有点奇怪,她仔细看了刚刚拨过的号码,它的前几位数字和小兰的一样,说明这是一个用了将近十年的号码,一般人不会轻易换掉的。小兰又拨那个

人留下的办公电话,有个男人接听。但是,对方说她弄错了。小兰来回翻看她的那部手机,好像出错的是那块塑料。

小兰在落地窗前站了一会儿说:一个人更好,一个人自由。

她给海边度假村打电话订房。

海边度假村迟疑说:有台风啊!

小兰说:小姐你好啰嗦啊,你不知道有人就是想看台风?

天空低了,像一块凝固不动的金属板落在城市的头顶上。

小兰把塑料箱子搬上车说:风都来了,少一个人有什么关系。

3

豪门酒楼后门外草坪上蹲着两个人。距离相当近,但是他们互相一句话也不说。

年龄大的老刘像每天一样注视着几十米外的大街。他是真正的注视,风吹草动都不放过。年龄小的小张望的是眼前,他正用那双不端正的旧胶鞋揉草,好像他很烦它们。在豪门酒楼打工的人都喜欢这两个人,他们是让人游戏,给人带来乐趣的人物。酒楼的人叫他们兔子人。老刘和小张的工作,是每天轮流钻到一件式样夸张的兔子公仔袍里面,他们装成兔子,在酒楼门口拉客。

那件兔子袍正在兔子人小张怀里,他站起来,想把它翻开晾晒。

兔子人老刘挺起身子说:那人扛的是什

么?扛东西的人走近了。一个环卫工人,扛一根假槟榔的落叶,有四米长,拖在地上哗哗地响。

老刘很泄气,把脑袋耷在两腿之间。但是他的眼睛没离开街道,像一架窥视镜一点点扫视过滤。酒楼领班晃晃地过来。

领班说:今天,你们两个谁先当班?

老刘说:是他。

小张盯住老刘说:又是我先?

领班说:别掉了魂儿似的,领薪水时候一点也不糊涂。

小张说:这兔子皮太臭了,都是他的臭汗,给老板说说再做一件嘛。

我说

我写小说不多。《一九六六年》系列短篇和长篇《方圆四十里》《人鸟低飞》,此外八九十年代各有一个中篇。《很大风》是2004年写的。写诗和写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诗可以在天上飞,而小说更多的是要落地,甚至匍匐在地上。

——王小妮

领班一边走远一边说：想得好！想一人一张皮，你出钱？

小张说：我？我有钱还来打工？

领班走了。

老刘说：怪我一个人？你不出汗，你是木头人？

这时候，兔子人老刘突然蹿起来，跳过栅栏，追住一个精瘦的人问：要不要小工！

兔子人小张也看见那两个过路的。很快，他也在跳栅栏。

兔子人小张一直跑过去，拦住走在后面的人问：你是不是姓黄。

两个过路的都不说话，直接进大楼了。

小张问老刘：那不是前几天跳楼那个？姓黄的那个？我看像啊。

老刘恍惚一下，他又跳回到草地上说：去，那个黄死了！

老刘又说：见了鬼了，真有点儿像那个人！

两个兔子人惊奇了几分钟。

老刘经过酒楼的后门，那地方黑洞洞的，老刘想起大约十天前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个人。当时，响声不是很大，像掉了件棉被。等面案师傅过去，才发现掉下来的是一个人。开始，没人敢近前，都在四周围着，四周没有见到血。人先落在单车棚上，有人听到那片塑钢棚发出空洞的响声，然后人就睡在油腻腻的酒楼后门口。那个人好像喝多了睡着了。警察来忙了一阵，最后说，过来过来过来，谁来帮帮手抬人。兔子人老刘最先过去，他抓住那人的手臂，完全用不上力气，滑滑的，后来老刘半背半扛，把那人弄上警察的车。都说人死以后是硬的，但是，兔子人老刘实在觉得那人软得很。这让他有点怕。放下那人以后，老刘的手上后背上总是感觉软软地搭了一件东西。老刘用力甩他的手，又去水龙头下面冲，那东西还在还在还在。老刘不会对任何人说起他手臂上搭件死人的感觉，特别不会对兔子人小张说。小张一直嫌弃老刘出汗多。小张说：谁听说过两个人使一张皮的？兔子人老刘以为帮警察扛那死人，一定会有钱拿。有人给报社打个报料电话还得到一百元。可

是，老刘放下那个人，马上去看警察，警察一点儿没看他，砰砰关了警车门，警车马上走了。地面上还是没什么血迹。有人拉一条水管冲洗十分钟，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

可是老刘的手臂一直难受，不是疼，是沉。

兔子人老刘四十岁了，兔子人小张才二十二。酒楼的人没谁关心这两个人的年龄，他们只是喜欢看老刘和小张因为共用一件兔子袍闹别扭。特别是他们光着身体猫着腰，往兔子袍里钻的时候。他们一定跑过来说：皮子臭不臭？

公仔兔子负责在人行道上向路人派发酒楼广告，讨好过路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

领班总是嫌他们不够卖力。领班说：活动点儿啊，跳啊，一个晚上傻站着，真不知道你们脑瓜子里头整天想什么？

老刘小张两个兔子人几乎同时想：谁不一样，谁不是在想钱？

兔子人小张蹲着，他在草坪上靠住唯一的那棵凤凰树。小张心里有点乱，一直藏在腰里的手机硬硬地垫着。小张和跳楼的那个人说过话，现在，枕头下面还留着那个人的名片，他知道那个人姓黄。有一个中午，小张把偷藏在树杈上的钳子摸出来，拧开草地上的水龙头，脱得只剩一条底裤冲凉。小张不怕任何人看他，全城的人都看，他也不在乎。姓黄的那人拿了超大个的皮包走过来。那个人问：你在酒楼门口扮公仔，每月拿多少？小张看看他说：八百管吃住。那人说，想跟我做吗，不管吃住一千五。小张问做什么？那人说，你去过大广场吧？那人想让小张加盟他的公司，做个游动的“广告发布人”。那个人好像很急，说再联系就走了。那以后，小张几次跑到大广场上各种表演。玩滑轮的玩登山车的玩街舞的。有一伙推销手机的，穿花衣服举着木牌，跳舞一样，穿过人群。兔子人小张喜欢做这些有表演性质的工作。他还看见广场上一个人浑身都涂了黑油，一动不动扮黑人。小张觉得干那个好，干那个有意思，活儿不累，上工收工都由自己决定，说不定收的钱比

我说

无论周遭是什么样环境，总有些人坚守敏感的内心。他要挑战这个内心的承受力，他总试图寻找点什么，他要试试“应手”。内心这东西和城市生活密不可分。生活在中原郑州的，和生活在南方深圳的人想法太大的不同，我在两地分别有过直接的对比。

——王小妮



每天钻到兔子皮里拿得多。兔子人小张开始盼望再见到姓黄的，也更讨厌现在他的这份工，讨厌每天都要钻进老刘发臭的身体里。天很快热了，那个人跳楼当时是下午，有人还在困倦中迷糊。一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东西直落下来，酒楼的师傅保安后来都回忆说，当时都听见那人身上手机还唱歌，铃声带和弦的。他们说，可惜了那手机，不知道唱歌声是摔出来的，还是有人正好给这个跳楼的人打电话。他们都叹气说：人落在地上，手机却没见到。小张捡手机的动作没人注意，当时他们都在喊：试试那人喘气不？

人们说：有什么想不开呢？

小张比别人都害怕。但是他什么也没说，警察来了，他就一手紧抱着兔子袍回宿舍了，手机裹在兔子身体里。

兔子人老刘这个时候走到过街人行天桥上。不远处钟响，是下午五点整。老刘经常待在这座桥上。天特殊地闷热，老刘看看远处的高楼，它们的尖顶被黑云遮得严密，大楼被削去头，只剩了下一半。

老刘一点也不在意兔子人小张，骂他臭他也不在意。他把眼前的事情过滤得干干净净。世界上只有他和钱。老刘到这城市里挣钱，钱寄回家乡去。他关心那些悬赏布告，寻人启事，有时候还捡报纸看。眼前所有人，全城上千万的人，只要不是从口袋里给老刘数钱，对于他就是没有意义的。

老刘在天桥上能见到草地上一些人在打扑克，他们在赌钱。一个人甚至爬到树上去看牌局。有个戴领带的人枕着皮包睡觉。有个年轻人从包里拿出刷子在草坪上刷皮鞋。老刘见到路口红绿灯下面，有人向等信号的汽车推销什么东西。

老刘奔跑下了桥，看见两个人，向司机卖一大卷纸。老刘想：真是什么都有人掏钱买，乱七八糟一卷纸也值十块钱？老刘想知道卖的是什么纸，两个人不让他看。

绿灯亮了，汽车全动了，车速带得人站不稳。

老刘说：看看，也看不坏你的！

卖纸的人让老刘先帮忙找散一张二十

元的纸币。老刘翻出四张肮脏的五块钱纸币。然后，他才看见他们卖的是世界地图。全世界都印在上面了。

老刘回到桥上。他摸出刚换来的二十元来摸索，越摸越薄越不像一张真钱。老刘疯子一样跑下桥。卖地图的不见了，换了个卖晚报的小孩。老刘揪住问刚才卖地图的人，小孩呜呜地表示自己是哑巴。没办法的老刘只有连踢小孩几脚，又抢了几份报纸。

一辆车减慢了速度，车窗落下去，司机伸出头说：踢得好！

兔子人老刘往回走，手臂又沉沉的下坠，死人给老刘带来了晦气。老刘有点气愤，他跑到草坪上，想拧水龙头彻底冲洗那只手。可是有个穿荧光马甲的环卫工人在附近，大概他们发现这里有人偷水，经常来巡视。老刘只好坐下，翻看手上的晚报。

老刘看到台风警报。老刘非常镇定地笑了。现在，他站起来，左右拍着裤子。老刘眼前好像涨起了一片亮晶晶的水。豪门酒楼后门这一带是城市里最低洼的地方，暴雨过后，路面必然积水。去年的一场台风，这条路上出现几辆三轮车，专门运送急着上班又过不了马路的小姐们。老刘想，他要去借一辆三轮车。

兔子人老刘在宿舍里看见小张，他对小张说：台风又要来了！

小张问：谁来？

老刘说：台风，风，风啊。

小张说：什么风，一会儿你帮我先顶一个班，我有点事，下次你有事，我帮您。

老刘说：不行，我现在就有事！

小张说：就你，能有什么急事！

4

小兰拿了钥匙要发动车的时候，电话在她口袋里响。

小兰说：有生意你们都不做？

海边度假村说：我们今天停电，没有接待能力，小姐不知道？要打台风了。

小兰说：我当然知道台风，不打台风，我住你们那儿？

海边度假村说：可是停电啊，小姐，不

我说

我总看到人们在命名，把一个事情快速地概念化和平面化，把活的东西简化成压缩饼干，然后宣称这是粮食，对深圳就是如此。虽然，深圳这地方，作为一个城市实在没有历史，但它是个活物，天然地不缺少骨肉。快20年了，我像看着邻家的孩子一样看着它长大。我所了解的这个城市由很多层面构成。开始的几年，它确实单薄，一眼就能看得穿，但是，变化来得很快，它天生就有一种不顽固不沉淀的不惰性。还好，它还没攒够那个衰老的资格。

——王小妮

好意思。

小兰说:不好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今晚上就是想住没有电的酒店!

小兰把几支蜡烛台,各种形状颜色的蜡烛都带上。她返回家里找这些东西用去了十分钟。

从落地窗能看到风在加大,白玉兰树全身摇撼,吃了毒药一样。房间里的光线立刻昏暗下来。关掉的电视荧光屏上,小兰的影子叠加着白玉兰树和海湾,所有影子都在晃。那块荧光屏把她变成了一部紧张情节剧的主人公。小兰终于带着望远镜浴巾洗漱用品雨衣苹果开心果速溶咖啡蜡烛蜡烛台开动了汽车。

不知道是小兰动身晚了,还是风暴临时改变速度,风走得更快了。上了大路,已经在下雨,眼前能看到的景物都是湿的,整个城市加深了一层颜色。

开始,风力不大,雨很快由小变大。雨刷像疯子一样跳。小兰要穿过整个狭长的城市,才能到她想去的海边。那一带沙滩面对没有遮挡的太平洋。暴雨很快使路面积水,车有点飘。风也突然加强。车外面的城市正在发颤。小兰想大声唱个什么歌。

几乎看不见左右的景物,小兰不知道准确位置,她只是跟着前车的尾灯。要把身体向前俯,才勉强看得清一小段路面。安全带又把她用力向后拉。等出现红色信号灯了才能放松一会儿。小兰想,明天从海边回来,这条路上也许还不能正常通车。十几年前,她刚到银行,有一次强台风过后的早上,路上遍地倒伏的树,她像到森林里捡柴的小姑娘。当时的城市还相当小,现在,它从一个透明的少年变成一个领带卡住喉咙的大家伙。

再向前走,道路完全不见了,车头切进深水。

小兰说:天啊,我是潜水艇啊!

这时候,小兰特别好奇,她想看看其他司机的表情,看他们脸上是痛苦还是兴奋。路面上的车明显减少,前面有一辆红色波罗,一路亮着刹车灯,小兰加快速度,想接近它。

猛然,有一件黑物体接近小兰的车窗。是一只张得很大的手掌,敲她的车窗。敲窗声音很闷,好像在水里敲鼓。手掌接触玻璃的一瞬间是变形的大。

小兰说:我撞了人吗?

小兰说:不好,我撞了人了。

从后视镜里什么也看不见。小兰发慌,她按下车窗,强大的风从那道缝隙挤进来,风要立刻掀翻这辆车。小兰看了一眼车尾,只有黑的雨幕,车后轮全在水里,积水正飞快打转,估计正是一眼下水井。

现在,只有关紧车窗,最小的空间才安全。无论世界多么大,它和小兰没什么关系。想止住心跳脚软很困难,小兰还是感觉车窗上贴着一只手。这时候,小兰最想身旁坐着一个人,想有一个人和她说话。她只能看见最近的黑车鬼一样移动的影子。根本见不到人,第二个人都是不存在的。路的另一侧是河,河水好像升高了,河的臭味,钻进密封的车里。

车窗正前方出现了交通警察,全身都像是用流动液体造出来的警察。有汽车鸣笛。

小兰说:警察!

警察并没截停小兰的车,他指挥沿途的所有汽车一律逆行转弯。能感觉到警察那条负责指挥的小臂飞过来,一次两次不断飞过来,发出指令。小兰的车最靠近河岸,掉头转弯,她看见河上漂着一辆出租车,红色的车顶像浮标忽上忽下。

小兰说:回家!

天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的边缘不断被闪电照亮,像一张黑纸被快速撕开又快速合上,像变魔术。虽然谁都知道,城市原地没动,所有的照明灯都在,但是现在能看见的只有风雨闪电。小兰下车以后,站了一会儿。前面不远,有一个人正打着一把伞顶着风挣扎。伞篷凸一下凹一下,很快扭变了形,冲出那个人的手,直接扑向黑暗处。

小兰刚一走到风雨里,就被强风推着,她始终坐到风上走,倾斜着向上,像坐着缆车回家。

小兰回到自己家里,小心翼翼地走路,



健忘

病人:“医生,请治我的病吧,我的记忆力越来越不行了。”医生:“你得这种病有多久了?”病人:“什么病?”

海潮 编绘

开亮所有的灯,洗澡泡茶换衣服,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

刚刚重新坐到窗前,灯突然全部灭掉,是停电了。小兰没去找蜡烛。她没动,靠着窗户坐着。

时装店女老板打电话说:看见你浇得像个水鸭子,看见你回家了。

时装店女老板又说:便利店里的蜡烛都给我买回来了,我刚点了二十支,不害怕了。

时装店女老板说:你怎么没声儿?

小兰说:我在看风。

现在,雨小了风反而更大。有玻璃破碎声,窗前的白玉兰树都躬在泥水里,窗前显得从来没有的宽阔,宽阔的一块黑幕。

小兰说:我撞到人了?

撞到了人,就会流血,人会扑倒在污水里,也许会喊叫,也许还会死。小兰坐下来才更害怕,眼前的风也加剧了她的害怕。这种晚上,很多人在一起也许好得多。可是人就是单个的。好像撞了一个人,不能说撞到了两个人。

电话又响了。大风已经切断了电源,但是电话居然还能响。

对方是个男的:请问你下午打过现在我这个号码吗?你要找的人可能是原来这里的租户,下午的电话是我接的。

小兰问:你要说什么?

男的说:我想知道你要找的人,他是谁?

小兰说:这是我的事。

男的说:对不起,我想我该告诉你,你找的人好像遇到了意外。

小兰说:你能大点声吗?

这时候,小兰感觉面前的落地窗正向里面凸起。玻璃的弹性,玻璃像一张透明的湿淋淋的肚皮,向着小兰鼓起来。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加大,所有东西都在呼啸破裂。贴着窗户,不知道什么东西飞舞。小兰拿着电话,她想该去撑住那块玻璃。

小兰向前俯身,伸出手,玻璃窗意外地碎了。小兰感觉她掉进了一片耀眼的焰火中间,她被焰火抽紧了再摔下去。晶亮,冰

凉,有力量的火,而她是一件被砸扁,被消灭掉的东西。

小兰坐在地板上,周围没别的,只是玻璃碎片和灌满了房子的风。

5

阿进被响声吵醒,他很快发觉吵他的不是手机闹钟,电话上显示的是客户的号码。

这个时间,阿进的客户应当在飞机上。阿进有不祥的预感。是节外生枝,是突然变卦,也许他们根本没飞,阿进在接电话前的几秒钟想了几种最坏的可能。

客户说,他们的飞机由于台风原因,降落在另一个城市,恐怕明天中午才能赶过来。

阿进松了一口气,想自己是太警觉了,鸟兽这么警觉还合理,人这样好像不好。

阿进的客户被安置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阿进轻松了,他感觉还想睡,这间写字楼里的沙发比家里的床还舒服好睡。手机闹钟定时刚好这时候响,窗外有更大的响声。

阿进站起来,想起带他来的瘦子说到过台风。天色完全变了,黑云汹涌,风雨随时会来。窗外,亮了灯,是闪烁得非常快的霓虹灯,一个巨大的紫红色“豪”字。努力向下看,能看见另一字是“门”。

台风打乱了阿进的计划,他费尽心思跟进了三个月的客户,到了签约前几小时又出了台风这种意外,悬着的二十万还是保证不了明天到账。阿进只有叹气。现在,他好像突然没什么事可做,他从来没有这么清闲过。可是,高价租了这个写字楼,就应该霸占它消费它,一分一秒不使用都是浪费。所以,阿进又睡到沙发上,他想今天晚上他不回家。没睡多久,阿进又饿了。想想一个人活着,是件挺麻烦的事儿。

阿进下楼去订餐的时候,发现这间大厦电梯间狭小,后门紧挨着的就是豪门酒楼,不太卫生招牌却很夸张。有一个大厦保安员尾随着走了一段,阿进回头看他,保安员闪开了。阿进发觉他并不喜欢住这种高层,有点飘,有点不真实,好像悬在梯子上。



经验

“我家里的女佣,工作三年了,没有打碎过一只盘子。”“轻手轻脚的,多么文静啊!”“你不知道,她以前在火药厂干活。”

海潮 编绘

他租住的宿舍兼工作室是有院子的一楼。能看见米兰和扶桑轮流开花，蚊子和苍蝇自由出入，看见早晚接送小孩子的邻居，那些小孩子还一点点长大。

阿进回到二十九层，无意中看见台面下边一些名片，其中有一张是阿进自己的。马上抽出来看，是他去年用的。阿进很惊奇，好像在今天之前，他已经认识这里的前一个租户。

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阿进把各个角落再看过。几本旧的地理杂志，纸篓里满是碎纸机打过的纸屑。没有照片没有写在纸上的文字，主人的痕迹完全不存在。电话机旁边，有一块白板，有人随手写下来的几十个电话号码，还有完全无关的一些字：

简朴生活

六点半

马上

好

阿进说：我认识这个人吗？

阿进给一个朋友打电话。

朋友说：谁住二十九层？实在想不起来。

阿进说：搞设计的。

朋友说：你知道全市吃设计饭的人有多少。

现在，阿进像一个私家侦探。在工作台下面的纸箱里，他发现了半箱白纸，全被撕成两截。有几瓶没旋封盖的不同品牌的咖啡豆。阿进感觉他要问问瘦子。

阿进问：过去这儿是什么人住，叫什么名字？

瘦子在电话里说：你管那么多，你才住两天嘛。

阿进说：我可能认识他，想知道他是谁。

瘦子说：你知道规矩的了，我要给客户保密的。不能随便透露私人信息。

瘦子又说：你帮我检查门窗，都要关好，雨进来，我那屋子会水浸的。

就在和瘦子通话的时候，房子里突然全黑了。台风使电力供应停止。风雨一下子

显得更狂暴。连街道对面的高层楼房都看不见，雨注把玻璃窗封住。只能略微感到路灯影子，酒楼霓虹灯的影子。大约有窗户没有关好，打碎玻璃的响声。

阿进感到了空旷里的不祥气息，他打开门。一个人的手电筒光柱照过来。

大厦保安员说：什么人？

阿进说：我住二十九C。

大厦保安员说：什么，你是谁？

阿进说：你是谁？

大厦保安员说：你是住这儿？

阿进说：这是我的公司。

大厦保安员说：你说什么？

现在，保安已经走得相当近，手电筒直接照阿进的脸。

阿进说：我要投诉你们！

保安转过身，对着对讲机大声喊叫。阿进第一次发现，人的眼睛在黑夜里也是发光的。

从楼梯跑上来几个保安，他们一起问：你的证件！

阿进拿出身份证驾驶证，保安翻看了每本证件，又照阿进的脸。

最后，一个保安说：对不起，搞错了。刚才的保安新来的，太紧张了，二十九C刚出了点事儿。

另一个保安说：这个房东，这么快又出租！

阿进追问。保安说，十天前，这里的租户掉到下面了。

他们还把阿进带过走廊拐角，到宽大的地方，指一个很小的窗口说：从这儿掉下去的。

阿进问：警察怎么说？

保安说：他是自己跳的，他想自杀，杀人案都查不过来，警察管不了那么多。

另一个保安说：没说是自杀，说坠楼。

阿进回到房子里，但是，他没有关门。风贴着地毯吹进来。阿进能想像，那个姓黄的做了精心计划，处理掉了自己的痕迹，然后从容跳楼。那个姓黄的到最后还保护好自己，让人没法发现他跳楼的真实原因。

阿进看着那个沙发，它已经和舒服没



唯一开门的地方

丈夫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妻子说：“你到底回来了，还是家里好吧？”丈夫：“不完全是，不过，家里是唯一开着门的地方。”

海潮 编绘

关系了。他再打电话给瘦子：我知道了，他跳楼了，他姓黄。

瘦子说：也许他姓黄，也许不姓，也许是用的假身份证，谁知道！现在有什么是真的，我不是想故意瞒你，他又不是在我的屋出事。

阿进说：我知道是空中花园。

瘦子说：是啊，我的屋什么也没发生，你放心用了。

很久了，阿进和别人一样生活粗糙简单，不再细微敏感。这个刮台风的晚上把阿进变成了浑身触角的动物。

阿进想到了那个女人。他回拨下午的电话。阿进说：你的朋友出了点意外。

对方很冷淡，后来电话断掉了。

阿进沿着安全通道下楼，楼道上有应急灯，亮着的不多。他先想到大厦大堂里去，那里会有人说话。也许风雨小一点，他还能回家。楼道回声很重，下面慌乱得很，很多人同时在喊：霓虹灯砸到人了。

6

兔子人小张赶到手机修理店的时候已经下雨了。修理店的老板刚从外面回来，光头顶正往下流水。

小张说：修手机。

老板说：拿出来看看，修？不卖吗？

小张犹豫说：卖？卖也行。

老板说：摔过？摔过的不要。

小张说：你不是修手机吗？

老板盯住小张说：修，你找别人去。

小张想把递过去的手机拿回来，修理店老板不松手，拿它在柜台角上敲。小张说：敲坏了！老板又敲了一下，看了看，才推给小张。这时候有两个人同时进小店，各掏出一部手机放在柜台上，老板翻过来看了，没说话就放到柜台下面，闷着头开始给两个人数钱。

小张明白了，这是专门销赃的店。老板在背后对小张说：一千五，怎么样。小张装作没听到，他走了。

风雨使街道上的人少了很多，有人冒着雨跑。小张不怕雨淋，一个兔子人怕什么。雨总是天然的，总比老刘的汗臭好。但

是，现在小张身上有了价值一千五百元的手机，它不能淋雨。一千五，差不多是小张两个月的薪水。在一家便利店门口避了一会儿，小张才想到老刘刚才说过，这是台风，台风不是临时躲避一会儿能躲过去的。小张买了一只白米粽吃，借机要了两个塑料袋，一层一层包好手机。小张要尽快赶回去接老刘的班。

小张把胶鞋脱了，塞在腰带上，胶鞋护住贴着肉的手机。水已经淹了马路，小张想抢在一辆汽车前面冲过马路，汽车没减速，紧贴着小张开过去，溅他满身满脸的水。小张用力捶打那辆车。平时的小张不会这么做。现在，他身上装着一件值钱的东西，胆子忽然大了，他值钱了。

小张是第一次接触汽车的玻璃，原来那不是一般的材料，很结实。感觉那东西是打不破的。他很清楚地看见开车的是个女的，女的在看他，女的有点惊慌。

小张怀里的手机有点震动，那时候他已经快到酒楼了。小张赶紧躲进一家超市，他看见那部手机上有绿色的小灯在闪，小张想，这手机没坏，还会动还会闪，坏了还值一千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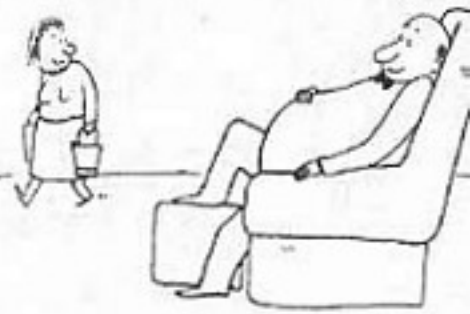
小张说：我发了大财了！

兔子袍在兔子的腹部安装了一条长拉链，人要尽量躬起身子才能从那条缝里钻进去。老刘比小张略微高一点，他钻进兔子里面也困难一点。

一个卖花的小女孩蹲在路边摆她的几枝玫瑰，摆来摆去弄了很久。老刘拖着穿了一半的袍子出来说：快摆弄熟了，看你怎么卖！小女孩抬头看看老刘。七八岁大的孩子，居然出现了那种冷漠不屑的目光。老刘稍微想想自己在乡下的三个女孩。他平时最不愿意深想的就是他的女孩，他不知道生了她们干什么。另外，老刘还不愿意想他自己，每天靠在大街上扮一只傻兔子赚钱。

兔子人老刘很快把他的上身也钻进袍子里。他正用力挺起来，老刘这个人整个撑起了一只兔子。

酒楼要求兔子人不能闲着，要不停地蹦跳，做各种可爱姿态，吸引路人的注意。



募捐两桶水

妻子对丈夫说：“一会儿筹建新蓄水池的人要来咱们家里募捐，我们怎么做呢？”丈夫说：“捐给他们三桶水，哦不，还是给两桶吧。”

海潮 编绘

老刘觉得他就是个傻子。肉兔母鸡大鹅,没有哪一样是这么傻的。只有做兔子人,是傻到顶了。

过路的小孩说:看,兔子,多可爱!

过路的小孩又说:我要摸摸兔子的红眼睛!

过路的小孩最后说:我跳不了那么高!快抱我。

兔子人老刘看见忽然升高的小孩,小孩伸出一只手。老刘感觉左面眼睛黑了,后来两只眼睛都黑了。

小孩说:我没摸着没摸着!

老刘重新能看见的时候,领班正过来。领班说:你要跳啊,跳,今天生意不好,勤力点醒目点,你是个兔子,不是人。

老刘想说,生意不好怪不了我,怪台风。但是,人穿了袍子以后,就不能说话,他说了,外面的人听不到。刚套上兔子袍,衬里的布还会贴住人,几分钟以后,人和布开始分离,整个人是滑的,所有缝隙里都是汗。

领班走了,兔子人老刘盲目地乱跳。他用比自己眼睛小得多的那两个洞,注意街面上经过的三轮车。一个打电话的人几乎撞上了老刘,他说:正面登陆,正面登陆,你没长眼睛吗!

小张拖拖拉拉脱衣服,好想有意避开老刘。小张不知道该把那部手机藏在哪儿。只有一件东西,在白色日光灯下面的这个身体是小张自己的,让手机贴着身体才放心。

老刘说:去年打台风,载一个人过一次马路,收十五元呢,三轮车就跑几分钟。你再不来,耽误了我借三轮车。

小张平时穿老刘脱下来的袍子总要骂几句。今天没有,今天小张安静得很。

老刘看看小张一条腿拖着湿透的裤子,另一条瘦腿光着,小腿上的汗毛像吸血虫全贴着肉皮。而老刘现在全身都光着,他挺坦然地站在宿舍门口,身体随着电扇的旋转方向动。那是一台工业电扇,直径大约有一米,最简易的电扇头震颤得厉害。老刘光着身子感觉最好,因为最凉快。老刘和小

张这两个人光身子的时候,完全不怕什么人看。老刘对远处走路的人说:看吧,能看掉一块肉,你得赔我!

今天小张很奇怪,换袍子还背过身去了。

老刘说:你咋了?

小张说:回来晚了。

老刘知道这是托词,他不再问了。老刘说:刚才又看见那个人了。

小张说:谁?

老刘说:长得像跳楼那个,我看了,肯定不是跳楼那个,拿了个饭盒,正常人。

小张说:哦,真不明白那个人跳楼干什么。

老刘说:想不开吗,谁都有想不开的时候。

老刘确实用力盯住拿饭盒的人看了,是风雨来之前。老刘穿着兔子袍,盯住谁看谁都不知道。老刘用力看,好像能把一身的晦气看掉了。老刘跟住那个人走了几步,确认他就是下午经过这里的人,和跳楼的那个简直一点不像。老刘心里轻松了很多,他看看天,天色是土黄加一点儿红。老刘想,这天多好看,像专生落花生的沙土地。老刘的两个手臂又正常了,试了试,搬过死人的那只手也不软了。

领班过来喊老刘去送外卖。看见老刘还光着,领班说:你光猪似的,好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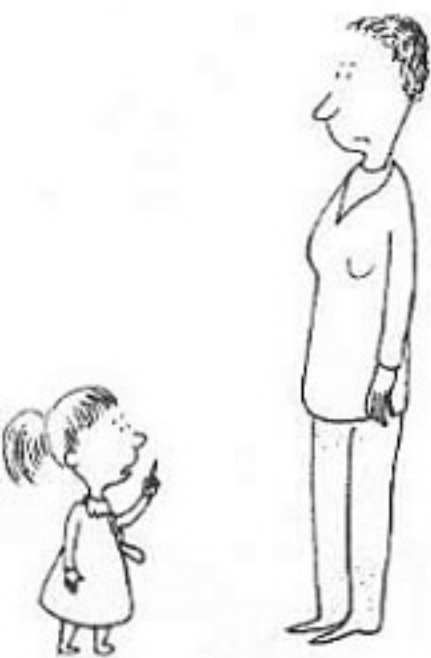
老刘说:好不好看我凉快!

风像个来寻仇的疯子,横扫过街道。很多东西都在翻滚,报纸水瓶树枝雨伞内衣鞋子席棚塑料袋,像败兵逃命一样。

晚上大约九点,老刘借来一辆三轮车。这时候,风雨急得很,酒楼还不肯歇业,大堂里只有两个躲雨的在喝茶。老刘向厨房要了一条猪油,捏在手上很油腻。老刘说:乡下人还沾了城里人的臭毛病。他给三轮车轮加油。后来,老刘到处去试探酒楼的角落,在客人们不知道的那些肮脏的地方,他想找一把自行车锁。用了半小时他找到锁了。

老刘坐下想:就等着明天收钱了。

全酒楼的人都很轻闲,咨客还披着那



打 结

妈妈对女儿说:“丽沙,你在手绢上打个结干什么?”丽沙说:“这是奶奶打的,为了不让我忘记投信。”妈妈说:“你投了吗?”丽沙:“没有,奶奶忘了把信给我了。”

海潮 编绘



件白色仿羊毛的披风，扭扭的和领班在门后说笑。他们全都安逸。只有兔子人小张，举着一把太阳伞，还在人行道上等客人。其实谁也看不见人行道，只有昏黑的风雨。隔着玻璃，坐在酒楼里的人大约能看见小张在晃动。一个小服务员说：兔子人多可怜。

小张并没觉得，他在疯狂的风里坚持着，自己感觉还挺威武。一个兔子人挺着一张大伞，像小动物躲在蘑菇下面。有辆出租车靠上路边，司机以为小张要帮客人叫车，小张以为车上有客人下来，马上迎过去。小张看见出租车突然加速，司机的口形是在骂他。

小张顶着风想稳住太阳伞，但是太困难了。小张刚松了劲，失去依靠的太阳伞，马上跟着风跑了。

就是这个时候，豪门酒楼的巨大霓虹灯直接垮下来。小张没感觉疼，反而，他看见非常亮的东西，眼睛实在受不了那么亮。他就干脆不看，他看不见了。几十米高的霓

虹灯架一落地，立刻七零八落。可是，电还没断，豪门两个字还跳。

老刘不明白酒楼门口怎么会猛然那么亮，他以为闪电进了门。老刘穿过大堂，玻璃门没了，那两扇门已经被霓虹灯砸破。

老刘看见地上的兔子袍，他想拉小张，压在小张身上的灯管还在闪，灯管下面是钢架，人不可能顶着钢架站起来。根本看不见兔子人小张的脸。老刘想摸到那里面的

人，但是不行。

兔子人老刘满脸是水，他自己也被一阵风吹得在路上倒退，手里还拖着一根发着光的灯柱。

老刘喊：小张小张小张。雨水全灌进他嘴里。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喊叫实在太轻微了。老刘贴近小张的身体，觉得里面有东西硌着。

老刘说：这是骨头啊，骨折了。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原刊责编 林建法

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

■李 静

看《很大风》，我的心理经过了如下历程：一、怀疑作家的诚意——它写得实在像一部电影脚本，一个场景一段，场景频繁转换。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小说应当写得没法改编成电影，那才是地道的小说；而它却是怎样像电影怎么写，完全不在意小说文体应有的独立性。二、然而又被它的细部吸引住，叙事语言的质感所体现出来的精微的洞察力、它的诗思维的跳跃性，令人叫绝，是影像不能传达的。三、从第三节兔子人开始，我被它攫住，因为一方面，小说的结构开始展开，秘密开始泄露；另一方面，人心的乱象开始逐步显现它的整体，我迟钝地意识到，这篇小说很大。四、读到终了，我感到大欢喜和大悲恸——欢喜于看到了一篇直指人心的小说，悲恸于王小妮绘就的当今之世人心真相的荒凉破败，真如一场巨大台风，在短暂的平静窒息之后，毁灭之神登陆，最终物毁人亡。小说里说到“风球”——一种预告台风的事物，我觉得，《很大风》就是一个关于世道人心的风球，它高高飘起，貌似平静，而内心焦灼暗藏。

小说的人物关系是一个三角，三个角分别是：广告设计阿进；有闲阶级、专职太太小兰；在豪门酒店

门口扮“兔子人”的农民工老刘和小张。阿进因为空间的同一性，总是和一个从未露面、被人想起和谈论、已经“坠楼”而死的“黄先生”重叠在一起。小兰、老刘和小张与阿进发生关联，起初是因为这个“姓黄的人”。在这些人物关系之外，大家都受着一个巨大无常的力量拨弄——一场台风。这是个运动三角，第一推动力是：阿进想从一个东北大客户那里接到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为了给自己的微型公司装门面，租了一间大写字间，只租两天。由此展开阿进的世界，于是扯出两条线：一条是他在和瘦子屋主去写字间的路上，被老刘和小张拦住，一个问要不要雇工，另一个问他是不是姓黄，把阿进当成了那个坠楼者，这是老刘和小张第一次露面；一条是阿进来到写字间后，接到小兰电话，小兰把他当作那个偶然结识的“黄先生”，问他要不要和她一起看台风，小兰从此也露面了。接着小说分别展开了小兰和老刘小张的世界。三个世界齐头并进，对于每两方发生碰撞的时刻，都从每个当事人的视角重新叙述一遍，这是我们熟知的“罗生门”手法。文学不像音乐，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以不同旋律表现不同的主题，否则我们就会同时看见不同的空间

里阿进、小兰、老刘小张的生活。现在,这段同一时间里的不同生活,只能随着文字的叙述次第展现。

三种生活可以说代表了三个社会层面:小兰是中产太太,阿进是个一门心思要赚大钱的“个体工商业者”,老刘小张处在社会最底层。不够有钱的阿进和极其没钱的老刘小张都为同一件事紧张:钱。没钱程度越高焦灼奔忙的程度越高——在大台风天,小张还要穿上他的兔子袍,站在豪门酒店门口蹦蹦跳跳招揽生意,直至霓虹灯架被台风吹倒砸死了他,那个从坠楼的黄先生身上捡来的手机还紧紧贴着他的身体,真真是“人为财死”。小兰是中产阶级专职太太,似已从没钱的烦恼里解脱出来,但是无所事事心无所系,所以她要做一件有情调的事:到海边看台风登陆。然而天气路况使她有心无力,终是没看成,还差点撞了小张,只好心惊肉跳地逃回了家。小兰的形象很富有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具有有限的主体意识,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事,自命不凡但是脆弱无力。

小说用极简风格叙述,全知视角,零度语气,很残酷——对谁也不爱,也不恨,也不同情,却有点鄙夷:“老刘一点也不在意兔子人小张,骂他臭他也不在意。他把眼前的事情过滤得干干净净。世界上只有他和钱。老刘到这城市里挣钱,钱寄回家乡去。他关心那些悬赏布告,寻人启事,有时候还捡报纸看。眼前的所有人,全城上千万的人,只要不是从口袋里给老刘数钱,对于他就是没有意义的。”鉴于这样的句子很多,表明小说没能“零度”到底,也表明鄙夷是失控的结果,源于一个抱有既定价值信念的旁观者的情难自己。但它划开小说的一个裂口,关怀和意义之流由此溢出,由此,作者泄露了她要勾勒怎样的人心,怎样的世界——一个即将因物欲横流、金钱异化、道德沦丧、灵魂失所而走向毁灭的“所多玛城”。她不用地动山摇的方式描绘她看到的世界,相反,她轻描淡写地从微观入手。于是悲凉之雾,遍被危城,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黄先生”而已。

“黄先生”在小说里没有正面出现过,他只作为种种痕迹,出现在偶然相遇的人们的谈论和回忆中,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个生意人,本想请小张做他的“活动广告人”;他平常忙得看不见天空,但是喜欢看台风登陆,他还约了偶然在音像店碰上的小兰和他一起看台风;然而小兰约他时他已跳楼死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凌空跳下时带着一个颇为高级的手机,落地后被眼疾手快的小张捡走了;老刘踊跃地替警察把他的尸体背上车,以为能拿到点赏钱,却分毫没有;他曾租过的房子,现在又租给阿进装门面了。小说写黄先生坠楼一幕时,叙述语气是平静超然漫不经心的,然而其揭示灵魂的荒凉麻木,却达到了残酷冷峻、触目惊

心的效果:

天很快热了,那个人跳楼当时是下午,有人还在困倦中迷糊。一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东西直落下来,酒楼的师傅保安后来都回忆说,当时都听见那人身上手机还唱歌,铃声带和弦的。他们说,可惜了那手机,不知道唱歌声是摔出来的,还是有人正好给这个跳楼的人打电话。他们都叹气说:人落在地上,手机却没见到。小张捡手机的动作没人注意,当时他们都在喊:试试那人喘气不?

没有人对一个生命的毁灭表示发自灵魂的哀恸与关切,人们关心的是他身上惟一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手机。这个细节,是对生存至上主义的激烈反讽,非心藏大爱又心狠手辣者不能写出。

小说就这样从容不迫地编织着:毫厘不爽的细节,暗藏包袱的情节,看似多余无意实则百发百中的闲笔,看似松散断续实则精致严谨的结构……总之,看似一个作家懵懂才情的偶然产物,实是她的清醒判断力与文学才华相伴而生的必然结果。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的漂浮乱象:它无根,破碎,垃圾化,没价值,没来由也没去处,它里面的每个人都孤独,疏离,紧张,殚精竭虑地想钱(“谁不是赚钱搵食呢,先生?”),相互挤压(“有时候看见骑摩托车抢包的。看见汽车抢道互相擦碰的。看一团人追着公交车门推搡拉扯。”),相互都是陌生人,相互的关系都偶然而不真实(“瘦子说:也许他姓黄,也许不姓,也许是用的假身份证,谁知道!现在有什么是真的,我不是想故意瞒你,他又不是在我的屋出事。”)。这是个历史与价值的生命之流被忽然斩断的世界,它似乎年轻,似乎在重新开始,但其实已是一座即将倾圮荒蛮破败的危城。它没有聚合力,没有方向感,没有善恶是非,没有灵魂抚慰,没有爱,没有敬畏与禁忌。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它是一个永远冰冷陌生的他者,一个随时暗含杀机的异乡。每个挣扎其间的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异乡人,无限的世界在他们心里的投射,从未如此单一,贫乏:只是钱,只是物,只是活命。人,这万物的灵长,已和一切没有灵魂和情感的生物无异。单一贫乏得如同死亡。

这是我看到真实。《很大风》以它独特的方式,又让我重新感知。在小说里,王小妮怀抱深刻的价值关切,但绝不采取道德主义姿态。她运动、呈现、反讽,绝不静止、审判、控诉。她直接呈现“是什么”,潜在地追问“为什么”,但从不回答“怎么办”,从而显现出其真实独特的文学立场——既忧患深广,又柔弱无力,不充当道德家和政治家,但是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由此,一个作家在喧嚣纷乱的世界中,才能最终保持她痛苦而无限的活力。

作者简介: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现兼任海南大学教授。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集》(十卷)。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桥词典》获上海中篇小说大奖,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最佳图书奖,入选“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部经典”。



山歌天上来

■韩少功

1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弯,在椅子上坐久了,背上挤出几轮布的皱折,使上衣变得前长后短,一起身,后片像幕布一样向上拉吊。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等了片刻,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他的竹椅四处找人问路,最后找到了县文化馆。现在,他已经面对我们,让我们略略感到挑选词语的困难。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更像是一粒;眉毛粗,不好说两条,更像是两把;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更合适。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大习惯这个一粒,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

听说方申明自己是来报到的学员,听对方埋怨汽车埋怨天气而且埋怨这个文化馆实在不好找,老柳才有些吃惊:你说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么?”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老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呵。”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



本文原发刊物
 《人民文学》2004年
 第10期

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么？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邪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2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觉察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悠，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让柳老师联想到哮喘或者癫痫，联想到肠梗阻或者便秘。老师有些着急，但着急的时候居然偏偏少了一个人，走到老寅的房间里，只见床上一个大花被子隆起来，罩住了一个人形。旁边散落的衣裤，红薯味或者酸菜叶余绪未绝。

太不像话！柳老师踢踢床脚。

阉鸡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打开迷迷糊糊的眼，“吃饭……还没到时辰吧？”

“一天五毛钱误工费，都是国家的钱，专门请你来睡觉的？”

“老师来了哦。不是说四天才交稿吗？”

“你算算，今天是第几天？”

“还早，还早。”

“你不急，我都替你急。你看看人家。”

“放心，我不一样，我是只孵蛋的鸡婆，我的曲子都是睡出来的呵。”

“你是不是还要鲤鱼甩子？天天从这楼上甩下

去，才甩得出你的惊世之作，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你这个人，一讲话就吃了铤药，你不要催，我平生头一件最怕的事，就是催。”老寅吞了口涎水，又往被子里钻。

柳胖子气得差点要晕过去，本想把这只假鸡婆从鸡窝里揪出来，搨上一耳光，冲着屁股头猛踢一脚，让他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细一想，人家毕竟是农民，好歹是革命阶级，轮不上自己过分造次，就忍住了。

他气冲冲找到馆长，强烈要求领导出面严肃纪律，把那个来混饭吃的小脑袋赶快轰走，有饭也不能给这种人白吃。馆长想了想，说边山峒的人你最好莫惹。柳胖子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馆长就说，你没听说过边山峒呵？那里的人最蛮。其他地方的人出门讨饭，送财神，送土地神，又唱又闹，逼得主家乖乖地掏钱，只有边山峒的叫花子站在大门口，一句乖巧话也不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馆长见柳胖子还不明白民情，就说起当年边山峒剿匪，说那时各乡的土匪都降了，只有边山峒不降。不管是由国民党来剿，还是由共产党来剿，反正是降。他们情愿受火刑，皮子都烧炸了，出黄油，臭气冲天，也没有半句求饶。有的受刖刑，刖上一整天，刺刀插弯了，血溅丈多高，把墙红了一大片，死者也不吭一声。民国那些年，常有人挑着几箩筐人山人海和人肝人肺，到县城东门挂起来示众，让大家看看土匪的下场，吓得行人都不敢过桥，一个个从桥下走。不用问，人肉肯定是从边山峒挑来的。

馆长一大堆人山人海人肝人肺，把柳胖子吓得脸色灰白匆匆告辞，再也不敢提小脑袋，说是要去接夫人下班。

接下来的几天，柳胖子一遇到老寅便绕着走。他没有料到的是，四天过去以后，老寅没有交白卷，倒是真在床上孵出了鸡，一只金鸡。八个学员的作品之中，他的《犁田山歌》首屈一指。柳胖子把这首歌拿到灯下哼了一遍，拿到阳光下又哼了一遍，在办公室里哼了一遍，回到家里又哼了一遍，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凭正统科班的见识，他得承认，不仅是他自己，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些同学，那些经常被他挂在嘴上四处炫耀的同学，不论是在省级院团的专业作曲家，还是什么音乐杂志的副主编，或者音乐家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都作不出这样优美的音乐。如果遮去作者姓名，他完全可能把它误当大师的杰作搬到课堂上去。

田里犁田是何人？/犁田硬要犁得深。/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如今犁田啰——/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犁下七寸是黄金，/深耕才有好收成……

不过就是这么几句普通甚至浅白和零乱的词,如何可以谱得这样让人动人心魄?这真是奇了,怪了,邪了!

肯定是抄袭。柳老师恨恨地想着。不过,曲调中明明伏有本地山歌的素材,看上去不大可能来自外地的大师。

他定定神,决定去找老寅查问个清楚。此时,几个学员正在文化馆的食堂里吃饭,密集地围了一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只有老寅无言语,一脸的庄严肃穆,直勾勾的目光只在碗里生根,伸出去的筷子,稳稳地从容不迫而且认真负责,夹住一根萝卜,在空中停稳了,再运回自己的碗里,停稳了,再运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的嘴里。他没有听到柳胖子的招呼。柳老师拍拍他的肩,还拍出他的不耐烦:“阎王老子都不差饿鬼。吃饭就吃饭,吃饭人也催得么?”

旁边一个学员大声对他说:“是柳老师找你哩。”见他不理,再喊:“是柳老师找你哩。”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不斜视,也没给他脸增添任何表情。学员只对柳老师抱以苦笑说,他就是这样的,一吃饭就痴了,雷打也听不见。

没关系,没关系的。柳胖子只好以后再说。

3 像柳胖子这样的高手,能一眼看得出老寅的深不可测,曲子里既有泥土味,又有西洋套路,来路一时说不清楚。作为游戏之作,老寅后来上厕所拿的一张纸,被柳胖子看到了,竟是一支圆舞曲,地道的俄罗斯旋风,流露出中央音乐学院当年的教学风格,跳跃着草原、白桦树、花裙子、红菜汤以及手风琴的异国气息,完全能以假乱真。作者应该是毛三寅斯基或者毛三寅柯夫才对。

看完他的很多曲子,包括他拿去擦屁股的曲子,柳老师这才换上一张大笑脸,恭请他到家里去作客,泡上好茶,递上好烟,称呼也变了:“喂”变成了“毛同志”。

甚至变成了“毛老师”。

毛老师倒有点拘谨,夹住双膝,直腰端坐,手心朝上地托举一支烟,小心翼翼地抽出嗖嗖气声,不知是哪里在漏气。他不管听到什么,浅浅一笑,缓缓点头,没有下文。即便说什么,含含糊糊的呵唔呵唔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是遇到了知识分子,他也知识了许多,土话里夹进一两句抽筋式的京腔,但还是不够斯基也不够柯夫,让旁人的耳朵南北兼顾城乡统筹其实更加紧张。

“操,社教他妈的最有意思啦!”他炸开一个笑脸,突然想到了话题,“高队长下村,说你们不要客

气,家里有这么几(什么)就吃么几(什么)。三婆婆以为他有母鸡就要吃母鸡,吓得脸都白了哈哈哈哈哈……”柳老师没听懂,见对方大笑,就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老寅是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曾前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认识一个工作队长,发现他的口音经常引起误会。这一段话,算是回答主人关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提问。

“嗨,花桥镇是个贼养的好地方!”老寅再次炸开一个笑脸,打断了主人的话头,“花桥人说‘群众’是这样的——”他重重的发音像是“昆虫”：“有意思呵。有意思吧?花桥人开会就说:东风万里红旗飘,革命昆虫志气豪,我们就是要依靠昆虫,发动昆虫,警惕有人挑动昆虫斗昆虫,坚持毛主席的昆虫路线……”这一次,柳老师还是没怎么听懂,见对方大笑,也陪着笑笑。直到事后很久,经过自己努力思索和其他知情人解说,才明白老寅刚才的意思:他是指自己到本县花桥镇听民歌时,发现花桥人的口音也特别有意思,算是回答了关于音乐素材来源的提问。

老寅笑和不笑,都是急休止,然后便沉默,或者含糊,嗖嗖地吸烟,似乎在寻思下一件好笑的事。柳胖子提心吊胆地看着他那里一截长长的烟灰,急忙给他张罗烟灰缸;又提心吊胆看着他喉头滚动,急忙给他张罗痰盂。

天一句,地一句,掐头去尾,文不对题,云里雾中,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艺术创作交流就这样马马虎虎进行着。柳老师付出了好茶、好烟、还有一顿饭,不免有些失望。他太不了解老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老寅既不是心不在焉,也不是言语容易招祸的年头故意装疯卖傻。相反,那一天他已经说得够多了,够上腔上板了,没有一头钻到床上去打呼噜,算是很给面子。

那一天他没有喝酒。这是重要的一条。照理说,人喝酒才醉,他这个人恰恰是不喝酒便昏,便乱,便野,便语无伦次信口开河。被烈日晒得晕头晕脑,就是老寅无酒时的思想。把舌头割去一截,就是老寅无酒时的语言。他嗜酒是从壮族山寨里开始的。当时他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到学院本科,是特招的农民学员,去广西参加社教和体验生活。他那时崇拜广西的米酒,崇拜广西的刘三姐,梦想着写出一部《刘三姐》那样的歌剧。太多梦想灌醉了他,使他在社教结束的时候,擅自离队而去,沿着壮乡歌声的余音去了云南,又糊糊涂涂去了什么缅甸以及印度,直到两年后戴着手铐满身虱子被押解回国。那时候他只知道音乐,不知道国境是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是出身贫农,现在还蹲在大牢里也说不定。

学籍与文凭当然也顾不上了。

他这一段往事，恍恍惚惚，别人说不清楚，自己无酒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因此我们现在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岂止如此，他没喝酒就是个十足的醉汉，半睡不睡的，半癫不癫的，人家说东，他就说西，人家说上，他就说下。他常常把张局长当李裁缝，把王屠夫当何校长，有时看见自己的老婆进菜园子，说哪里来个疯婆子光天化日下竟敢前来偷菜，气得老婆不给他煮饭。当然，不煮饭不要紧，即便穷得无米下锅，他也能以睡当饭，把红薯或者萝卜留给母子二人，自己喝一碗冷水，蜷缩在床上，像蛇一样冬眠，就可以把一天打发下来。他说过，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饭票子少，有时还丢了，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甚至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去上课。他的办法就是不做操不跑步不散步不洗衣不上街不说话不笑，甚至不看和不听，把这一切都变成睡，至少是假睡，在蜷缩中尽可能节省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积攒每一丝热气，留到上课的时候再用上——以至后来一片肥肉就可以腻得他抓心挠肺的要呕吐。他还说过，在国境外跟着山里马帮到处流窜的时候，也是常常找不到吃的，要想活下去，睡觉就是最可靠和最简单的法子。他发现有些缅甸汉子比他更会睡，有时竟可以半个多月不吃不喝，只是昏昏然地闭目养神，靠一缕微弱的呼吸，据说能从虚空中吸取营养，从阳光和月光中吸取精力——他后来才知道，那叫瑜伽。用他的话来说，瑜伽这把戏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就是睡觉，就是装死或者半死，就是对付饥饿的全身蜷缩不动。

他回到家乡以后，有饭吃了，大体上能吃饱了，但能躺就躺的习惯一时难改，白天黑夜分不太清楚，做什么都不容易让人放心。在乡下当了两年民办老师，被学校辞退了；在供销社收了一年木炭，又被供销社辞退了。生产队长看他百无一用，最后只好让他看牛，算是照顾这个癫人。他倒是乐意看牛，说山上景致好，空气也好，百鸟和鸣，天高地阔，是个养人的去处。他成天在山上吹笛子，久而久之，六头牛全凭他的笛子指挥：吹一个集合调，牛就拢来；吹一个行军调，牛就开步；来一支西洋的小夜曲，牛就齐刷刷地掉头回家。他最为激赏一头小黄牯的乐感，说那畜牲绝对听得懂音乐，可以随着节奏摇尾巴，摆耳朵，听到入迷的时候，还可以发出一种奇怪的呻吟，有舒服得要哼哼唱的那种劲，简直是个牛群里的莫扎特。

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的眯眼越来越小，据说是没有钱买灯油，晚上燃三两根香捏在一起看书，看成了这个样子。他的酒瘾也越来越大，宁可无饭，不可无酒，碰到衣袋里布贴布，也三天两头要去酒坊，深深地

嗅几下，好歹让鼻子止瘾。有一次，附近中学的老师央求他写支曲子，酬谢他一坛花桥镇的头锅谷酒，足有十来斤。他大喜过望，倚着酒坛一屁股坐下，一边哼哼写写，一边把搪瓷杯迫不及待地伸向坛子。舀着舀着，发现杯子轻了。探头一看，是坛子空了，见底了，摇一摇也不再有声响。他吓得跳了起来：奇怪，这坛子没见漏，旁边也没人影，怎么酒就没有了？

明明是满满一坛酒，一眨眼到哪里去了？

他呼了一口气，吹得眼前的一只蜻蜓晕头转向，一条弧线歪栽在地上，是醉翻了的模样。他撒了泡尿，烟头丢上去，竟激得哗的一亮，虽然没有像酒精那样真正烧下去，但已经相当危险了。

他这才相信自己全身都流着易燃物质，自己已经成了个酒坛子。

他的眯眯眼睁大，炯炯发光，全身上下泛着红潮，睡意或者癫态一扫而光，连驼背也挺直了许多，连声音也有了更多腹腔共鸣。在这种时候，他不但毫无睡意，不但写得好音乐，还能清醒判断很多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能判断一坛酒是他自己而不是老婆更不是大哥宽老信喝完的，比方能判断这一天是初一不是初三更不是十五。在这种时候，他还可以伸手踢脚做广播操（在北京学会的），可以去学校里去找来报纸字正腔圆地朗读（特别关心缅甸和印度的打仗，可惜近来报纸上这方面的新闻不太多）。若碰上音乐爱好者，他还说得清歌剧《刘三姐》的一切细节，对中外音乐大师的作品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老莫（莫扎特）到老李（李斯特），从瞎子阿炳到王同志（洛滨）和雷同志（振邦）和何同志（占豪），全不在话下。不要看他的发声有点尖削，甚至有点娘娘腔，但这个时候的他随口唱出一个音，就是准确无误的中央C，或者是铁板钉钉的降B，根本用不着什么定音叉和定音笛，让行内人不得不服。他随手抄起一件乐器，无论胡琴、琵琶、笛子、芦笙还是唢呐，不说玩得天花乱坠，至少也要得中规中矩。还有手里的石头，脚下的水，嘴里的一片树叶，桌上的筷子和碗钵，都常常被他折腾出声音，准确地说，是折腾出音乐。

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

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愁头愁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他说,他已经知道老寅是怎么回事了,知道老寅的曲子是怎么回事了。

记者后来没有访到老寅,据说是遭遇到了瘴气,两腿立即肿大和奇痒;又据说是糊糊涂涂迷失了方向,只好搭乘一辆运木头的汽车出山。

这些说法,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4 老寅还玩不了单簧管,钢琴也戳得有点臭,让柳老师稍稍放心了一点。柳老师执意要在钢琴上试奏学习班的所有作品,试完以后又急风暴雨般地来一段赋格,即兴加一点花,好好杀一下他的气焰。他默听了一阵,抬起眼皮,挤出一句嘿嘿,停了停,再挤出一句嘿嘿,没有说什么。

“你觉得怎么样?”

“好,嗯,就是好。”

“好在哪儿?”

“你的记性真是好,身体也好。”

这话怎么听也不像是夸奖。

临出门时,他记起了什么事,回头丢下一句:“第二个爱夫长矮了。”

爱夫就是F。柳老师后来才闹明白,他的“音矮”是“音低”的意思,指琴弦有点松,该请调琴师了。如果说“音瘦”,就是指音有点弱,可能是琴槌有毛病,也得想办法修整了。至于某段曲子“没吃饭”,是指动机内蕴贫乏;某段曲子“没长肉”或者“不调皮”、“打瞌睡”,是指发展缺乏松弛和变化。还有性能不同的各种和弦,在他嘴里就成了“亲兄弟”、“表兄弟”、“远房兄弟”、“桃园三结义”等等,听上去很别扭。在这里,他好像不是在谈音乐而是谈人。或者,乐符在他那里从来不是什么声波,不过是一些要吃要喝和有哭有笑的小家伙,是可能犯错误也可能闹别扭的小家伙。那么,每个作曲者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子孙成群的大家长,是管理着音符们的饲养员,应该腰扎一个围裙,手里咣咣咣地操一个饭勺。

柳老师被第二个爱夫搞坏了心情,化悲愤为苦斗,化雄心大志为挑灯夜战以及在书橱前对苗、侗、瑶、傣各民族的紧急流窜——他必须从书本中抓到什么,必须比老寅抓到更好的音乐素材,写出副组长的杰作,不能栽在乡巴佬面前。结果,他的一大堆谱子出手了,但自惭之余,还是没敢往上送。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寅的作品在地区大赛中出线,虽然在最终的评审中,被说成“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没有充分体现

时代精神”,失去了获奖资格,但音乐圈子里开始流传毛三寅这个名字,还有他有点奇特的来历和习惯。同行们都在向柳老师打听老寅,包括《犁田山歌》是如何来自他谷酒狂灌之下的清醒。有一种说法传出了县又传回了县里:那一天雷雨大作,又停了电,老寅到了交稿限期的前夜,从被子里钻出来,把四张竹椅子换来的钱,全部买成了酒,三大瓶立在油灯前,如同供上了三尊菩萨。

他正襟危坐,两个嘴角微微往上翘,扯开了一张报幕员登台时的笑脸。他其实没有笑。同他处久了,才可知道似笑非笑就是他酒力发作的表情,是饲养员准备工作的常规表情,只要有了这种表情,就有了主人面对音符崽崽们的现场感,有了面对油灯后面一片黑暗的激情,肯定乐思如涌,怎么写都来神。

地区文化局长是个转业军人,以前的手风琴手,对音乐有点发烧,亲自就音乐创作召集过一次讨论会,让各县的音乐主创人员参加,还特别点了老寅的将,说“那个酒疯子不要漏了”。荒唐的是,老寅不识抬举,居然不知道这次机会何等重要,把自己一个小娃崽带去了那种场合,据说是这次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看火车。他们摸到火车轮子的时候,刚好火车一声大叫,吓了他们一跳,父亲就说:“你看这家伙还怕挠痒痒。”这是娃崽报道的故事。那娃崽一看就是个上天入地的种,在会议室里跑进跑出,嘀嘀哒地狂叫,一下撕坏了报纸,一下撞倒了茶杯。大概是看到大楼外的其他孩子抱着布娃娃,他善于学习,不知从哪里抱来一块木板,兴致勃勃地给木板喂水,扶木板走路,给木板抽尿,抽得自己的尿急了,便掏出小鸡鸡当着局长的面抛出一线黄水。在此天下大乱的危急之下,老寅完全不像是一个爹,不加以管教和喝斥,也不知拿一块糖来稳定局面,只是在旁边打哈欠。虽然后来扯上了儿子的裤头,但地上已有了热腾腾的尿渍,实在是不像话。

他扯下自己的袖套去擦尿,会议室里的笑声便更为膨胀肥大。

他踢开木板,狼狈地带着娃崽去了厕所,一去便久久没有人影。柳胖子看见局长拉长了脸,还有一再看手表的动作,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只好急急地出门去寻找。奇怪,厕所里没有人,女厕所里也没有人,二楼与三楼还是没有人……这是招待所两栋模样和结构相同的大楼,有廊楼在东头相接,还有走廊与政府办公大楼相通,确实有点结构复杂。柳胖子一直走到饭堂旁的锅炉房,才发现毛家父子在那里东张西望着急万分,看来是迷路了。你是个卵。你才是个卵哩。你脑袋里灌了水。你脑袋里才灌了水哩。我叫你走这边

你不信。我叫你上楼你不信。你猪娘养的不记路又不听话。你才是猪娘养的不听话又不记路……他们跟着柳胖子往回走的时候,还在气呼呼地斗嘴,不饶不让,没大没小,纲常全无,骂得既愤怒又认真。

“以后带你出来,硬要带一付牛绳,把你时时刻刻套住才好。”柳胖子气呼呼地擦着汗。

“有绳子就好了,这恐怕是个办法。”老寅认真地同意。

“绳子归我来牵。”儿子也热烈拥护。

午餐铃已响,发言的时间是不够的。“我虚心接受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回去以后好好改正缺点,坚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把各项工作都抓上去。”老寅结结巴巴的这句话,算是结束语,但口气说大了一些。

老寅低声问柳胖子:“我还想说一句:以后用正确思想的牛绳套住鼻子,永远走在时代精神的犁路上。你说行不行?”

“这些话就不要说了。”

“这样好的话,说不得么?”

“人家童局长要吃饭啦,不要说了。”

“那好,”老寅转向大家,“本来我还想说一句,柳老师说不要说了,我也就不说了。完了。”

“你继续说,继续说么。”局长还有兴趣。

“柳老师他不要我说。”

“你嘴巴不是长在他身上吧?”

老寅转低声问柳胖子,“那我还是说?”

“想说就说吧。”胖子有点不耐烦。

“好吧,我继续说。”老寅转向大家,“我要说什么呢?怪了,刚才看着看着出来了,一下子又进去了。”他抓抓脑袋,意思是要说的话突然找不着了。

大家嗤嗤好笑。

有人提示了一句:“你刚才说到了修正主义。”

“哦,说修正主义。这么说吧,这么说吧,”老寅咳了一声,小心地寻找着字句,“修正主义确实歹毒,确实无血,不光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几句话嚼过来又嚼过去,耽误了好多瞌睡呵。”

有人捂住了嘴巴,还有人还前仆后仰地捂住了肚子,看局长连连敲击桌面,也没有静下来。这使老寅大为奇怪,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笑什么?我说错了么?修正主义没有耽误我们的瞌睡?”

笑声总算被哭声打断,原来是他的儿子用一口砖砸了自己的脚。这个挖坟揭瓦的活祖宗,还是很善于学习,大概是看见大楼外的其他孩子玩积木,刚才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些砖,在会议室门边辛苦地搭砌火车站,没有砌稳,便发生了工伤惨剧。这样,老寅忙着

去抢救伤员,修正主义就没有了下文。

5

芹姑娘走进了这一个故事,用一付玩具积木换下了小娃崽的砖块。

她是县文艺宣传队(后改名为山歌剧团)的主要演员,演唱过老寅的歌,曾经放出话来:“只有毛老师的曲子才唱得有味。”后来见到不是毛老师的柳老师,一再招呼,发现对方面有愠色,根本不理人,这才伸伸舌头,发现自己闯了什么祸。她马上改口,说毛老师的歌只是有味,但柳老师的歌更有水平,水平呵,水平这东西不是想有就有的,不喝上几桶墨水是吹不出来的。她抓住机会给柳老师吃一颗酸梅,哎哟哎哟地哀怜自己的肩周炎,要柳老师给她揉揉肩,终于让对方有了笑脸,还有了一种惬意得哼吁的可能性。对方幸好没有尾巴,否则肯定也摇摆不已。

一个肩周炎便能够化险为夷。她就是这样小奸小坏,有时呆,有时精,有时呆中有精,或者以呆卖精,一句句话让人难辨真假,到处都是迷魂阵,后来被女友们私下里叫作“肩周炎”、“膝盖炎”以及“小嘴炎”,是圈子里鬼鬼祟祟的取笑。至于业务上,她是队里第一嗓,只是很小就进了戏班,没读过多少书,别说是五线谱,连简谱也啃不动,一见乐谱就冒汗,越冒汗越是舌硬,几个音符在嘴里嚼来嚼去,折磨得颈根都要抽筋了,衣衫汗得水洗一般了,还是成不了句。说实话,当年要不是这一条,凭着她的音域宽和气韵长,省里的专业院团早就把她挖走了,按照柳老师的宣告,柳某人也早推荐她到什么大学去深造了。

台上唱不过她的姑娘们,一般都在乐谱面前找到心理平衡。一见她太得意,就拿一个什么本本来大唱特唱,迫使她闭嘴,无精打采地坐到一边去,闷闷地叠纸船或者钩头巾什么的。她知道,乐谱成了她永远的克星。她的歌喉所向无敌,她的一个眼风或者一条腰胯的线条,能调动和控制剧场里每一个角落的目光,但她就是没法迈过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一步。以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的演唱都得由别人一句句教。这成为了行中笑话,成了她最大的污点和心病。

老寅不大看演出,不大认识她,说到她的时候,有时叫她“菜姑娘”,有时叫她“蒜丫头”或者“葱妹子”,不知是从哪里随便抓来的名号,不知是有意打趣还是真在菜园子里昏了头。他说过:“蒜姑娘好就好在没多少文化。”这句话没头没脑,差不多是疯语,听者不把它当真,没有往下问。

没人问,他就不说了。

他还说过:“芹菜是我们家宽老信的那只霸王鹅,占了人家的窝,还发脾气。”

这句话还是痴，听者就算想往下问，也没法问。

没人问，他也不说了。

芹姑娘倒是来问过一次。她额头冒汗，拿着老寅的几页新作，说里面这么多升半音和降半音，教唱人都觉得难度太大，她一个乐盲看了更是两眼黑，怎么唱？是不是搞错了？要不就是要害死她？她去找过柳老师。堂堂柳老师也教不了她，一上调就晃晃悠悠，好像纸上全是西瓜皮，没几块能让人踩稳。柳老师觉得这硬是胡来，民歌民歌么，从来都是唧咯哩咯唧，宫商羽徵角，五音阶当家，怎么能搞得这么多半音？玩西洋套路也不能这样的。柳老师还有了一种警觉：老寅这个人就是骄傲，不知自己八两半斤了吧？资产阶级音乐体系正在回潮吧？

老寅大概还记得她的积木，收捡自己的散乱衣物，意思是给来客让个座。“大妹子，莫急莫急，这首歌最合你的口味。”

“你肯定是两碗猫尿灌迷糊了。”女演员看了看桌上的酒瓶，不奈酒气，站到了门边比较通风的地方。

“你小时候喜欢打架。”

“同打架有什么关系？”

“你还比较蠢。”

“说什么？你才蠢呢。”

“你说得对，我是蠢。我是蠢人喜欢蠢人，蠢人喜欢唱蠢歌。我同你说，你不要怕半音。半音是什么？半音是你的崽，你怕你崽做什么？”

“你好好地说么。”

“我知道你还没有嫁人，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说，你听呵，山里的牛叫、羊叫、鸡叫、鸭叫，车子叫、磨子叫、锯子叫、刨子叫，还有各路贩子打吆喝，哪一样没有半音？放个屁也有半音吧？”

“呸呸，难听死了。”

“好，不说放屁，我们说贩子的吆喝。你听听满街的吆喝，伢崽都学得像，你一个戏子如何就学不会？”

“谁是戏子？”

“好，演员，是说演员，人民的演员。演员的眼里不是夹豆豉吧？你到山里去看，光是一个绿，你看得多了，保不定看出上百种绿。光是一个黄，你往细里看，保不定看出几十种黄。颜色就是音乐。呵呀呀，这里面就有好多半音，好多半音的半音。呵呀呀，哪是五个音阶写得尽的？哪是五个或者七个音阶唱得完的？”老寅已说得眉飞色舞，“说画画只能用七个色彩，狗屁！就像说音乐只能用七个音阶，也是狗屁！世界上好多人成天放狗屁，越放狗屁人家还越说他们高明！”他一股火气不知是冲着谁而去。

芹姑娘似懂非懂，“柳老师也是大学生，还会五

线谱，又是手风琴又是钢琴，他也唱不出来。”

“柳老师好聪明的人呵，好有学问的人呵，长得又白又胖，衣袋里挂着三支水笔，当然不会是聋子，起码有两只猪耳朵。”

芹姑娘忍不住笑，注意到老寅的大耳朵，笑得更厉害了。

“妹子，你听过禾凤子叫吧？”

“当然听过。”

“那好，你叫给我听。”

老寅让姑娘学禾凤子，在对方的鼓励下，一次次叫得更悠长，不知什么时候，他接过禾凤子的声流向上一挑，走，向前一带，再走，声音就有了节拍，有了旋律起伏，就成了他乐谱上的句子。芹姑娘大为奇怪。她平时学一首歌，至少得跟唱七八遍才会，这一次她只跟唱了两三遍，一首歌居然就顺风顺水一通百通。遵毛老师之令，她尽力忘记音阶，确实忘记了音阶：不就是牛叫、羊叫、鸡叫、鸭叫的那种味道吗？不就是布贩子、油贩子、糖贩子、药贩子、铜铁贩子到处吆喝的那种劲头吗？升半音，降半音，原来没什么了不起，原来一开始就没这回事。她一头扎进禾凤子的叫声里，顿时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山寨，油然生出一股当年的野劲，疯劲，还有蠢劲。她确实唱蠢了，蠢得快活无比。她觉得自己不是在唱什么歌，几乎是在崩塌，在飞旋，在漂流，在花一样绽放，自由放出的长音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往，接引和牵绕出心中的种种往事，还有说不清的什么隐情——到最后，眼里有了惊喜的泪水。

她惊得一屁股坐在床上。

“好，懵天懂地了，接上地气了。”不知道老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毛老师，我……好喜欢你这首歌，真的好喜欢。”

“当然，你非喜欢不可！”

“我……都唱哭了。我从来没有唱得这么痛快过，都唱得一身发抖了。毛老师，你如何写出这样的鬼东西呢？你要了什么鬼花招？你给我下了什么迷魂药？我恨不得要打你一顿，恨不得掐死你——”

她当真在老寅背上猛捶了一拳。大概自觉有点放肆，她眼睛往上一抡，提着热水瓶去伙房打水。她注意到老寅乐呵呵地看曲子，没有留意她的离去。

6 老寅的曲子让芹姑娘越唱越火，自己也越写越上癡，还迷迷糊糊地撞上了地主老财才有的腐败生活。他是应召来文化馆写曲子的，与一个画画的后生合住一间客房。他嫌那个后生的脚臭，一解开球鞋就天昏地暗，就灭绝人性。那个后生则嫌他晚



上磨牙,讲梦话,时不时还开叫吓死人。还嫌他总是穿错别人的衣,拿错别人的饭盆和筷子,出门不是忘了锁门就是把钥匙锁在门里。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他好几次开口借钱借粮,借了也不还,完全是个赖皮,是无耻的诈骗犯。有人曾经警告过他,说老寅没喝酒时的借钱都是白借,呸,天下哪有这样的混账逻辑?

太阳如今从西边出来了。老寅突然活得容光焕发,衣物和被褥变得干干净净,不知是谁洗的。他床头多了一些水桶、脸盆、毛巾、热水瓶,也不知是谁买的。他居然也用上了高度文明的牙刷和牙膏,一口黄牙渐渐变白,不再喷放出浓浓馊气。当这口扎眼的白牙嚼着豆腐干下酒,自然引来了画家大为惊异和嫉妒的目光。缩缩鼻子。这间房里有了女人的气息,一股年轻女人才有的体香。这毫无疑义。如果没有女子常有的冷手和冷指,这房间里不可能有悚然袭人的整洁。这也毫无疑义。问题是,毛三寅这老家伙(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毫不在乎——甚至不大在乎女人是谁,有时被后生问起来,便含糊糊地提到什么蒜丫头菜妹子,在他的菜园子里没有刨对过几回。

他以为两瓶小曲是画家买来的,连连欠腰:“你这样客气,不敢当不敢当,叫我如何是好?”

“我得了脑膜炎还是猪头疯?一定要来孝敬你?”

“不是你买的?那就怪了,未必是何馆长赏下御酒?”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味。人家送酒来,你喝了白喝。我借给你钱,你也不还。”

“钱?你是说钱?”

“你看你,前天还差点把胸脯拍烂,说马上就还马上就还的……”

“大兄弟,这种玩笑不能乱开。我这个人一是一,二是二,人穷志不短,叶落树杆直,前世做鸡也不欠人家的谷,来世做牛也不欠人家的草。你不要乱开玩笑,一开我就发心脏病……”

后生几乎欲哭无泪。

好在癫子十几天后就回乡下去了,谢天谢地,终于回乡下去了。他作品还没有改完,但领导方面觉得他政治上不可药救,交给他的歌词,领导改定的歌词,他不是说被风吹走了,就是说可能被老鼠吃掉了,一听就知道是假话。柳胖子曾经要他写一个检讨,保证再不丢歌词也不乱改歌词。他盯了胖子一眼,不说话,再盯一眼,才挤出一句:“要我写检讨?惯肆你们?”

宣传部长只好说,乡下的革命和生产也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老寅应该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老寅大为不解,说家里的猪没有发病,队上的禾苗没有发虫,他完全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不拿补贴也不要紧。但部

长慈祥得很坚决,派柳胖子直接去买票,把他送去车站。

癫子当然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情,比方他的歌是如何打入冷宫又如何解冻,比方芹姑娘是如何把他的歌唱出了大风头,一直唱到在省里拿奖,在省里与首长合影,还上了电视和广播。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变化,作品审查不像以前那样风声紧张。像芹姑娘唱出去的这些歌,一变成乐谱,谁看了都觉得难唱;一变成声音,谁听了都觉得易唱,更觉得闻所未闻,完全是不合规则的一手怪牌。这种音乐总是一新耳目,尤其引起一些院校科班才子的好奇。这样说吧,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乐谱引导但无法被乐谱描述,在乐谱之内又在乐谱之外。听了这些歌,一个人可能会多一些幻觉,一声鸟叫,一阵风声,一声汽笛的擦肩而过由厉而钝,都可能让人疑为旋律:原来满世界一直是无音不乐,原来满世界一直管弦遍地只是等待你张开双耳。

很自然,这些歌被有些新派人士誉为新探索,誉为什么主义什么派,引发一些争议,在某份杂志上还形成了专栏。但癫子在边山峒放牛,完全不知道这一切,顶多能从有线广播匣子里偶尔听到芹姑娘的一两段,电流的喳喳声夹杂其中。

镇上出现电视机以后,老寅家里的广播匣子有时呻吟,有时咳嗽,最终成了哑巴,连喳喳声也没有了。他到坡上去查线,发现大段电线不翼而飞,也没有什么人来管管。瘟队长居然到城里做米粉生意去了。

关于主义,他只是在墟场上碰到一位中学老师,才从对方嘴里得知一二。后来又碰到两个专程远道来访的同行,从对方嘴里得知三四——他当时挖了几个竹笋,想在墟场上换几个钱,在街边蹲着,没等到买主,倒等来了两个研究生和几个主义。

“什么主义?笑话,写曲子要什么主义?不要主义,不要主义的,只要有酒就行。没有谷酒,红薯酒也行……”他陪着研究生在街边操练京腔,认真地说得对方疑疑惑惑面面相觑,直到自己的口舌别扭得有些麻木,回到家里以后忘了换舌头,倒是卷舌音主义使老婆莫名其妙——把他疑惑地看了又看。

他说到了门德尔松,说到街上一个疯子,没等客人听明白,还从口袋里摸出两首新歌分送客人,是自己没酒了,就以歌代酒,客气一番。事后他才记得自己未留底稿,纯属胡来。

但既然高兴过了,既然他都开始主义了,其他一切算不了什么。他喜欢所有的同行,喜欢所有让人高兴的事,有时守在家门口心血来潮,邀请过路的陌生人来家里喝酒,一个劲地招手,反把对方吓得快步逃

跑。实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就走到山上，找块石头，找棵树，把它们当作娃娃哄一哄，或者当作妖魔吹胡子瞪眼睛。一个砍柴的后生曾见听到林子里人声喧哗，以为有人在那里吵架，跑过去一看，发现茅草那边只有老寅一个人，正在与一根刺藤过不去。“你上次咬了老子，前几天咬了老子，你找死呵？你要咬，就规规矩矩地咬。每次都咬个老地方，情节也太恶劣了，影响也太坏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老寅一个人完成了长长的宣判，刀起藤落，把一条刺藤砍得碎尸万段，才气呼呼地住手。

走在山里的路上，他无人说话倒是变得话多，与初交客人时的有三没四大为不同，甚至一张嘴巴直通心思，关不住自己的大小念头：唔呵，我想喝酒了吧？嗯嗯，还可以忍一忍的。我的柴刀呢？怪事，原来在箩筐里呵。不好，又要屙尿了。到茅草后面去屙吧。如此等等都脱口而出。他当然还经常碎念着县城，碎念着美妙县城里有牙刷牙膏而且有瓶装好酒的日子，还有那些让他过上好日子的朋友：芹姑娘、柳老师、何馆长以及那个同房的后生画家。真是些好人呵，真是让人想念呵想念呵想念呵。他们一别三秋怎么就不见了？怎么就不下个通知来让他再去写歌？歌是个好东西，是个酒一样不得不喝的好东西，是芹菜大蒜小葱韭菜之类姑娘们身上不能不流的血，不能不怀孕和生育的娃娃。

芹菜曾经有信捎来，鼓动他为重新改组的山歌剧团写个大作品。他心花怒放，大张旗鼓，蜷缩在床上一睡就是三四天，像一只豹子收缩着身体，充分地后退，小心地积蓄体力，然后投入最后的生死一扑。他从来都把音乐看作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绝不是文弱书生那种纤纤小手做得下来的，因此他的每次下笔都是背犁，都是凿石，都是生死一扑，一旦扑出去，就是连续几天的夜以继日，直到自己累翻在地，瘦得胸脯上的骨头充分暴露，嘴巴大张着喘气。他写下了一部名为《天大地大》的八幕山歌剧，为了移动和削平这一座大山，他还变卖了自己的猪，自己的房子，自己责任山上的好些林木，几乎砸锅卖铁倾囊而出，把它们统统换成了酒，换成了他的弹药，一直等它们已经十倍于敌，百倍于敌，千倍于敌，再把它们捆绑在一起狂炸出去。对于他来说，《天大地大》不是什么音乐，是他全身酒精燃烧和爆炸起来的轰轰烈烈。

他不明白的是，本子寄出去以后为何一直是石沉大海？掐掐指头，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居然一直没有个消息。还有柳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那些胖子，如何就不再办什么学习班？就不再关心农民业余作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事业（他

不知道这个政治口号已经废止）怎么就不继续往下抓呢？

有问题。

保不定，是村里那个麻子会计拉痢，混里混账把通知书擦了屁股。他看见会计抽烟，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抽烟的模样。看见会计吃饭，就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吃饭的模样。看见会计打儿子的屁股，更觉得那是隐藏了通知以后的心怀鬼胎——每一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分明是瞒天过海。

邮递员总是把邮件送到会计家的。他忍不住去了一趟那里，但麻子会计说没有通知，确确实实没有通知。会计还说：“寅癫子，你要认命。你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就是眼睛太小了，伤了命理的根本，只配在边山峒嗅牛屁股。”

嗅牛屁股是放牛的意思。

他抹一把脸，默默地回家。

秋天，发生了一次意外。他带着儿子在岭脚下烧火土灰的时候，有一只黑蜂蜇了他儿子。他狗一样在林子里上窜下钻，猛追那只罪恶滔天的黑蜂，决不让它逃跑——按当地的说法，挤出这只黑蜂的汁液，原汁化原毒，才能给伤口最快地止痛消肿。他气喘吁吁追踪到一个山坳，发现了一个大蜂窝。蜂群正从一个岩洞里冲出，轰然一声，一道水桶粗的黑流闪电般掠过，飞旋而上时又散成一片黑纱，遮天蔽日，化昼为夜。嗡嗡的蜂鸣时近时远，时急时缓，时扬时抑，有一种浪潮扑来震撼大地的力量，连草叶都为之颤抖。这种巨大的轰鸣他从未听过，使他惊喜入迷，一时忘了火土灰。

他没有听到远处儿子的叫喊。事后才知道，火土灰冒出了一处明火，被风一鼓，有一朵飘到了路那边的杂树林子里，儿子拿它毫无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哭喊。他赶回来的时候，火乘风势，已经噼噼叭叭烧上坡去，浓烟滚滚之处，鸟雀惊叫着四处逃命，烧炸了的竹子则在烟火深处不时爆响，一声声炸得山体震动，震得他腿都软了，心都空了，根本没法挪动半步。

幸好村里的人看见了烟火，赶上山来扑救。也幸好天降及时雨，没有让火势向更大的范围蔓延。一场黑雨杂着烟尘，在地上洒落出遍地黑泥。

林业派出所的警察来了，宣布他毁坏山林，手铐当啷一声套住他的两手，吓得他老婆哇哇直哭，扯住他的衣袖不放。他一脸烟灰还没来得及洗掉，也吓得牙齿敲个不停，靠旁人七搀八扶，才别别扭扭地滚进小货车，几乎是一堆烂泥。

他在派出所的小房子里一蹲个多月。毁林三百多亩，差不多是大罪，本来足以送他去法院判刑。后来考

虑到他癫里癫气的也不宜过分较真,考虑到他是远近有名的山歌王和作曲师,警察以罚代刑,罚他一千块,再罚他植树两百棵,算是从宽处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派出所多住一天,派出所就多乱一天,让人受不了。

他闲得无聊,便给自己的检讨书谱曲,画出了好多蝌蚪文,谱出了一曲冗长的认罪语录歌。觉得还是闲,又顺手捡起《森林保护法》的小册子,也当作歌词,密密麻麻地谱下去。咻咻咻咻——嘟嘟嘟嘟——!一段管弦乐的前奏过后,森林是国家的宝贵资源成了颤音,严禁任何人乱砍乱伐有了和声,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成了圆乎乎的男低音美声,忽悠了好一阵,最后一个“贷”字迟迟出壳,让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大概是为了有所强调,这三个字重复了多遍,声情并茂地有扬有抑。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这三个字同样重复了多遍,绕出了悦耳的花样,然后才转入节奏分明的快板: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贯彻,防火防盗各项……到最后,一部马拉松式的地方法规由他唱完了,“现予公布实行”一句,余音渐弱,圆乎乎的无限深情送向远方。

警察们开始以为他疯癫,最后才知道那是什么宣叙调,洋人的宣叙调就是唱不太清楚的,就是开唱时嘴里含了个热萝卜。

派出所旁边是供销社的屠房,还有镇上的兽医站、农药仓库以及裁缝店。几天来,居民们从未感受到美声森林保护法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倒是毛骨悚然,浑身鸡皮疙瘩。不管天有多热,大家乒乒乓乓地关窗子。

后来,警察去屠房买肉,遭到了严厉拒绝。“你们派出所天天鬼叫,叫得我睡不着觉。你们吃肉的时候就想起我来了?”王屠夫把砍刀一拍,“今天对不起,我补了觉再说。”

屠夫老婆也出来骂人:“你们派出所说是说保一方平安,其实是搅一方瞌睡,还让人活不活?”

警察们一合计,只得让老寅赶快走人。

老寅倒是不急,甚至于有点恋恋不舍,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揉着眼皮:“这个地方好清静,是个孵蛋的好地方,补足了瞌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舍不得,就再住三年。”

“走,要走的。客走主安。”

“把罚款赶快交来,听见没有?”

“当然,当然。你们这样看得起我,只罚这一点,我也要对得起人,不会耽误你们的公事。是不是?”

警察发还一些收押嫌犯时的扣押物。他清点了自己

己的鞋垫、酒葫芦以及粮票(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纸片他还总是带着),笑着说:“你们真是太客气,太客气了。不收粮票,天天有茶有饭,三天两头还让我出国观光,实在不敢当。”他说的观光,是指看到电视里的国外风光片。他一口一个“谢谢”,一口一个“再见”,见人就握手,不像是囚犯出监,倒像是领导下来慰问。三个警察没来得及躲,被他分别握了一下。一个送柴的汉子正好进了派出所,也被他当成警察握了一下。

“快走快走。”警察觉得手上怪怪的。

“不握一下手,辞行哪有个式样?两军交战,也要以礼相待吧?”

他把警察的脸一张张看去,看得他们不得不点头,这才心满意足。他是不能急的,是不能让人催促的,待辞行的礼仪逐项完结,稳稳地朝院门走去。

院门那里有熙熙攘攘的闲人,大多是闻讯来见识疯子,也有一两个老寅半熟不熟的人,来打一个必要的招呼。有一个少年大唱一句“现予公布实行——”,当然是模仿老寅这些天的圆音唱法,引发一阵笑,场上十几付牙齿全部外露。疯子知道他们在看猴戏,重咳一声,装着没听见,走自己的路。

7 老寅忍不住进城去问一问结果,是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对不起,他常常把我们的记忆说乱)。

他剪了个头,穿上侄儿给的一件武警上衣,袖口上有两条黄带子的那种,然后背着四床细篾凉席急匆匆上路。他一下汽车就觉得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问了好几个人,掐痛了自己的手腕,才确证自己没有下错站。城街显得窄了,乱了,也浊了,以前一面面寂寞清冷的围墙,眼下全成了密集相联的铺面。电器沙发衣装烟酒之类货品塞满铺面,再从铺面里溢冒出来,挤占着人行道,把人们挤到了车道上,阻碍着黑烟大喷的汽车和摩托。满街都有电声音乐——哪是音乐,分明是一团团凶音把所有过路人打得鼻青脸肿,好听的不太多。再看电视屏幕里的那些歌手,男不男,女不女,刚才还埋着头神经兮兮地念经,转眼就仰面朝天用肠子(不是嗓子)大嚎,然后又久久地弯下腰(像胃痛),或者连连往后蹲坐(像尿胀)。他们卖力折腾着自己的眉眼和嘴鼻,个个都痛不欲生,像死了亲爹和亲娘……可怜呵。老寅看呆了:如今好容易吃饱了饭,为何还要死要活?

他迷了路,在几条街上游转到下午,才机警地一举侦察到文化馆。其实文化馆不是一条到处跑的船,还是在老地方,只是已被花花绿绿的铺面淹没,不容易看出来。而且馆门已经通向一个录像投影厅,满地

纸屑果皮。他原来住过的客房，与另一间打通，变成了照片扩印部，两个陌生面孔在那里忙碌，问他要不要拍彩色婚纱照。他没有找到何馆长，只是得知馆长已经退休。他也没有找到柳胖子。柳家一位少年一直盯着电视里的机器人打仗，说爸爸准备开一个餐馆，到省城订购桌椅什么去了，两天内回不来。

老寅好容易在剧团宿舍看见一张熟悉的粉脸探出门来，怕喊错名字，便“呵呀呀”大叫一声，显得热情万丈。

“毛老师！”

“正是，正是我老寅。”

“你没蹲在大狱里呀？”

“政府宽大，政府英明，要我继续为人民服务。”

“你好久不接见我们了，今天怎么会移銮起驾巡幸寒舍？”

“想你呵。”

“呵呀呀，我也想你。都差点要得相思病了。来来来，热烈祝贺毛老师逢凶化吉平安归来，今天先要亲一口。”

老寅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料芹姑娘真地拥上来了，一条软臂绕住他的头，一对冷唇在他脸上发出脆响，让他呛了一鼻子香水味。

屋里一阵好笑。

老寅揪揪鼻子，才发现屋里坐了好几个男人。有两个比较面生，挂着领带或抹了头油。另外两个是县剧团的演员，以前在舞台上出现过，但眼下作派已变，像是刚从电视里蹦出来的，胃痛和尿胀还没有完全解除，长发披肩，脸色苍白，挂着什么项链，眼光直勾勾。他们倒还随和，给老寅让座，给他敬上啤酒。芹菜夺过他的啤酒，换上白酒，一个很知情和很贴心的样子。正是靠着这一杯酒，老寅才听清了其他人说的话。他们吹捧芹姐的嗓子，说到底还是牌子亮，打遍这么多歌舞厅无敌手。他们赞成芹姐向通俗唱法靠，民歌毕竟同港台劲歌是没法比的。他们还建议芹姐以后用燕窝煲粥，唱歌这种脑力劳动，可不比农民种田，不能没有营养滋补。他们还说到花桥镇的女子可笑，不知道皮肤黑的就不该穿浅色衣，罗圈腿就不能穿牛仔裤，酒窝深的人笑起来该把嘴巴抿一点……这些都不懂就抛开了媚眼哈哈哈哈哈。

他们推着桌上的麻将，清点各自手中增减着的钞票。芹菜穿插其间，不时戳一下这个脑袋，或是把小手不经意搭在一个肩头。有时还眉心扭结地发点小脾气——她知道自己严厉的样子也好看。“老娘拍死他！”她不知在什么话题上了火，发出一道娇声的威胁。

看得出，她不让老寅受到冷落，一声声“毛老师”叫得大方，还挤到他身边的柜橱里取什么东西，用低低的声音来点耳语。一次耳语，是说柳老师离两次了，候选老婆已经到任，绝对最新消息吧？另一次耳语，是提醒老寅扣好自己裤子的前裆，虽然让老寅有点狼狈，但狼狈里有了感情定位的提升，有了不一般的小默契和小秘密，还有了记忆涌现——芹姑娘以前就这样提醒过。

老寅差一点兴奋了，又喝了一杯酒，但发现自己还是鸡群里的一只鸭，只宜端坐在墙角，嗖嗖地吸烟，说不上什么话。他伸了个大懒腰，装装样子去看壁上的画和照片，但觉得这个动作并不合适，也不顶用，搞不出什么下文。他把一个花瓶研究了好一阵，还是搞不出什么下文。

他等待主人提起正事。听她说起当年非毛老师的歌不唱，以为她会说到剧本了，但她嘴一撇，说起了豆腐配鱼头。听她说到剧团改革，以为这次大概要进入正题了，但她舌头一跳，又开始说家具。老寅已经干咳了几声，最后只得怯怯地开口：

“大妹子，我来问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是你那个音叉吧？”

“不是。”

女主人拍拍自己的脑袋，说该死该死，猪脑子不管用了。

经老寅提示，她才呵呀呀，说是有个剧本，叫《天大地大》吧？是叫《天大地大》吗？不是叫《天地之间》吧？不是《天上地下》吧？她说事情是这样，本子好是好，一直没有钱排演，在好些人那里转了一圈，后来被省歌剧院的一个魏老师拿去看看，一直没有回音，看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最近，听说魏老师还出了国……

老寅的脸色转暗。

“魏老师真的出国了，好像是去了新西兰，不对，是新西兰还是加拿大？反正是个欧洲国家……”她问身旁的人，“加拿大是在欧洲吧？”

老寅的地理知识也少，不知道这一问为何引起笑声。“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东西还在，再远也找得到的。到加拿大有多远？顶多也就是印度那样远吧？唐僧去得，我也去得。”

他不知道为什么旁人又笑。听人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加拿大，听人说姓魏的可以去但他姓毛的铁定去不成，根本不是什么走水路还是走旱路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南边还是走北边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盘缠不盘缠

的问题，他这才有了眼里的惊慌：“那……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毛老师，这事只怪我，怪我前一段昏了头。”

“他总要回来吧？他死在外边么？他过端午过中秋也不回来？亲朋戚友摆喜酒摆吊酒，他也不回来？”

“他已经入了外国籍啦。”

“入了月亮籍，入了太阳籍，他拿了人家的东西也是要还的吧？明明是一捆结结实实的东西，既不是一个囫，也不是一个屁。”

“毛老师，那个本子就真的很重要？”

“怎么不重要？我孵出来的蛋，这么大一个。”他比划出脸盆的大小。

“要不，我赔你钱？”

“不，不要钱。”

“说句大实话，你没必要去找了，其实，找回来也没个屁用……”女主人觉得不宜说得太直，换上另一种说法：“你不必客气，我现在有钱了。就算我买下你的行不行？你卖到哪里不也是卖？”

“对！毛老师的东西不是囫也不是屁，要她赔钱！要她买！她在歌厅里赚海了钱的！”有人在恶作剧地起哄。

看到老寅没有吱声，或者不等老寅吱声，其他几位也摆出为农民音乐家打抱不平的架势，想出了高高估价的各种理由，汇演和巡演，唱片和磁带，还有编入教材畅销世界的可能性，一条条搬上阵，使卖价数字不断增大，大到了不认真的程度。

“好哇好哇，你们拿芹姐调口味。”芹菜笑着一拍桌，“十万就十万，还要怎么样？老姐今天认栽！毛老师就是把我杀了，动手拆这房子，逼我当丫环，我都认！”

“当什么丫环，当妾吧——”

对，当妾！当妾！当妾！游戏到了这一步，笑声和掌声一齐爆出，还有人在桌上拍巴掌。大势所逼，老寅也咧了咧嘴，不像是笑，但似乎已在笑声中就范，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想再说什么，也说出口了。毒刑已经上完，杀人不过头点地，他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大家搬一个圆桌面架在方桌上，忙着上酒菜，准备吃饭了。大家传看着酒瓶，觉得酒的防伪措施是接下来理所当然的话题。他们没注意老寅的沉默，没注意到他一直没有动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正当大家举杯，他像是醒过来，睁大眼睛，摇摇晃晃地起身，挺出干干瘪瘪的肚子，挤得桌面晃了一下。他不是要致祝酒词（有两个人这样以为），也不是要检查各个杯子里的分量以防有人酒德沦丧（更多的人这样以为），而是冲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啸，吓得旁人不知声音是

从哪里来的，不知这是什么声音，左顾右盼好一阵，才发现是他在叫。大家发现他的目光已经空洞，全身有一种电击下的哆嗦：“散伙呵——”他公鸡报晓一般再次扯直了喉管，没等旁人明白他的意思，咣，大圆桌面突然升起来，七盆八碟齐刷刷跃向空中，悬浮了一瞬，东偏西倒落回桌面，再沿着倾斜的桌面乒乒乓乓狂泻而去。鱼片与肉丝共舞，酸汁与辣汤对飞，什么东西滚到墙角，发出零零落落的声音。

他是一只疯了的老公鸡。幸亏旁边的人及时闪开，油水没有盖在什么人的头上，但两片菜叶还是溅到了女主人手上。

“你这是做什么？”芹姐愣住了，“你今天吃了生狗屎？你你你真是个疯子？”

“赔我一桌菜。好吧？”公鸡干笑一声，拍拍手，出了门。

“你妈妈的——”女主人跺一脚，口出粗言，看到家里遍地狼藉，哇的一声哭歪了脸，朝另一间房子跑去。

她眼泪哗哗地又把两卷凉席抱出来，狠狠地摔向大门外：“拿走你的烂席子！去垫你的尸！去垫你爹的尸！臭疯子你算什么东西你狗屎也不是你听见没有……”她闭着眼睛大骂，祖宗子孙无所不及，直到有人扯扯她的衣袖，说人已经走了。她睁开眼，探头一看，面前果然只有一条空空的楼道。

8 老寅走出县城，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发现自己的东西变成了囫和屁，发现自己在城里也只是一溜没有位置和没人注意的空气，倒是一身轻松，无所牵挂，心里有一种踏实。

他没有急着回山里，决意去附近一条河，早就听说那里建了个防洪坝，有几里路长，他想看看那条洋灰田埂是不是真有那么威武。他说过，他从小就喜欢大东西，超大的南瓜，超大的树木，超大的卡车，超大的山峰或者堤坝，凡是大家伙都会让他喜不自禁，摩拳擦掌，流连忘返，甚至得意洋洋扬眉吐气，如同自己也跟着大了起来，有开天辟地的神力。他爱看大东西就像一个人经常要吃饭。熟悉他的人还知道，大概出于同一种大物崇拜，“你死在火柴盒子里去”是他骂人的常用语：贬低变成了贬小，小到了火柴盒。

但他未能看到那条超大的洋灰田埂，酒劲一过，就开始迷糊，就醒得迷糊，觉得世界有点乱来。他觉得大树踢了他一脚，汽车喇叭声搔了他的胳膊，两个红砖窑塔胖壮无比耀武扬威咄咄逼人，暗暗串通一气，总是同他过不去，找他无理地纠缠了好一阵。他八字硬，从来不怕鬼，不信邪，没让它们占什么便宜。最后，

一条道路扑了过来，缠得他呼吸粗重，沉沉地压在他身上……他一觉睡醒了，天边已经透白。

他发现自己躲在石桥下一条干涸的水沟里，身上有露气的潮湿，嘴上有泥沙。旁边只有一条狗歪着头盯住他。

他挪一挪腿，发现右膝盖剧痛，原来那里有血迹。

姐在河里洗白绸/举起棒槌泪双流/人家问我哭什么/丈夫小了不称头……

他邪邪地笑着，一跛一跛，唱着小调回了家，路上不知一共花了多少天，不知走出了一条什么路线。脚下一只胶鞋不见了，倒是换上了一只破皮鞋。武警上衣也不见了，但多了一件大红色的球衣，不知是捡来的还是什么人给的。

他一路上想睡就睡，想走就走，枕着月光说梦话，披着露水打呼噜，倒也不会受寒。熟悉他的人说，他体内长期来含酒量超高，已经钢筋铁骨和气血强旺，阴寒奈何他不得。他也从来不怕蚂蚁、蚊子以及蚂蟥，不论在哪里落身，身上干干净净，一身威杀之气倒把毒虫们烧得望风而逃。这其中道理，只要想一想酒精消毒的效果，想一想乡下人常常用烈酒掺兑农药的经验，大概不难明白。

他家里从无蚊子，夏夜里的小娃崽们还喜欢藏在他身边避蚊。他对这一点也觉惊讶，曾经告诉郎中，他的血型既不是O型，也不是A型或者B型，一定是“酒型”。两个不大懂西医的郎中，对这一点点头称是。

他穿着一只胶鞋一只皮鞋终于回到了边山峒。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出山，他的故事将渐渐消失。新奇事越来越多，人们轮不到来说他。除了贩竹木和偷猎的人，很少有人会到那一片山里去。一旦他不再出山，一旦他老得走不动了，在山外有些人看来，他就会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朝大山深处不断地坠落，直到最后消失。大山里会有野猪和野鹿出没，有时还会有山火突然把绿色变成黑色，或者蝗虫突然把绿色变成黄色，但一个人的消失不会是什么动静。他的音乐还会留下来，只是不再成为一种声音。将来有一个什么人，如果能从压迫目光的重叠山峦中听出交响乐，从飘忽无依的林中流雾中听出独奏曲，从一条小溪的落花数点中听出竖琴和钢琴，那再正常不过。回首惊望的时候，他会觉得寂静中隐藏着什么。

山里太静了。也许，寂静里才有歌的诞生。当对面山上出现了一个蠕动的红点或白点，山里人的问候只可能是一声含混的吆喝。当红点或白点渐渐消失，山里人没来得及讲出的话，永远没法讲出的话，只可能

化作独自无奈的吟唱。他们知道听众实在太少了，实在太远了，歌声就会有一种尖厉和悠长，以便升入云天，向山那边似有似无的世界抛落。当年北京的三个老师就是循着这种歌声进山，来到了老寅这个放牛娃面前。他们听了老寅吹的唢呐，还有老寅拉的胡琴，决定把这个赤脚少年带去北京——有一位老师当即为他买了双胶鞋，告诉他怎样系鞋带。

不知为什么，当年的边山峒到处有歌，除了史歌、情歌、丧歌、下流歌，山里人连纠纷都常常由歌声来调解。纠纷绝不告官，是他们千年的铁规矩。哪怕打死人了，他们也觉得唱歌比告官更可靠。纠纷双方只是请出各自的“理头”，对面席地而坐。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打一个结，算是记录。待十个结打满，把绳子递给对方。对方的理头唱一段，在麻绳上解一个结，也是记录。若十个绳结全部解开，就是谈判完毕，化干戈为玉帛，不得继续积怨。如果有输理的一方，这一方照例操刀杀猪，炖一大锅“洗脸肉”，无论何人都可吃上一块，洗脸也是洗心。

倒是有了电视机和录音机以后，山里的民歌却越来越少，耳生的现代流行歌几乎是一把猛药，锁住人们的喉舌。定要唱的话，顶多是吊丧守夜的时候唱两嘴，在老人多的那种场合唱两嘴，有点偷偷摸摸的味道，见不得光天化日。当年的赤脚少年也没有像北京老师们期望的那样，写出什么新的《刘三姐》或者《天鹅湖》。相反，他已经有了皱纹和白发，指头硬得笔都捉不稳了，五线谱上总是戳出了很多破洞。他的歌，不论是开心的还是伤心的，是呆呆的还是凶凶的，还有什么用呢？不论是发表了的还是未发表的，谁还愿意唱一唱？这些歌已经无法进入舞台，连芹姑娘也不需要了，那它们就真是纯属多余，只能捆成一包扔到仓楼上去，只配在老鼠的小嘴里变成了一堆粉末。胡琴一类玩意儿也只配发霉和生虫，丢入了屋后的粪窖。

后来有人问起那些东西，老寅就用普通话模仿一句俄国电影里的台词：“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让资产阶级的艺术腐烂吧！”

他对这一格言咯咯咯地笑。

老婆不久前已经离去，在两个儿子中带走了小的，留给他大的。老婆比他大四岁，比他高半个头，曾经同两个偷牛贼打过架，绝不让自己的男人吃亏；曾经在油灯下画过很多空白五线谱，一心让自己的男人做大事。怕他在外丢失东西，还在他所有的物件上都缝下或写下名字，几乎把大小各异的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毛三寅写满了她的世界。她到处标记毛三寅长达二十年，到头来住在漏

风漏雨的窝棚里,连看病抓药的钱都没有,连一块豆腐都赊不回来,实在是很委屈的。老寅说:“你不离婚天理不容。这样吧,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随便拿。”

后来才发现自己说错了,家里已没有什么可拿,用得着的东西,一担箩筐就装得下,只是自己不知道。

离开前,老婆什么也没拿,只是把“毛三寅”三个字缝入他的袖套和鞋后跟,填补最后的空白,完成最后的交代。

他哭了一场,记住了老婆临走时的劝告,不能再癫了,为了儿子,也经不起癫了。斯大林就是他老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他老婆的指示:恶梦必须结束,音乐必须腐烂,必须在屋后那个粪坑里腐烂,拌上陈砖土,或者碳酸氢铵,下到大田里去种谷子。可恶的音乐必须生出蛆,生出孑孓,生出绿阴阴的苔藓和黄锈色的泡沫,永远让他望而生厌。何况一台《天大地大》几乎已经掏空了他,榨尽了他,烧干了他,使他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一切都无法从头开始。在这一点上,本子的丧失实在及时,他完全不该生气,不该去城里打架(这一点记忆得不够准确)。

他开始养羊,喂鸭子,种谷子,种南瓜,编织竹垫,给儿子笨手笨脚地补衣服。集体的田和牛都分到户了,没有牛群让他照看,能做的就是这些。据他儿子说,他洗心革面并不容易,有一段旧瘾复发,差点想把音乐从腐烂中找回来,在学生课本的空白处默记了一些句子。直到普法教材、农药常识、增广贤文、初二化学、电器修理、计划生育问答、青年时代杂志的空白处全部挤满了墨水疙瘩,才被儿子一举查获和大加责骂。如果不是儿子的威逼和解押,他后来不大可能把那堆书丢入粪坑。

儿子倒是鼓励他去戏班拉拉琴,好歹也赚几个活钱。他一心听儿子的话,觉得自己应该去拉琴。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拉琴根本不是什么音乐,从来不用过脑子,不过是帮木匠拉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自己连拉锯也算不上一把好手。手腕乏力,琴弓飘浮,无法拉出结结实实干脆脆的声音。被锄头把磨粗了的手指,笨得像脚,找不准弦上的指位,往上摸不是,往下摸也不对。最简单的西湖调劝夫调哆哆嗦嗦走了调,怎么听也是杀鸡调。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几个指头一刀斩掉,放到嘴里嚼巴嚼巴吞下去。

他眼前一片昏花,但感觉到演员们在一旁皱眉,还有两个后生在他身旁暗笑。“现丑了,现丑了。”他不好意思地收弓。

“哪里,姜还是老的辣,寅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一下弓就是法无定法,有一股仙气哩。”有人这样理解。

“寅爹是故意谦虚,功夫不能让你们随便学的。”另一种不同的理解。

“真人不露相,高人点到为止。”更新的理解也来凑热闹。

他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你的眼睛虽然小了一些,但耳朵和眉毛都长得威猛,不同凡响,出奇制胜,差一点就是大贵之相。”人们还研究他成功的原因。大概出于对他北京经历的崇拜,有些拉琴的后生学着他的样子拉锯,拉出各种飘移和模糊,拉出弓无定法,听上去简直是嗡嗡嗡的群蚊乱舞。他如坐针毡,借口要丢尿,含含糊糊地退出场子。

“寅爹你莫走呵。”邻村的大木匠追上来,递上一根烟,又把整整一包烟往他衣袋里塞。“你不要太那个了,嘿嘿,手艺多少要传一点,乡里乡亲的,你姑妈还是我丈母娘,你家大侄还是我娃崽的同学,上次你在我家歇脚还吃过我的西瓜……”

“送葬么?你为何老是跟着我?”

“烟不好,你多包涵。我今天手头紧了一点,改日一定重谢,决不食言。”

“你身上也太臭了!一身的汗臭起码积了三个月吧?熏得我眼睛都打不开了,都要发炎了。你有话好好说,站远一点说,猪娘养的莫让我发炎好不好?”

“不教就不教,你骂什么人?”对方一怔,沉下了脸。

“骂你又怎么样?你拿给丈母娘的皮鞋都是假货,纸糊的东西,还能叫鞋?还当得鞋?你不忠不孝,还配学什么琴?以后只能配拿苍蝇拍子拍死,死在火柴盒里。”

“你才死在花生壳里哩。”

大木匠也不好惹,把一包烟抢了回去。两人摆开阵势恶语相攻,祖宗三代不可开交,直到各操一条板凳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事后老寅心里明白,他眼睛根本没有发炎,对方的气味也从不让他在意,他开骂不过是因为心里的无名火。

他再也不去戏班了。

他只是远远地听着。

后来,有戏班来热闹的时候,他连听也不听了,总是朝着与音乐相反的方向走去,不管自己会走到哪里,不管自己会迷失在哪一片月色。这一天,他走着走着,发现当空皓月照得天地大亮,远近树木简直就是暴晒在白炽月光之下,拖着边缘清晰的一条条黑影。青蛙躲在什么地方一声不吭,倒是公鸡纷纷拉出了报晓的长啼。时辰是有点乱套了。他瞥见土墙上有一片暗色的水渍,走得更近时,发现不是什么水渍,是一个

活物在土墙上撞得四处飞溅：是一张钉上墙的牛皮，被钉子拉扯出几个尖角。他熟悉村里的牛，尤其是他放过的牛。伸手一摸，很快摸到了几个熟悉的牛毛旋，忍不住心里一痛：这不就是那个投胎做牛的莫扎特？不就是那头可以应着笛子节拍摇尾巴和摇耳朵的老黄牯？

它的眼睛呢？它湿漉漉的鼻头呢？它那断了一小截的左角呢？天呐，它怎么不去犁田而是挂在这个墙上偷奸耍懒？他猛拍牛屁股，发现它不动，死死地赖在墙上。

他一定是听到了牛叫，听到了这张牛皮的长长叫喊，才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他心里已经炸裂，额头重重砸向牛皮，砸向一张又硬又枯的多角形，在牛血的腥烈气息中流出了稀稀拉拉的鼻涕和泪水。憋了好一阵，憋出了女人的尖声，不像是哭，倒像是咳，一声声干咳。

他跳起来大骂牛的主人：“吃枪毙的三老倌，遭雷劈的三老倌，好端端的牛你把它摔坏，摔坏了你又不好好地治。你歹毒呀，你心枯呀，你明天就遭雷打哇……”

他骂得太聚精会神了，没注意自己这一天正拉肚子，直到发现裤子里热乎乎的一团，才一手提起裤边，尴尴尬尬地回家。

9 老柳来山里收购古旧家具，顺便来看过他。据说雕花床和雕花桌椅眼下可以在外国商人那里卖好价，柳胖子精力过剩，已经在这方面下手。他准备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老寅愿意帮忙，他这次就准备在花桥镇设一个收购点，不能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

他视察了一下老寅家的鸡棚，打算在这里吃个什么土鸡，但看了看老寅床下的一二十个南瓜，还有缺了一扇门的空碗柜，有些于心不忍，就买了两瓶酒，反把老寅拉进了墟场上的小酒馆。他两次强调，他买的酒好，贵州郎酒，五十二元一瓶。就像他一提到自己的手表，必说五千三的；一提到自己的皮鞋，必说两千一的；每说起自己的手机和组合音响，必说两千八的和一万四的；说到自己的公司，当然更不忘记注册资金八十万……他的舌尖总是弹出很多数字，把物价局成天挂在嘴上。

可以想像，他每天生活在数字里，早上从三千五的床上起来，穿上三千八的西服，对着三百二的镜子，操着五十二的牙刷，挤着四十八的牙膏，吐出一块三或者一块五的泡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那么，他眼下踏着残值不足十元的青石台阶，跨过残值顶多八元的

门槛，人坐残值顶多三元的木椅，看着老寅身上残值近乎零的衣衫，心情当然也十分舒展。他打出了一个不怎么好估价的响指。

五点四元或者五点六元的一杯好酒入口，他眼圈红了，真心实意想为老寅做点什么。他劝老寅以识时务为俊杰，这次可要仔细想好，过了这一村没这一店，他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时间不等人。看对方还在嗯呵嗯呵，他有点着急，真想去掰开老寅的脑袋，倒掉里面的红薯渣子，挤出里面的红薯浆子，塞进一点物价局的简单算法。三十就是三十，三百就是三百，三千就是三千，这都不懂么？

“我眼睛花了，如何看得清雕花？”老寅叹了口气。

“要不，我还有个办法。你到我的培训班去教点什么，钢琴，电子琴，都可以。你瞎摸一下就行，现在娃娃崽和家长很好哄。”

“这手哪还是手？猪蹄子呵，摸不得琴了。”

“那你以后就这样种南瓜吃南瓜？”

“你脚路广，看哪里还需要打垫子的人？”

柳胖子摇摇头，脸上浮出一些同情和伤感，“老寅呵老寅，我实在没有想到。老寅呵老寅，你命窄呢。想当初，你表面上嘿嘿嘿，眼睛实际上是长在额头上，眼角里哪里有我柳海涛？你说过什么，你自己可能都忘了。你说我只有猪耳朵，说我的每一个曲子你都能用脚写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不，这些话我统统知道，统统烂在心里。你知道吗？这些话统统烂在我心里！”他的脸扭曲了，眼里有委屈的泪光。

“兄弟，你喝酒，喝。”

“今天我一句酒话丢在这里：我当时最讨厌你。没把你调到剧团，就是我柳胖子使的手脚。你今天才知道这一点吧？不过你得把它烂在心里。你不要恨我。我其实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只是想同你处远一点，让我不烦心。但当年有人要批你的资产阶级音乐观，是我暗中保了你。这事我同你说过吗？当年你欠了食堂里的钱和粮票，是我替你一五一十还清的。这事我同你说过吗？那次你大吐大泻，拉了一裤子，我用单车驮着你去医院，半夜里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水来洗，喊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事……”柳胖子的脸更歪了，眼圈更红了。

“兄弟，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畜牲……”

“你得承认，我柳胖子再无才，再平庸，再狭隘，也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知音。这方圆四乡八里，这上上下下的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奇人？哪一个知道你是天才？哪一个明白你毛三寅是个稀世之宝？告诉你，只有我，只有我！你承不承认？就是现在，全县那么多局级



领导,也只有我请你喝酒吧?”

老寅突然冲着对方的大扁脸大为惊讶:“兄弟,你如何长得好像林业站那部汽车……”他没有说出后半句,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英雄惜英雄的气氛,被林业站的汽车搞得有点滑稽,让柳胖子很生气:“你不要说。你不要发癫。你少来这一套。你癫出了个什么鬼?你是有奇才,你的的确算得上一个歌王,不,一个歌魔,那又怎么样?你一个阉鸡脑壳还真想搭着梯子上天?告诉你,你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时代啦。我好歹还睡过几个女人,好歹还赚了个几十万,好歹还混成了个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他停了停,狠狠下了一口酒,发出通肠通肺的人生浩叹:“好日子呀,好日子呀,只是……”

他没有往下说,有点自觉空洞的味道。他站起来,去买了一包烟,然后举目四顾,最后盯住了小街对面一棵老树,目光落点则远远越过了树,穿透了树后的墙,在更远和更远的什么地方——那是生活后面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田里犁田是何人? /犁田硬要犁得深。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 /如今犁田啰—— /四寸浅了, 五寸浅了, 六寸浅了……

一缕声响从他喉头瘪瘪地流出,是老寅的作品,被他哼吟得惊人的准确和完整,入筋入骨又风味醇厚。这样的老歌不知为何会流出来。这样的老歌无论隔了多久再听,还是让人有一碰即惊的效果——柳胖子没有唱完,叹了口气。

老寅眼皮跳了一下,仍然面无表情地眯着眼,看来不想接纳歌声,也不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能把这首歌记住。他对过去的事不感兴趣。他打了个哈欠,也看了看老树,突然问起了对方的娃崽。见对方没回话,便说起了自己的一个:“你看我家那个相公,气人不气人?不会犁田也不会耙田,天天只知道骑摩托上街,硬是个血吸虫呵。他天天跟着那个刘所长。姓刘的是个什么人?在饭馆里欠了几万块钱的账,也是个血吸虫。花桥人说革命昆虫是不好惹的。说得好。我们都是虫,有人是血吸虫,有人是萤火虫,有人是鼻涕虫。你说是不是?”

这话似乎是想逗笑,但并不怎么可笑,只有他自己干笑了两声。

他们不再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一次话,现在也没法说到一起,只是一杯杯地喝。也许他们都明白:既明白他们说不到一起,又明白他们不能不说点什么。说,是为了相对而坐,为了保持近距离,能够嗅到对方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以前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永远让人怀

想的日子。

莫云古曰犁无三寸土于是一抹血色夕阳抹在他们脸上,四寸浅了五寸浅了六寸浅了于是风有些凉了,有些鸦噪或者归途的凉意了。他们准备分手的时候,柳胖子脚下已有好几团擦鼻涕的餐巾纸,但他收了泪,还有了一丝强笑。他自我解嘲,说他一定有病了,最近两年来一不留神就想哭,得去找个医生看看,当然是省城里那种门诊牌价八十以上的教授级大夫。

看着他的背景远去,老寅在小店里还坐了一阵,把碟子中最后几颗花生米吃完,连花生皮的碎屑也一一捉拿。

店主说,你不会把碟子也吃掉吧?

他默了一阵,深深吸了口气,很晚才起身。

10 芹姐也来到边山峒,带来了重要的消息,准确地说,是重要案情:老寅多年前那个《天大地大》终于找到了,不过是出现在别人的乐曲里,出现在国外好些城市的音乐厅里。到底是哪个外国,她一时日本一时英国地说不清楚,拍了几下脑袋,说反正是一个外国,你怎么能不知道?

交响曲的作者,就是当年从她手中拿走本子的人,那个姓魏的作曲家。芹姑娘不明白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师怎么可以拉这种臭屎,不明白这种臭屎怎么沾到自己身上。她就像看见一个娃崽被活生生地改名换姓,活生生地被陌生人牵走,而自己不明不白当了一回拐骗犯的帮凶。当年还有比她更蠢更笨以及更冤的帮凶吗?还有比当年那更欺负人的事吗?她傻呵呵地请客人吃了饭,把大包小包土产送到车站,为对方一行三人买好了车票,再把孩子亲手交给了主凶。

她没有料到,老寅根本不记得什么剧本不剧本,甚至不记得任何往事了,一见到她居然兴高采烈:“杨裁缝又来了?”

她心里一凉,“毛老师,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是杨裁缝?”

“你再仔细看看。本大姐怎么是个裁缝?”

“我晓得了,你不是杨裁缝,是信用社的秋姑娘。这下对了吧?”

“你就不记得县剧团里有一个芹菜?”

“你是说芹姑娘?”

“对呵,你仔细想想,就是那个没文化的大歌星莫小芹。你的歌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唱的,你不记得了?你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我的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差不多是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老寅的目光一亮,把来客再仔细端详。“芹菜?莫

小芹?不,芹菜没有你这样白,也没有双眼皮。你不是芹菜。你顶多是酸菜。”他干笑了一声,“你不要以为我不喝酒了,脑壳里就只有石灰渣子。昨天我一看那块地,说顶多一亩三,三伢子还不信,结果呢,他敢不服?”

“我真是芹……”她急得要跺脚。

老人把客人往屋里带,跨过晒着干豆角的篾垫,跨过屋檐下一只懒懒的老狗,跨过一条磨损得深深下陷的门槛,一路上自说自话。“芹菜,芹菜是个好仁义的姑娘,去年还来接我去城里做客,太客气了。她要带我去看什么公园,呵呀呀,坐什么转转车,吓死人的。她晓得我喜欢吃猪脚,一锅猪脚焖得烂烂的,还放了茴香。她晓得我最喜欢一碗苋菜梗子炒辣椒,硬是给我炒了两大碗,一定要让我吃个厌。她晓得我平生就好一口酒,把头锅大曲准备了一坛子。可惜,可惜呵,我没有口福,血压太高,戒酒已经八年啦,不能喝了……”

他没忘记递来一碗茶——缺了口的破碗里,有一圈黑垢印子,还有一只漂在碗边的苍蝇,差一点让客人当场翻胃。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头上的蛛网,手上的血口子,还有白花花的胡桩。他半张着牙齿不全的嘴,朝着阳光花花的门外无限神往,似乎阳光深处有昨日的苋菜梗子炒辣椒。如果没有人从旁打断他,那张老牙错杂的嘴僵在那里,可能很快会流出一丝涎水。

女人咬住嘴唇,急急戴上墨镜,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一颗泪水从墨镜后滚落了下来。她久久地不再说话。

女人留下来了,为主人做了一顿饭,还去溪边洗刷了主人的几件衣物,洗得自己一只手已经酸痛得举不起来。她看了一眼水中倒影,觉得自己不过是老了一些,不过是做过一两次整容,老人怎么就不认识了?一个神经兮兮的老人,当然也会忘记她的种种劣迹,比如舞台上裙子垮落的笑话,比如商店里的大打出手和赔礼道歉,比如把所有小男人都搞疯搞废的出口狂言,这倒也好,应该说很好。她不知道信用社的秋姑娘是什么人。老人问起一笔粮食款,当然是问秋姑娘,她含含糊糊地回答了。老人又问起一个姓黄的什么人,大概还是问秋姑娘,她也支支吾吾混过去了。她只是擅自作主,把主人两件太破的裤子甩到林子里去了,好像这两件男人的裤子也使她丢了脸面。“反正是秋姑娘扔的。”她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她吃了菜园里一根黄瓜,发现这里除了床下的一堆南瓜,除了屋子里的一种猪食和猪粪的隐隐酸味,不会有她要找的东西,连一张纸片也不会有。一个朋

友曾经告诉过她:找到原稿才算拿出了亲子鉴定的基因样本,抓住拐骗犯才有希望。

“毛老师,你今天硬要害死我了。你仔细地想一想,你就不记得一个叫《天大地大》的山歌剧?是你自己写的,你一点印象也没有?”

“记得的。”老人笑了,“曲子不都在省里的杂志上发表了吗?他们好客气,寄来的稿费,五角钱,还得到花桥镇的邮局去领。你说我的面子大不大?我走到那里要半天,走回来要半天,名声好听得很:领稿费。”

芹姑娘哎哟一声,像是遭受了电击,但还是不死心,“你还记不记得歌剧《刘三姐》?你以前一提到就眉飞色舞的歌剧?你把脑袋拍一拍,搅动搅动,再想想。”

“刘三姐?就是电影里那个刘三姐吧?”老人抹了把脸,“了不起的劳动模范,不容易呵。一个婆娘,带着大家修水利,开公路,回来还受老公的气,做了饭还挨骂。她老公像个鸦片鬼,没有什么用的。”

“不行不行,你是真癫了,同志。以前人家还说你是刘三弟,你看你看,现在你连刘三姐都忘记了……”

老人没再回话。来客一看,他已经耷拉眼皮,半张嘴,歪着头睡了过去,脸上还僵住了一个浅浅的笑。

女人翻了个白眼,知道奇迹不再可能发生。陪同前来的乡政府小秘书说过这一点,她眼下才真正相信。她只得不辞而去,临走时扯两张钞票给小秘书,请他给老人代买几条裤子,又留下一个Y字型的東西,说是物归原主。“音叉。这个东西叫音叉。”老寅醒来后没有忘记它的名字,只是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不知道它与自己有过什么关系。回头一看,身后已没有人,嗅一嗅,女人的气味也没有了。

他把这个钢质的小棒左一搓,右一捏,在石头上磨了磨,又凑上去嗅了嗅。“可不可以做个鱼钩?要不,做个门钩?”

不久以后,芹姐再次来到这里,带来了录音机和磁带,还带来了一个据说可以施魔法的巫婆,想让老寅恢复一种回忆和辨认的能力。但她来迟了一步,发现老人已经患病去了医院。她看见地上还有包谷,还有红薯,在等待主人来收获。她看见一张犁插在地边,在等待主人来把扶和推动。小路上堆放着一些刺柴,据说是堵野猪的路,防止它们来吃包谷。地头的一个人,据说是阻吓鸟雀,不让它们来啄菜籽。一抹阳光从山头投照过来,使草人的一件小红衣耀眼夺目,勃发出呼啦啦的一团红光——这是一件女装,

做成了大襟式样,用一条旧背心改成的,看上去精神得很。如果芹姑娘没有猜错,草人的小斗笠下,棕绳是两条大辫子,胸前别的一块塑料布则是随风飘荡的手帕。尽管日晒雨淋已经模糊了色彩,她还可以依稀看出草人脸上的一抹口红。

如果不是草人的眼睛画得太像两颗煤球,如果再给它加一个双眼皮或者一对耳环,她觉得它简直是绝代佳人,而且似曾相识。

小草人的背景,是一片遮天蔽日的山林,有积云之下的灰暗和浓重,也有雨雾洗刷出来的清晰,远远的一片树叶似乎都纤毫毕现。正因为看得太清楚,山林就给人一种正在逼近的动感,恍惚之际,像是大地突然立起来,推过来,要把草人一口吞下。

什么人来了。她听到了嚓嚓的脚步声,吃惊地回头,发现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阵山风吹过,清凉,湿润,甘甜,还杂有一丝新草的辛辣。一条大胡子黑狗跟在她身边,偶尔舔一下她的鞋跟,似乎认识她。

“你听到什么了?”一个女伴注意到她的紧张。

“我刚才听到了脚步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

“是我听错了?”

她们带着巫婆走下了坡,走向山口,又听到了身后嚓嚓的声音。她再次回过头去,发现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连狗也不见踪影。

11 芹姐这些年日子过得有点含混,说不出个一二。自从皮下脂肪有点与她过不去,加上有一批更野更浪的歌手出现,她在歌舞厅风光的好日子已经结束。她去柳老师的公司混了一段,后来说生意场上没有什么意思,很快就扬长而去。不过,这只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柳老师的新夫人大骂狐狸精,操着一把剪刀把她赶出了公司。她也去中学代过课,后来说学校生活太呆板,校领导不重视艺术,虽然一直想把她正式调过去,但她考虑再三,不想舍弃自己亲爱的舞台。不过,这还是她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她不识谱,不能胜任音乐教学的工作,在文化测试中又分不清法院与公安局,把克林顿当作一种冰箱的牌子,即算她不曾带着学生们去喝酒和偷花,校方也根本打算留她。

有两年,她甚至销声匿迹,去了什么地方,去做了些什么,比方是不是真去了省里参加业务进修,也是说不清的。或者说是说了,口气不怎么肯定。只是喝酒的本事见长,罚别人酒的本事也见长,一上桌,要大家用舌头舔鼻尖,要大家靠着墙拿大顶,做不来的,你输啦,喝,给老娘喝!

她好像还是剧团的一员。此时的剧团好像也还存在着,只是大不如前,一旦发不出工资,几个女演员就临危受命,身上穿少一点,香水喷多一点,到领导或老板的办公室里扭一扭,或许能啄回一点赞助。到了后来,钱啄不动了,剧团门口加挂过“艺术幼儿园”的招牌,还加挂过一块“艺术殡葬服务有限公司”的招牌——虽然晦气,但进出大门的人也只能忍着,装作没看见,或者权当是烈士家属的光荣匾,虽与死人扯上关系,但没有什么不光彩。这个世界总是要死人的吧?死人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个丧礼吧?丧礼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而且总是要有人哭甚至有足够的哭吧?这就对了。没看见吗?如今天大地大不如钱大,有些家户相互讨账的争吵越来越多,丧礼上的泪水却越来越少,演员们刚好填补感情空白,洒向人间都是泪,接管了千家万户的悲痛。

他们不仅有一口可以出租的水晶棺材,不仅有布景、乐器以及音响等全套行头,还有表情的专业,很快就练就一套本领,包括催哭、领哭以及代哭的熟练技能。刚才还大唱《亚洲雄风》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换曲子,男声部,女声部,预备,走,眼泪说来就来,悲声说放就放,比有些孝子孝女们还要尽责。他们即便有时过于疲劳或者疏忽,忘了哭词,或者哭走了题,但节骨眼上一般不会失手,能准确及时地涕泗交流扑天抢地。男声女声提起来,再提起来,泪水是真的,鼻涕是真的,真像死了爹娘,这一条令人惊奇和满意。他们常常哭得女人们鼻子发酸,连角落里的狗和猫也被折腾出面容凄惶。

哭得好!用本地人的话来说,文艺道场合算,不像和尚道师那样偷工减料,也比老式道场更为现代化。

芹姐有时参加演出,有时也参加哭丧,有时又不见影子,不知去了哪里。她已是半老徐娘,但兰花指一挑,粉面恰到好处地一倾,手帕在空口划出一道弧线,一开腔还是能令人心动。哀调是她的拿手好戏,能唱出很多套路。“刹时间天昏地又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惨……”歌剧《白毛女》里的哭诉,有时也能成为临时即兴,一顺心就给你们免费加演。长哭当歌,她手帕捂脸的时候,每一个哭音入腔入调,转上七八个弯,上下游走,牵肠挂肚,酣畅淋漓,完全是创新一代哭风,是孝悌情感音乐化的嘎嘎独造——不愁人们不来围观,也不怕别的殡葬公司来抢业务。凭着这一条,她名角架子还能留下几分。根据明码标价,别人一个“点”要哭四十分钟,她可以少哭一半;别人有时需要披麻戴孝地跪哭,她从来只挂一条黑纱坐哭。如此等等,是一位哭星的特权。

她还有些特别讲究,比如见遗像上獐头鼠目歪瓜

裂枣的,就绝不出场迁就,而且陪死人不陪活人,卖哭不卖笑,不像有些人什么钱都赚。有一次,一个来喝吊酒的路桥建筑老板不知趣,自称以前是芹姑娘的歌迷,仗着曾经对剧团有过赞助,下巴始终抬得高高,没等丧礼结束,就要她一起去“卡拉OK”。她装作没听见。对方后来又请她到包厢吃酒席,谈笑之间,把她的手偷偷摸了一下。芹姑娘本来可以装糊涂,可以假惊讶或者假生气,把场面敷衍过去,捞一把也未尝不可——一杯酒一百块呐,半老头子要她陪十杯。但这一天她特别烦,突然揭了对方的假发,在他的秃头上摸了一把。

对方吓了一跳。

“你摸我的手,我就摸不得你的头?”她忍不住笑。

酒席上一片大笑,使半老头子脸上涨成了猪肝色。别说是占便宜,这个曝光秃头逃都来不及了,谁知道这个疯婆子还会怎样?下一步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揪着他的耳朵骑上他的头吧?

“喝酒喝酒,”她绝不让对方逃走,打定主意进一步调戏和蹂躏,“你的一百块钱呢,拿出来呀,让我看看,是真钱还是假钱?”

大概是护主救驾有责,一个管家似的男人冒出来了,“芹姑娘,我原来一直以为你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以为你们文艺工作者五讲四美……”

“停,停。”她伸出一个指头,“更正一下:赚死人钱的,不是什么文艺工作者。”

“难怪,死人钱赚多了,一开腔就像是棺材里跳出来的,人不分上下,话不分好歹。”

“是呵,我一睁眼就看见死人,看你也是个半死不死。”

“你们看看,一张嘴是茅厕板子。”

“不光是茅厕板子,还是毒药罐子。”她突然扭扭腰,挤出一脸媚笑:“大哥,你那癌症心肌梗什么的,还没查出来呵?还有你那肝硬化,脑血栓,不赶快去查?再不查就晚啦。我就等不急啦。”她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由红转白,“大哥,你再忙也要想想后事了。你不要骗齐老板的钱,不然的话,到时候齐老板哪会来哭你?你也不要到外面沾花惹草,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的老婆只会找你的存折,也不会来哭你。你尤其不要得罪下面那些打工仔,到时候你总要有人抬棺材吧?总要有人挖坟筑墓吧?”她兴冲冲地喝下一口,看见对方的脸色已经白中有青,寒光闪闪,硬邦邦的,是从冰箱里搬出来的冻肉模样,“到那一天,要是不请本大姐来假哭几声,你麻烦大啦……”

她字字割血,一口气把对方呛得结结巴巴。那堆

冻肉瞪大眼,挣扎着站起来好像要动粗,但叭嗒一声,自己先摔了一跤,哎哟哎哟地没起来,发现手机也摔在地上,于是忙着找什么手机部件。

看到这样的狼狈和混乱,她大出一口粗气——什么东西?呸,撒娇都还没学会,就想同老娘来过招?

她得意洋洋走出店门,被冷风一吹,快意里不免又有几分委屈。她今天有点邪,一开口就是大粪腔,如果再跳起来一插腰,不是个母夜叉是什么?她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她讨厌男人但也愿意逗着男人玩玩,但她知道自己已经与男人越来越远了。她的举手投足可能还有点形,还不那么难看,但目光肯定已经粗粝,脸色肯定已经僵硬,浑身都是灵堂里的香灰味、蜡油味以及炮竹味,挎包里还藏着经常要用的黑纱。有了这条黑纱,全身就断了电。没有电的假笑,怎么说也是操着玩具枪抢银行,是拿着假钞票做买卖,人家可能行,但她不行,心一虚,只能带着香灰味夺路而逃。

一个同事来找她,要她上车再赶一个场子。于是她和同事们嚼了些方便面,撑着雨伞上路,在车上颠簸了一阵,掐着时间赶到另一个灵堂,看到了另一张遗像:其实是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同事,前不久死于车祸。她心里一动,想起自己当年的剧团和舞台,想起死者曾经教她读谱,禁不住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她哭自己一个大美人如今却落到了代人哭丧的地步,哭男人既不同意离婚又不断欠下赌债,还哭自己的女儿个子矮小脾气古怪……哭过点了,还止不住泪流。主家没注意她照例乱了哭词,不知她如何这样伤心,大为感激,往她衣袋里多塞了一个红包。

红包是个好东西。她已经赚了很多红包,然后把红包一次次花出疯狂补偿的快感。面膜一次做两轮。冰淇淋一次吃两个。皮鞋一次就提回三双。衣服是眼都不眨地买回来然后眼都不眨地送出去然后再眼都不眨地去买。一百块一件的衬衣,太便宜了。六十块钱的丝巾,那不是白送吗?要命的是,也许是带黑框的遗像看多了,眼下看任何人,眼里就闹鬼,一走神,视野中就有阴阴的黑框子就位。她揉揉眼睛,发现一个个陌生的面容都像在黑框子里迎面而来,一个可能将要死于车祸的遗像卖给她冰淇淋,一个可能将要死于毒大米的遗像给她做面膜,一个可能将要死于中风的遗像正在推销皮鞋并且打出一个喷嚏。悼词上他们的享年将是二十岁?三十岁?五十二岁还是八十六岁?……她不是给遗像多付了钱,就是给遗像少付了钱。

“你是一个能够偷看未来的巫婆吧?”女儿有次突然冒出这一句,吓了她一跳,发现女儿正笑咪咪地翻着一本外国卡通书。

她眨眨眼，黑框子也出现在女儿的肩头。

她大叫一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如果她有足够的勇敢和果断，这一刻很可能就抠下眼珠，丢到河里去了。

女儿不知一句话为何这样吓坏了她，把她摇了半天，才使她醒过来。女儿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后来总是不拿正眼看她。

女儿学习成绩不好。母亲就是在为女儿寻找教辅材料时，无意间瞥见了电视屏幕上的交响乐《山鬼》，不，不是《山鬼》，是她完全知情的《天大地大》。如果一开始她还只是好奇，觉得曲调有些耳熟，一旦看到作者姓名，就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半睡半醒的笛声，又巫又仙的唢呐声，突然坍塌或突然迸发一样的大鼓大钹……她都能回忆得起来。一个山鬼掉了脑袋，以乳头为目，以肚脐为嘴，恶战天兵天将，这些歌词似曾相识。稍有不同的是，《山鬼》多了些新的曲目，多了一群白胡子中国老艺人，还多了一些大钟大磬的排场，更容易让外国男女们惊奇。那个姓魏的，被王室成员和音乐大师们握手，在闪闪钨灯下被那么多人围着献花和采访，看来是理所当然。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震惊和愤怒基本上没有意义。有谁会相信一个国际性的当红作曲家，一个拿了洋文凭的魏博士，会改头换面地抄袭一个乡下农民的作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个乡下人能有什么？那个乡下人是谁？就是老寅自己，也把以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她找过一些朋友，朋友的朋友，但拿不出抄袭的证据，也无法让人相信她的神经很正常，只能越说越乱，把天气时装音乐零食法律心脏病现代化等等胡扯一通，刚好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向神经。特别是省城里的一个小毛头，差不多有多动症，眼睛是四处乱蹦的壁球，一张嘴无法在任何话题上停留五分钟，说任何一个五分钟也会被手机电话打断七八次。他同上一个毛头一样，也是个报纸娱乐版记者，一听到魏博士的名字都睁大眼，好像这个大名一经说出，就有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魏博士呵呵的层层回声，就有空旷大厅里神圣感和历史感的嗡嗡共鸣，绝不可随便冒犯——虽然他坦陈自己从未听过魏的音乐。他对农民根本更不感兴趣，充其量，只对一个女演员的愤怒感兴趣。你什么时候认识魏先生的？说说吧，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他是否伤害过你？说说吧，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对他耿耿于怀？……他肯定有了想像中的大标题：名人情缘，名人孽债，都是特大字号。

小毛头打开了录音机，录下了她的大笑。

“大姐，您不要太激动。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痛，并快乐着。过去的事情是痛，但也是快乐，是我们回忆的宝贵财富……”

“大姐，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过去，面对生命的轨迹和情感的年轮……”

“大姐，你没哪里不舒服吧？需不需要我叫个救护车？……”

她拍拍小毛头的肩膀，撇下对方扬长而去，临走时丢下一句：“小兄弟，你的鼻毛该剪剪了。”

她觉得别人没有错，自己确实就是个神经病。她烧完汤总是忘了关煤气，买小菜则买进了局长办公室，看到邻居杀鸡居然去打电话报警，最后，她在自己最熟悉的十字路口迷了路：街道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前后左右都是楼房，前后左右都是汽车，前后左右都是人，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往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为什么一定要走走走走而不能停下来就躺在这里……丈夫喊了几个人，把她一绳子捆起来送入医院。医生给她打针，总算让她安静下来渐渐入睡。医生事后偷偷地说，他打的不过是蒸馏水，对这种癔病，可以采用这种心理疗法。

柳胖子登门来看过她，劝她不必太为难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只能向前看。毛老师他自己都是那个样子，皇帝不急太监急，你又何必？柳老师眼下说话，有网球场和健身房的雄厚底气，笑几下也是学院派低音发声：“你跟我学学网球吧，对保持体形绝对有好处。网球可不是羽毛球，更不是乒乓球。它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不会打网球，说不上是一个现代人，你看桑普拉斯那个角度之刁，你看格拉芙那个优雅……哇哇哇，她的个人财产已经一亿马克呐！”

“柳老师，这个事情你真不打算管？”

“我哪有时间管？你知道，我生意太忙了。下了班还要去健身房，六百块钱一张的月票。早上还要练网球，八百块钱一张的月票。你看看，哪有什么业余时间？我实在……这样吧……能不能……”

“你帮我卖点白粉吧？卖摇头丸也行，我们五五分成。”

柳胖子吓了一跳，立刻像是舌头割了一截，结结巴巴溜走了。

她一句胡说吓走了胖子，发现家里总算得以清静下来，只有录音机里飘来的《山鬼》，像来自遥远的地方。熟悉的音乐淹没过来，淹没过来。很多年过去，她觉得自己能够听懂这些升半音和降半音了，是一种透骨的懂，痛心的懂。她觉得那个唱法不规中矩的鬼，那个以乳头为目和以肚脐为嘴的鬼，那个最后无人搭救从而被天兵天将砍了头的山鬼，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我从来就是一个恶鬼，将来不得好死。她想。

12

公路修进山里以后,很多乡亲喜欢热闹,去公路边盖上了楼房,用水泥瓷砖铝合金组成了一个新村。新房大多有一个铺面,摆上了货柜货架,虽然眼下空空如也,但一个全民经商的机会可能到来,人们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老寅说公路边离田太远,离山太远,不愿同兄弟一起搬到那里去。邻居们便留给他一条寂静山谷,还有一些空空的旧土房。

土房已经没有人迹,像演员离去后舞台上的布景,有时候给人一种不真实之感。在这样一些布景里,老寅留守着山谷里的全部白天和黑夜,被过于浩大的白天和黑夜一次次深埋,有时十多天不见人影。眼看着路上的足迹渐渐模糊了,耳边的余音渐渐消失了,走进邻居的任何一张门,都只有尘封的桌子尘封的床以及尘封的碗。一个屋檐下的老风车,爬满了牵牛花,已经成了鼠窝。不知什么时候,山谷里出现了很多老鼠。老寅家的胡子狗以前可以捉鼠,老了以后,扑不动了,看见老鼠冒头,只是吹胡瞪眼做做样子。

这一天,老狗昏沉的时候,一只老鼠猖狂地钻到老寅床上,在他的愤怒扑打之下昏了头,钻进了裤子,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他起初没有在意这小小的伤口,没料到伤口后来越来越红肿,开始变硬和变黑,开始散发出脓臭,呵呀呀,是个妖怪缠上来了……人们后来听到他家的老狗跑到公路边来狂叫,才有一点领悟,才迟迟知道他的伤口。但事情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他的大腿肿得裤子退不下来了,只好用剪刀剪开。乡下的郎中看了一眼,说要赶快送去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看了一下,说要赶快送省城大医院。边山峒的人对大医院没有什么兴趣,倒不是说有病不看,只是觉得有病不必大看,不必过于大看。特别是老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不是什么大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叶子到时候要落的。有钱人花上十几万修一根肠子,补一个离心,或者烧一下癌毒,保住一片叶子晚落几天,在他们看来大可不必。

何况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治病。他们把老寅抬回边山峒,抬到了他二哥老宜的家养病。亲人们让他吃足了肉,还破戒喝上了酒——那个日子反正已经不远,血压不再值得提防。侄儿的一个手机,现在也成了老寅的新玩具。这个东西确实很神,戳几下,就是个顺风耳,再远的人也可以叫到面前来说话。老寅按照侄儿提供的号码,给几个乡亲和亲戚打了电话。一旦打上瘾,忍不住天天打,只是没有什么事要说。“福矮子,是你吗?是你呵。”电话就挂断了。“王麻子,你在呵。”电话也挂断了。

这样笑咪咪地打下去,对方不仅莫名其妙,而且

心痛手机接话也得缴费,火气发在老寅侄儿的头上,一次次把他叫到电话面前开骂。侄儿一脸苦相,劝叔叔以后无事不要打手机。老寅似乎听懂了,嗯嗯呵呵一番,说不打了,打它做什么,但躺在竹床上无聊,忍不住又戳,只是记住了侄儿的警告,说上了一些正事:“王麻子,你吃饭了吧?今天吃了什么菜?你没偷树吧?没偷茶籽吧?我就要死了,以后哪个来监督你这个家伙?”或者说:“福矮子,你晒辣椒没有?今天好太阳,你还不晒呵?我就要死了,你还不快快送点白辣椒来孝敬我?你快点来!你快点来!”

他还想给国务院朱总理打一个电话,要侄儿给他找号码。听侄儿说不可能找到这个号码,便大惑不解,“这么好的东西,总理也不挂一个?”

“他认得你是老几?要听你的电话指示?”

“我们三天两头都见个面的。”

他信心十足的理由是,朱总理几乎天天在电视里接见他,怎么说也是老熟人了,有事应该可以说上几句。

“你也要问他今天吃什么菜?”

“磨盘湾的竹子都要被蝗虫吃完了,他住在北京怕是不晓得吧?”

“这算什么屁事。”

“赵菲菲那个疯婆子,还不赶快杀掉埋到粪沟里去?”

赵菲菲是省电视台某频道娱乐节目主持人,近来名声大噪,最受一些后生的喜爱,但在老寅看来,纯粹是电视里的一团毒,不会唱不会跳,只会疯和痞,真是看不下去,搞乱了思想和风气,是全国第一个该枪毙的人。说起这事,他还迁怒于多年前的武打片《霍元甲》,说好多干部以前都不贪污的,就是被这个片子教坏了样。那个什么警察,嘴里说不要钱,但转一下身子,把衣袋亮给你,让你把钱塞进去,他装着没看见。现在刘所长王局长都是这号动作,不就是从《霍元甲》学来的?

他没有说出这些,因为侄儿已经挑粪去了,没有兴趣听他控诉。几个老邻居也差不多是饭桶,没有什么文化,同他们说不清楚。他相信只有总理长得像一个老戏里的铁面将军,可能懂得了他的一片忧国之心。他得向总理说说,红军到哪里去了?红军的“契卡”到哪里去了?——他还记得俄国电影里肃奸机构的名字。

他叹了口气,喝着已经久别的谷酒,却喝不出什么味,便说他这一辈子喝了太多的酒,以后儿子给他上坟,不要上谷酒,也不要上红薯酒,上点茶就可以了。老宜说好的。他说儿子一定要记得他娘,记得他弟弟,秋收以后,拣好糯米打一担送过去,拣好鸡婆捉两



只送过去,当伯伯的到时候得提醒一下。老宜说好的。老宜对弟弟倒有些嫉妒,说老寅这一辈子该知足了,北京去过了,什么广西、云南、国外也都去过了,哪像他老宜,只去县城里拉过一次石灰。到现在,你屁股一拍,说走就要走,三亩田的谷子还要他老宜来割,坡上的红薯还要他老宜去挖,连上坟这些啰嗦事也是别人操心。人比人,气死人的。老寅不同意这一点,说你以为国外有什么好玩的?经常是饿着,只能睡觉。有时候在林子里碰到山蚂蟥,一匹白马变成了红马,全是蚂蟥叮出来的血,吓得你做鬼叫。

他们有时还争辩一点阴间的事情。老宜说:“看你那柜子里,还攒了一堆发霉的粮票,怕是想带到棺材里去呵?好笑好笑,你不如多带两双鞋,这一辈子鞋子穿得少,一双脚吃了亏。”

“你们以为阎王爷也改革开放了,不用粮票了?”

“说不定老阎一看就相中了你,一心要栽培提拔你,让你一去就当上干部,吃上国家粮呢?”

“给阎王当干部,你以为有什么好差事?今天锯这个的脑壳,明天抽那个的脚筋,戳心。”

老宜想了想,又说:“你一不要灵屋,二不要冥钱,光要些粮票有什么用?人家花桥镇的人想得周到,灵屋里还有电视机,还有摩托车,扎得好漂亮。给你也扎几个吧?”

老寅瞪大眼:“变电站呢?”喘了口气又说:“加油站呢?”

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纸灵屋不带个变电站,光有电视机有何用?如果阴间没有加油站,摩托车拿什么来骑?

老宜说:“光有粮票也没得用的。阎王爷那里有粮站么?有粮食局么?有拖粮食的火车和轮船么?就算你可以去买米,也要带一担箩筐吧?或者带个布袋子吧?你要吃饭,还要碗和筷子吧?还要蒸锅菜锅吧?你不烧一个百货公司,恐怕也吃不成。”

老哥一阵大笑,笑得弟弟理屈词穷,只好去端茶盅。

老寅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要老哥去看看是谁来了。老宜探头看了一眼,说没有什么人。

“怪了,我明明听到有人走路。”

“可能是风吹得竹子响吧。”

老寅不甘心,要老哥再到屋后去看看,到牛栏房那边看看。老哥照办了,回来以后还是说没有什么人。

他有些奇怪:未必是这个耳朵闹鬼?正当这时,毒疮痛起来了,他的五官缩成一撮,咬牙切齿地呻吟一阵,身子一软,轻轻地吁出一口气,又昏昏睡去。这一睡,便是他体温的最后消退。他蜷缩着身子,走得非常

平静,甚至有点轻松和愉快,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一个虫眼。儿子侄儿来叫他,老哥老嫂来叫他,他都不答应,只是满心欢喜地紧紧盯住虫眼,像盯住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盯住世界最后的一个出口——虫眼那边也许有另一个美妙的开始?也许有一片霞光万道的五彩天地?山里人说,很多动物也是这样,一旦知道大限已到,没有什么悲寂,没有什么惊慌,只是悄悄地去寻找最隐秘的角落,顶多留给我们一个飘忽远去的背影。我们从来找不到它们的尸体,从来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走完最后一步,不知道它们何以懂得珍惜世间的整洁。有人说,它们掩藏自己,是怕猛兽吃掉尸体。其实,死都死了,尸体怎么打发不都一样?不,它们只是珍惜着世间的整洁。

老寅的消息传开以后,县里一位退休的供销社主任,自称以前是老寅的同学和崇拜者,听说老寅没去省城治病,对他的亲属深为不满。作为一种补偿,他发动诗友写了好些古体悼亡诗,还决心把丧事办热闹些,请出县剧团的哭丧队,大张旗鼓地来到边山峒。同样是出于他的热心张罗,人们还凑钱去订制了一些特别的冥物。一个特大的纸饭碗,有桌子般大小。一个特大的纸辣椒,要两个人才抬得动。一双特大的纸鞋子,每只都像条小船。还有一对特大的纸眼球,像两个溜溜转的大灯笼……据说扎匠为了扎出这些大家伙,光是做糨糊的面粉就用了两袋,牛皮纸也用了几担。到后来,它们中的有几样大得无法挤进院门,人们只好七手八脚,搬梯子搭桌子,把它们从院墙上递进去,再搬入灵堂。不用说,人们送来这些冥物当然是有讲究的,有说头的,只是外人不明白,也不容易问出个结果。

在吓人的大饭碗大辣椒大鞋子大眼球面前,丧礼成了小人国里的动静。死者患病多时,身体已经有些萎缩,换上了一套新的西装以后,衣服显得太大,是一个套在小学生身上的成人装。过于卖力的化妆师在他脸上抹上了浓重的胭脂和口红,使他双颊艳若晚霞,嘴唇红似鲜花,满脸泛着油光,活脱脱就是一个大耳朵娃在水晶棺材里粉墨登场。当然,你也可以将他看作一个最尊贵和最显赫的英雄,红光满面雄姿英发正在检阅台的防弹玻璃后面接受千万民众致敬——只是眼下没有凯旋仪式,他的面前只有两道山梁之间无限高空中的几颗疏星。

在那一刻,他两个嘴角似乎微微往上扯,僵住一个人们熟悉的微笑。

让我再看你一眼/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让我再看你一眼/把你永远记在心间……

喇叭里播出了耳熟的流行歌,作为剧团安排的例

行程序,这是第一道工作——催哭,铺垫情绪一般都很有效。随着导演的一个响指,音乐被音响师调弱,一男一女以手帕掩面,一道惊心的战栗从天而降,便是演员领哭的开始,其目的,无非是力图把有些人欲流未流的泪水再狠狠推一把,把有些人欲空未空的心胸再狠狠地掏一把。导演比较满意,看到两个孝子已经哭了,死者的亲属们也哭了,还有各路吊客都面容瓦解,抽泣之声四起,悼亡的情绪高峰即将到来。导演向乐队一举手,喇叭里的哀乐按部就班地轰然加强,鼓号之声大作,形成新一波冲击,于是满世界的沉痛都砸了过来,满世界的悲怆都压了过来,在场人都被打入了天昏地暗的痛感。

该芹姐出场了。她刚才一直躲在同事的后面,好像对这种场面有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慌。她甚至一度想逃走,但被同事拉了回来。眼下,她终于走到灵堂前,看着前面棺材里那个浓妆艳抹的大耳朵娃,出人意料地跪了下去,重重三叩头。她揪住了胸口,但没有哭;撩起了手帕,在空口划了一道弧线,还是没有哭。最后,她用手帕捂住了嘴,一头向夜色撞过去,大家以为她会哭了,结果还是没有动静。

她好容易挤出一声长嚎,但声音又直又干,而且沙哑,大家一听都觉得不对味,与她平日的婉转浩荡大不一样。她的眼窝子干枯,完全没有泪的迹象。只是全身在哆嗦,不知是怎么回事。她的双手无法自制地抖动,连一条手帕也抓不住,一个话筒也接不住,两手使劲地互相搓揉,互相掐,直到掐破了皮,流出了血。

“你的手是一只死人的手,这么冷呵?”一位同事走上前去大为惊疑。

“我冷。”

“我给你加一件衣。”

“还是冷。”

“再加件棉衣吧。”

“我……喘不上……气来了。”

“你一定是病了,今天不要上了。”同事转过头对导演说:“芹姐病了,换人吧,换人吧。”

“怎么搞的?”导演皱皱眉头,赶快叫另一个演员顶上。

芹姐躲入了厚厚的棉大衣,由一位同事扶着,偏偏倒倒地退到大灯照不到的偏僻角落。她今天太让人们失望,也让自己沮丧和害怕。从她一丝不乱的发型来看,从她一套黑色衣裙最为准确的剪裁来看,从她精心搭配的披肩、耳环、手链以及皮鞋来看,她今天一心冷艳逼人,有一次最隆重最激情的出场,将是万籁俱寂时的一道惊弦,无前无后,若有若无,使任何人都屏住呼吸,害怕被这道琴声割伤。但她眼下一只手缠

着纱布,接着个临时借来的热水袋,大概刚喝了两口酒,喷出了混浊的酒气,成了棉大衣下面一只哆嗦不已的猫。她的指头还在不断敲击膝头,没法停下来,像拍发一个长长的电报。

事后,一个主事的妇人来给演员们发红包,看了她一眼,把这个电报员跳过去了,红包发给了她身边的人。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到点了,导演安排结束音乐,一般来说,还是安排那种流行歌,而且是较为欢快豪迈的那种,以便人们收哭,从丧礼的悲痛中走出来。亲属和吊客们果然干了泪,甚至有了说笑,一部分支起了桌子,准备打麻将扯扑克守夜,另一部分走出老宜家的院子,跨上了摩托,钻入了拖拉机或者汽车,一时车灯纷纷打开,发动机纷纷震响,浓浓的尾气味道中,他们准备驶入以后忙碌的日子。

临上车以前,芹姐拿到了一个Y型音叉,据说是死者托人交给她的遗物。她还拿到一纸药方——医生也是赶来吊唁的客人,是县城里的一位老大夫,给剧团里的很多人都看过病。他摸了摸她的脉,说她没有什么大病,可能只是一种职业现象,原因很简单,假哭太多以后,真哭就很难了。医生还说,你想想,好些动物也不会哭,要有所表情,只能摇尾巴、垂脑袋、狂跑乱跳、四处抓挠什么的。从今往后,你心里一苦,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哆嗦。

这种病对身体倒没有多大的危害,用不着太担心,休息一阵就会好的。大夫只是开了一点维生素和安神丸之类的药。

她呆呆地收下了药方,神思恍惚地说:“不会毒死我吧?”

一个同事推推她:“要死了,你怎么说的?”

她眨眨眼:“我说什么了?”

“人家好心给你看病开方,你狗咬吕洞宾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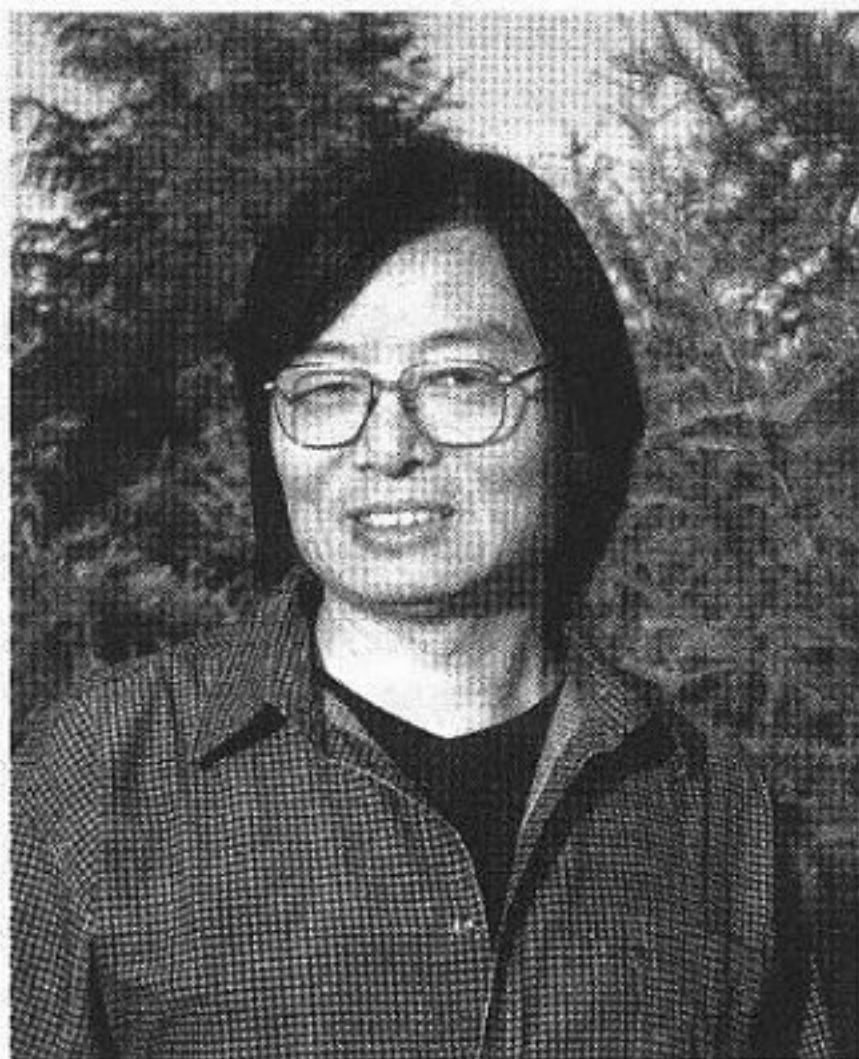
“哦,该死,我这张嘴是一张狗嘴,总是给我乱说。你说得对,不会是毒药。我的意思,我本来的意思,是说呵,这个庆祝会害死人。”

她瞪大眼睛,脸色大变,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说错,把追悼会居然说成了那个什么会。但她没法刹住车,还是滑溜溜直插捅不可收拾地一错到底。庆祝会!完了。庆祝会!说完了。说完了就怎么也吞不回去了。她和同事都不知该怎么办。她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觉得它已经再一次混乱如麻。

原载《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原刊责编 宁小龄

作者简介:王松,男,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现供职于天津市作协。曾在国内各文学杂志发表大量中、短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春天不谈爱情》《落风的街》等多部,并出版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曾获首届天津青年作家创作奖提名奖,并获第二届天津青年作家创作奖。



伤心的留声机

■王松

牛向东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师。

他说老师说的话未必总是对的。

这话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个性,充其量有一点独立意识,但在三十多年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叫“反潮流”。今天四十五岁往上的人应该还记得这回事,所谓“反潮流”,仅从字面理解应该是指“逆流而动”,这显然含有贬意,但在那个时代,“革命小将反潮流”却是一件充满豪情而且非常有理的事情,多指中小学生对固有秩序发起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对象一般是学校,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老师。

因此,那时在学校里,敢于反潮流也是一种时尚行为。

牛向东在当时就以反潮流著称。

—

那时我们那条柳荫街已改叫战斗街,柳荫街小学也改名叫战斗街小学,我与牛向东同在六年级,但不同班。我知道牛向东的名字,是因为上学突然改了规矩。

在此之前,我们早晨来上学总有一位老师站在学校门口,学生见了老师要站住,立正,然后低头鞠躬规规矩矩问一声“老师好”。等老师回答一声“同学好”,才准进校。有时到高峰时间,学校门口拥满学生,这个规矩也不能破坏,于是大家就只好排成一条长队。牛向东在一个早晨这样排在队伍里,等来到老师面前,却抬起头直盯着看着,不鞠躬也不问好。当时守在学校门口的是政教处刘老师,其实刘老师主要是代政治课,但那天早晨不知为什么,却站在这里。刘老师有些奇怪,看看牛向东问,同学,你有什么事吗?

牛向东并不回答,仍然两眼一眨一眨。

这时刘老师就觉出有些不对劲了,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

你是老师,应该认识学生。

这句话明显带有挑衅意味。

刘老师一愣。

刘老师没想到竟有学生敢这样对自己说话。他又仔细看看他,突然觉得面前的这

鍾山



本文原发刊物
《钟山》2004年
第6期

个学生有些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是哪班的，于是一笑说，咱们学校总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又有六个班，这么多学生，我怎么记得过来？

刘老师这样说着，突然就想起来了，这个学生应该是六年级二班的，叫牛向东，他曾因厕所问题带头向学校提过意见。那时我们学校的厕所是教师与学生分开的，一般情况下，学生不允许进入教师厕所。但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问题，经常在课间休息时教师厕所清静无人，而学生厕所这边却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于是一天中午，牛向东就在教师厕所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他在这张大字报上说，教师和学生是什么关系？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关系，既然教师与学生能在同一个战壕并肩战斗，为什么不能在同一个厕所并肩撒尿？牛向东这张大字报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提出的问题却非常尖锐。当时正憋得团团转的学生们看了这张大字报立刻都热烈响应，于是牛向东就带头冲进教师厕所，勇敢地在小便池里撒了第一泡尿。这件事后来在全校反响很大，老师们曾联名向校方提出意见，说与学生们混在一起哗哗地方便实在不成体统，更有老师忿忿地说，他宁肯白天憋一天，也不愿在学校这样撒尿。但事情闹到这一步，学校也已无法控制，这毕竟属于“反潮流”行为，而在当时，革命小将反潮流是任何人不能干涉更不敢阻挡的。这时，守在学校门口的政教处刘老师一认出牛向东，已经涌上来的火气就又压下去。刘老师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这点涵养还是有的，他笑一下说，想起来了，你是六年级二班的，叫牛向东，是吧？

牛向东没回答，仍然那样抬着头。

刘老师和蔼地问，你，究竟有什么事？

然后又提醒说，后面同学还等着进学校，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这时，牛向东才终于又开口了。

他说，我有一个问题。

刘老师点点头说，说吧，什么问题？

牛向东问，学生为什么一定要给老师鞠躬？

刘老师张了一下嘴，没料到牛向东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

牛向东说，你在政治课上经常讲，老师和同学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大家不仅是教与学的关系，还是战友，是同志，既然如此，为什么学生还要向老师鞠躬？

牛向东这样说罢，还回过头去看看后面的同学。

刘老师一时无言以对。牛向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他显然从没考虑过。那时几乎每个学校都是这样的规矩，学生向老师鞠躬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刘老师沉吟片刻，点点头说，嗯……你提出的意见很好。

跟着又说，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学校领导的。

牛向东不等刘老师说完，已经挺胸抬头地走进学校。

二

政教处刘老师毕竟是教政治的，不仅有着很高的思想觉悟，胸襟也很开阔，发生那天早晨的事后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立刻意识到，这个叫牛向东的学生提出的意见很具典型意义，这不仅是向不向老师鞠躬的问题，还关系到批判“师道尊严”。当时“反师道尊严”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孔丘将这种封建礼教从几千年前传下来，世世代代束缚了无数年轻人的思想，所以，“反师道尊严”也就成为“革命小将反潮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教处刘老师当即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学校领导经研究认为，牛向东同学提的意见非常正确，这种学生向老师鞠躬的规矩纯属陈规陋习，现在是应该改一改的时候了，于是，当即就在全校推出一项新规定，既然在革命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学生与老师见面就不一定非要学生先问好，而是谁先见到对方谁先开口问好，也就是说，如果是老师先看见学生，那么老师也可以先向学生问一声“同学好”，当然，鞠躬就不必了。

这一来学校就乱了套，有的学生比较老实，见了老师仍然主动上前规规矩矩打招呼，但更多的学生整天蹦蹦跳跳到处乱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跑,或者见了老师也装作没看见,反而让老师上赶着追在后面去向他们问好。后来索性也就作罢,大家谁见谁都不问好了。

学校领导和政教处刘老师都没有料到,由这件事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竟使事情越闹越无法收拾。首先是课堂纪律。那时由于刚刚复课,又经常在上课时间开会或搞一些政治活动,课堂秩序一直很乱,而自从牛向东首先站出来反潮流,上课也就更难以进行,尤其上文化课,每当老师向大家提出不要说话,立刻就会有学生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课堂上说话,难道课堂只属于老师,我们就没有一点发言权吗?更有学生质问,为什么老师就不能听我们学生讲一讲呢?接下来留家庭作业也成了问题,在牛向东的带头下,尤其是他们六年级二班,很多学生都拒绝完成家庭作业,理由是这种家庭作业会占用课外时间,而课外时间只能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政教处刘老师这才意识到,事情确实有些过头了。那时刚刚恢复文化课,上级明确指示要一边学习一边革命,当时叫“复课闹革命”,也就是说,对文化课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种混乱局面自然不利于文化课的学习。

于是,在刘老师建议下,学校就决定召开一次家长会,旨在让学生家长与学校统一思想,并呼吁家长配合学校,努力搞好“复课闹革命”这项重要工作。

这次家长会达得了预期效果。学生家长自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学校好好读书,于是纷纷表示,一定配合学校工作。其中牛向东的父亲牛师傅态度最为坚决。

牛师傅是在战斗街附近的一家自行车厂工作,再早是焊工,身上的工作服总是布满大大小小的洞眼,后来由于出身“血统工人”,又有点文化,就被抽调到厂里的“革命职工委员会”,当时叫“革职会”。牛师傅在家长会上激动地说,解放前我们工人阶级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上学,我这点文化还是解放后在扫盲班补习的,现在这些孩子有这样好的条件,怎么能不好好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么,要“复课闹革命”么,学习不影响革命,革命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么,现在不努力学习,将

来怎么继续革命,又怎么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牛师傅这番话,立刻将政教处刘老师说得激动起来,他认为这位工人师傅说得句句在理,也恰好符合学校举办这次家长会的初衷,于是就问这位工人师傅贵姓。

牛师傅说,姓牛。

姓牛?

政教处刘老师上下打量了一下牛师傅,立刻就想到六年级二班的牛向东,于是试探着问,我们六年级有个学生,叫牛向东,他是不是……?

是,牛师傅说,他是我儿子。

牛师傅立刻又问,他在学校表现怎样,学习好不好。

刘老师连忙回答,表现……挺好。

牛师傅点点头说,嗯,我经常教育他,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工人,他爷爷当初就是睁眼睛,他爷爷的爷爷也是睁眼睛,到我这辈才算有点文化,现在他能上学,不容易!

这时政教处刘老师就越发兴奋起来。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于是当即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是否找个时间再把牛师傅请来学校,为全体同学搞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会。那时这种报告会在中小学里非常盛行,由于形式生动,效果非常好,一般是请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大仇深的工人或农民为大家回忆一下过去的苦,再讲一讲今天的甜,这样新旧一对比,今天的幸福生活自然也就不言而喻,因此,很能激发革命热情。

学校领导表示同意,当即就向牛师傅发出了邀请。

牛师傅听了哈哈大笑,说没问题,教育下一代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么,这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讲一讲就讲一讲,最好让全校学生都来听。

三

学校为这次“忆苦思甜报告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增强“忆苦”与“思甜”的效果,政教处刘老师还事先带人准备了一些“忆苦饭”。这是一种用豆腐渣、麸子粉再掺上野菜做的团子,深褐色,仅从视觉上就给人一



种很难吃的感觉,据说这叫“野菜饽饽”,是旧社会劳动人民最常吃的一种食物。那时搞忆苦思甜,吃“忆苦饭”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每当报告会进入高潮,一片口号声过后,会场上的扩音器里就会播放起那首凄婉的歌曲:

天上布满星,
月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这时,大家就开始一边吃“忆苦饭”一边忆苦。但这一次,牛师傅看了政教处刘老师做的“忆苦饭”却不以为然,他摇摇头说,吃这种东西哪能算忆苦?

牛师傅说,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好的东西啊!

牛师傅在这次忆苦会上按学校要求,着重讲述了自己旧社会想上学却数次被人家打出校门的悲惨遭遇。牛师傅说,那时他真想上学啊,连做梦都想,但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所以,他不得不在十一岁时就去工厂做了童工,但即使这样,他仍还抱着上学的梦想。那时,他经常绕到学校门口,趁机向里面张望,他看到很多富人家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在学校里高高兴兴地读书,他真是从心底羡慕人家。后来他就发现,每当里面上课时,学校的大门并不关上,有时竟然无人看管。于是在一天下午,他就偷偷溜进去。牛师傅悲愤地说,在几十年前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他来到一间教室的窗外,探头朝里一看,见里面一个穿西装的老师正教学生读书,于是就缩在窗下认真地听。正听得入神,里面的读书声突然中断了,接着,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头上就已挨了重重的一下,他一抬头,才发现那个西装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到面前,正恶狠狠地看着他,然后,他抡起一根木棍又在他头上狠狠打了一下,一边打还一边说,哪里跑来的野孩子,嗯?!跟着又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说就凭你这穷样,也想读书?!牛师傅说,那天他是哭着回家的,他头上的伤还不算太疼,更疼的是在心上,他想,为什么自己就不能上学呢?就

因为家里穷吗?难道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权利上学吗?但那次以后,他仍然没有死心,一有机会还偷偷溜进那所学校,他觉得那所学校里的花花草草真是太好看了,学生们的读书声真是太好听了。终于又有一次,他刚刚贴着门边进去,立刻就从传达室里冲出一个穿长衫的老师,这长衫老师比上一次的那个西装老师更凶,他手里掂着一把三角形的板尺,来到牛师傅面前就那样用力一挥,三角板立刻像刀子一样砍在他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牛师傅说,那天,他是用手捂住头哭着逃离学校的,而且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那里……

牛师傅的讲述,将会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立刻有人喊起口号: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

血债要用血来还!

绝不再吃二遍苦!

不受二茬罪!

牛师傅的这场“忆苦思甜报告会”如同一捆干柴,也像一桶油,立刻在学校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但这场大火的燃烧方向却并没像事先预想的那样使学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从而激发学习热情,而是直接烧向老师,使学生对旧社会的仇恨一下都转化到对老师更加敌对的情绪上来,这是政教处刘老师和学校领导始料未及的。

那段时间,学校里几乎乱成一团。

以牛向东为首的六年级二班首先发起,在学校贴出第一张声讨大字报,先是声讨万恶的旧社会,声讨旧社会的教育制度,接着又声讨旧社会的老师,后来干脆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的老师。紧跟着六年级其他各班甚至连别的年级也纷纷响应,大字报一张接一张铺天盖地地贴出来。课堂教学已无法正常进行,每间教室都一片混乱,尤其六年级二班,在牛向东的带领下索性明确提出拒绝上课。学校领导眼看局面失控,后经分析研究,认为目前的状况虽然混乱,但焦点主要是在六年级二班这里,因此,只要将六年级二班解散,把学生分插到其他各班去,再管理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学校的混乱局面自然也就平息下去。





四

牛向东就这样被分来我们班,和我坐到一起。

这时牛向东已大名鼎鼎,不仅在全校,甚至在局里也挂了号,都知道战斗街小学有个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叫牛向东,不仅家庭出身“血统工人”,政治表现也很突出,还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向一切封建礼教和旧的传统道德意识挑战。

所以,他一来我们班,我们的班主任宋老师就立刻紧张起来。

宋老师再早是第三中学的物理老师,后来由于走“白专道路”,总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反动言论,就被下放到我们战斗街小学来。但即使这样,他似乎仍不知悔改,还经常劝诫我们要好好学习。宋老师说好好学习有什么不对?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个真正的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只有学习才是根本。宋老师说,如果在学生时代不努力学习,将来凭什么走向社会,中国有句古语叫“艺不压身”,艺是什么,就是知识,大家学知识就是学本领,而学本领就是为自己积累本钱,只有掌握了这些本钱,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

宋老师的这些言论自然经不起推敲,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也很不和谐。所以,牛向东分来我们班后,一天临放学时,当宋老师又一次向我们讲起他这套理论,牛向东立刻就站起来。牛向东站起来时并没有举手,而是一下就站起来了,这让宋老师非常不悦。宋老师认为,这个叫牛向东的学生不仅狂妄,而且连起码的上课规矩都不懂。

其实在此之前,宋老师与牛向东已有过一次交锋。

那时上课前的规矩与今天相似,一般在响过第二遍上课铃后,老师就会夹着教案端着粉笔盒走进教室,然后站到讲台前,冲坐在下面的学生说一句:上课。大家立刻就会站起来,齐声问一句:老师好!老师微微点头,说请坐,大家这才可以坐下来。这

种规矩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已沿袭很多年,而且含意也显而易见,是为表示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尊敬。在牛向东来我们班的第二天早晨,宋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夹着教案走进教室,他说了一声“上课”,大家就都站起来,但只有牛向东,却仍然坐在座位上。宋老师的课堂作风一向很威严,当时他并不说话,就那样看着牛向东,静静地等他站起来。牛向东却若无其事地仍然坐在那里。这样相持一阵,宋老师才不得不开口了。

宋老师叫了一声牛向东,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牛向东坐在那里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

宋老师有些奇怪,说上课之前要起立,你已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难道不懂吗?

牛向东说不懂。

牛向东问,为什么要这样?

宋老师愣了一下,立刻明白了,牛向东这样做,不过是当初拒绝在学校门口向老师鞠躬的延续。宋老师毕竟曾是中学老师,面对各种学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于是并没跟牛向东纠缠下去,而是先让大家坐下来继续上课。待下课后,才来找学校领导。

宋老师在那天上午来到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先将牛向东第一天来我们班的表现向领导做了汇报,然后表示,这样的学生会将一个班都搅乱的,能否将他安排到别的班去。但学校领导的反应却大出宋老师意料。学校领导首先批评了宋老师对这件事的态度,然后说,这件事看似简单,其实绝非小事,它还关系到“反师道尊严”的大问题,目前学校就正在研究,准备将这种旧规矩改掉,学校领导说,牛向东同学提得很有道理啊,既然老师来上课是革命工作,是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什么还要让同学起立呢?有这个必要吗?

学校领导一番话,一时竟让宋老师哑口无言。

接下来没过多久,这种上课起立的规矩果然就被学校废除了,老师来上课便上课,要下课便下课,学生不用再起立,更不必再问好。据说这项新规定在我们学校实行后,立刻得到局里的肯定,并很快在其

我说

广告策划行中有五句箴言意味深长:1、我是谁;2、对谁说;3、说几次;4、说什么;5、怎么说。这五句话综合起来先规定了一则广告的外在形式,然后才决定其内容。我觉得在为一个小故事选择叙述时,这五句话同样适用。我经常在讲述之前为“我是谁”煞费苦心,因为这决定着叙述角度。而选择“对谁说”,则关系到“说几次”和“说什么”。再将前四句话综合起来,“怎么说”也就别无选择了。

我认为,每个故事的最适当叙述方式都应是惟一的。一旦找到这个惟一方式并准确表现出来,这才是一篇漂亮小说。

——王松

他各校也实行起来。

那天放学前，当宋老师在课堂上说完“学知识就是为自己积累本钱”这番话后，牛向东没举手就站起来，这让宋老师非常不快。宋老师觉得这个叫牛向东的学生实在有些过分，于是没等他开口就问，你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什么不举手？

牛向东说，他在六年级二班时就从不举手。

宋老师说那是六年级二班，可这里是六年级一班，按六年级一班的规矩，学生在课堂上站起来必须先举手，要经得老师同意。接着，宋老师又说，而且，这恐怕还不仅是六年级一班的规矩吧。宋老师问，你在六年级二班时，你们班主任没教过你吗？

宋老师这样说罢，就伸出右手朝他做了一个向下按的手势。

然后说，坐下。

牛向东并没有坐下，他看看宋老师说，我的话还没有说。

宋老师说，你坐下，重新举手站起来。

牛向东仍然没动，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举手？

这是规矩。

谁定的规矩？

宋老师有些诧异，像看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样看着牛向东。

他问，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见吗？

牛向东说听见了。

宋老师说，那好，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常识也要改一改。牛向东说。

改？

你在课堂上说话，为什么不用举手？

宋老师一时语塞，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像不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时也要先举手，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但跟着他就意识到，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学生毕竟不是普通学生，而是牛向东，于是竭力将语气缓和下来，说，好吧，你……究竟有什么事？

你刚才说的话，有问题。牛向东说。

什么……问题？

你说我们学知识，是为自己积累本钱？

宋老师点点头，说对。

牛向东说，我们学习是为祖国，为革命，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怎么能说是为自己呢？接着，他又面无表情地问，你这样说话，跟“读书做官论”有什么两样？

牛向东的话立刻让宋老师张口结舌。但是，宋老师并没有政教处刘老师那样的涵养和思想觉悟，他认为在课堂上被一个学生这样当众质问是很伤体面的事，也有损他当老师的形象，于是一下就涨红脸。但他还是竭力将火压了压，用力喘出一口气说，好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课再单独交换意见，现在……先上课。

牛向东却仍不肯放过，他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先说清楚。

这时，宋老师就说了一句极不该说的话，他脸色难看地说，你以为你父亲在过去受了老师的欺侮，你今天就可以这样对待老师吗？那一次，难道你父亲就没有责任吗？

牛向东立刻不说话了，就那样眨着两眼盯住宋老师。

宋老师立刻发觉自己失口了。

这时，牛向东忽然叫了一声宋老师。牛向东平时极少在课堂上把老师称为老师，所以，他这样一叫，就使人感觉有些异常。宋老师突然发现，这个叫牛向东的学生虽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神情却像一个成年人，有些让人捉摸不定。

牛向东声音不大地问，宋老师，我父亲那次有什么责任？

宋老师到了这时，索性也就将话全说出来，他说，当时人家学校正在上课，他一个校外的孩子，跑进学校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即使在今天，我们这样上课时，学校能允许外面的闲散人员随便进来吗，如果有人进来，会没有人去制止吗？

牛向东看定宋老师，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宋老师，第一，我爸爸那时不是社会闲散人员，他只是一个穷孩子；第二，那个学校是旧社会的学校，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学校，你能这样比吗？牛向东这样说完，就又问了一句更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话。

他问，你的立场站到哪去了，你是在替

他说

编故事，对王松并不是难事。他追求的是有意味的叙事，尤其是语言。王松说，过去认为小说的主题是筐中的水果，读小说是到筐里去寻找并获取水果。现在觉得，这筐本身就是水果。

——雷达



谁说话？

宋老师张张嘴，脸色开始苍白起来。

宋老师已从第三中学下放到战斗街小学，他已没了退路，倘若再继续下放下去，就只有离开教育界了，所以，宋老师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已经不住任何闪失。

这天放学后，宋老师将牛向东留下来。那时放学被老师单独留下是件很不光彩的事，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带有一定惩罚性质，只有在违反了课堂纪律，或没有完成作业，或犯了其他错误才会受到如此惩罚。但那一天，临放学时宋老师说话却是另外一种口气，他说，请牛向东同学留一下。宋老师用的是“请”，这让人感觉有些反常。因此那天放学后，我们大家就等在学校门口，看牛向东什么时候出来。

过了好一阵，才见牛向东晃晃悠悠地出来了。

大家立刻迎上去，有人问，宋老师都说了什么。

也有人问，是不是要请他的家长。

牛向东却漫不经心地告诉大家，宋老师在教室里向他道了歉。

向你……道歉？

大家都不太相信。

牛向东说，当然不光是我，主要是我父亲。

牛向东脸上的神情似乎无所谓，说宋老师已向他承认了，今天在课堂上讲的有些话的确很不妥当，让他回去千万不要告诉他父亲，而且，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五

这以后，宋老师对牛向东的态度的确有了变化，不仅宽容许多，似乎也不太认真了。

牛向东就是在这时对我说的那句话。

他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师。他说老师说的话未必总是对的。

牛向东这样说，是因为那一阵宋老师总是表扬我们班的男生班长申光华。

宋老师让申光华担任班长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班里早有微词。但在牛向东到来以前，我们班几乎是宋老师一言堂，大家即

使有意见也没人敢提出来。申光华的父亲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据说是搞光学的，那段时间，他的家里曾数次被贴了大字报，主要是说他父亲只搞业务，不问政治，满脑子都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拜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当老师，甘心充当“牛鬼蛇神走卒”。为此，申光华曾在班里当众表态，说要跟他父亲划清界线，一定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宋老师当即向全班同学说，申光华同学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家庭出身自己不能选择，但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革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欢迎申光华同学站到革命路线一边来。接着，宋老师又以申光华学习成绩突出为由，让他担任了我们班的男生班长。牛向东刚来我们班时，曾要就此事向宋老师发难，为什么班里那么多家庭出身好的同学不用，而偏偏重用申光华呢？当时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语，叫“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牛向东提出疑问，宋老师对申光华的这种“爱”又是因为什么呢？不过没等牛向东正式向宋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申光华的家庭背景就又发生了变化，据说他父亲也已在研究所反戈一击，不仅给自己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贴了大字报，还当众揭发出他的许多反动言论，所以，申光华的父亲就又被单位重新使用，还加入了一个什么群众组织，并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申光华从此也就越发在班里挺直腰杆。

宋老师经常表扬申光华，是因为学习的事。

宋老师是教物理出身，对他的物理总念念不忘，还经常在课上有意无意地为我们讲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学习不应仅局限于课本，知识面还要更宽一些。一次在课上，他不知说什么问题就扯到阳光的功能上，当时有一首很流行的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

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于是宋老师就为我们留下家庭作业，说阳光的功能只是让万物生长吗，大家回

我说

我始终认为故事就是故事，在它成为小说之前，普通与否并不重要。

故事中的同一人物会呈现不同形象，关键在于讲述。可以想像，越剧中的贾宝玉和芭蕾舞剧或驴皮影儿中的贾宝玉有着多么大的差异。

当我有了一个满意的讲述方式，也就为故事决定了一种外在形式。魅力的产生并不在于原有故事，而在于讲述之后的故事，在于讲述这个过程。

我总试图将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充满意味。叙述就是一种取向，不同叙述能将故事的意味指往不同的方向。

——王松

去想一想,最好能举出生活中的实例来,看它除去让万物生长,还有什么其他用途?

第二天在课上,宋老师就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申光华立刻举手站起来,说他已经认真想过了,阳光的功能确实不仅让万物生长,利用它,还可以做许多别的事情。

宋老师微笑着说,你给大家说说看,还能做什么?

申光华就走到前面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凸透镜。这只凸透镜很小,看上去像一只老花眼镜的镜片。然后,申光华又拿过一张白纸,将凸透镜放到阳光底下,稍稍调整了一下距离,镜片立刻就在白纸上投落一个耀眼的聚光点,这样过了片刻,就见那白纸上的光点处渐渐变黑,跟着就冒起烟来。宋老师看了频频点头,说好,好啊,这就是太阳能,也就是说,其实阳光还是一种能量,只要我们人类将它利用起来,就能做很多事情。跟着宋老师就向申光华提出表扬,他先问申光华,这个实验是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申光华立刻摇头否认,说没问他父亲,完全是凭自己想出来的。

宋老师就说,以后大家都要向申光华同学学习,要勤于动脑。

就在这时,牛向东突然站起来,径直走到讲台前。

宋老师愣了一下,问他要干什么。

牛向东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凸透镜。他的这只凸透镜比申光华的要大,而且更厚一些。然后,他又拿出一根火柴,就这样把凸透镜的聚光点投到火柴头上,很快,那根火柴就哧地一下燃烧起来。宋老师看了笑笑说,你这个实验,跟申光华同学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牛向东说,当然不一样。

宋老师很认真地看看他,说哦,哪里不一样?

牛向东说,申光华只强调了阳光的用途,而我这个实验说明,如果将阳光利用不好,也会产生危害,比如它照在易燃物品上,就很容易引起火灾。

宋老师一笑说,这倒是个奇怪的想法。

牛向东说,自行车厂就曾出过这样的事故,一盒火柴放在汽车驾驶室前面的台

子上,因为汽车风挡玻璃有一定的弧度,阳光透过来将火柴引着了,结果烧毁了一辆汽车。

宋老师看着牛向东,沉吟片刻,咳了一下,就示意让他坐回到座位上去,然后又接着自己刚才的话头说,所以……所以……他这样说了两个所以,才想起刚才说到哪里,他说,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向申光华同学学习,要勤于动脑,要善于发现。接下来宋老师又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了许多如何向申光华学习的话。这时不仅牛向东,几乎所有人都发现,其实宋老师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拥有课堂上的话语权,他可以对别人说的话置之不理,甚至忽略不计,而只管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没办法的事。

这天放学时,牛向东脸色很难看。

所以,他告诉我,不要相信老师。

他说老师说的话也未必总是对的。

六

牛向东升入初中后,仍与我同班。

那时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并不需要考试,而是按区域划分,一所小学与一所中学对口,将整班毕业生直接升上去,没有留级,也没有肄业,用当时的话说叫“一锅端”。与我们战斗街小学对口的是第三中学,所以,我们全班就一起被“端”上来。这时申光华虽已不是学生班长,但还担任“数学课代表”,牛向东是“物理课代表”。

一天下午来上学时,牛向东突然告诉我,他已去过战斗街小学了,但没找到宋景年。宋景年就是当初的宋老师。牛向东说,宋景年已不在战斗街小学,听说他又回三中这边来了。牛向东说话时脸色很阴沉。他又对我说,他已认真想过了,这件事不会是偶然的,宋景年很可能在他的档案里写了什么,至少在做毕业鉴定时没说好话。

牛向东这样怀疑,是因为他在那天上午刚与严老师发生过争执。

严老师是我们初中班主任,同时兼数学物理两门课程。据说她是几年前刚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耳边还扎着两根短辫,说话也很冲,对学生动辄批评而且声色俱厉。

他说

我以为,王松的作品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可与一些最显眼的实力派中年作家相比。他的中篇《红采》,读过的人莫不为之震动。

——雷达

在那个上午,严老师为我们上数学课时讲到比例问题,然后就以齿轮传动为例向大家提问。其实升入中学以后,牛向东的名声多少也带过来一些,很多老师都知道他的厉害,平时就尽量回避,上课也从不向他提问。但严老师却不管这一套,那天上午,严老师将牛向东叫起来就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问,如果是大齿轮带动小齿轮,而大齿轮的齿数又是小齿轮的两倍,那么小齿轮的转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是三倍呢?如果反过来,小齿轮带动大齿轮,它们的转速又会是一种什么关系?起初,牛向东回答得非常认真。其实牛向东学习一向很好,也很聪明,他的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甚至连老师也无法回答,这也是老师一直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但在这个上午,不知牛向东有意还是无意,在回答问题时却总把齿轮说成“牙轮儿”,而且将“牙”字说得很重,“轮”的后面还带了几化韵。

这样过了一阵,严老师就听不下去了。

严老师问他,什么是牙轮儿?

牛向东回答,就是齿轮。

严老师说,你既然知道是齿轮,为什么还要说成牙轮儿?

牛向东看看严老师。自从升入中学以来,牛向东还从未跟严老师为难过。他曾私下告诉我,这个严老师看上去与别的老师不太一样,身上还带着一股学生气,所以并不让人讨厌。但是这一次,严老师说话的腔调和神气显然让他无法接受了。

他慢慢歪起头,看着严老师。

然后问,是谁规定的,一定要叫齿轮?

严老师说,齿轮就是齿轮,书上也这样写的。

可是,牛向东说,可是,在工厂里,工人都叫牙轮儿。

工人?严老师噤地一笑说,工人说的话能算数么?

牛向东立刻睁大眼,一下一下地看着严老师。

严老师的这句话显然说过头了,甚至是犯了大忌。那时讲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在一切领域都占有绝对的不

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他们甚至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能占领,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但严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严老师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她父母都是正团级军队干部,而且正在基层搞“三支两军”,严老师根正苗红理直气壮。所以,她扬起头来迎着牛向东的目光,然后冷冷一笑问,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牛向东却并没像以往那样针锋相对,他想了一下,说牙轮儿多是应用在工厂里,既然工人都习惯这样叫,我们也可以这样叫,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严老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工人还习惯把厘米叫成“咪哩”呢,这要拿到理论上谁听得懂?严老师一笑说,理论可以联系实际,但语言也要规范,至少应该符合道理。

严老师这样说着,就又很规范地微笑了一下。

直到很多年后,我偶然在一本名为《国策·秦策三》的小册子上读到这样一段话:“大王之狗……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才明白“牙”和“齿”确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牙”除齿意之外,还具有咬和啃的意思,而齿却仅是齿,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如此说来,将齿轮称为“牙轮儿”不仅更形象,应该也更为合理。

那天下课后,牛向东又一次不动声色地对我说,不要相信老师。

他说,老师说的话也未必总是对的。

牛向东这次没与严老师争辩,确实有些反常。

但接下来,严老师还是将问题激化了。

那节数学课后,严老师仍然耿耿于怀。到中午放学时,严老师按惯例先向我们说了一些其他杂事,然后突然话锋一转又说,还有一件事,也要对大家说一下。严老师这样说着神色就严肃起来。她说学生来学校上学,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认真学习,那么跟谁学呢,自然是跟老师学,而学习最首要的态度就是谦虚,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抱着这种态度来上学又怎么能学得好呢?严老师说,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

他说

纵观王松的创作,基本都是面对都市,尤其是面对底层的,具体地又是向三个方向展开的:一方面是童年视角,童年记忆的作品,但现实性极强,这些文本里,作者力图重新烛照人性的奥秘,从社会层面进入人性层面。第二个方面是,描写市井平凡人物当下的利益和悲欢,第三是一些染上浓厚民俗民间色彩的文化或亚文化小说。

——雷达

生,这是天经地义的,天底下没有哪个学生的学问会比老师更高,否则要老师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又何必来上学呢?严老师这番话显然是针对牛向东说的。于是,大家就都扭过头去看他。

这时,牛向东就慢慢站起来。

牛向东站起来的姿态有些懒散,但神情却很严肃。

严老师看看他问,牛向东,你有什么事?

跟着微微一笑,又说,我知道,你对我刚才说的话不会完全同意。

不是不完全同意,而是完全不同意。

牛向东不慌不忙地说,首先,我们来上学并不只是为学习,难道除去上学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吗,复课闹革命怎么理解?再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话不仅是针对学生,也包括老师,你能保证老师说的话就都正确吗?

严老师冲牛向东点点头,又点点头,说好啊,好啊好啊,果然名不虚传啊!

牛向东眨眨眼,问,什么名不虚传?

严老师说当然是你牛向东,你牛向东果然名不虚传。

牛向东说,我只是说了一个学生应该说的话。

严老师嗯一声,接着就又说了一句话,她说,是啊,难怪呢!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听出来,严老师的这句话弦外有音。

牛向东很认真地问,你说,难怪什么?

严老师笑笑说,难怪你过去的老师对你是那样一个评价。

什么评价?

你自己应该知道。

就是严老师的这番话,使牛向东立刻想到了宋景年宋老师。

那天中午放学出来,牛向东站在学校门口对我说,他一定要去战斗街小学,他要当面问一问那个宋景年,他究竟在他的毕业鉴定里写了什么。

七

牛向东去战斗街小学没找到宋老师,

回来后也就没再提起此事。

但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牛向东不会就这样算完。

这期间曾听说,严老师有意要将牛向东的“物理课代表”撤掉,但学校领导没有同意,严老师为此还曾与校领导发生过争执,说自己是班主任,又是科任老师,难道连定一个课代表的权力都没有吗。但学校领导说,牛向东毕竟不是一般学生,在外校乃至局里都有一定影响,让他担任一点工作,对学校是有好处的,而且有关他的事处理起来也应慎重。学校领导说,最近学校就正在考虑,是否让牛向东第一个走上讲台。

那时正搞“教育改革”,按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上课都是老师一言堂,灌输式,学生只有听的权利。但老师毕竟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只知道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对火热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并不熟悉,因此,后来就兴起一股“小将上讲台”风潮,也就是让学生走上讲台,以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思维方式为学生自己讲课。当时我们学校也正准备开展“小将上讲台”活动,学校领导经研究认为,作为第一个走上讲台的学生,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牛向东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严老师却坚决反对,严老师认为牛向东虽是物理课代表,平时却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倘若让他上讲台去,真说出一些着三不着两的话,弄不好搞出乱子就难以收拾了。可学校领导并不这样看。学校领导说,牛向东算得上是“小将反潮流”的一面旗帜,从上小学时就已在局里挂了号,社会上也有一定影响,如果让他带头上讲台,会更容易引起局里的重视。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牛向东这次上讲台讲的是“日光灯”一节。

这节课的前半部分讲得还算比较成功。牛向东准备很充分,教具演示也还顺利。他先讲了日光灯的工作原理,然后又讲了连接电路的方法,并在黑板上画出详细的线路图。当时学校领导和物理老师也都坐在下面,大家听着频频点头,都感觉这种让学生上讲台的教学方式的确



懂礼貌

爸爸对吉米说:“如果我像你那样,手这么脏就吃饭,你会说什么呀?”吉米:“我是个懂礼貌的人,我什么也不说。”

海潮 编绘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很好，不仅形式新颖，讲的内容也通俗易懂，使学生听起来更容易接受。

但接下来就出了问题。牛向东将这些内容讲完，突然又提出一个问题，他问大家，启辉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所谓“启辉器”，通常叫“球克”，当时课本上只简单说了它的作用，是用来将日光灯打亮的，至于这东西是怎样一个工作原理却并没做详细介绍。牛向东这样提问之后，两眼朝课堂上巡视一遭，突然就将严老师叫起来。按“小将上讲台”的规定，学生上面讲课时，老师也要坐在下面充当学生，因此，老师完全可以被当作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但严老师没有心理准备，站起来时就有些迟疑。

牛向东说，严丽，请你回答一下，启辉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牛向东升入中学以后，仍不把老师叫老师，但也并不直呼其名，只是什么都不叫，这时，他突然字正腔圆地把严老师叫“严丽”，底下就有同学哧哧地笑起来。严老师也一下涨红脸。但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她只好硬着头皮回答，启辉器是用来打亮日光灯的。

你说的是作用，我在问工作原理。牛向东面无表情地说。

严老师一时回答不出，脸色更加红起来。

牛向东看着严老师，突然说，请你到前面来。

严老师越发紧张，摸不清牛向东要干什么。

请你过来一下。牛向东又说。

于是，严老师只好硬着头皮朝讲台前走去。在此之前，课堂上一直都在叽叽喳喳地低声议论，这时却突然静下来，大家都想看一看，牛向东将严老师叫过去究竟想干什么。牛向东看看走到前面来的严老师，从已接好的日光灯上将启辉器拔下来，然后关掉，对她说，现在假设没有启辉器，请你用别的方法将它打亮起来。

严老师看看牛向东，又看了看那支日光灯，有些不知所措。

牛向东微微一笑说，如果你能说出启辉器的工作原理，就有办法将它打亮。

严老师走上前去，将开关开了一下，又开了一下。

牛向东摇摇头，说没用，这样不会亮的。

这时，严老师的脸已涨成酱紫色。

回去吧。牛向东说。

严老师就回到座位上来，但刚刚坐下，牛向东又说，请你站起来。

这时严老师的忍耐已到了极限，她坐在座位上，两眼直盯盯地看着牛向东，并没有动。牛向东却不慌不忙地说，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完，请你站起来。

严老师仍然坐着不动。

这是课堂上的规矩，你作为老师应该懂。

牛向东这样说着，慢慢将手里的粉笔放下了，就那样看着严老师。

这样僵持了一阵，坐在后面的学校领导咳了一声，严老师才不得不慢慢站起来。这时，她的眼圈已红起来，看得出是在强忍着眼泪。牛向东重又拿起粉笔，然后说，请你继续回答问题，如果没有启辉器，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将日光灯打亮？

学校领导不想让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于是说，牛向东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牛向东这才很有老师风度地对严老师说，好吧，你不要坐下，就站在那里听我讲，启辉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在它的里面有一只氖气泡，当电流通过时，它会利用惰性气体的特性自动打火，这种打火的瞬间电流可以激活日光灯里的荧光粉，使它亮起来，简单说就是这样的工作原理，好了，搞清工作原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牛向东条理非常清晰地说，我们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那么在生产劳动中，比如在工厂里，如果一时找不到启辉器，工人师傅就会采用这样一种方法。牛向东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根很短的电线，然后捏着两端在启辉器的插口上打了一下，立刻迸出一串火花，随之发出啪啪的声音，接着日光灯一闪就亮起来。

牛向东向仍然站在那里的严老师问，你能说出这是什么道理吗？



疼 爱

小约瑟对妈妈说：“妈妈，你疼爱我吗？”
“当然！”妈妈说：“你是我的宝贝！”
“那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离婚而和那个卖遥控汽车的人结婚。”

海潮 编绘

严老师咬紧下唇,看着他。

牛向东说,这就是利用了启辉器瞬间打火的原理。

八

牛向东的这次物理课取得巨大成功,并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赞扬。但是,严老师从此就再也没来给我们上课,据说是请了病假。后来又过一段时间,她就调到别的学校去了。

谁都没有料到,接替严老师的竟是宋景年宋老师。

一天早晨,当宋老师走进我们教室时,大家一下都愣住了。

宋老师面带微笑地说,是啊,大家没想到吧,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看来咱们的师生缘分还没了结啊,我还要继续当你们的班主任,而且要教你们物理课。

这时的宋老师比过去白了,也有些微胖,看得出心情非常舒畅。据说他是因为在战斗街小学表现出色,不仅工作认真,还经常偷偷给领导写思想汇报,后来第三中学这边师资紧张,就又将他抽调回来。宋老师在这个早晨没说多余的话。他只是告诉大家,物理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程,几乎直接来自于实践,所以,今后他准备让大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好好下一番功夫。宋老师说到这里就又宣布了一件事,他说自从学校开展“小将上讲台”活动以来,我们班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儿,学校不仅很满意,而且准备将我们班作为典型,后面还要频频搞这种观摩课,所以,他准备让申光华同学与牛向东同学共同担任物理课代表。宋老师这样说着,就冲牛向东笑了笑。然后,他又说,下一节物理课将要讲到“压强”问题,他计划由牛向东和申光华两个同学共同上讲台,他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来讲,这会使这种新生事物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最后,宋老师又说,关于这个教学计划,他已向学校做了详细汇报。宋老师微笑着说,学校领导也很支持这个想法。

宋老师这样说完,忽然又问,牛向东同

学,你看可以吗?

牛向东慢慢站起来。我以为牛向东要向宋老师提毕业鉴定的事,他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但他并没有问,他只是面无表情地说,可以。

宋老师点点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发现,宋老师的眼睛很深邃,似乎后面还有一双眼睛。

这次物理观摩课实际是分两部分进行,前半节课由牛向东讲,后半节课是申光华讲,这一来尽管宋老师一再解释是为了别开生面,但事实上,还是使他们二人形成了一种“打擂”的对峙局面。宋老师事先并没有说明,大家谁也没有料到,这节观摩课的规模竟然搞得很大,除去区局和市局领导,还来了许多外校老师。牛向东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他一向很自信,由于事先并不知这次课的规模,也就没太用心去准备,所以,当他走上讲台时,一看到底下黑压压的阵势,竟沉默了片刻没说出话来。

上半节课牛向东讲得非常一般,甚至可以说是毫无特色。他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推导压强公式,然后举出的实例是“气夯”。他说这种“气夯”由于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在劳动实践中被工人师傅称为“蛤蟆夯”,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了单位面积与压力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压力下,如果尽量缩小受力面积,就会产生更大的压强。公允地说,牛向东能这样讲,而且举出“气夯”的实例已非常难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说说容易,但真要做起来也并非易事,即使老师也如此,它需要对各种生产实践活动有着非常熟悉的认识。

但是,大出所有人意料的是,接下来申光华讲得更为精彩。

申光华显然在事先就已知道了这节课的规模,所以看得出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且是经过了精心备课。他只用了很少一点时间就将压强公式熟练地推导出来,然后,就从讲台下面抱出一架留声机。那时录音机还是开盘钢丝带,而且并不普及,一般的学校在扩音器里放广播都是使用留声机,不过这时的留声机已与传统的手摇式不同,改为电动式,只要接通电源打开开关,



受宠若惊

医生:“请把嘴巴张开。”病妇:“谢谢。”医生:“为什么要谢我?”病妇:“我丈夫老是让我闭嘴。”

海潮 编绘

将唱针放到唱片上就可以唱起来,所以,那时把留声机也叫“电唱机”。

申光华搬来的这架留声机显然是学校广播室的,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一来事情也就更加微妙起来,申光华不过是一个学生,仅凭他的面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借出这架留声机的,也就是说,在他的背后是不是还有宋老师的支持?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宋老师的表情。宋老师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微微白胖的脸上正浮着一丝笑意。

这时申光华就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他问,电唱机的唱针对唱片的压强有多大,或者再换一种问法,倘若将它与火车的车轮在铁轨上的压强相比,哪个会更大一些?

申光华突然对牛向东说,牛向东同学,请你来回答一下。

牛向东的情绪由于上半节课表现平平而有些沮丧,这时还没完全缓过来,所以站起来时就有些心不在焉,他随口说,当然是火车车轮对铁轨的压强大。

不对,申光华笑了,说,你说错了。

申光华说,是电唱机的唱针对唱片的压强大。

牛向东一愣,立刻回过神来。

他眨眨眼,看着申光华。

申光华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申光华这样说完,就在黑板上分别对火车和留声机的压强做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果然大出人们的意料,留声机唱针对唱片的压强,竟然远远大于火车车轮对铁轨的压强。

申光华冲牛向东做了一个很像宋老师的手势,说坐下吧。

牛向东迟疑了一下,就慢慢坐下了。

来听课的外校老师立刻在底下窃窃私语起来。

坐在座位上的宋老师忽然又对申光华说,你再给大家讲一讲轧道机对马路的压强。

申光华听话地点点头,立刻又在黑板上计算了轧道机的压强。

这节课临下课时,局里领导做了总结讲话,局领导先问申光华叫什么,然后就点

点头感慨地说,好啊,好啊好啊,通过“小将上讲台”这一活动真是人才辈出啊!局领导显然对申光华讲课的效果极为满意,几乎赞不绝口。但是,对牛向东却只字未提。

九

申光华从此就被局里重视起来。局里专门组织各校校长和物理老师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现场会,让申光华谈了自己讲“压强”这一课的感想和心得体会。接下来申光华就忙碌起来。他经常被叫到局里去参加各种活动,还应邀去外校做观摩课。他很快成为“小将上讲台”的典型人物,知名度也在全区乃至市里的各校迅速提升。

这时,学校领导就与宋老师商议,是否将牛向东撤下来,干脆就让申光华一个人担任物理课代表。其实学校领导对牛向东也早有看法,总感觉他是不安定因素,不仅不尊重老师,还动辄就闹“反潮流”,在学生中间产生极坏的影响,也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工作。学校领导对宋老师说,当初严丽严老师也有过这方面的意思,但那时考虑到牛向东在上面的影响,就没有同意,现在既然局里已认可申光华,再撤牛向东也就无所谓了,而且,这样一来也可使学校对“小将上讲台”的宣传更为集中。宋老师听了,却微笑着摇摇头。

宋老师对学校领导说,牛向东这个学生他在战斗街小学时曾经教过,所以对他比较了解,现在将他的物理课代表撤掉,恐怕还不到时候。

学校领导不解,问为什么。

宋老师想一下说,自从那节讲“压强”的课后,牛向东一直不服气,他已几次明确表示,还要再有一次上讲台的机会。所以,宋老师说,下一讲是关于“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与实际应用”,他已正式通知牛向东,这节课就由他一个人单独来讲。

学校领导担心地说,小将上讲台不仅是形式,也要考虑到效果,牛向东行吗?

宋老师笑笑说,这次,他一定准备很充分。

牛向东这一次的确做了充分准备。



骗蛀虫

一名顾客来到一家服装店,对店主说:“昨天在你这里买了一件上衣,你说是羊毛的,可回家后我发现商标上写的是纯棉的。”店主:“没错,太太,这个商标是我们特意缝上去的,以便使蛀虫产生误解。”

海潮 编绘

早在几天前，他就特意让他父亲从自行车厂找来一只车床变压器，然后拆掉，再用漆包线重新缠起来，并分别做了几个低压输出口。他曾让我看过这只变压器，并得意地告诉我，这只变压器原本是一架车床上的，经他一改装，就成了正宗的电源变压器。他还说，宋景年宋老师在询问他备课情况时也曾看过这只变压器，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问题。

牛向东说，他缠的变压器当然绝无问题。

这节物理课并没来局里领导，除去学校领导，连外校老师也没有，这让牛向东多少有些失望。上课前，宋老师曾问过牛向东，还需不需要什么教具。牛向东告诉宋老师，他准备的这只变压器可以用在扩音器上。因为这节课的内容是“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与实际应用”，所以，最好能有一个什么电器来演示一下变压器的使用过程。宋老师想了一下说，学校广播室的扩音器太大，拆装也很麻烦，要想借出来恐怕不太可能，这样吧，宋老师说，就还是把那台留声机搬来吧。宋老师这样说，看起来非常公平，上一次申光华讲“压强”时宋老师就曾为他借过留声机，这一次再为牛向东借，也就显得没有偏心。

牛向东想了一下，就同意了。

这节课果然非常顺利，由于牛向东事先做了精心准备，几乎对每个步骤都反复推敲，所以不仅讲得很流畅，一步一步也很有条理。他讲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就又拿起那只电源变压器给大家看，说这原本是一只工厂里的车床变压器，但经过他改装，已按新的匝数比重新缠过，因此就成为一只电源变压器。接着，他将这只变压器拆开，把里面的内容让大家看明白，又将硒钢片一点一点重新插起来，最后对大家说，下面就来看一下变压器的应用。他一边这样说，就将那只留声机从讲台里抱出来。这时牛向东已完全恢复了自信，所以表现得非常松弛，他先告诉大家，他重新缠过的这只变压器可以使用到很多电器上，现在用这架留声机不过是做一个简单的演示，一边这样说，就轻轻打开盖子，将机器里原有的

电源变压器拆掉，又将自己这一只接上去。接下来的演示过程非常简单，只要接通电源，打开开关，然后留声机转动着唱起来就算大功告成。

牛向东做完这一切，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来打开开关……

但是，他的话音刚刚落地，那架留声机里却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一架俯冲下来的飞机。接着，它突然发出砰地一声爆响，就见从里面冒出一只巨大的火球，跟着整个留声机就着起火来。教室里顿时充满呛人的浓烟，屋顶的电线也随之燃烧起来，电线上的火团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所到之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滋滋声。宋老师并没显出慌乱，他立刻起身冲向前去，到教室的角落里拉下电闸，回身大声叫着叫大家不要乱，然后先护送着学校领导出去，接着才组织全班同学有序地撤离了教室……

这一次事后，宋老师在班里对大家说，学校领导已明确作出指示，关于这节物理课的事，今后谁都不准再提，因为一旦传出去，会给“小将上讲台”这一活动带来负面影响。接着，宋老师就又宣布了一项决定，在宣布这项决定之前，宋老师一再强调，这是学校领导的指示，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宋老师说，学校决定，今后不再让牛向东同学担任物理课代表。

宋老师这样说完，又遗憾地看看牛向东。

牛向东也面无表情地看着宋老师，没说任何话。

后来牛向东对我说，他敢保证，他缠的这只变压器绝无问题，因为他事先已用自己家的电子管收音机试过，并用“万用电表”反复测试，一切正常。牛向东信誓旦旦地说，如果谁不相信，他还可以重新缠给大家看，他说他缠的变压器正负误差电压不会超过0.3伏。

我也感到奇怪。直至今天，我仍然搞不懂那架留声机究竟是如何烧起来的。

原载《钟山》2004年第6期

原刊责编 李思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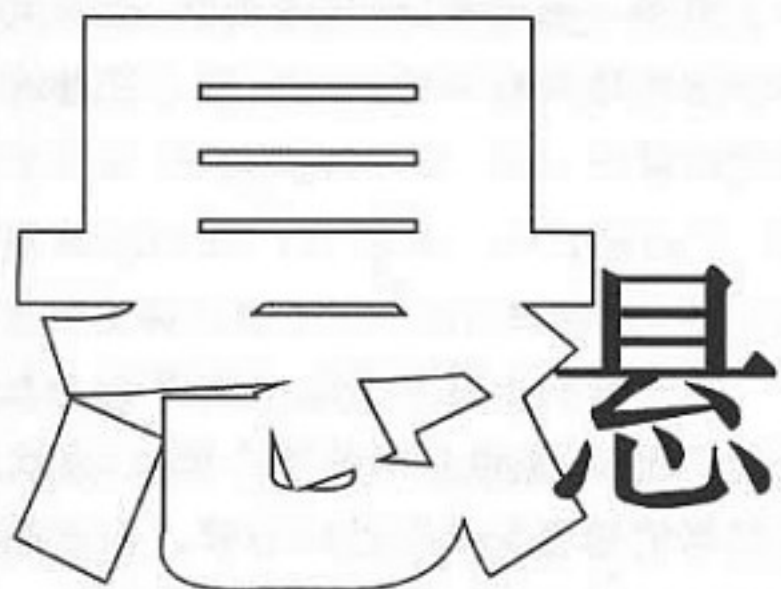


列名单

医生：“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得的是狂犬病。”患者：“请给我一支笔和一张纸。”医生：“你要写遗嘱吗。”患者：“不，我要把我存心要咬的人列个名单。”

海潮 编绘

作者简介:朱文颖,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上海,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在《作家》《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小说120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及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多部。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译本。现居苏州。



崖

■朱文颖

1

姚一峰的第一个女朋友叫王霞。那是他二十四岁那年,姚一峰工作的那家保险公司开发西南片市场,他考虑了两天,便主动申请去了那里。

王霞是他在当地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比他小三岁。和姚一峰一样,王霞也是外地办事处的职员。她长得又细又高,还喜欢穿绿颜色的衣服,所以很像一根青葱的小竹竿。姚一峰头一次见到她时,觉得这女孩子有点发育不良……但要是讲她纯情,仿佛也对。纯情的女孩子对月思人,吃饭的时候也想心事,所以多半会瘦些。

他们处得还算愉快。王霞也是江南一带的人,饮食起居之类的事,与姚一峰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第一年过中秋节,王霞约了姚一峰一起吃饭。她手脚相当麻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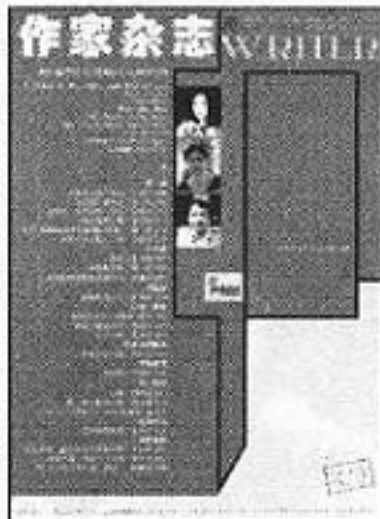
摆出好几样江南小菜,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盒苏式月饼——两个人喝了点酒,月饼的油酥皮子窸窣窣的,掉了姚一峰一身,掸都掸不掉。

先是讲了些单位的事,吐吐苦水……后来外面的月亮升起来了,王霞推开窗,探出去小半个身子。

“月亮真圆呵。”她的身体冲在外面,声音也是这样,于是很快便成了一股烟。这在屋里的姚一峰听来,却是最合适最妥贴的乡愁……或许,还会有些其他的愁。

“小的时候,倒是常能看到这样的月亮。”他听着自己的声音,有些虚,还很文艺——反正和平时不太一样。

这一晚的小聚,给姚一峰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临走时,他记得自己说了句不太合适的话。他穿好外衣,拉开门,突然回头对王霞说:“多吃点,最好……吃胖些。”回去



本文原发刊物
《作家杂志》2004年
第10期

的路上他不断回想着这句话。让一个女孩子吃胖些,这当然是错误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不错误:假如他是这个女孩子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显然他还不是。

他们很久没有再见面。临近冬至的时候,两个办事处组织了一次篮球友谊赛。人手七零八落的,连光会拍皮球的门卫都顶上去了,结果几乎就变成了姚一峰的投篮表演赛。那天他穿了件绛红色的新球衣,跨步上篮的时候,正好背对着夕阳——“彩云之南”的夕阳。

半场过后,姚一峰渐渐觉着身上热了,他兜手一脱,光剩下里面一件白色小背心。等到休息喝水的时候,他眼梢里突然瞥到了王霞。王霞穿着草绿色的套头毛衫,棒针织的,尺寸有点嫌大,整个人都被罩在了里面。那天的王霞不像青竹竿了,倒有点像夏天挂在客厅口的竹帘子。现在,这副竹帘子手里紧紧地抱了堆绛红色的东西——姚一峰一眼看出,那是他刚才脱下来的球衣。它一定还是热烘烘的,散发着一个男人的汗臭味。

现在姚一峰知道,王霞不单能做江南小菜,其实,她倒是更喜欢当地的米线。恰巧他单位附近就有一家。所以到了中午,或者下班过后,王霞就经常过来叫他。

她站在街拐角那儿,像棵青翠的小竹竿在微风里晃。一只嗡嗡乱叫的蜜蜂,正在花坛和她的桃绿外套之间穿行……姚一峰向她走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几句诗。姚一峰不喜欢诗,除了那首“丁香花”——那是有一次他坐长途的硬座,一觉醒来,发现手边扔了本折破角的书。

活 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口渴

是枝丫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

是忽然想起一支旋律

是打喷嚏

是与你手牵手

现在,姚一峰就与王霞手牵着手。他昨晚洗澡时受了点凉,鼻炎又犯了,一早醒过

来就打了好几个喷嚏。刚才,那只蜜蜂嗡嗡叫着,一头扑向王霞的绿外套时,他又打了两个。

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鼻炎,稍稍紧张些,清水鼻涕便会淌下来……这是老毛病了,但多少总让他有些挫败感。这还不算,姚一峰对自己的长相也一直不甚满意。不够高,也不够威武,就说现在,他和王霞手牵手走在街上,斑驳的阳光刺得他眼睛发疼……但很显然,他们并不是引人注目的一对。王霞长得不漂亮,走路时还稍稍有些驼背。有时姚一峰免不了会想:假如她长得好看些……

那天中午,不太好看的王霞吃米线时倒是兴致很高,连鼻翼两边的雀斑颜色都深了很多。她很瘦,但仍然怕胖,把汤里面湿淋淋的排骨和鸡骨头挑出来,放进姚一峰的碗里……

2

姚一峰从小就是个胆小的孩子。上职校二年级时,坐他身后的那个男生,喜欢用硬邦邦的铅笔头顶住他的后背,探讨些哪个女生屁股大、哪个女生大腿粗之类的问题。每次姚一峰都涨红了脸,恨不得把脑袋微缩到那根铅笔头的大小。有一次,这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脏兮兮的棉布胸罩,套拉在姚一峰座位的靠背上。然后,他把手臂交叉放上桌子,又把头磕在手臂上,两只眼睛则眯成一条窄缝。

从那条窄缝里看起来,教室门口斜背着书包、屁股上犹如被人踹了一脚的姚一峰,就好像一只正走入狩猎范围内的小鹿。

姚一峰就是这样的小鹿。他父母都是极普通的工人,下面有个弟弟,再下面,则是一个“小卷毛”妹妹。她比他小了整整十岁,最喜欢用她肥嘟嘟的小手,牵住他的衣服下摆,“上街买糖吃。”姚一峰倒是很疼他这个小妹妹。他觉得她那么好看,那么娇憨,几乎就不像是他们家的小孩。但除了这些,没人知道姚一峰究竟在想什么。每天上午,他就骑着那辆哐当哐当的“飞鸽”牌自行车来上课,到了下午,他又重新跨上它,慢吞吞地趟过操场,再慢吞吞地趟出校门。



天上的云积久了还会下雨，但姚一峰就是半天打不出个闷屁来。后来有一天，那个噙声噙气的男生落座时，突然觉得屁股上钻心一凉，他像一只被强奸的母鹿般惨叫了起来——椅子上竖着一根钉，一寸来长。那个男生的左半边屁股活生生被扎出个洞来。整整三个多礼拜，他像只癞皮狗趴在床上，屁股朝着上面。

没人会怀疑姚一峰。即便相信钉子是从椅子上长出来的，如同青草破土而出，也没人认为姚一峰会有勇气干出这种事情来。这是英雄或者流氓才有的行为。而姚一峰，充其量也就是个懦夫。

只有在上体育课，穿着那套蓝底白竖条的运动服时，姚一峰才会焕发出平时没有的光彩。他往上跳起来，没人会想到姚一峰能跳那么高，那哪是姚一峰呵。他的眼睛似笑非笑，嘴角轻轻一牵，跑上几步，手里再高高地抛起一只篮球——它蹦起来，他也紧跟着蹦起来。虽然这是短暂的，有点像灰姑娘脚上的水晶鞋。

但是有一天，这只水晶鞋却真的变成了玫瑰花。一次课间休息过后，他在铅笔盒里发现了一张小字条：“下午五点半，北操场双杠下……要是你不来，我就杀了你。”

接下来上课的时间里，姚一峰像摊泥一样瘫在椅子上。他怀疑这是个恶作剧，但字条上的落款却是真实的。他隐约记得有那样一个女生，比他小一级，胖圆脸，小圆眼睛，外加一个大蒜头似的小圆鼻子。有一次年级篮球比赛，他在操场上打篮球，她就在旁边拍手尖叫——尖叫的声音倒有那么五六个，但她无疑是叫得最响的。

那天，他绕道从南操场的边门回家。云层压得很低，最上边一层焦暗急促，像热锅里滚动着的废油……下面却是似雾非雾的细雨。姚一峰捏着龙头的手汗腻腻的，也不知是汗，还是雾水。

刚到家，外面便下起了急雨，像小棒槌砸在玻璃窗上。他不由得又担起心来。万一那字条真是她写的呢？她会在那儿等吗？一直站在那儿，等着他？雨水顺着她淋得透湿的头发滴下来……一滴，又是一滴。她的眼睫毛上也沾着水。那可不是雨，是她心头的

眼泪。

雨下了很长时间，一会儿是小棒槌，一会儿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他坐在窗下发着呆。如果她去了，如果她一直在那儿等他……她或许会淋出病来的。等到了晚上，就开始发烧了。额头烫得吓人，脸蛋那儿却是两块很不健康的红晕……但是不对，她说了，她说要杀了他，她竟然说要杀了他！

她没病。倒是姚一峰翻来覆去睡不着，做了好几个噩梦。等到第二天去学校时，自己已经觉得像个被斩首的幽灵。在去食堂的路上，他遇到了她。她，她的胖圆脸，小圆眼睛，以及那个大蒜头鼻子，都像匕首，都像子弹，迎面向他扑来。姚一峰倒吸一口冷气，差点掉头就跑。

“姚一峰——”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走到他旁边了。

姚一峰眼前一黑，觉得鼻腔里黏乎乎两道东西，正虫一样往外爬。

“你怎么啦？病了吗？”她抬起手，向他额头那儿伸过去。

姚一峰触电一样地向后弹开几步。

“你要干什么？”他大叫一声。

他瞪大眼睛，胆战心惊地看着她。她的侧面要瘦些，鼻子的线条也秀气了。几乎换了个人。但她的眼睛——姚一峰突然发现，她的眼睫毛非常短，就那么光秃秃的两三根。根本就不像沾得住雨水的样子。

姚一峰完全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走开的。他像被钉子钉在了路上，也像一枪打断了脖子的麻雀。姚一峰知道，他的很多同学都收到过类似的字条，男学生写给女学生，或者女学生写给男学生。但从来没人是像他这样的。他既不相信这字条是写给他的，更不敢去赴这个约……他甚至还真的担忧那张字条上无聊的后缀。

这是真的，所以愈发让姚一峰觉得伤感。

那天姚一峰没去上课。他慢慢地跨上车，骑出校门。他被自己的怯懦深深地打击了，因此他用颤抖的声音命令着自己：

“骑到大街上去！胆小鬼，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

企图对一个人的写作进行总结是有难度的。因为线性延展的写作时间，会使写作的整体面貌、语言、风格，乃至气象，呈现出微妙而复杂的差异。有时候，它们还会截然不同。或者更糟糕些——它们前后矛盾，并且漏洞百出。

——朱文颖

3

姚一峰想像中的女朋友可不是王霞这样。瘦弱的男人更喜欢丰腴的肉体，高女人反倒能接受矮丈夫，姚一峰的理想便是与自己不一样的：

他是草，她就得更得是花；他是鼻炎与脚气，她就是气若幽兰，打哈欠的时候都会引得蜂蝶寻香而至。

王霞在家里排名老二，不聪明，读书也不很用功，稀里糊涂就长大了。这一来反倒发现了一片新天地。她好歹总是个女人——这类女子最容易强调的东西。她固然有些驼背，走路时微微含胸，但她才二十出头……她穿着绿颜色的衣服，脸颊上跳动着几颗新鲜的雀斑，和人说话时，还略有些痴傻地眯缝着眼睛——王霞并不近视，所以姚一峰老有些怀疑，她的这种眯缝其实只为了显示出她是个可爱的女子——但难保也会有人下结论说：这是年轻女人的稚气。稚气当然与年轻有关。而年轻总是好的，至少在男人这方面。

姚一峰问过王霞南下的原因。她支支吾吾的，两只手抱着胳膊，光是咯咯地笑。仿佛这是个相当滑稽的问题。她的这种态度，多少让姚一峰感觉狐疑，但又不能说里面有阴谋的成分——阴谋需要心机，但王霞除了那年中秋布过一桌好吃的酒菜，毕竟还不能算是有心机的女人。

王霞的母亲和哥哥倒是来看过她一次。她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似的老太太，看人的眼光闪闪烁烁的，全然没有这个年龄应该有的笃定。姚一峰不太喜欢她。王霞的哥哥却极为高大，皮肤黑亮有光，一座黑铁塔似的立在面前。他有力地 and 姚一峰握手，而眼光里，则很有些“你不善待我妹妹，便狠揍你一顿”的意思。

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姚一峰很花了点钱，气氛却并不太热烈。为了显示出自己是“被迫无奈”，王霞在席上显得相当矜持，她拼命往娘家人盆子里夹菜，一只虾，两根人形的野山菌……姚一峰点了只“五香乳鸽”，香气四溢地端上桌时，王霞突然尖叫起来：

“鸽子！你怎么这么残酷呵，竟然吃鸽子！”

姚一峰被她吓了一跳，一时手足无措起来。王霞朝空气那儿白了个眼，拿着桌上的餐巾纸，使劲给自己扇风。她母亲呢，嘴里咕咕哝哝的，嘴角挂着一丝难看的笑——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挂在那儿的。

姚一峰去叫人换菜，服务员正忙着，便耽搁了一会儿。等他带着一个扎小辫的女服务员回到桌前，却一下子愣住了。

那盆“五香乳鸽”光剩下一颗可怜的小脑袋，孤零零地歪在盆子里……桌上的三个人倒是都很镇静。王霞正拿着一面小镜子补妆，她哥哥粗壮的手里抓着一根奶白色牙签，至于她母亲，则正专注地朝着面前鲜红色的餐巾布微笑。

姚一峰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重新入座以后，他继续用沉默表达着内心的抗议。王霞却突然变得活泼起来。她似乎觉得，刚才那一招已经足够显示她在男朋友心目中的地位，所以预备略微地做些安抚。她伸出手去，从才上来的“竹筒鸡”身上撕下一只翅膀，放进姚一峰的盆子里，说道：“鸡翅膀，你喜欢吃的——对不对？”

姚一峰正赌着气，没理她。他斜了她一眼，心想，她倒若无其事的——旁人怎么都不会看出，就在昨晚上，这女人还和他睡过觉。

母子两个在当地玩了三天。姚一峰固然心里有气，但责任所至，还是力所能及地陪着。临走时，还大包小包送了好些当地特产。老太太似乎略微有些感动。这未来的女婿其貌不扬，钱包鼓不到哪里去，也看不出很有出息的样子，但人多少是厚道的……况且她女儿也就不过如此——后面这一点来得更重要些。即便女儿假装骄蛮，成心和姚一峰闹闹别扭，但作为母亲，一个过来人，她心里还是相当有数的。

他们临走时，王霞和姚一峰去火车站送行。那天王霞的母亲穿了套旅游景点上买的民族服装，上衣宽大，裤子紧窄，颇像只彩绘的鸟鹤。她手里挎着一只讨价还价来的珠线包，紫色和金色珠片交错串着，镶的却是发亮的银线。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

他说

朱文颖的小说从短篇我就开始注意了。我觉得他们是这代人中比较好的一个。我觉得她有一个地方特别好。

她看生活、看世界、看爱情，还有看年轻人的人性很冷静，有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不粉饰。

——王安忆

闪得人眼皮子酸疼。但她不酸疼。非但不疼,而且眼光第一次焦点集中。她看着姚一峰,意味深长地说道:

“有空……上家里玩呵。”

权作这几天的辛苦钱,那顿晚餐上死于非命的“五香乳鸽”,以及对这毛头小伙较为扎实的见面礼。

火车的汽笛声像那件民族服装的大袖子,已经往前跑了很远,还牵牵扯扯的。姚一峰一直记得王霞哥哥从车窗里探出来的那颗脑袋,火车开出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它还执著地挂在那儿——像故事里受了委屈的冤魂。

4

这几年,姚一峰的相貌变得很厉害。每次从西南回来,再走,他的“小卷毛”妹妹都要去火车站送他。像小的时候一样,她喜欢伸出手去,摸摸姚一峰的下巴,“哥,你该刮胡子了。”再摸摸姚一峰的脸,“哥,你的脸怎么硬邦邦的。”他便摸一摸自己的下巴,再摸一摸自己的脸,“哥在火车上喜欢坐靠窗的位子,老吹风,老吹风,皮肤就变硬了。”他说。

其实姚一峰在火车上很少能坐到靠窗的位子。他不舍得买卧铺,而长途的硬座,就是见缝插针的意思。他上了车,两只脚不断替换着重心。后来,他别过头,无意中在对面窗玻璃那儿看到了什么。

他吓了一跳,几乎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

姚一峰毕业过后干过保险推销的事。有一天,一个面相很善的老太太,半头的白发,在门口拉着姚一峰的手,希望他留下来吃晚饭。姚一峰听到她没几颗牙的嘴里还在嘀咕着:“这小囡真讨喜呵……这小囡的眼睛真好看……”

他去镜子里看自己的眼睛。不大,且是单眼皮,眼梢还微微下挂,再怎么都瞧不出好看来。直到后来又有一天——

那天他坐在一个陌生人的客厅里,鼻尖上湿着汗。他从斜背的大挎包里朝外掏资料,手忙脚乱……平时他稍稍的有点脚气,不是很严重,但那是个溽湿的返潮天,

车子骑得急,袜子也已经两三天没换了,他便很有些担心脚上的气味。

他把脚朝椅子后面缩缩。突然又觉得动静太大,反倒会遭人疑心。

他的客户,正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结绒线。她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女人,两只眼睛距离分得很开,仿佛隔夜吵了架,正闹别扭似的,很有些市井的凶相。刚才她在门后出现的时候,姚一峰心头一凉。“长着这样一双眼睛!”他觉得她是不会让他进门的。但她瞥了他一眼,听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就朝里面努了努嘴,径直先进去了。

她摆弄着手里的毛衣针,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偶尔抬头看看姚一峰。看不出她对姚一峰的保险计划有什么兴趣,她好像也没注意到姚一峰脚气……现在这气味已经很重了,像一只嗡嗡乱飞的蜜蜂。姚一峰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是被它蜇到的伤口。

后来姚一峰出门的时候,把一份保险资料忘在了沙发上。先是想回头去拿,最后还是算了。他觉得这眼睛分开的女人有些怪。从头到尾,她几乎没有开口说过话。后来他又仔细看了她几眼。她的眼珠从来不转,而且——几乎是透明的。不像一个活人的眼珠。

屋子里就她一个人。但她好像一点不怕他,后来倒是他有些害怕了起来。

她送他出门。她走在后面时,他只觉得后脑勺那儿冷冰冰的。他重新骑上“飞鸽”牌,骑出很远,才有些缓过神来。

外面没有大太阳,淡灰色的日光挟着尘土,却是真实的。他回想起那个女人,她那双分得很开的眼睛……突然明白了过来,那不是凶,而是呆。什么都已经无望的感觉——他甚至觉得,他即便是个小偷,杀人犯,说不定她也会放他进去。

姚一峰一连好几天都忘不了那个女人。她的那双眼睛,冷冰冰,几乎透明的。他万万没想到,几年以后,在南下的火车上,在晃动的车窗玻璃里,他看着自己……

倒真是有风,从大开的窗户外面刮进来,穷凶极恶的。但他老觉得那不是风,是一只凶恶的手。它在他的脸上不断动作着,左面一巴掌,右边一巴掌。

我说

不长不短,小说写到今天也有八九年了。而“什么是小说”这个问题,却是需要重新来认真认识的。什么是小说?如果就技巧而言,我现在认为应该是某种智力游戏。小说的内部一定存在潜规则。而要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却是要从基准的功夫做起的。也就是说,要从无技巧做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从小说的大处而言,则是智力完全无法抵达的。非但无法抵达,或许还会成为阻碍。因为归根到底,此事关涉心灵——这是骗不了人,更骗不了己的。

——朱文颖

而玻璃窗里他的脸，就莫名其妙的有种被人打过的感觉。打了，还不敢还手。那些被打的痕迹，留在他的皮肤与眼神里……他伸手摸摸自己的脸，倒吸了一口冷气。

5

王霞倒是一点都没认为姚一峰长变了。每个礼拜，她都要趴在桌上给家里写信。有一次，她写到一半时跑卫生间去了，姚一峰便凑上去看了看。

……照片收到了吧，我拍老气了，他倒还是那样……放心吧，哥……有你在，他不敢欺负我……

姚一峰脊背那儿一阵冰凉，只以为是古代的黑旋风降临……幸好王霞在卫生间待了很长时间，近段时间她老是这样。好几次，她对姚一峰抱怨说，脸上的雀斑颜色又深了。姚一峰仔细观察了一下，说：“好像没有吧。”王霞不同意，坚持说是。接着就说到了西南这边的海拔。海拔高，太阳辐射自然就强；还说到每天中午吃的米线。米线里总习惯放点辣，这一辣，就又是色素沉积。再有最重要的——王霞现在吃口服避孕药——这回姚一峰无话可说了。

王霞每天在镜子前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拧着自己的脸，做着怪相，龇牙咧嘴的。

开始时姚一峰还劝她，后来便不劝了。因为米线倒是可以少放些辣，海拔是低不了的，至于避孕药——毕竟，现在她还只是他的女朋友，所以也就只能将就吃着。

他没想到王霞会把这事看得这么严重。她本来就不是个好看的女人，五官平平，身材平平。倒是这雀斑长在她脸上，还平添了几分生动，奇峰突起似的，让人觉得那张平淡无趣的脸上，多了些别样的内容。

但王霞不要这内容。她倒是仍然爱吃米线，现在辣是不放了，但吃着吃着，她会把随身带的小镜子拿出来。就那样对着太阳光，东照照，西瞧瞧。正午的日照是最强的，这一照，结果总是不满意。好几次，甚至都有些不欢而散的意思了。要么是不吃了，板起脸走人；要么非但把排骨、鸡骨头挑给

姚一峰，连两只鸽子蛋以及大半盆的米线，都“哗”的一声倒进姚一峰碗里，差点溅了他一脸的汤水。

渐渐的，王霞脸上的雀斑让姚一峰也烦恼了起来。有时，他甚至觉得，它们好像已经离开了王霞的鼻梁四周，悄悄爬到了他的脸上。

有一天中午，王霞带了一个女人来吃米线。那天王霞仍然穿绿，那女人却偏偏着红。两人勾着手臂，推开米线店的玻璃门进来时，灰暗的店堂里便是姹紫嫣红的两道闪电。

那女人坐在姚一峰对面……姚一峰注意到，她脸上涂着粉。或许因为原本肤色不差，倒还不觉着浮白——但她确实是白，并不是脂粉的缘故——她的五官倒是长得不错，人也开朗活泼，王霞在一边尖声细气地介绍时，她便微微笑着，还不时起手拢拢耳边的碎发——她的头发略微有些卷，发梢那儿尤其厉害些，但看不出是烫过的，还是天生如此。

她的白给姚一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整个吃饭过程中，姚一峰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王霞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滴水的鸡翅膀，扑的一下飞进了姚一峰的碗里；一只青头苍蝇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她的白，这女人的白。

在姚一峰的记忆里，只有一个人的白能够和她相比。也是好多年前干推销时的事了。有一回，开门的是个漂亮小姑娘。她脸色不太好，苍白着。嘴唇却异样的红——姚一峰断定她是生了病，在家里养着。但一个病人却有着那样红而娇嫩的嘴唇……她的眼睛大得吓人，像两只极深的洞。姚一峰被她那双大眼睛整个地吸了进去。他几乎产生了幻觉——这小姑娘的身后一定藏着一对翅膀，天使的翅膀——姚一峰梦里面的那种。

当时，姚一峰整个昏头昏脑的，没听清小姑娘说了什么。她的声音很小，风一吹就飘走了。天使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姚一峰还记得，她的下巴尖尖的，像被一种绿羽毛的鸟啄过似的。它往上抬起时，姚一峰恨不能上去轻轻地扶上一把。

他说

朱文颖有点哲学家的意味。朱文颖是这批作家中少有的用脑子写作的人，她总是要探究出人生的意味，生活的某种思考。

——陈晓明

“有事吗？”她说。

但姚一峰觉得自己分明听到了这样一句话：“你……来啦？”

当然……当然了，现在坐在姚一峰对面的这个女人，她是另一个人。刚才王霞已经介绍过了，她叫曼玲，是王霞的客户。她和丈夫在这里开了家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新近他们还在郊区添了一处房子——前几天王霞就被邀请去过他们家。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喝着曼玲刚煮的咖啡，能听到远处的水声，咚咚的，像王霞身上绿衣服的波纹……一头牛闷声叫着，两只苹果掉在了地上，还有人在用藏语唱歌。

王霞说，曼玲的丈夫叫丁铁。虽然姓丁名铁，但长得相当秀气，人也斯文。他和曼玲同岁，今年都是整三十。曼玲和丁铁是几年前结婚的，虽然暂时还没有小孩，但就如同大部分体面的家庭，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井井有条……至于那句最重要的话，王霞是后来凑在姚一峰耳朵边说的：

“她以前脸上也有雀斑，后来有人给了偏方——现在——真是一点看不出了吧。”

6

曼玲和丁铁很快就进入了姚一峰的生活。当然，这主要还是王霞的选择，她张开双臂，兴高采烈地迎接着生活里的两个新朋友——

随着在小镜子里的笑逐颜开，王霞对于那夫妇两个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很显然，王霞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丁铁有一辆相当不错的越野车，逢到周末礼拜，丁铁开车，载着曼玲去附近的什么地方走走……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其实一点都不困难，除了人，树，很蓝的天，通常还能看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东西。草丛里钻出来的蛇，乌鸦，无数只发着光亮的蜜蜂；山坡上长满了蕨类，羊齿，一小溜细白的水，从脚底下凉飕飕地爬过去——远处却是发怒的惊天动地的水声……

有一次，王霞突然带回来一只血淋淋的野兔腿。她告诉姚一峰说，这是今天她跟着曼玲、丁铁他们打猎弄来的。一只红着眼睛的野山兔。在山坡上他们追了老半天，但

它跑得那样快，为了追它，曼玲还差点把脚给扭了。后来他们在山上生了火，烤着吃了大半只。剩下来的这条兔腿，就是曼玲让她带回来的，“他们说了，让你也尝尝鲜。”

现在，王霞在谈及和姚一峰的未来时，一下子便多出了一个参照物。他们的未来……这东西原本多少有些空洞无物，就像王霞眯缝着的那双眼睛，但是——但是如今它却突然之间集中了焦距，变得能够憧憬了。

有些个晚上，王霞坐在姚一峰乱糟糟的床上，把刚剪下来的手指甲一根根排在床头柜上。他们的未来，便也像这些半月形的小东西吧，清晰可视，条理分明——总有一天，他们会和曼玲、丁铁一样。是的，总有一天，曼玲和丁铁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未来。等到再过个几年，他们多赚些钱，回去，然后结婚。就是这样。王霞系着围裙，在厨房里洗菜、洗碗、煮咖啡，姚一峰则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看报纸……他们也会尽力买辆不错的车，当然了，只是尽力而为，并不强求。等到周末的时候，姚一峰开了车，载着王霞去郊区转转。江南不一定会有蜈蚣出没的山洞，马帮经过时的铃声，也不会有血淋淋的野兔腿——但总会有些东西是一样的，那些体面的、打理得井井有条的生活……

这甜蜜的憧憬，让王霞以加倍的热情介入到曼玲、丁铁的生活中去，后来，就连姚一峰也不自觉地卷入了。不过，总的来说，他们四个人倒是相处融洽，和谐共存。丁铁开车的时候，要是曼玲坐副驾驶座，王霞便在后面对姚一峰耍耍小性子；如果两个女人坐后座呢，车里仍然全是王霞的声音，叽叽喳喳的……从反光镜那儿，姚一峰偶尔会看到丁铁的脸。一般来说，丁铁鼻梁上总架着一副黑色墨镜——他是安静的，除了嘴角常挂着的那丝笑意，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表情。

有一天下午，他们在林子里打落了几只山雀。太阳离奇的好，从树梢间洒下碎金子、碎银子来。其中有只山雀惨叫一声，从天空直直地掉下来时，纷纷扬扬的，下了一阵灰白色的羽毛雨……曼玲脸上溅到了

我说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生活不容易，写作其实也是艰难的。我们的四周是一片意义的混乱与荒漠，对错是没有标准的，善恶是没有标准的，就连标准的本身也被模糊与取消了。时代急剧变化，人心浮躁，没有人愿意为心或者灵生活。任何企图抓住实在之物的努力，结局往往是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真正的小说家，他应该具备一种特殊的智能，强大的心灵。他的手里掌握着破译世界密码的一把钥匙。倒不是说，有了这钥匙，世界的神秘之门便为你一扇扇打开，各种问题迎刃而解……恰恰相反，门的终端往往通向失望。因为这门一定是无可穷尽的。就像2002年9月17日开启埃及金字塔那扇神秘石门的结局——考古学家们发现，在石门的后面，还有另一道石门。

——朱文颖

几点血滴，可能是从山雀打断的脖子那儿喷出来的。曼玲擦了几下，没擦干净。姚一峰生火烤肉时，不由自主地老想着这事。只要擦一下，轻轻的一下。他想。火焰一点一点往上蹿，冒出焦火气来。

姚一峰和丁铁各吃了两只山雀，曼玲吃了一只，王霞才咬两口，就嫌烤得有焦糊味，便把剩下来的给了姚一峰。还有很多瓶啤酒，空酒瓶扔得东一只，西一只的——他们在烤肉香、酒气、以及火堆最后的噼啪声里重新上路。都有些兴奋了，临上车前，姚一峰甚至还在地上打了个滚。

突然就不想回去了，都说再往前开，一直往前开。这样开着，天猛的就阴下来了。然而高原的阴天也是奇特的，下面是灰黑翻滚的阴云，上面却仍然是蓝天……不容商量的凛然的蓝色，看着都让人心寒。渐渐的车子上了一条泥巴路，颠得厉害。路旁还有些牛粪、马粪、驴粪什么的，极偶然的，一个披着羊毛毡子的丑女人闪过，面颊上是红紫色的晒伤斑——在她前面，则走着一群肥笨的绵羊。

也不知道这样开了多少时间，只觉得天蓝得吓人，更吓人了。就连说话不断的王霞也有些沉默，她伸出手，抓住旁边姚一峰的手。她的手很凉，冷冰冰的，姚一峰的也是。

丁铁把车开上了一个缓坡，慢慢停下来。车门刚一开，一股寒气直扑过来……每个人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酒全醒了。

这缓坡的尽头是个断崖，王霞抱着胳膊跑了过去，探头朝下面看了看，便赶紧回头向姚一峰直摆手，还连着吐了几次舌头。

倒是旁边山坡上扔了好些黑色石头，石头缝里却开出黄灿灿的花。王霞小心翼翼朝后退着，然后便眯缝着眼睛看那些花去了，一直走出很远。姚一峰在地上跳了几下，暖暖身子，便也走到那断崖边看了看。

但很快的，姚一峰就回来了，脚下有些不稳，脸也白了。他神思恍惚地往回走，突然听见曼玲一声惊叫：

“快看呐！”

姚一峰和丁铁猛地抬起头来——穿着葱绿外套的王霞已经走远了，没听见。

“雪山！是雪山！”

确实是雪山。只要转过身去就能看到它，就在看起来离他们很远的山坡的后方。在蓝到令人发指的天空下面，能看见山尖上亮得刺眼的积雪，如同无数把钢刀插在那里……而刀与刀之间，则是云遮雾绕的白色……

姚一峰脚还有些抖，丁铁则要镇定很多，他点了支烟，很深地吸了一口。只有曼玲是那样的兴奋——她涨红了脸，朝着雪山的方向张开双臂，甚至还久久地、久久地闭上了眼睛。

那只野兔，就是这时候突然蹿出来的。没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它要到哪里去。但它跑得是如此之快，像一支黑箭一样，从曼玲身边斜着插了过去。

一阵飞沙走石，姚一峰只觉得脚下的坡地雾一般飘了起来……那只兔子一定是狠狠地撞了曼玲一下，她一个踉跄，人整个失去了平衡，脚底却沙沙地直打滑。又是一阵飞沙走石，姚一峰眼见着曼玲正急速地向那个断崖那儿滑过去。

姚一峰吓坏了。其实，刚才姚一峰就已经被吓坏了，仅仅只是在崖边站了那么一小会儿——姚一峰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阴森恐怖的峡谷。并且他想：恐怕以后也不会见到了。

7

曼玲并没有掉下山崖去。

就在曼玲失去平衡，向断崖那儿打滑的时候，姚一峰伸手一把拽住了她。在幻觉中，姚一峰觉得，自己刚才像是做了个漂亮的投篮起跳动作。他的双手是那样有力，他的动作又是如此准确——此刻，曼玲正在他的怀里大声喘气。她仍然紧紧闭着眼睛，但这一回可不是因为享受。

“你……没事吧？”姚一峰听到自己的声音，它听上去有些发抖。尤其不争气的是：因为紧张和寒气，他的鼻炎病又犯了。姚一峰明显觉得，有两小道清水鼻涕，现在它们正沿着他的鼻孔，慢慢地向外流出来。

“你应该当心点。”

这是丁铁的声音。说完这句话，丁铁就

他说

她已经在两个方面完成了超越：女性的视角与文化的视角。她成了一种有根的写作。最后我要说的是她达到了对于人性理解的一个新的高度，这在70年代生女作家中非常少见。

——葛红兵

转身去车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姚一峰觉得这声音有点冷,冷冰冰的。像远处那座雪山上的积雪,也像最高、最高处的蓝色……但它完全不像一个丈夫的声音。确切地说,完全不像想像中丁铁对曼玲说话的声音。

“是呵,刚才可真险呵。”姚一峰自言自语道。这时,他突然意识到,曼玲的头仍然还钻在他的怀里——无论如何,这总是件不太合适的事情,所以姚一峰挪了挪身体。就在挪动身体的同时,姚一峰下意识地做了个动作:他抬起手,在曼玲的脸上擦了一下。

“刚才你溅到血了。”姚一峰说。

曼玲没动。姚一峰抱住她时,她没动;姚一峰的手碰到她的脸时,她还是没动。但是,丁铁看到了。姚一峰觉得丁铁应该是看到了。丁铁手里拿着毛毯,慢慢转身朝这里走过来时,曼玲还是保持着这个姿势。突然之间,姚一峰产生了另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模模糊糊的有种感觉:好像曼玲是故意要让丁铁看到。曼玲是故意的——光这念头本身,就已经让他吓出一身冷汗来。

但是……曼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在刚才,他们三个人站在断崖上:曼玲,丁铁,还有姚一峰。他们两人——丁铁与姚一峰,他们与曼玲的距离几乎是对等的。这时姚一峰又想起了另一个细节。他起手去抓曼玲时,觉得有股十分巨大的下坠的力量。当然,那只野兔的冲力非常大……但是不对,他明显觉得,当时曼玲并没有挣扎,或者说她完全放弃了挣扎。如果不是姚一峰拼命拽她,曼玲便会如同一片山雀的羽毛,永远地坠入那片山谷……

然而,这同样又是为什么呢?

“毯子,来,披上。”

丁铁拿了条薄绒毯,走到曼玲身边,替她披在了肩上。姚一峰注意到,丁铁的鼻梁上仍然架着那副黑色墨镜。

王霞从附近山坡上采花回来时,他们三人已经坐回了车上。

车里开足了暖气,还放着一种懒洋洋的音乐。王霞把采来的花放在了后座上。那些花是草本的,路上被暖气烘了会儿,很快便蔫了。车里很暖和,除了开车的丁铁,大

家都在打瞌睡。奇怪的是,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告诉王霞,刚才曼玲差点滚下了山崖……对于这件事,大家全都绝口不提。

8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姚一峰都没有参加曼玲、丁铁他们的周末越野。但王霞还是去了,并且继续带回些鲜血淋漓的动物肢体。像以前一样,对于他们的出行,姚一峰会不咸不淡地问上几句。

“今天看到黑颈鹤了吗?”

“山上是不是又下雪了?”

“你老是跟着去,他们也不嫌烦?”

王霞总是兴味盎然地回答着。现在,和曼玲他们周末出行,已经成为了王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从礼拜一开始,她就兴致勃勃地等待着礼拜六的到来。她脸上的气色好了很多,雀斑竟奇迹般地淡了,就连含胸驼背的习惯也改了不少。偶尔的,王霞甚至也穿起了红色——但这些难免又让姚一峰想到曼玲。曼玲是那样挺拔,在山崖上,如果不是他自小练就的身手,曼玲真会直直掉下去的……

有一天晚上,姚一峰就真的梦到了这个。他站在悬崖边上,眼睁睁地看着曼玲掉了下去。山谷是那样的深,他浑身发软。在梦里,姚一峰几乎不敢再看那峡谷第二眼。因为——要是再看的话,连他自己都会掉下去的。

现在王霞每礼拜的家信中,“曼玲”、“丁铁”也成了经常出现的名字。

“他们人都很好,是一对很好的夫妻……他们有辆很棒的车,棒极了,有一次,我们还把车开到了一个悬崖上面,真是开心死了……”

但是有一天,王霞回来,无意中告诉了姚一峰这样一件事情。

像往常一样,那天丁铁开车,带着曼玲和王霞。他们先是上了国家公路,接着拐进颠簸的乡村马路,最后,车子在一片树林前停了下来,没法往前开了。

他们要去不远处的一个村子。据说村里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锅庄舞,传说中的神山,脸上有三百三十三道皱纹的算命老

我说

写作生涯走到中途,对于文字,对于生命,多了感慨与发自内心的敬畏。我希望自己沉下来、缓慢下来,扎实起来。生命开始展现它真实的面目与状态,帷幕渐次拉开……

——朱文颖

人……丁铁去附近打听了一下，说旁边有条土路可以直接开进去。但曼玲坚持要走小路。小路，穿过林木幽深、野猪出没的山坡——

王霞说，当时丁铁劝了几句，但曼玲就是不听，执意如此。两人甚至还争起来了。后来丁铁压低声音说了句：“你太荒唐了！”便铁青着脸钻进了车子。就这样，他们三个人，分了两条路走：曼玲一个人步行，丁铁和王霞坐车。

“我真是尴尬死了，一路上，只能和他没话找话说。”王霞穿着拖鞋从卫生间跑出来，她脸上涂了层白色膏状的东西，黏黏的，足有一寸多厚。光剩下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王霞是小眼睛，这时突然显大了，而且黑……但在姚一峰看来，那仍然是白瓷片上的黑炭洞——瓷片是冷冰冰的，炭洞也是烧过夜的炭洞，连余烟都别想冒出来。

“你们在车上都说什么了？”

姚一峰闭上眼睛，想像着车里发生的情景。丁铁沉默着，把车开得飞快。茂密多汁的树叶不断在车窗玻璃上擦过，沙沙有声。树影中，王霞的脸蛋红扑扑的，她眯缝着眼睛，身体微微向前倾……王霞一旦遇到她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总是这副样子。很显然，王霞是欣赏丁铁的。已经不止一次了，她在姚一峰面前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瞧瞧人家丁铁！”

姚一峰在心里轻轻地“哼”了一下。丁铁——丁铁那一直戴着黑色墨镜的脸，他的不苟言笑，以及他那优雅的中产阶级作风。姚一峰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如果那次，王霞的母亲和哥哥来的那次，如果请客的是丁铁——他们在餐厅里坐下来，面前铺好了鲜红色、柔软喷香的餐布。然后，丁铁把菜单拿过来，轻轻的、绝对绅士风度地翻看着。“就来这个吧——五香乳鸽。”丁铁说。这时，王霞一定也是脸色泛红，眯缝着眼睛，身体微微往前倾斜着……

“也没说什么。我就夸了夸曼玲，说曼玲漂亮，他们家的房子宽敞，还有……还有那辆越野车也好。”

“哼！”

“你哼什么？”

王霞突然从镜子那边转过脸来，一脸诧异地望着姚一峰，“你哼什么？你有什么好哼的！瞧瞧人家丁铁，又能干，又开公司，还有——人家可是十六岁就会给曼玲写字条了……”

9

王霞的哥哥从江南寄了封挂号信过来。信里有两样东西：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结婚喜帖。喜帖四周镶着花边，左上角是一个胖乎乎的天使，光屁股，圆滚滚的胳膊后面长出了两只白色翅膀，右下角则是烫金的五个大字：

“我们结婚了！”

字体是俏皮的舒体，每个字都像酒后的醉汉，摊手摊脚地躺在那里，一脸的烂漫与迷离。

那张结婚彩照从信封里掉出来时，王霞“呀”地尖叫一声，一把就抢了过去。她把照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验证了好半天，才重新递给姚一峰——“长得也不过如此呵！”她撅起嘴巴、皱着眉头，眼神里却是放下一块石头的神态。对于新嫂子的长相，实在看不出她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姚一峰倒是把那张照片仔细地看了看。新郎穿着深藏青色礼服，脖子那儿紧紧地扣了个深色领结——与上次看到的相比，王霞的这个黑铁塔哥哥好像长胖了不少。姚一峰还突然发现，黑铁塔的脖子其实很短。身体的高大，反衬出脖子的粗短——愈发觉得，那个紧扣在脖子上的深色领结，就像一只凶犯的黑手，“勒死他！勒死他！”

新娘其实倒还可看。至少，姚一峰觉得，她长得要比他想像中好出许多。像一切婚纱照中的新娘，她的脸和身上的白礼服一样白，非但白，而且僵。她咧着嘴，脸上撑开着笑，这也如同下半身怒张的裙裾——她是瘦小的，站在黑铁塔身边，戴着长截白手套的手从深西服里探出来。怎么看，怎么都像大街上被劫持来的人质，“不许动！不许动！”

两个人拿着照片看了半天，接下来便说到了回去参加婚礼的事。喜帖上倒是清清楚楚地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恭请王霞、

他说

她以女性独特的敏感和细腻，表现了世纪之交中国都市女性对于现实世界的迷茫、孤独和恐惧，蕴涵着穿行于冰冷物质空间中的现代人对真诚与温情的渴望，显示出别样的精神价值。

——贺仲明

姚一峰届时光临!”但首先王霞就不同意这样。

“一起回去?那要多少钱!简直是开玩笑!”她说得气鼓鼓的,那张照片被她捏在手里,都有些皱了,倒颇像只折断翅膀的病鸟。“你倒是算算看,那要多少钱!路费,见面礼,还有礼金!两个人可不就是两个人的礼金!话说得倒轻巧,他们只要说一声,一起回去……”

王霞走的那天,姚一峰陪着她去火车站。

两人离开家时天上只不过滚着几片乌云,等进了车站,雨点却如同泼妇的骂街话——“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劈头盖脸的兜头下来了。车站小卖部那儿黑压压地围了好些人,抢购里面的伞和一次性雨衣。姚一峰拨拉了好久,外套上的扣子都挤掉两颗,才好不容易买到一把艳蓝色的折叠伞。他一只手打伞,另一只手拎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

刚才王霞就守着这只包,窝窝囊囊地站了好久。她脸上的线条直朝下挂,还蒙着层灰。昨天王霞特意去做了个新发型,准备回去见新嫂子时镇她一镇的,没想到却逢上了这场雨。一直到上了火车,找着座位坐定下来,她脸上仍然还是别别扭扭的。

“别忘了每天打电话……知道吗?”

她皱着眉头打开车窗,探头关照道。

姚一峰站在站台上,不断有拖着行李在他身边跑来跑去的旅客,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水塘里,泥点溅起来……

“路上当心点,看好自己的行李。”姚一峰说话时,有辆拖轮车正好被人推过来,隆隆的轮子声。

“你说什么呢?”

“你在说什么呵——”

王霞的眉头皱得恨不能倒挂下来,她再一次把头探出窗外,大声说道。但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她头发上,如同伸手触到了滚烫的铁块,她触电般的,又把头迅速弹了回去。

火车发出一声怪叫,在灰蒙蒙的雨雾里启动了。姚一峰看着车窗后面的王霞——为了防雨,她把车窗玻璃放了下来。

现在,雨点像一只只发怒的妇人的小拳头,狠命地砸向窗玻璃;然后,突然又安静了下来,变成一行行幽怨的眼泪,唰唰唰直往下流。

隔着玻璃窗,姚一峰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那正是王霞的眼泪,它们正从她的眼眶里涌出来,然后顺着她的脸庞,流得唰唰唰的。

10

王霞走后的这几天,姚一峰老觉得睡不踏实。前四天里,下了两天雨,又出了两天月亮。房间里到处弥漫着王霞的气味。厨房里是王霞的酱油、麻油、白糖和粗盐。客厅里是王霞的芬芳牌空气清新剂。卫生间里还残留着那种白色膏状的味道。最新的一只小鹿腿,风干了,姿态优美地挂在墙上。到了晚上,姚一峰钻进被窝里,那种香喷喷、干净的女人味道,仿佛仍然缭绕在姚一峰的周围。

王霞跷着一只脚,把脚趾甲一根根剪下来。

王霞推开窗,纤弱的身体如同缠人的蛇类:“月亮,看到了吗?真圆呵!”

但是不对,姚一峰并不是因为王霞而感到了孤独。是的,王霞确实不在,他也确实感到了孤独。但这孤独是因为王霞的离开产生的,却不是因为王霞造成的。姚一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有一天,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他给“小卷毛”打了个电话。

是“小卷毛”接的电话。

“哥,是你吗?”她说话了。她即便还没说话,姚一峰都能听出那种蜷曲、纤细的气息。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可别再坐靠窗的位子了。”

“小卷毛”已经是个大姑娘了。上一次姚一峰看到她时,“小卷毛”看他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一种少女的羞涩……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她是他的“小卷毛”,他梦里永远的“小卷毛”。

那是个有月亮的夜晚。但姚一峰觉得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这感觉是他不熟悉的。即便“小卷毛”一如往昔的甜丝丝的声

他说

女人天性近乎巫。朱文颖的小说让人不知不觉地坠入到她精设的迷宫与幻境之中,我惊心于她轻而易举地打破一切事物之间的物理障碍的那种天分和能力,她那么随意地就把幻想与生存、历史与现实、希望发生和已经发生的等等之间的界限取消了。

——张清华

音,都没能把他从里面拖出来。这却是让姚一峰有些害怕的。

就在王霞走后的第五天,姚一峰意外地接到了曼玲的一个电话。

他们在他们常去的米线店那儿等他。

也就是个把月不见,曼玲瘦得脱了形,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准确地说,现在她看起来几乎就不像一个人。她那头微髻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剪了,剪成男孩的长度,脸颊却像悬崖边的峭壁……她的脖子突然细了很多,撑不住脑袋似的,摇摇欲坠。她倒还是白,但那是骷髅才会有的白——仿佛为了证实这个可怕的感觉,姚一峰觉得,她身上正散发出强烈的消毒药水的气味。

姚一峰惊讶得张大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现在很难看,是吗?”倒是曼玲先说话。

“不……”姚一峰不由得慌乱起来,连连摆手道:“不是……但你瘦了,瘦得很厉害。”

曼玲笑了笑。但她笑起来显得有些勉为其难,叫人看起来都觉得吃力。姚一峰看着她吃力地笑,恨不能上去帮她一把。就像那个去悬崖的下午,帮她擦掉溅在脸上的山雀的血迹。就那样,就那样伸出一只拇指,轻轻的,轻轻的,如同傍晚的风刮过树梢。

曼玲从包里拿出一只小盒子,递给姚一峰:“这是我送给王霞的,前些日子她告诉我,你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结婚?”姚一峰愣了一下,“哦,是嘛……真是谢谢你了,再过几天她就要回来了,到时候你自己给她吧。”

“不必了,还是你交给她吧。”曼玲抬起眼睛,迎着姚一峰有些躲闪的眼光,“今天我是偷着从医院跑出来的……这事一直瞒着你们,得了这种病,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又朝着姚一峰笑了笑。仿佛得病的不是她,却是他;也仿佛因为告诉了他这件事,而深感抱歉似的。

“那么,丁铁……他知道吗?”

那只悬崖上的兔子,丁铁的黑色墨镜,

睡梦中阴森恐怖的峡谷。姚一峰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牙齿和牙齿交错的声音。一个人从峡谷上掉下去,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他早就知道了。”曼玲淡淡地说道。

11

去医院的那天晚上,姚一峰特意换了身衣服。

那是套半旧的运动服,袖口、膝盖那儿都有点发白,布料也软了,摸上去像是瘫痪发软的动物的四肢。姚一峰穿上它时,略微觉得有点小,紧绷绷的,像蛇皮一样裹在身上。

他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然后,他夸张地伸了伸手臂,又使劲往上蹦了几下。

以前,在姚一峰还小的时候,每次去操场打篮球,他也总是会做一下这样的习惯动作。草吸足了水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只忧伤的暮色里的小鹿,看着前方影影绰绰的树林,它要奔过去,像薄暮里射出的利箭……姚一峰临出门前,在那面挂着小鹿腿的墙下站了会儿。他抬头看着它,安静地抽了一支烟。他昂起的下巴与它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仿佛正在低声交谈似的。后来,他像是突然醒了,他向它伸出手去,手起刀落——啪的一声,它被他一把抓了下来,扔进垃圾桶。

街上到处是回家的人群。暮色刚来,但天并没有黑。反倒有一种迷霾般的雾气,像是从垂死的动物口腔里吐出来的。姚一峰记得,有一次,丁铁射中了一只小鹿。他们呼叫着奔到它身边时,它正侧躺在草丛里。它的嘴巴不断闭合着,从里面吐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雾气。甜腻,黏稠,迷惘,一碰到空气就散了。但是后来,当他们提着血淋淋的尸体走在山道上、跨过密集的草丛往回走时,空气里到处都是那种雾气的气息。

怎么赶都赶不掉。

在大街上,姚一峰找到了一家自行车出租行。老板是个矮胖的秃子,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剔牙。姚一峰果断地走向他。

“租车。”姚一峰一手推车,一手扔了张纸币给他。



教诲

妈妈指着水族箱对儿子说:“孩子,看,这就是吃人鱼!”

箱子上的妈妈对她的小鱼说:“孩子,瞧,这就是吃鱼人!”

海潮 编绘

“什么型号的?”秃子说。

“飞鸽牌。”

“喂——什么时候还?”秃子的声音已经远了。因为车上的姚一峰是箭。

“不知道。”

车子骑得真快,微风凛冽。姚一峰觉得自己的脸上糊满了鼻涕。而那个沉闷的、几乎不像自己的声音,就是从那些臭烘烘的液体间流出来的。

“不知道。”姚一峰说。

12

躺在病床上的曼玲没认出姚一峰来。她不可能认出他,因为她睡着了,头歪向一边,枕在软而白的枕头上。在姚一峰看来,睡着了的曼玲,就犹如一个安静而又甜蜜的婴儿。虽然坐在她床边正打毛线的女护工是这样说的:

“她刚睡着。打了一针,昨天又整整痛了一夜。”

是个雪洞般空洞的单人病房。床边的矮柜上摆了一大束花,刺眼的鲜黄色,如同倾泻而下的蛋黄瀑布。姚一峰一下子叫不出这花的名字,只觉得半人高的枝条嚣张而凶狠,很像章鱼漫天飞舞的手臂。

姚一峰拖了把椅子,在曼玲床边坐下来,看着她。

“你瞧,她还是那么好看。”姚一峰说。

女护工打毛衣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会儿……她觉得自己可能听错了话,抬起头,有点好奇地看了看姚一峰,又看了看床上的曼玲。

“小的时候她就是这样。一睡就能睡一下午,特别乖。”

姚一峰伸手给曼玲掖掖被子。掖被子的手像游动的蛇,往上游就触到了曼玲的脸,再往上游又碰到了曼玲的头发——曼玲的头陷在枕头里,枕头很白,但衬不出曼玲头发的黑。因为她现在既不是微髻的长发,也不是男孩的短发。现在,曼玲的头上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头皮青汪汪的,活脱一只煮熟了的鸭蛋。

姚一峰的手指在曼玲的光头上滑过去,滑过去……它们不断做着弯曲的动作,

勾起来,又翘上去;翘上去,再勾起来。就像一只奋力想飞上天但又被打折了翅膀的鸟。

“她的头发从小就是卷的。髻得特别厉害,像打着一个个小唢呐——”姚一峰把一根食指竖起来,堵在嘴上,轻声说道。

女护工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惊恐的神色。好多天了,她陪着床上这个丑陋的怪物,现在突然又来了个疯子。女护工觉得姚一峰真像个疯子呵,他胡子拉碴的,上面还沾了好多脏东西。他可真脏,就像躺在床上的那个——现在,这个怪物的头动了动,朝着姚一峰站着的那一侧。她的两只眼睛也动了动,但那根本就不是人的眼睛,在女护工看来,那简直就像两只烧焦了的大洞。

女护工下意识地用手抱住了自己——在她看来,这个冷冰冰的病房里,只有那个叫丁铁的男人是正常的,虽然他确实是严肃了些,说话也冷冰冰的。但就连他,也已经两天没来了。

这时姚一峰突然又说话了:“医生怎么说的?”

女护工正沉浸在可怕的冥想里,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医生说……说命是能保住的。”

姚一峰恶狠狠地说:“就这样保住?”

女护工又哆嗦了一下:“那是医生说的。”

姚一峰说:“医生还讲什么?”

女护工往后退了一步,战战兢兢地说道:“医生还说,她可能慢慢地会失去知觉……但医生说了,她不会死,她不会死的。”

姚一峰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丝恍惚:“那么,她会成为一个植物人?”

女护工察言观色着:“但医生还说了,也不完全是植物人,她能听到别人说话。有时候,她也会觉得疼。”

姚一峰在病房里走了两圈。走到窗口的时候,他推开窗,探出去小半个身体,还用手指触摸了一下外面的空气。

“湿度挺高的,要下雨了。”姚一峰说。

又过了大约两秒钟,他重新走回到女护工面前,说道:“你回去吧,今天我来陪她。”



有口难言

某人去派出所报案,他说:“昨晚有一个盗贼闯进我家,拿走了我的金银首饰,还有现金和存折,我当时没敢喊叫一声!”警察问:“你为什么不喊呢?”那人说:“我怕他再抢走我的金牙。”

海潮 编绘

“你……我还不知道你是……”女护工一脸的迷惘。

姚一峰直视着女护工的眼睛，坚定而明确地说道：

“我是她哥哥。”

13

姚一峰那天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半夜了。在他陪夜的四五个小时里，一个年轻小护士进去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她好奇地看了姚一峰一眼。这个陌生的男人，正呆呆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以前她从没见过他。

“都好吗？”小护士例行公事地问道。

她记得这个陌生的男人是这样回答的：“一切正常。”

第二次进去时，那个男人正拿着手机通话。但他通话的姿势仍然有些奇怪：他嘴巴对着话筒，整个的上半身却向床上的病人俯视着。这给人一种感觉，他其实是对着床上的人说话，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讲给她听的。

这种怪异的感觉，让小护士留意了一下他说话的内容。

“你爱哥哥吗？”他说道。

小护士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回答的，但紧接着这个男人又说了：

“哥哥也爱你。”

这是小护士最后一次查房，关门出去时，她还想着这件有趣的事。但很快也就忘

了。已经很晚了，她觉得困倦。

下半夜的时候，在值班室里打瞌睡的小护士听到一阵急促的铃声，自行车铃的声音。这铃声清脆悠扬，让少女想起春天的田野，金黄色摇动的野花，几只羚羊在香喷喷的黑土地上奔跑……她微微笑着，重又沉沉睡去了。

没有下雨，月亮反而出来了。月色普照，如同白雾升腾。姚一峰骑在那辆“飞鸽”牌自行车上，潮湿、沁凉的雾气，它们爬在他的脸上、鼻梁上、他裸露在外面的双手上。看不见四周，白雾迷漫，如同看不见山崖的边缘。有些时候，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两手离开龙头，两脚离开踏板，缓缓地闭上眼睛。然后，车子载着他，向着雾气蒸腾的山谷，滑过去，滑过去……

其实刚才，他站在曼玲床边向她告别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他闭上眼睛，慢慢地向她俯下身去。他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要告诉她的。他说了。即便很有可能她根本就没有听到。等到做完了这一切，他果断地抬起手，拔掉了曼玲正在挂水的针头以及所有正闪烁着红绿灯的抢救设备。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仍然觉得手有点发抖。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怯懦的人，所以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原载《作家》2004年第10期

原刊责编 傅百龄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原创版)

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

2004年第12期要目

现实中国

你有权监督警察(报告文学)……徐雅雅

战俘营(报告文学)……赵大年

作家人气榜

电影哦电影(中篇小说)……衣向东

好看小说

天海子……郭雪波

国手(中篇小说)……星竹

和衣而卧(中篇小说)……孙瑜

1973年的乡村婚礼……王保忠

新人自荐

谈婚论嫁(短篇小说)……邵远庆

与生活和解(点评)……张颐雯

文化观察

向当代文坛进言之十四……金华兰、冯潇潇、毛深

天下中文

“第三届老舍散文大奖赛”作品选登

汉堡老太太……葛佳

故乡在北京……于泽俊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定价:6.8元 邮发代号:2-85

THX FOR UR READING

作者简介:李来兵,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怀仁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怀仁县报记者。16岁开始写诗,无大成。新世纪以来致力于小说创作,有小说、散文五十余万字见于各种期刊。《黄河》今年第三期起,特辟个人专栏“期期见”,连续推出其小说小辑,引起文坛关注。本篇为作者中篇小说处女作。



一天

■李来兵

杀了人,他们都进了自己不愿进的地方。

逛街

金中正准备好上街,妻子回来了。

你要上街?妻子问

我要上街。金中说。

正好我要买些东西,我和你一块去吧。妻子说。

金中思忖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只能把你送到拉德大厦下。

妻子也思忖了一下,说好吧,你做你的,反正我是逛逛,有个走全有了。

发动了摩托,妻子抬腿跨了上去。金中说,你轻点,车都歪了。

妻子说,我这不轻吗?

等了三分钟,摩托热了,金中一拧油门,车走开了。

这条巷子有一百米长。金中一直在思考着什么。

走到前面,遇到一家人在担炭。炭把路堵死了。

对方说,绕着走吧。

金中心里说,凭什么你说绕着走我就绕?嘴上却没说。

车掉转了头。妻子说,走路就是不看,这要是黑夜,你非得戳个人仰马翻。

金中说,我没看,你为什么也没看?你也在这个摩托上。

妻子说,我一个坐车的也要眼观六路?



本文原发刊物
《黄河》2004年
第5期

太累了。

绕回几步地,金中从一个小巷子穿了过去。路上有冰,摩托行走起来小心翼翼。金中双手紧握,直视前方。有一个姑娘骑着自行车在冰上摔倒了,她狼狈地爬起来,脸红彤彤地看着金中,金中心猿意马的。

很快超了过去。金中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个姑娘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往前走了。金中想,遇到这个姑娘的情况不知以后还有没有?

国道两旁的各色铺位琳琅满目。小贩子们沐浴着午后的阳光,一副副幸福充溢的面孔。这个时候很少有顾客。四五个孩子围在一个水果摊前,对着那些诱人的香蕉、苹果、甘蔗、椰子和荔枝垂涎欲滴。水果摊的老板说,让你们妈给你们买去。

金中说,要不要给小金买些回去?他没吃过椰子。

妻子说,前几天不是买了一袋苹果吗?现在还有呢。

金中说,我说的是椰子。

妻子说,有苹果吃就不错了。

金中觉得有一句话已经到了嗓子眼,马上会喷薄而出,但是他把它强吞了回去。

油门手柄持续往下旋动。摩托像要飞了起来。妻子在后面紧紧掐住金中的脊背。她从不像别的女人那样,侧坐,高吊,上半身扑在自己丈夫的肩上。仿佛一件淋雨的衣服黏滞湿重。

一声尖厉的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冲天而起。金中的油门锐减了下来。妻子藏在羽绒服下的乳房陡地在他的后背盖下两记温暖的印章。

金中回头去看,原来是一辆大车紧急制动。大车前面的一辆桑塔纳停住,从里面跳下两个人。他们迅速地攀上大车的驾驶楼,把司机拖了下来。

又要打架了。金中说。

打架天天有。妻子说,上午我还看到一个外地人在农贸市场被打得血流满面,满地找牙。

金中说,是天天有。

过了立交桥,进入站前广场,往下就是拉德大厦。金中把车停在路边,说,我出来

后怎么联系?

妻子说,我就站在这儿等你。

金中说,我30分钟后就到这儿接你。

妻子说,说好了?

金中说,就这样。然后驱车直奔县政府。

上午局长交代让到经委取一份文件。金中心想,先到经委把文件拿了。

经委在7楼。电梯坏了,金中只好顺着楼梯一层一层往上爬。到达7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7楼静悄悄的。只有办公室坐着一个人在入神地看书,金中认出这是公务员小刘。

小刘,金中气喘吁吁地说,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小刘抬起头,你是谁?小刘原来并不认识他。

金中说,我是建设局的金中,前几天我还和你们主任喝的酒。你给我们大家一人倒了一杯水。

小刘说,和我们主任喝酒的多了,我眼睛不好愣是没注意到你。

金中坐下,出了一口气。说,小刘,我来取那份国发9号文件,不知放在哪儿?

小刘想了想,说,这个文件是传真过来的吧?

金中说,我没见过,不知是不是传真。

小刘说,我想起来了,是传真过来的。不过只有一份,在主任办公室。

金中说,那你去取出来,我拿着好向局长交差。

小刘说,不行。主任的门我是能打开,拿他的东西我作不了主。

金中说,主任呢?

小刘说,我也不知道。一般来说,下午他是打麻将。

金中说,打他手机联系一下。

小刘说,主任每到下午就关机,他就是怕人打扰他清静。你明儿上午8点过来,主任肯定在。

金中说,明天他一准在?

小刘说,一准在。

金中说,要是他在的时候我没来,你帮

文学中国

文学是把我的情欲集中到一个地方的场所。并有微弱的呼号。

——李来兵

我要上。

小刘已经在读书了。他眼不离书地说，我说了在他一准在，你过来找他，他也在。

金中从7楼往下走。他把一口痰重重地啐在楼道的钟表上。有一个人在急匆匆地行走中回头望了他一眼，惹得金中一阵心跳。

4楼的各个办公室门都开着，从里面传出众多高谈阔论的声音。金中看到门厅的房里人事局的干事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有一张嘴里镶嵌着光辉灿烂的两颗金牙。他们因为笑而混淆了各自的性别和性格，只有那两颗金牙分外耀眼。

金中刚要转身，迎面过来报社主编。主编喊，金中！

金中说，您消闲？

主编说，不是太忙，但也不消闲，进来坐坐吧。

金中说，坐坐。

主编领路，把金中带进左侧的一个套间。套间里很豪华，地毯、壁纸、庞大的办公桌、总统沙发一应俱全，没有一点文化单位的寒酸相。金中说，您的办公室不错啊。

主编说，也就是一般。

主编给金中打了一杯纯净水，又丢一支烟给他。金中先给主编点上，又给自己点。

主编说，你那天拿来的稿子我看了。总体说挺好，个别瑕疵我改了一下。

金中说，您说的是写局长的那篇人物通讯？

主编说，就是那篇，有5千字吧？

金中说，差不多。

主编说，我们的报纸是4开4版，5千字就是一个整版。以这样的篇幅报道个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过先例。当然，如果是商业性的就另当别论了。

金中说，您说稿件太长？

主编说，也不是不行，换种形式而已。

金中说，怎么换法？

主编说，按我刚才说的，稿件照登，你们局出3000块钱广告费。

金中说，发这个稿子是我自作主张，局长一直有言在先少宣传个人。我知道他嘴

上这么说，心里也并没有特别反对。但如果说到钱，这就难了。

主编说，你找他谈谈总可以吧？

金中说，我是能说这话，效果就难以预料了。您能不能通融一下，稿子先登了，账记着。

主编说，我们收到的空头支票已经太多了。

金中说，您是说不行？

主编说，不行。

金中起来和主编握手。主编说，你还是试试。

金中说，您真的不能网开一面？

最好的情况是这样，主编把金中送出办公室后说，给你留500字的地方，按一般来稿处理。

金中说，您真的不能破一次例？

主编坚定地说，绝对不能开这个口子。

金中到了拉德大厦下，远远看到妻子站在路边。是你自己说的吧，30分钟，妻子不满地说，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足足等了你快两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

金中说，我有事。

妻子说，你有什么事？

金中说，我就是有事。

金中带着妻子在人群中穿梭。偶尔有车一越而过。妻子说，你说的是30分钟，我等了你快两个小时，你让我往死里冻呀。

金中说，你为什么不在商店的门厅里？

妻子说，站在那儿我能看到你吗？

金中说，我能看到你。

妻子说，我看不见你。

金中说，你太固执了。

妻子说，你不固执吗？

车飘了一下，差点儿撞住前面的一个妇女。那个妇女因此而掉下了自行车：什么东西？！

你什么东西！金中在心里对骂。他左摆右进，一路越过了许多人。

金中问，你说的那个化妆品店在哪儿？

妻子说，前面。

金中说，我记得在后面。是叫天香的那个吧？我记得在后面。

他走了

心理承受能力差一点的人，不大能将李来兵的小说看到底。看到底了就意味着一种折磨，这种折磨来自于李来兵近于寒冷的理智。偏偏他又极善于制造诱惑，这种诱惑渗透到了他小说的细枝末节里，甚至连语言都显示出相当的质感，结实而锋利，像刀子一样上下翻飞，像滚动的石头，能溅起一溜烟尘来——你不得不跟他走。

——鲁顺民

前面,妻子说,我说前面就是前面。

金中说,你说前面就是前面?我记得是在后面,那个店有几年了。

把我冻的。妻子抖了抖肩,你不知道我有关节炎?你把我冻坏了。

金中说,那是个小店,虽然小,但还是能看得清。那个店有几年了。

妻子说,把我冻坏,看谁给你做饭,谁给你洗衣服?

金中说,你准备买什么?

妻子说,看谁给你洗衣服,谁给你做饭?

金中说,你能不能闭嘴?你再说,我就一个人回家去。

妻子说,你以为没有你,我就连家也回不去了?你太狂妄自大了。

金中说,是你狂妄还是我狂妄?

妻子说,难道你不狂妄自大吗?她跳下车,往前走。

金中抬头看到那个店铺的门楣上写着“天香化妆品专营”。妻子走进了店里。金中站在远处,摸出一支烟慢慢地抽。夜色已悄悄地向前逼近。行人逐渐稀少了起来。马路重新变得开阔起来。

金中抽着烟,耐心地等妻子出来。透过灯光,能看到店里站着很多顾客。

金中把烟扔了,走进店里。妻子好像排了一阵才排到老板跟前。老板是个又胖又矮的青年人,大腹便便,满脸横肉。他一手端着茶水,一手给旁边的顾客取东西。

有玉兰油吗?妻子问。

老板说,有。

妻子问,多少钱?

老板说,58。

妻子说,前几天我和朋友来,你卖28,才隔几天,你就涨这么多?

老板没说话。他继续抿茶水,继续给旁边的顾客取东西。柜台上堆满了十几瓶油脂、粉、膏、露。

金中看到里间围坐着五六个人打牌。一屋子的烟。烟雾使灯光显得十分晦暗。

妻子说,拿上来,我看看。

金中一直站在人群的背后。他看到这间店并不大,他从不进这种堆脂砌粉的地

方,但是他知道这个店名,已经几年了,即使在路上一闪而过也熟了。

妻子说,拿上来,我看看。

老板抿水的时候,嘴唇嘟着,上面怒放着几根稀疏的短髭,露出下面白青的肉基。

妻子的脸显然红了。她的目光在空中划了几个不规则的圆,没着没落的。

拿过来,我看看,妻子仍在说,看看也不行?

老板接过顾客递过去的几张崭新百元钞,说,贵就甬看了。他把钱放在身后的抽屉里,顺势坐在椅子上,那只拿过钱的手又去拿电话。

一些目光开始盯着妻子。这让妻子觉得很不自在。她动了动身子,仿佛在抖落那些追逐的目光。

她迟缓地转过身。同时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人?!

妻子空出的地方很快被后面的人补上。妻子没说走吧,但是金中听到一句走吧。他还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什么人,先看看你是什么人?!

这句话是老板说的。老板淹没在人群里,但金中听出是老板说的。

金中往里望了一眼,然后跟在妻子身后出了店门。

妻子说,我们回家吧。

金中说,我还要去买包烟。

妻子说,你去吧。

金中说,你怎么办?

妻子说,我在这儿等你。

金中略加思索,说,你还是去前面那个皮衣店,店主是我的同学。你在那儿等我。

妻子说,我现在就想找个坐的地方。我的腿困死了。

两人各选择一个方向。金中沿街找到一个烟酒批零点。老板依然是个年轻人,模样如出一辙。金中问,有什么烟?

老板说,什么烟都有,你要什么烟?

金中说,极品云有没有?

老板说,没有。

金中说,我听到你刚才好像说什么都有。

老板说,从来没有人到我这儿买过极

我说

我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观察者。我怀着猎人一样的冲动和悲哀,这让我的目光往往明亮。往往在明亮之后得到休息。让我的心扉总是能在暗夜里,靠着燃烧自己,看到一些耸动的存在。看到存在的背后。

——李来兵

品云。

金中说,我这是和你买什么?

老板说,没有极品云。

好吧,金中说,红塔山拿一包。

老板拿上烟,金中掏出一张50元。老板在手里搓搓,又甩甩,说,今天怎么都是大钱?他把钱扔在脚下的一个满是零票的筐子里。

又一个人进来,说要3条君子烟。老板在电话上摁了一个键,然后说,君子烟3条。

对方是个女人。答应了一声,就往远处跑,老板说,等等。

再拿几张10元的过来。他说。

3分钟过去,没有动静。老板又摁电话。对方说,烟有,钱给人找光了。

老板说,你仔细翻,肯定有。

等君子烟的说,我赶末班车,你最好快点。

老板说,快了。他的指头搭在玻璃柜上,不停地敲击着。快点!他又对着电话吼了一声。

金中看了看筐子里的一堆毛票。他拈出一支烟。你这儿有没有藏刀?

藏刀?老板的手指依然有节奏地敲击。没有,但有水果刀。

水果刀小了点,金中说,菜刀呢?

老板说,只剩下最后一把了。

一把就够了。金中说,你给我拿上来。

老板把刀递给金中。金中说,这样你就应该给我找30元了。

老板俯身拾了一把票子,送货的过来了。是个小男孩,他把烟和钱扔在柜台上就跑了。买君子烟的抱起烟,付了款也走了。

金中接过钱,点了点。

老板吩咐伙计,把外面的东西都收拾进来。该关门了,他说,这社会乱的,什么人没有。

金中说,你说谁?

老板说,我说谁了?伙计从地上抄起一根扫帚柄,警惕地站在老板身后。

金中笑着说,看你们紧张的。他拿起钱往外走。夜幕完全降临了,路边的小店多数打烊了。拉德大厦下的夜市刚开始,金中骑

着摩托飞快地奔突着。那把刀贴在他前胸的衣服里。他想不起买这把刀的用意,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地想。

车冲过天香化妆品专营的时候,金中想到了。他下了车。

天香的老板站在店门前,慵倦地伸着懒腰。

金中说,我买一瓶玉兰油。

老板说,明天来吧,我收账了。

金中先自进了屋子,屋子里已经空无一人。老板追进来说,你怎么一个人进来了?

金中说,我买油。

老板说,收账了,不卖。

你说不卖就不卖?金中说。他靠在门上,随手把灯关了。屋子立即陷入一片黑暗。

老板大叫,你想抢劫?!

远处的路灯勾勒出老板惊恐万状的剪影。他肥硕的躯体有些扭曲。金中说,我不需要钱,而且对你的化妆品也不感兴趣。

老板说,那你想要什么?

金中说,我觉得你一而再地说错了话。这样你就不可饶恕了。

老板说,我说错了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你。

金中说,这并不奇怪,你的眼里从来就没有别人。金中用刀指着老板说,取一瓶玉兰油来。

老板取了,放在那里。金中一刀砍上去,瓶子碎下去一角。这个油值多少钱?

20多吧。老板说。

金中掏出20块钱,掷给老板。把你的臭钱收好。

老板说,我不敢要。

金中说,给你钱你不要?

老板说,我不敢要。

金中说,你不要可别后悔。他捡起钱,迅速撕作碎片,然后朝老板脸上抛去。

我警告过你了,金中说,说了错话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金中过去拉门。两个瓶子向他的后脑勺飞了过来。

他被击中了。他站在原地三秒钟,随

他说

这一篇(《一天》)中的四章叠起来,实在是匠心独具。它们纠缠在一起,他们反复地说着这些毫无预谋的杀人故事,不厌其烦地铺陈着凶器本身的无辜与无奈。平平淡淡的故事摆放在一起,虽然是无法摆脱与拒绝的复杂,但却奇异地呈现出别有滋味的思想韵味和审美张力。

——鲁顺民

后,他转过身来。

是你不让我走。金中说。

老板说,你走不了了。他的手里多了一件武器,是椅子。

金中说,看来,你真的不想让我回家了。

老板说,我送你回老家吧。挥舞着椅子砸过来。金中往墙上一靠,椅子砸偏了,但还是有一条腿划住了他的脸。

一种清凉沁骨的液体顺流而下,金中看到那是血。他摸了一下额角。他重又拿起了刀。

不杀了你行吗?金中说,行吗,你说?!

妻子说,你买烟又超时了。

金中说,超时的事肯定会有有的。你也不完全是个守时的人。

妻子说,如果错了,改正还来得及。

金中说,如果还来得及改正的错,那就不是错。

妻子说,我们回家吧。

金中说,我们回家。

冬夜凛冽的夜风中,妻子第一次趴在金中的背上,双臂插在金中的胸前。金中一加油,摩托车便在路灯照耀的地方飞驰了起来。

恋爱

条子是这样写的:小芬,我想见你一面,就在学校的外墙下。三太子。

陈小芬说,你怎么收到的这张条子?

张雁君说,早晨我翻书桌,翻出了这张条子。它掖在我的物理课本中。上午的第一节课是物理课。

陈小芬说,他为什么不直接掖在我的书中而掖到了你的书中?

张雁君说,三太子是镇上的痞子,他不可能进入学校,更不能进了教室。这其中必定另有二传手。

陈小芬说,你是说你也不是条子的第

一接收人?

张雁君肯定地说,绝对不是。三太子不可能进到教室。只有一种可能,我们班里有内奸。

陈小芬说,神秘的内奸。三太子这样辗转倒手又是为了什么呢?

张雁君说,只有一种可能,他想散布你和他之间的流言。如果全班人都知道你和三太子谈恋爱,你能有什么选择呢?

中午放学,陈小芬郁郁地回到宿舍。张雁君说,小芬,我们吃饭去吧。

陈小芬说,我不饿。她仰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动的意思。

张雁君说,我给你捎回来,你在宿舍吃。

张雁君走了。陈小芬想,内奸会是谁呢,不会是所有的同学吧?午饭是一碗大烩菜和一个菜包子。陈小芬说,学校几年如一日吃这种饭,把人都吃成菜水色了。

张雁君说,伙食是有些单调。晚上我们到外面饭店去吃牛肉面。

陈小芬说,我的钱用光了。我爸爸说好给我尽快带一百元过来,老没见他。

张雁君说,我有钱。

陈小芬说,花你的钱我会觉得不自在。

张雁君说,你有钱了你还我。

陈小芬说,好吧。她吃了一半,没有胃口了。我饱了,她说。

张雁君说,你别心事重重的样子。

陈小芬说,我有心事吗?

大约两点时分,一个同学过来叫陈小芬。郑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

什么事?陈小芬问,她睡意正酣,但还是爬了起来。

陈小芬下床的时候,床架咯咯吱吱响了一阵。舍友们都被惊醒了,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强烈的阳光刺痛了眼睛。好久,陈小芬才辨出面前的青砖是厕所。一个男同学从里面走出来。他好奇地看着陈小芬。

我会不会是最后一个阅读纸条的人?陈小芬想。

她走进对面的女厕所,蹲在里面小便。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走进来。

他说

读李来兵的小说,感觉如水上冰山,浮出的仅是一角,更多的沉在水下,教人一眼看不透。李来兵拿自己的作品,似乎要证实契柯夫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作品写得越冷静越不露声色,作品产生的情感就可能越深刻动人。

——黄风

陈小芬抽起裤子,然后跺了跺脚,把鞋上的灰尘弄下去。

张雁君不是最后阅读纸条的人,我肯定就是最后一个。陈小芬想。

郑老师的办公室在后两排。办公室也是宿舍。郑老师还没有结婚,结了婚这间小屋子也将是他的宿舍。

陈小芬站在门外喊,报告。

里面说,进来。

陈小芬进去,郑老师正坐在桌子前抽烟。

郑老师,陈小芬说,您找我?

郑老师示意陈小芬坐下。你觉得自己这次考得怎么样?郑老师问。

陈小芬说,马马虎虎。

郑老师说,你的态度不太端正。什么叫马马虎虎?

陈小芬低下头,等待训斥。

郑老师说,你还是第一。

陈小芬抬起头,望着郑老师,他的夹烟的两根手指黄亮黄亮。指甲也是黄色的。

郑老师说,你虽然是第一,可不是满分。有两道小题你不该错。

陈小芬说,我力争打满分。

郑老师说,作为学习委员,你应该起到榜样和带头的作用。

陈小芬说,我知道。

郑老师把试卷交给陈小芬,让她发给同学们。陈小芬拿了卷子刚要走,郑老师又叫住了她。

郑老师说,我差点忘了,你爸爸上午来过,让我把这50元钱给你。

陈小芬说,我爸爸上午来了?

郑老师说,他在镇政府吃饭,钱是司机捎过来的。

陈小芬把钱插在裤兜。你等等,郑老师再次叫住她。

陈小芬,郑老师说,你是不是在谈恋爱?

陈小芬说,我没有。

郑老师没说什么,让陈小芬出去了。

陈小芬进了教室。张雁君说,卷子这么快就下来了?

陈小芬说,已经3天了。你帮我发卷

子。

张雁君说,我又不是学习委员。

陈小芬只好自己发。卷子发完,刚好上课。语文老师走上讲台,全体起立,说,老师好。

坐下,语文老师扫视了一下四周,然后说,今天下午我们上作文课。

语文老师拿起粉笔迅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吩咐同学们在30分钟内完成。

语文老师沿着教室绕了一圈,然后在陈小芬的耳后低声说,你跟我来一下。

陈小芬看着作文本,站起来出了教室。

在教研组,语文老师问陈小芬,你最近有没有谈恋爱?

陈小芬说,我没有。

语文老师说,真的没有?

陈小芬说,真没有。

语文老师掏出一张字条,说,你看看。

条子上写着:小芬,我想见你一面,就在学校的外墙下。三太子。

陈小芬说,这张条子是哪来的?

语文老师说,是在我的教科书中发现的。

陈小芬说,这样的条子怎么会跑到您的书中?

不知道,语文老师说,但这张条子是写给你的这没错吧?

陈小芬说,这件事很奇怪。

语文老师问,三太子是谁,你们怎么认识的?

陈小芬说,我根本没见过他,更谈不上认识。

语文老师说,不认识他怎么会约你?你别不老实。

陈小芬说,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只听说他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回家了。

语文老师说,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陈小芬说,应该是。

语文老师说,我没印象。我在这个学校已经10多年了。

陈小芬说,这件事很奇怪。

语文老师说,你说我没印象这件事很奇怪?

陈小芬说,不是这件事,是这个叫三太

他说

如果简单地套用史铁生式的命名方式,那么李来兵的《一天》便可以更名为《中篇1或短篇4》。因为李来兵的这部中篇小说其实是由人物之间毫无联系的四个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将这些四个以杀人者为叙述对象的短篇小说叠加为一部中篇,在一些编辑的眼中,甚至会产生一种雷同的嫌疑。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样四个短篇的叠加显示出了作家李来兵的匠心独运,并使得整部小说具备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人性深度与哲学深度。设若将这部中篇小说真的拆解开来变为四个短篇,那么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力度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作品当然也就不可能对读者形成如此强烈的冲击力了。

——王春林

子的人接二连三写条子给我，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究竟想干什么？

语文老师说，你收到很多他的条子？

陈小芬说，算您这张，有两张了。

语文老师说，这不奇怪，这证明你们有来往。语文老师笑着说，三太子太心急了。

陈小芬说，他究竟想干什么？

语文老师说，早恋无益于身心健康。但我的态度很明确，不支持，也不反对你们。

第二节课是自由活动，许多同学都往操场走去。陈小芬在教室外站了一会儿，觉得很无聊。她朝远处招了招手，张雁君立即跑了过来。

你陪我去买零食吧。陈小芬说。

你有钱了？张雁君说。

我爸捎来 50 元。陈小芬说，是郑老师接到的。

陈小芬说，他既然来了，也不见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张雁君说，你爸爸太忙了呗。忙多好啊，说明你爸爸公务缠身，官运也亨通。不像我爸爸，一个车间主任。

陈小芬说，你真没劲张雁君。

你有劲？张雁君说。她猛地伸出一只手，在陈小芬的笑穴搔了一下。陈小芬弹起来，狂笑着往开躲。突然，她不动了。

张雁君过去拉陈小芬，她怎么也不肯起来。

陈小芬痛苦地说，我肚子疼得要命。

张雁君着急地说，你怎么了陈小芬？我去找校医。

陈小芬摆摆手，说，我忍一忍。过一阵，她站起来，径直往厕所走去。

张雁君跟进去。陈小芬说，我提前来了，你帮我买包卫生纸。

张雁君跑着去了。10 分钟后，张雁君回来。她说，没有好的，只有这种粗的。

陈小芬说，十万火急，什么的都行。匆匆弄好了，陈小芬让张雁君扶着回到宿舍。

张雁君给陈小芬倒了一杯水。说，上课时我给你请个假？

陈小芬说，这种事你怎么和老师开口呢？

张雁君说，也是。你挺得住吗？

没关系。陈小芬说，现在感觉好多了。我这半年往往不正常。

张雁君说，我的就比较规律。

两人并排坐在一起，互相沉默着。陈小芬问，快上课了吧？

张雁君看看表，说，还有 10 分钟。

陈小芬说，咱们等一会儿再进教室。

张雁君说好吧。她的手伸进兜里又伸出来。陈小芬问，你买零食了？

张雁君说，不是零食，是一个纸条。

陈小芬说，什么纸条？

张雁君把手展开，一张皱巴巴的纸已经汗津津的了。又是给你的东西，张雁君说，真不好意思。

陈小芬打开纸条，见上面写着：小芬，我想见你一面，就在学校的外墙下。三太子。

陈小芬把纸条揉了，扔在床下。

张雁君说，我刚才在小卖部，老杨给的。他说是下午一个年轻人让他转交的。只因为这个年轻人向他买了一瓶酒。

陈小芬说，不用解释了，你也是为我好。这我知道。

陈小芬跳下床，舒展了一下，说我们上课去吧。

张雁君说，我还是给你请假吧？

陈小芬说，请假不好找理由。况且，我一个人也不想待在宿舍待着。

后两节课是化学和复习。老师布置了许多作业。课堂里静悄悄的。下课前，陈小芬把作业收起，搬到化学老师那里，就邀上张雁君去吃饭。

我们走得远一些，陈小芬说，我有钱了，咱们可以好好地吃一顿。

到了饭店，老板热情地迎上来。陈小芬，你可好长时间没有来我们这儿了。老板笑着让了座。

陈小芬说，你还记得我这个学生？

老板说，怎么不记得你？校花嘛，是名人。

这张桌子是你们的。老板说，我就知道今晚你们要来。

张雁君说，这就神了，我们又没预约？

老板说，有人预约了。他揩揩手，从柜



懂事的儿子

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放学回家，发现妈妈躺在床上。“妈妈您不舒服吗？”儿子关切的问。妈妈点了点头。“没关系，做饭的事不用愁，”儿子安慰道，“我会把您背到厨房的。”

海潮 编绘

台里拿出一张纸条。你看,他说,这不是说你要来吗?

陈小芬拿过来看了看,又放在唇上,使劲一吹,那张条子落地了。

小芬,我想见你一面,就在学校的外墙下。三太子。纸条上写着。

张雁君问,什么人给你的?

老板说,镇上的一个人,他叫什么我说不上来。我这儿人太杂了。

张雁君说,他是不是就是三太子?

老板摇摇头说,看不出他哪儿像太子了。

陈小芬说,老板,拣好的端几个上来。再上两个啤酒。

张雁君悄悄说,你不能喝酒陈小芬。

陈小芬说,你陪我喝。

张雁君说,我不陪你。我怕喝醉。我从来没喝过酒。

陈小芬说,我也没喝过酒,今天不就是试试吗?

端上饭后,陈小芬斟了满满两杯。她拿起一杯饮下一大口,蛮好的,陈小芬说你喝一口尝尝。

张雁君斯斯文文地抿了一下,立即唾在地上,这是什么味?陈小芬说,喝开就习惯了。咱们干了这一杯。说着,她一仰脖子咽了下去。

张雁君说,舍命陪君子吧。她也一饮而尽。

陈小芬问,是什么感觉?

张雁君说,就像肚里揣进一只气球。

陈小芬说,你说得倒是挺形象。

老板过来,惊讶地说,哎呀真喝上了?可不能再喝了。

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喝酒,老板说,如果让学校知道你们在我这儿喝酒,以后他们肯定不再把客饭放在我这儿了。

陈小芬说,我们不喝了。

张雁君说,我们也没喝醉。

老板要扶她们出门,被拒绝了。两人握着手走过街市。月亮悬在碧蓝的天幕上,有一丝清风掠过树梢,发出嗖嗖的声音。

陈小芬说,我想见见三太子。

张雁君说,好吧,我陪你去。

不远处是铁轨,附近是一个果园。高大的槐树和青杨将校园的外墙掩映在一片静寂中。

树背后靠着一个人。通过忽明忽暗的烟头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唇、鼻和眼睛。

陈小芬说,你就是三太子?

你终于来了。那个人说,陈小芬,我想你想得好苦。

陈小芬说,我不见你恐怕是不能了。

三太子说,我想和你谈谈。

张雁君说,有什么话,你快说。

我想和陈小芬一个人谈。三太子说。

陈小芬看了一眼张雁君,说,你离开一些。

张雁君说,万一他是坏人呢?

陈小芬说,他是坏人,我就喊你。

张雁君走到后面。三太子说,我给你写了许多纸条。

陈小芬说,我都见了。

三太子说,我知道你会看到那些纸条的。

陈小芬说,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你想干什么?

我想你,三太子说,这太辛苦了。

陈小芬说,你辛苦是你的事,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三太子说,我想的是你。

陈小芬说,你说是我让你这样辛苦?

三太子说,我想的是你。

陈小芬说,你想我有什么用?我并不要你。

我想你,三太子说,我想握一握你的手。

可是我不想你。陈小芬说,也不想让你碰我一下。

三太子说好吧。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刀。

陈小芬说,你想干什么?!

三太子说,你杀了我吧,那样我就不用再这样辛苦了。

三太子把刀柄送到陈小芬跟前。你杀了我吧,他说。

三太子说,你杀了我,我就不用想你了。

陈小芬木然地站立着。她仿佛想起了



都想找钱

一位穷人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强盗用枪指着他说:“别动!否则要你的命!我找到钱就会离开。”穷人苦笑着说:“那你恐怕是离不开了。”

海潮 编绘

什么,她拿过了刀。

三太子跪在陈小芬面前,垂着头。

陈小芬说,我杀了你?

三太子说,你杀了我吧。

陈小芬试着往前伸了伸刀子。三太子仍然垂着头,他没有动。

陈小芬说,我杀了你吧。她闭上眼睛,她知道那把刀子已经深入到了某种不可自拔的程度。她一抽,就是没有抽出来。

陈小芬喊,张雁君。

张雁君说,他怎么了?

陈小芬说,不知道,也许明天就知道了。

张雁君说,明天是星期天,我想约你去我外婆家玩,你看怎么样?

陈小芬说,你外婆家有酒吗?

张雁君说,我外公是个酒坛子,他家的酒品种齐全呢。

那就好。陈小芬像个男子汉似的把手搭在张雁君的肩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我们仨可以喝个痛快了。

债务

你到底有没有 20 万? 早晨一起床,亚美商城的电话又追来了。

苏达还没有洗脸,他坐在床上,云里雾里的。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电话里说,你如果手里确实没钱,我们就只有把房子卖给别人了,你知道,那可是一棵摇钱树,每年光租金就能拿五六万。

好吧,苏达说。他拿着电话走到窗前,看看楼下已是一片喧闹的早市。

好吧。苏达说,我马上把钱打到你们账上。这可是我的所有身家,你们绝不能再生枝节。

20 万,一口价。亚美商城的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见到钱,立马把钥匙给你送过去。

苏达慢条斯里地咀嚼着油条,目光显得空洞而迷茫。20 万,他想。

把这 20 万买了房子,欠马老板那 20 万怎么办?妻子坐在他的对面,她早晨从来不吃东西,只喝一杯温牛奶。

再说吧,苏达说。

马老板对我们可是够仁义的了,妻子说,我们欠了她那么多钱,就没见过她张口要。

马老板是个好人。苏达说。

妻子说,你可要考虑好了。

苏达说,我知道。他把碗往后一推,到水龙头前冲了手。我出去了。

我今天可能不回家。苏达说,午饭你们自己吃。

到银行把过账手续办完,苏达去了自己的批发部。两个伙计都是手脚勤快的,他们已经按部就班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怎么样?苏达从货架上拿下两包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包。

不行。一个伙计说,一天不如一天。

城市的中心在南移,我们这儿很快就会成为犄角圪塔。另一个伙计说。

我知道,苏达说。我已经物色好了一块宝地,过几天我们就搬过去。他把一支绿箭口香糖扔进嘴里,认真地品味着。

一个伙计说,马老板一会儿来送货。

什么?苏达说。

马老板一会儿来送货。伙计重复了一遍。

哦。苏达停止了嚼动,他说,我差点忘了,是我昨天给她打的电话。

你一个小时后到亚美商城,苏达吩咐一个伙计说,找那儿的老总,就说来取钥匙。

你继续待在这儿。苏达对另一个伙计说。

马老板的送货车到了。苏达步下台阶去迎接。他握住马老板的手说,老是你亲自押货过来,太麻烦了。

马老板叫马丽,有 40 岁,但还是风姿绰约。马丽说,我是什么金枝玉叶?给你送趟货算什么呢。

苏达说,我压了你那么多货款,真是不



同性恋

某男职员走进老板办公室,向他报告说:“老板,我们公司有同性恋。”老板问:“啊!是谁?”男职员说:“你吻我一下,我就告诉你。”

海潮 编绘

好意思。

马丽说，你是个厚道人，这我心里明白。

苏达说，生意是一天天惨淡了起来，也不知会不会有转机？

马丽说，你再积累些资金，我帮你找块好地盘。

已经让我没脸见你了，苏达说，绝不能再添乱给你。

马丽说，别客气。几人一起把货搬进店内，核准了账目。苏达问，今天有没有空？

马丽说，你是最后一家。

那好。苏达说，我请你们出去转转，就算是表示感谢吧。

马丽用手在腰上捶了几下，说，出去转转？

苏达说，上五台怎么样？那儿香火正旺。

马丽说，就用我的车吧。

苏达亲自到店内搬了一箱纯净水，又拣了几样饮料点心。看好了店，他对伙计说。

汽车沿环城公路出了市区。苏达和马丽坐在后厢谈笑风生。

苏达讲了一个荤笑话。说的是编辑到歌厅点了一个小姐坐台。小姐刚从东北来的，只有17岁。编辑从不沾染小姐，但他十分喜欢提一些问题给小姐。编辑问小姐出过台没有？小姐说没有。编辑说你是不是对客人要求太高了？小姐说，我哪有什么要求啊，只要他是个男人，只要他给钱，高低不限，胖瘦不限，老少不限，脏净不限，歌厅里外不限，晚上白天不限，床上地下不限，大小不限，长短也不限。简直服务到家了，我还能怎样啊？

马丽笑说，想不到你苏大老板还真是藏而不露。

苏达说，我也是道听途说。

司机这时掉过头来说，好听好听，再讲一个。

苏达说，不讲了不讲了，这种不干净的东西怎么能入人的口味。

马丽说，你说吧不妨事，反正这一路上没个说话的反而憋闷得慌。

苏达又讲了几个，司机的性子被逗了起来，也滔滔说个不休。

马丽提醒司机说，别忘了你还在开车。

司机说，和苏老板在一起真痛快。

车已经驶进邻县的山岭上。马丽问苏达说，你进过歌厅？

苏达说，没有，我对那种地方天生有反感。他掏出一支口香糖塞进嘴里。

马丽说，男人吃口香糖的少。

苏达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又拿几支口香糖让马丽。我忘了你是女士了。苏达说。

马丽说，我没有这个习惯。我看着你的样子挺好玩的。你让我想起了一种人。

苏达说，是周润发？

马丽说，不，是嬉皮士。

苏达说，你在骂我马老板？

马丽说，不是骂，觉得好玩。

司机打开录音机，响起田震的《自由自在》。

司机说，我就是爱听田震的歌，有味。

苏达说，她是故弄玄虚，玩深沉，假清高。说起歌，我倒是比较喜欢那些爬山调、信天游一类的民歌，放开嗓子唱，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唱得人心荡悠悠。

司机说，那也算唱歌？纯粹是噪音。

马丽再次向司机警示说，说归说，别让车跑了调。

苏达说，还是我跟马老板说吧，你听着。

田震的《自由自在》：……我登上那高山/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不再犹豫/我心中有爱/我不想放弃/只想离开/我飞过那高山/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我穿过云海/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

苏达说，我欠你的款，争取年前一次性还清。

马丽说，不急。总不能让你太为难。

苏达说，这么久了不付你利息已经是天大的人情，再拖下去真的没意思了。

马丽说，你现在手头大约有多少？

苏达说，钱是不多，10万出个头。

马丽说，年跟前先给我5万，其余的分批付吧。



看病

病人来到一家医院，对医生说：“我在许多医生那儿看过病，而且几乎花掉了我的全部财产。”医生咂着嘴说：“哎呀，我是多么的不走运啊！为什么您不早一点到我这儿来呢？”

海潮 编绘

苏达说,你真是个好人马老板。苏达把口香糖唾到窗外,又含了一支。我今生最大的幸事就是遇到马老板你了。苏达真诚地说。

马丽说,压出去的也不只你一家,大家都一条道上混饭吃,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苏达说,你外头的账还不少吧?

马丽说,有七八十万的样子。

苏达怔了一下。就您这些账已经够我奋斗一辈子的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换个车坐?

我觉得坐这种车就挺舒服。马丽说,我挣钱又不图享受。

苏达说,我猜不出您的心思。

马丽说,莫名其妙就下海了,莫名其妙就做起了生意。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

苏达说,那你要钱干什么?

我没认真想过,马丽说,等老了架不住也捐上几所希望学校。

苏达说,可惜了那么多钱。像您这种觉悟水平的,少。

……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我不要选择/我想离开/我没有选择/堕落尘埃/我不要选择/我想要自由自在……

苏达说,把录音机关了吧,马老板瞌睡了。

司机关了录音机,回头看了看马老板。马丽靠在座背上,闭着眼。

马老板这人有个毛病,不能闲,一闲下来就犯心慌。司机说,其实她特别需要休息。

她的孩子呢?苏达问。

司机说,离婚后,孩子都跟他爸走了,在那边条件也不错。她很少去看孩子,孩子们也不来看她。

我知道了。苏达说,马老板从来没提过再婚的事?

她说一个人挺好。司机活学活用地说,自由自在。

苏达说,马老板这样的人,少。

车进了县城。司机说,我们在这儿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走。

苏达看看表,上午不到11点。他说,也好,顺便把午饭也吃了吧。

司机把车停靠在路边的一家小饭店前。苏达去叫马丽。

马丽问,到了?

苏达说,快了,咱们先在这儿打个尖,歇歇脚。

马丽打个哈欠说,好。下了车,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头顶上。

我有几年没来这儿了,马丽说,变化不小。

一阵手机铃声骤然响起。马丽掏出手机一看说,不是我的。

苏达说,那就是我的。他掏出手机往远处走。是店里的伙计打来的。

钥匙我拿到了。伙计说,那房子我也看了,挺大的一间。

苏达说,好了,你把钥匙保管好,回去给我。

苏达关了手机,走进饭店。老板十分殷勤地跑前跑后。

苏达说,马老板你们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马丽说,什么都行,看你们两人。

苏达说,拣你们的特色菜、风味菜、拿手菜往上端。

老板大声朝厨房报了一长串菜名,意气风发地在店内走动指着东指西。

两个打扮俗气的女服务员风卷残云地把桌子清理出来,又换上新的台布和碗碟佐料。

苏达说,无酒不成席。今天倒是可以趁兴过把瘾。

司机说,我喝一扎生啤。

马丽说,我一喝就晕。

苏达说,那你喝饮料吧。又转过身和司机说,你把钥匙给我,我去取几个饮料来。

司机说,我去取吧。苏达一把按住司机,说,你坐,一会儿咱俩干上几杯。

苏达上车,伸手在一个箱子里摸出几个饮料。他分别摇了摇,然后提着三个走向饭店。

菜上齐了。其实所谓特色不过是熟玉米、煮豆角和清蒸土豆。其他的也都是大众菜。

马丽说,这种鲜货倒是大饭店里稀罕



口 红

女孩正对着镜子涂口红,妈妈对她很担心。妈妈:“你的口红是男同学送的吧。”女孩:“是的,妈妈。”妈妈:“女孩子不能随便接受男孩子的礼物,赶快还了吧。”女孩:“我正在还,我把它每天涂在嘴上再还给他。”

海潮 编绘

的。她狼吞虎咽,非常贪婪。

苏达说,马老板要是喜欢,过年我给你送一卡车去。

马丽说,过年就没有这么时鲜了。

苏达和司机推杯换盏,一会儿喝下两扎。司机说,这生啤才过几年就越喝越没味了。

马丽抬起头说,是你胃口大了。

苏达说,马老板你何不也喝一杯凑个热闹?

马丽摆摆手说,我不喝。苏达对老板喊,三扎。酒打来,苏达把一杯放在马丽跟前,说,就喝一杯。

马丽说,就一杯?

苏达说,就一杯。

马丽喝了一小口。不难喝,她说。就是有股子酸劲儿。

苏达喝了一大口。

司机也喝了一大口。要钱有什么用?苏达说,有钱不花是大傻瓜。

司机说,苏老板又要出彩了。

马丽说,路上苏老板讲了几个笑话?

司机说,三个,或者四个吧。

马丽说,我是一个也没装进耳朵。

司机说,全体鼓掌,欢迎苏老板即兴再来一个。饭店偌大空间只有他一个人的掌声零乱地响起来。

苏达说,来一个?

马丽说,太伤风化了。

苏达说,那就改日再叙吧。

司机说,苏老板和马老板一唱一和。

苏达说,我还有妻室儿女。

马丽说,我早就发誓了,终身不再嫁。

司机说,说来说去,你们还是一个鼻孔出气。

苏达说,这都是废话。

马丽说,废话少说,干了走人。

三人一齐干了。苏达让老板结账。马丽把几个饮料抱在怀里,一手扶着司机说,喝来喝去喝成了酒,饮料我拿到车上去喝。

苏达问司机说,你没事吧?

司机说,没事,你关照马老板吧。

马丽晃晃荡荡的,眼角挂着夸张的笑。

马丽说,我是越喝越精神了。

司机说,精神是高潮期,一会儿,准消退。

苏达说,开车吧。他坐进去,让马丽喝饮料醒酒。

马丽说,我清醒着呢。她把饮料喝了,把瓶子扔出窗外,手就垂在了苏达肩上。

苏达说,马老板睡着了。

司机说,她是醉了。

苏达说,这一趟玩的。

司机说,反正她也醉了,我们回吧。

苏达说,打道回府。

司机往前冲了一段,然后呼地掉转了车头。苏达说,我看你也喝多了。

司机说,我没喝多。我喝了20多年酒,顶多喝了这么3车多一些。

苏达说,你吹起牛皮来比我还牛。

司机说,我说的是真话。

苏达说,我说的也是真话。

汽车像误入玉米林的野猪,左冲右突,不着边际。

苏达说,你停下来。

司机说,为什么停下来?

苏达说,停下来你。

司机说,停下来干什么?

苏达说,停下来。

车停了,苏达下去走到前面说,还是我来开吧,你这种开法我们迟早得送了命。

司机说,你会开车?

苏达说,开车算什么?在部队的时候,我是汽车连连长。

司机说,这对我倒是新闻。他下车让苏达坐进驾驶楼,要是老有人这么好心替我我就舒坦多了。他说。

苏达说,你别做梦了。你这人一辈子劳碌的命。他上车坐好,轻松地换挡,一踩油门车走开了。

司机说,一看就是老手。

苏达说,不是吹的。

司机把马丽放倒,他仰面朝天,随着车的摆动悠哉游哉。

苏达说,给我拿一个饮料。

司机懒懒地去拿饮料。口子怎么开了?他问。



难看的爱人

某男子来到警察局,着急地说:“我老婆失踪了,请帮助寻找一下吧!”警察:“你爱人有什么特征?”男子:“我爱人个儿不高,大胖子,秃顶,大鼻子,三角眼。”警察:“什么,那你还找她干嘛?”

海潮 编绘

我刚才喝过的。苏达说,就拿它吧。

司机说,我先喝两口。他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然后递给苏达。

苏达说,你都喝光了,还给我干什么?他用手指一拨,易拉罐跳到窗外去了。

司机说,我再拿一个给你吧。他拿着饮料的手刚举到半空,人就睡了过去。苏达停下车,把那只手往下压在椅子上。然后他抽出一支口香糖,缓缓地嚼着。

视野里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后面是一个叫不来名字的村庄。公路的斜坡上,一群羊艰辛地攀登着。牧羊人站在沟下,不停地甩着鞭子。一辆白色的客货两用车呼啸一声从他面前的公路疾驰而过。牧羊人看到一张男人的脸在一刹那向他展示了某种刻意的笑。

汽车冲进了树林。10分钟后,牧羊人看到树林里腾起了一片火光。他赶着羊群沿公路往村子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苏达的妻子在电话里问,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孩子病了。

苏达说,我就在市区附近的一座煤矿,你先把孩子送到医院,半个小时后我就回去了。

妻子说,你快点啊。

苏达说,我知道了。他把手机装进内衣的兜里,又摸出一支口香糖。

一辆夏利出租车吱地停在苏达身边,回市里?司机探出头问。

回市里。苏达说。

啪爆响的声音,这是一天最初的音乐。

李强也不洗脸,对着镜子拨弄了一下头发,就出去了。

院门外就是开阔的田地,属于李强的20亩却在更远的地方。以院门为起点,大约要有七八百米。李强往往是闲散地蹒跚,他从来没跑过。蹒跚更利于欣赏,在举手投足间,沿路风景便尽收眼底。

今天他试着跑起来。前面是太阳,上面是天空,大片的绿色像海水朝一个方向倾倒。但是只有一会儿,他就气喘了。他的脚发软,伴着辛辣的濡热。他的额头沁出了汗,头发的根部有些黏滞。

李强来了个360度大转弯。一股凉风被扇动了起来,绕着他的腰身掳掠着汗湿很快消失。他的体温减弱了些,他决定继续走下去。

他轻轻地哼着一支曲子,偶尔的情况下,他大吼了几声,嗓子里的秽物脱颖而出。李强吐了痰,觉得很轻松。

张叔,早哇。李强对渠底的一个人说。他正在拔草。

这时候,他停止了拔草,站起身来对李强报以一笑。早,张叔说。

家里养了几只羊?李强问。

不多一些,张叔说,5只。

5只不少了。李强说。

张叔说,5只能干什么?二子要娶媳妇了。

李强说,你还有个三子吧?

张叔说,三子也有17岁了。

李强说,是不能做什么,5只羊。他继续往前走。走了四五步,停下了。李强说,张叔。

张叔又直起身子,等待李强说话。

李强说,二子现在干什么工作?

张叔说,他能干什么工作?在家闲坐着,他是好吃懒做的那种人。

李强说,我想起来了,我们厂里最近招工,我给问问。

张叔脸上的皱纹有一半舒展开了。二子去合适不合适?他说。

李强说,有什么不合适的?

张叔说,那就劳你问问?



母不爱父

科尼因为调皮,挨了他妈妈一顿打。打完后妈妈对他说:“打你,就是爱你,希望你长大成才啊!”科尼哭着说:“你难道不爱爸爸吗?我从没见过你打过他!”

海潮 编绘

家 务

一天从早饭开始。

李强对王芳说,给我把饭留着,到地里看看去。这是个习惯,作为晨练的主要形式,李强一直在坚持。

王芳说,你去你的。王芳坐在风箱前,推拉了起来。能够听见火苗在炉膛之内噼

我给问问。李强说完,离开了张叔。他的舌尖奔雷样滚过一串音符,一张开嘴,另一首歌就唱了出来。

被众多脚步夯实的路面瓷白平坦,氤氲着夏天早晨独有的潮气。李强依着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旋律,做了几项运动。那时候他已经站在自己的地畔。5亩玉米,6亩蔬菜,2亩谷黍,加上别的,共20亩大田。

李强顺着地里的垅势,一畦一畦地查看。都在茁壮成长。秋后如果收入5000元,他就能买一辆夏利车。明年他不打算种地了,也不当工人了。

李强走过所有的田地后,折身往家里走了。王芳已经吃过,桌子上的饭是留给李强的。

王芳说,你快吃,上班时间要到了。

李强吃了,又喝一杯水。别再玩麻将了,他叮嘱王芳说,小心肚里的孩子。

王芳说,知道。李强把手放在王芳的肚子上摸了摸,又把耳朵贴上去。他和我说再见了。李强说。

王芳说,别再怔了,出去吧。她的脸上一片菜花色,斑纹凸现。浮着干燥的笑。出去吧,她说。

李强走到自行车前,把腿一撩,坐了上去。别玩麻将了,他说,小心孩子。

王芳说,知道。王芳在家里坐到上午10点。她洗了洗衣服,扫了地,然后看了一会儿《妇女妊娠手册》。

大约10点10分,她出去站在院中,望了望远处。往西是绵延的大片的屋脊,往东是滚滚田野。隔壁的人家是一对老人,再往下几家就是美兰家。王芳把自己的目的地暂定为朋友美兰家。

美兰和王芳一样,都是27岁。两人同一年嫁到这里。美兰的丈夫是个司机,自己的车,日子较王芳宽裕些。美兰有一套家庭影院,两人常一起看一些言情片。两人的手上都拿着毛线和针。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话,一边看VCD。

美兰的孩子躺在炕上。孩子是去年生的。王芳戏言美兰那种事做得多,所以孩子也生得早。美兰说你恐怕也不少吧,怎么今年才有的。王芳揉一下美兰,说你这个淫

妇,多没正经。美兰说没正经的是你不是我。

孩子哭得震天价响。美兰抱起孩子撒了一泡尿,又把他放在被子里。孩子的眼睛圆圆黑黑的,瞪着美兰。美兰俯下身,一只手在他的背上轻轻拍着,嘴里念着“噢噢……”的口令。

王芳说这孩子没有一点像你的美兰。美兰说像我就坏了,我这种模样最好别再出现在世上,否则他的运气未必有我好。王芳说这是你说的,丑女配俊男,自古就有。美兰说瞎猫碰上死耗子,那是有苦说不出。王芳说我倒觉得是你们家的人厚道,不像我们李强,一肚子花花肠子。美兰说李强有什么不好的,脑子灵泛,有文化,长得又帅,我见了就动心。王芳说你动心那我让你得了。美兰说不敢,有你占着,我等下辈子的吧。王芳说下辈子你说不准就转生了猪了牛了羊了鸡了,没你什么好事了。美兰说,有决心有恒心,铁棒磨成针。王芳说去你的吧铁棒磨成针。

美兰跳下地,盛了一盒瓜子儿上来。王芳说怎么,摆开摊子准备大干一场了是不是?美兰说咱俩也没别人,我跟你说件好听的事。王芳说这么蛋丸大个村子还能有什么好事?美兰说你听完就知道了。村里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桂花,妹妹叫菊花,都长得如花似玉。有年县里来了个下乡干部叫于福,姐妹俩都喜欢上了这个于福,最后还是老实善良的桂花嫁给了意中人。菊花一气之下嫁给了有钱有权的村长的儿子。村长儿子其实好逸恶劳,赌博成性。菊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更难为她的是,婆婆对她也不好。菊花推着三个孩子,还要侍候个刁婆婆,她的心里十分不平衡。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姐姐桂花抢了她的风头。村长儿子赌起来没完,最后把家产也输光了。回了家把菊花绑起来拳打脚踢,菊花有一天没让他绑上,就跟他对着干了起来,她用一把水果刀把村长儿子捅死了,刁婆婆闻声赶来,菊花又和她打了起来,最后刁婆婆让菊花推倒撞死了。犯了两条人命,菊花害怕了。她跑到姐姐家里,哭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桂花拉着妹妹回到村里,村长已经



减半

午饭时,丈夫抱怨说:“这牛肉好像不太熟。”妻子说:“我可是完全按照菜谱做的,那上面说得明白:一斤牛肉煮一个小时,我买的是半斤牛肉,当然就得煮半个小时。”

海潮 编绘

纠集了一大帮人在那里。不知怎么地,桂花冲了进去,菊花却被按倒在草丛后。桂花说村长也不用你动手了,我自己来。她拿起剪刀朝自己的胸口刺去。桂花就这样死了。村长也再没追究。菊花在河边洗净了满身的血污,走回了姐姐家。于福下班后问说你怎么了桂花,脸色这么难看?菊花说妹妹死了,我也不活了。于福经了解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用一个男人的所能抚慰妻子。这样是半年,家里重新安静了。一切都是老样子,男欢女爱,两个人过得十分幸福。大约过了8年,一天于福见妻子在洗澡,便非要与她同浴,妻子显得不好意思,但她还是同意了。这一下不要紧,于福发现了妻子肚子上的一道伤疤。原来8年前菊花因超生被强行做了结扎手术,一天桂花查看妹妹的伤口,于福冒失地闯进来后看到了,为此还遭到桂花一顿训斥。过了8年于福才知道,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不是妻子而是小姨子。而且他也知道害死妻子桂花的也正是这个小姨子菊花。菊花求于福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不要告她,但于福一想到桂花死时的惨状,还是忍不住去告发了菊花。菊花被抓走了,她一点遗憾也没有,她一生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她挺知足地笑着走了。

美兰说完了,问王芳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听?王芳说这么玄乎,不会是故事片里头的吧?美兰说千真万确,真人真事,就在咱们嫁的这个村子里。王芳说要真是这样那就太让人猜不透了,姐妹两个为了什么呢一个死在剪刀下一个死在枪子儿下?美兰说为了什么为了情呗,桂花为了亲情菊花为了爱情。王芳说为了什么这代价也太大了美兰你说呢?美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世上还有这么几种人真是让人想不通。王芳说想不通的事多了,不想就是了。想也会把人想累想老的,我现在就不那么钻牛角尖了,我们经常吵,我都吵木了。吵来吵去还是一个好,没意思。美兰说别说没意思,VCD就挺有意思,咱们俩唱一首卡拉OK吧。王芳说我的嗓子不行,不过李强倒是唱得不错。美兰说那你们有时间一块儿来唱吧。王芳说我们唱也要在自己家唱还能到你们家来,这算什么事?美兰说你们倒也该

添置些东西了,结婚这么几年,也怪委屈你的。王芳说等猴年马月的吧,他才挣几个钱。

王芳收起针线,对美兰说,在你这儿也坐挺长了,我出去了。

美兰说,回去给李强做饭?

王芳说,他中午不回家,我一个人吃。

美兰说,那你就在我这儿吃吧,也没别人。

王芳说,我还想出去走走。

美兰说,那我就不留你了,常来。

王芳回身向美兰笑了一下。快正午了,炊烟在房子顶上此消彼长。阳光在庄稼上镀了一层亮色,明晃晃地刺眼。王芳扶着腰,走得奇慢。她听到寂静的巷子里每每响起一声“四万”或“三条”,就忍不住猜测这是谁家的场子,那是谁家的场子,王芳毛毛草草地往前走了几步,拐进了自己的家。

家里还是上午10点时的气息,经过几个小时的积淀,仿佛已经覆满了灰尘。王芳打开窗户,一股凉风改变了屋内的空气。

她刚准备午饭的时候,李强回来了。

王芳感到很惊讶。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她问。

我有事。李强端起缸子,灌了一大口水。

有什么事,王芳说,让你这么神神慌慌的?

李强说,我帮二子找到了工作。

王芳说,二子?

李强说,就是张叔家的二子。

王芳说,我没见过这个二子。

李强说,我也没见过。他用毛巾擦了擦汗,对王芳说,我出去一下。

王芳说,你去张叔家?

李强说,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忘了问了,你今天好像没有去玩麻将?

王芳说,我玩了。我输了100多。

李强说,你骗我。

王芳说,明天我还要去玩,我要把输出去的钱统统赢回来。

李强说,止止吧。

王芳说,我只有这么一个爱好,你让我干什么去?



先交电费

亨利对妻子说:“我们马上就要一贫如洗了,现在又急需交电费和医疗费,你说,先交什么费用好呢?”妻子说:“当然是先交电费了,反正医生是不会把血管掐断的!”

海潮 编绘

李强说,我借一套 VCD,你应该多听些音乐,做好胎教。

王芳说,VCD 我不要借的。

李强说,明年我们买。

王芳说,今年和明年有什么不一样?

李强说,不一样。

王芳说,一样。

李强说,好了。他打了个手势,说,我不想跟你吵。

李强匆匆地越过几道巷子,到了张叔家。张叔一家人正在吃饭。张叔说,上来一起吃饭吧李强。

李强说,我吃过了。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二子能去厂里上班。

张叔跳下地,给李强倒了一杯茶水,又递了一支香烟。

李强说,我跟分管招工的副厂长说了二子的情况,他认为二子的条件是符合的。

二子说,能挣多少钱?

张叔用目光示意二子闭嘴。他笑着对李强说,麻烦你了。

李强说,二子明天就能报到,两个月试用期。

二子说,能挣多少钱?

试用期 300。李强说,转正后不等。

二子说,到底是多少钱?

李强说,700 左右。

张叔说,麻烦你了。

李强说,没事。你们吃吧,我还要赶回厂里。

张叔把李强送到大门外,对李强说,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

李强在供销社买了一包花生米,一斤什锦菜,一瓶白酒。王芳依然坐着没动。

做饭吧,李强说。

做饭干什么?王芳说。

李强说,我还得去厂里上班。

王芳说,你已经把饭买了回来,还有必要做?

李强说,这只是副食,这些根本填不饱肚子。

王芳说,填不饱肚子你买它是什么意思?

李强说,好吧。他坐下来,打开酒倒上

一杯,眼不眨喝了下去。他把一粒花生米准确地扔进嗓窝,然后一使劲咽了下去。

李强倒第二杯酒。

王芳说,你这样喝酒是什么意思?

李强说,我不跟你说话。他吞了第二杯酒。他感到酒气已经漫上脖子、脸和头。

王芳说,喝了酒又怎样?喝酒证明你心虚。

王芳说,喝了酒又怎样?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喝完酒那熊样。

王芳说,我早就领教过你了。顶多,再让你打一顿。

王芳说,本事一点没有,喝起酒来半斤不够。

王芳说,你醉过一回,醉得像个死人。吐了一地,我为什么就给你打扫,又给你洗脸,又给你脱衣服脱袜子,伺候你睡下?

王芳说,我这辈子是没了运气了,遭遇了你这么个东西。

王芳说,问我为什么给我的父母买年货,没给你父母买?给他们的少吗?那次我给你妈拿过去三斤毛线。又给你爸一身衣服,你妈病了,我没给过 50 块钱?

王芳说,人人家都有个 VCD 最少也是个音响,我没和你要你也不懂得买?我不要多好的电视以为有个小的姑且能看就行了,省下钱做别的大事,可你看这个电视三天两头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儿坏,坏了也不说,你为什么不修修去?还有那些破缸破罐破盆破瓮,摆在那儿几年也不说换换?还有暖水瓶外壳锈成什么样,每次倒水都得用手托着,生怕一不小心散了架我说过多少回了买个新的吧你就是不买。还有那根电线我说擦擦干净你就是说没空不擦。插座烂了好多次都看到电火花了你就是不找找小秦。还有灶膛里的泥巴掉了一次又一次我说出去挖些精泥你挖了没有?还有那堆炭往起堆堆垒得整齐些你垒了没有?马蹄表不走多年了 20 多块钱买的東西放在那儿废品一个,写字台的左面一直说有个钉子要钉说过多少回了钉了没有?

王芳说,为什么我不能做?我做了要你干什么?女人就是做饭的、就是整家的、就是伺候男人的?不错我什么也能干,饭我能



旅游帽

某先生在旅游区,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店正在兜售帽子。店主:“先生,买顶旅游帽吧,好保护您的头发。”先生:“我就这几根头发,数都数得过来,不必保护啦!”店主:“戴上我的旅游帽,别人就不会数您的头发了。”

海潮 编绘

做,水我能打,火我能生,钉子我能钉,表我能拿出去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我做了这些你睡觉看书看电视摆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做梦吧,我不是你妈,没有你妈那么贤惠老实好欺,要是你觉得不公平下辈子找你妈那样的去吧。我碰上你是倒八辈子霉了。我这样苦打苦熬什么时候是个出头之日?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我没该谁没欠谁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天安生的日子?!

行了你。李强说。

行什么行,王芳说,你朝谁说行了?

李强说,你行了。

王芳说,别把你的凶样拿出来,你凶给谁看?你以为我怕你了,怕谁不怕你!

李强说,行了。

王芳说,我就是这样,看不惯你再找一个去。

李强已经喝了半斤酒。他把瓶子噎地一下墩在桌子上。瓶子里的酒溅起来,喷洒在胸脯前。他站起来,拿了烟走到院子里。

西斜的夕阳表明已是下午7点到8点。李强点了一支烟,脚步生硬地在院子来回走着。水泥平台上有节奏地回响着一种鞭辟入里的声音,屋里依然被另一种声音充斥。李强扔了烟头,然后接上另一支烟。

天空隐约有了些星星,再过一些时候,天空就会整个被星星布满。

房子是坚硬的。所有的直立和倾斜都透着这个夏日少有的寒气。

延伸在巷子中的小路也是坚硬的。

路上可能没有人,但路上总会有人走来。

隔着院墙的大片绿地是坚硬的,不会有波涛汹涌,不会有鸟语花香。

绿地中潜伏的细碎的劳作也是坚硬的。跌落在泥土中的汗滴也是坚硬的。谁在那里像一枚发霉的书签?明年还会有一场场春雨?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我昂起头,绿色的祝福。歌声是坚硬的。

小学的同学怎么了?麻将怎么了?那只7个月的德国狗崽怎么了?

烟通过的呼吸道是坚硬的。多半国土被掠去,南宋的皇帝赵构手扶着的龙椅是

坚硬的。

武松恶狠狠地砍下去的是谁?潘金莲为什么假惺惺的泪水下含着笑?

我想唱可不敢唱是谁?走过去前面是个天是什么天?

身死货且何为怎么办?房子冲过去能看到什么?1999年是不是地球要爆炸?外星人有没有在金字塔内建造发射基地?羊喊咩了而没喊妈,电波穿过了谁的胸膛?差不多是差多少?挺好吧有多好?夏利车是个鸟麻将是个鸟只有这么一个爱好是个鸟。

朝谁说是个鸟。你去你的是个鸟。怕谁不怕你是个鸟。再找一个去是个鸟。别把你的凶样拿出来是个鸟。

啊——,李强说。

啊——,李强喊。

啊——,李强吼。

李强重新走回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李强说。

我给二子帮了一个小忙,你想让我跟他要好处费。李强说。

不就是钱么,李强说。他掏出十元钱,拍在桌子上,给你,钱。

谁和你说我想要钱了,王芳说,我和你说要钱了?

王芳说,你把这几个臭钱摔在桌子上是什么意思?

李强说,你是什么意思?

王芳说,我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我不知道,李强说,只有鬼才知道你一天在想什么想干什么。

王芳说,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说清楚。

李强说,你想干什么你自己清楚。

王芳说,我不清楚。你说清楚。

李强说你清楚。李强点了一支烟,把烟盒重重地掷在远处的写字台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王芳说,你什么意思?她随手拿起一件东西也扔到地下。

当啷一声。李强看到那是一只音乐盒。结婚那年王芳生日李强送给她的。音乐盒裂开了缝,里面的穿着裙装的舞女栽翻在盒外。

捡起来——!李强说。



X光片

病人:“大夫,我头部的X光片,结果出来了没有?”

医生:“出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海潮 编绘

——捡起来它！李强说。

你到底捡不捡？！李强冲到王芳面前，一把揪住她的衣领。捡起来！你捡不捡？

我不捡！王芳说，我就是不捡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再说一句，李强说。

王芳说，不捡不捡不捡就是不捡！

王芳接着听到清脆的一声，她的表情僵直了。随后，她感到疼痛像地气一样从自己的脸侧弥漫而起。她伸出一只手，并且迅速地甩了出去。

李强一歪身，王芳的拳头击在了他的耳朵上。

李强用手摸了摸耳朵。他抓住王芳的手一使劲，王芳掉到地上了。

我让你打我。李强骑在王芳的身上说，你打我！

王芳扭动着身子。她的头发上沾满了地上的污渍和泥水。

我让你打我。李强用一只手握住王芳跳跃的两条胳膊，另一只手在她的脸上又打了一记耳光。打我你！

王芳吃力地挣扎着。

打我你！李强说。

王芳挣扎。你让我起来。她说。

让我起来，王芳说。王芳的声音微弱了。她感到自己的下身正急速地涌流着。让我起来吧，王芳哭着说。

让我起来。王芳说。

李强的手上没有了一点对抗力。他站

起来，警惕地看着王芳。

王芳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流产了，王芳说，我可能流产了。

王芳说我流产了。

李强坐在椅子上，抽出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我流了。王芳说。

烟雾腾起来，屋顶朦朦胧胧的。

王芳说，我流产了。

李强接上了第二支烟。李强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画是一个美女头像。是麦当娜，美国最性感女星。

我流产了，王芳流着泪说。

我流产了，王芳擦了擦眼泪，挣扎着站起。

王芳看了一眼李强。李强在抽烟，烟雾像要点着这个屋子。

王芳走了两步，她把手搭在一口铁锅上。李强的脊背一动不动。铁锅毅然地落了下来。铁锅的下面是李强的坚硬的头颅。

李强没啊一声就倒下了。

王芳在一刹那觉出自己的下腹正在洞开，汹涌的液体喷薄而出。

她缓缓委身，她的眼睛在逐渐地闭上。

眼睛里已经没有什么内容。有的东西都熄灭了。

一天始于清晨，终于黄昏。

原载《黄河》2004年第5期

致作者

本刊2003年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各位作家、漫画家和各杂志社、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感激每位给予我们帮助的人。请未收到稿酬的作者尽快与我们联系，使我们能够及时表达我们的谢意并寄出稿酬及样书。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室

作者简介:韩晓征,女,1968 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篇小说《夏天的素描》《橘子》《美器》。

妙色

■韩晓征

一

人一老,几乎事事都与年轻时候相反。

平先生年轻的时候多梦。走南闯北,谋生辛苦,夜来倒头便睡,沉睡中也自知是梦如大海。可即便是海中有仙山历历吧,琼岛又是近在眉睫的,怎奈涛声不绝,阵阵催眠,直到红日当窗,年轻的人儿蓦然醒来,却只有刹那间不知身在何处。继而揉揉惺忪睡眼,定睛见那昨日西去的太阳如今又来到目前,便轻易地找回了入睡前的那个自己,于是洗漱进食,夹了书包匆忙出门——脚步越走越快,掀起如烟尘埃,烟尘中,那些梦也就随走随落,随雨随风了。

如今平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衣食无忧。淡泊名利。笑谈死生。

可是细究起来呢,却有一件极细小的烦难之事。这件烦难事,若较年轻时候而言呢,又几乎是容易到可笑的地步的。

那便是入睡。

平先生多年来以教书糊口。专攻历史。到了晚年已进入这样的境界:把史书当作小说来看,因为看出里面的假;把小说当作史

书来读,因为读出了里面的真。

平先生生于清末民初,最早的记忆中,家里的成年男子都还拖着辫子。几十年弹指过去,乍见电视剧中那些晚清臣僚,不觉膝盖发软,依稀被唤起了见到父辈时那种条件反射;而当荧屏上有溥仪出现的时候,他却是安之若素的,因为多年前某个茶话会上,亦曾微笑着向这位先生颌首致意。对于其中的荒诞感,平先生也是一笑置之的。他知道,能让人生发这笑的那位魔术师不是别个,正是时间——这位贼人,这位爱人,这位忙人,这位闲人。

在空间上,平先生究其一生,有大半个世纪定居北京,不过年轻时候亦曾东西闯荡,其足迹,为稻粮谋曾穿梭于大江南北;为避战乱曾横跨东西两个半球。却不似现在的人们,动辄有照片为证,无论是分子的还是比特的,平先生几乎都没有,即便存了三两张吧,也大多散失于舟车辗转之际,或是浩劫当头之日了。到头来,一切的印迹,夺不走抹不去的,都留在记忆之中:

江南老宅院内的苔痕草色,都还是碧绿碧绿的,屋里那沁凉的霉味儿依然湿漉漉,混着母亲缝补衣裳的浅吟低唱,那样细弱,又是字字过心的;北平冬日里灰扑扑的阳

本文原发刊物
《十月》2004 年
第 6 期

光,阳光里寂静的红楼,红楼四层教室,女孩子诵读法文的琅琅书声,书声顿挫,交织着爱与死的纠缠;云南翠湖那隐约的树影,树影中掩映着伊人飘摇的发丝,发丝如根根柔软坚决的触角,要伸张开包裹他狐疑动荡的心;在香港天星渡口夜观天象,背后是隐隐的炮声,感知宇宙那有限的无穷,伤怀人生这现实的虚空;途经印度时候,在荒芜的佛塔上默坐着等待日出,试图于那如露如电的短暂中,参透垢与净,有和空……远处炮声隆隆,近处秃鹫盘旋;而到了纽约,则听不见炮声了,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空气澄明,远远眺望自由女神像,心中响起那句“自由即目的”,忽然就愣在那儿了:雕像背后,蓝天上正赫然高悬着灿然的一段虹霓,就在那一刻,什么永恒、刹那、过程、目的、名实、空有,仿佛都随风化去,又仿佛于风中融为了一体,融进了那灿然的虹霓……

如今平先生老了,耳聋眼花,一两个月不出门是常有的事。不过那仅仅指的是身体的位移。至于心思呢?有时候是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又从人性至佛性,再从粒子那小小的宇宙,到宇宙这大大的粒子——躁动而又跳跃;有时候又仿佛落入了枯井,胶着于一片污泥之中,即便是心如彩凤吧,可那双翼沾染了厚厚的淤泥,纵有凌云之志,也还是辗转往复地腾挪于井底。

平先生有一大嗜好,就是爱猜谜,许多其他的嗜好,似乎都是以这一嗜好为前提的:比如爱看推理小说,是因为要猜出谁是凶手;爱打棋谱,是因为要猜透人的心思。

可是到了晚年,有一个谜语让平先生一直萦绕于心,无论他是怎样一个猜谜的好手,这个谜,却是百般地难于破解。

至于其难于破解之因呢,平先生也是知道的。很简单——那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谜语。所以,一辈子醉心于猜谜的平先生,晚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猜别人出的谜,易;猜自己出的谜,难。

自己出的谜难解,因为存了破解的心。为了要破解,往事蜂拥纠结着扑面而来,使平先生那昏聩的听觉都不免感到扰攘了。越到夜深人静之时,就越发感到扰攘,于是入睡就成了难事。

睡不着,只好打棋谱。一粒一粒,棋子落在棋盘上,余音落寞空灵,颜色又是黑白分明的,稍解胸中的混沌。待到混沌初定,觉出那凌厉攻势中毕露的杀机,又勾起他深怀的对人心的惧意。

世事如棋。于是切望从这棋局中遁去。只好弃了棋盘,披衣到阳台上观星。

可即便是观星吧,又无法使他超拔于尘世,因为又被触动了今昔之慨。

三十年代在北平,那时候的夜真是夜啊,坐在院子里就能仰观星移斗转,指点辨识星座。可是如今呢,高楼大厦林立,只要还在市区,在哪里都无非是坐井观天,何况满街充斥的,尽是彻夜通明的绚烂灯火呢。

灯火如此绚烂,使平先生这样的老人,无端地感到了光明中的黯淡,热闹中的凄惶。即便是戴着眼镜吧,又怎奈老眼昏花,无论如何纵目眺望,于井口的天空中也不见一颗星星,只依稀的,瞥见些许流云,李贺那句“银浦流云学水声”,到此时也只好算是将错就错的联想吧。

流云的间隙,倏忽之间有一道弧光划过,一闪即灭,也许是夜航的飞机,也许竟是流星。

一想到是流星,平先生陡然感到夜凉如水了,于是匆忙开门,又从阳台上退回到屋里。

小小的台灯依旧亮着。玻璃窗擦得倒也还干净,夜色做了后面黯淡的底子,那平滑冰冷的表面上,映出了一个鸡皮鹤发的影子。

影子在窗前坐下。闭上眼睛。眼前出现的S是那样年轻。虽然近日传来她的死讯,可谓是寿终正寝了。不过山长水远。又是半个多世纪未曾谋面,只有书信的往还。于是在平先生,无论心中还是眼前,S永远都是那样年轻。

年轻的S香气逼人。鬓发如云。衣袂飘飘。曼妙的,如一道弧光划过天际。

那是眼前的S。

而在心中,S则断断续续,——一直在低语:

你不信我。

你从来都不信人。

二

平先生入睡难,醒来也难。

所谓醒来难,难在他总想抓住梦境,梦境如风,从指间穿过,他两手空空,故而不愿醒来。

比如这个早晨,梦境和勃起几乎同时降临,以至于他也闹不清,是梦境引发了勃起呢,还是勃起引出了梦境。

迷蒙中,他听见外孙吃过早饭“咚咚咚”跑去上学的脚步声;女儿在孩子身后柔声的叮咛;一会儿又是女儿招呼母亲洗漱的语声,老伴儿从她的卧

室出来，铝制的助步器与客厅的桌椅发出轻微碰撞的声音；母女两个一边进食一边谈论着天气……

可平先生闭着眼，就是不肯醒来。

梦中的自己只有四五岁，梦中的母亲头发墨黑，口里念叨着：又有尿了，就把他抱起来，胸怀温暖又柔软。可是尽管母亲口中哨音不断，他的尿却是没有。不久即被放下。片刻又被抱起。抱起放下。放下抱起。到头来，年少的母亲困惑了：没有尿，又怎么会……

小男孩儿无声地笑了，他闻到了黎明时分竹林的气息，听见了春天苏醒的声音，觉出了下面正有春笋破土而出，鲜嫩坚韧，蓬勃挺拔，节节向上，整个林间都回荡着昂扬的拔节之声，那是春日黎明最美妙的音乐。

乐音绕梁。乐音盘窗。渐行渐远。

平先生不愿醒来，却又分明听到了冻雨敲窗的声音。

北方三月的早上，暖气时有时无，窗户上结着薄薄的哈气。平先生一层一层穿好衣服，最后再套上那铠甲一样的棉坎肩，配着一头兀立的乱糟糟白发，使他看上去既像是一只史前的胖鸟，又像是千年一上岸的迟缓的海龟。看着海龟那迟钝的样子，岸上的人很容易笑起来吧，笑它对于岸上世界知之甚少，却不知海龟的迟缓，也许正是因为背负着深广的有关整个海洋的记忆呢。

饭厅里弥漫着豆浆和油条的热气。女儿按照他的习惯，又端来个小碟子，里面是半块酱豆腐。老伴儿面朝他靠窗坐着，嘴里不知是残存着食物没有嚼完呢，还是仍在进行照例的抱怨：豆浆太稀啦——是对了水吧；油条太皮啦——是隔夜剩下的吧；睡眠太浅啦——老听见刮风暖；屋子里太冷啦——这暖气呀，什么时候摸，什么时候都是凉的。

平先生耳朵里只听见一片咀嚼吞咽之声，眼睛望着对面那张逆光翕动的嘴，又像是没有望见。从他的角度看，那张嘴的周围黑乎乎的，又分明伸展开了灰白的胡须，有的弯曲，有的强直，虽说只有稀疏的几根吧，却又是执拗地嘲笑着平先生那光洁的下巴。

好在老伴儿是诗书传家，与平先生多年来都是相敬如宾的，故而虽说晚年添了几根胡须，却是从来不曾吹胡子瞪眼的。

平先生近四十岁才结婚，妻子与之同庚，本来

她在丈夫的记忆中就不曾年轻过，如今又是他所见过的，最为高寿的老太太了。子侄和学生辈的人，都尊他们为“白头偕老”的典范，前年还有人倡议，要操办个金婚庆典云云，被平先生婉拒了。

老则老矣，白头也都是真的，只是那个“偕”字么，让他感到有点诙谐的意味，于是也就不无诙谐地对那倡议者说：我呢越长越像个老太太，你师母倒成了个须眉，我们往那里一站，人家会不分牝牡的……说得那倡议者，也不禁莞尔了。

三

用过早饭，跟老伴儿你东我西地说了几句家常话——两人都有点耳背，心里又似乎都预先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至于真正说的是什么呢，倒不那么重要了。好像饭后的说话是个必经的仪式——仪式过后，平先生就踱回了自己的房间。

女儿正给他擦拭书桌。平先生瞥了一眼：原先摊开的书倒还都摊开着，只是次序有些乱了，面上就有些不悦。女儿毕竟才五十出头，看脸色还是看得真切的，就半是安慰半是嗔怪道：要搁着平时呀，您这儿再乱我也不管——这不是，待会儿您的眼花儿不是要来吗？我不拾掇拾掇，人家走了您又该抱怨啦。

转眼擦完了，女儿端着隔夜的茶壶，轻手轻脚退了出去。

平先生嘘了口气，又淡然笑了。这个大小姐呀。

从这三层楼的窗户望出去，秃秃的柳枝在风中瑟瑟飘荡，仿佛细诉着那朔风的寒凉，遍地的枯草被冻雨均匀地涂上了一层湿黑的墨色，即便是人在屋中，也能感到那冬末春初料峭的阴冷。

不过平先生倒有这样的经验：萧索的景色，如果是空着肚子去瞧呢，那是愈见其萧索的；若饱了暖了，踱回来再看，萧索还是萧索的，但因为心里笃定，看那风景的眼神，也就有了几许欣赏的惬意了。

透过秃枝的间隙，能远远望见高楼夹缝中一段闪亮的灰白，是那冬日里尚不显肮脏的护城河。以平先生时下的目力，辨不出是否仍在结冰，不过有了那灰白做背景，进出小区的人影，就约略地可以辨认了。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女儿把安姑娘唤作了他的“眼花儿”。细想也还真是个“眼花儿”。

在这个家里，安姑娘是有她的特权的：旁的人，无论学生、记者，还是出版社的编辑，来访前都是要预约的，还得看平先生届时的身体跟心情——平先生阅人多矣，知道那些来来往往的角色，多是些惯于锦上添花的，就常会在那人为的热闹中，忽发老年人的孤寂之慨——觉得那热闹中没有暖意，仿佛那热是一种燥，那闹则是躁而又噪的了。于是对各色人等和种种热闹向怀退避之心，老病则又成了最好的托辞；而对安姑娘，则不同了，她是随时可以来的，来了如果高兴，连书房的门都不用敲，推开门就可径直而入的。其实要论起辈分来呢，安姑娘是他学生的孩子，该算是平先生的“徒孙”了。

安姑娘头一次来的时候，还让父亲领着，头发黄黄的，雪白裙子短短的，安安稳稳坐在小板凳上，一声不响地听着大人说话。其时，大人们聊的都是些古书里的事情，实在是相当枯燥的，小姑娘却瞪大眼睛听着，不光听，也把人的表情看来看去。只是在吃西瓜的时候，才显出了她依然是个小姑娘：轻轻地捧起一牙西瓜，微微向前探着身子，两个胳膊肘支得很开，每咬一口，都很小心，好像是又要保持吃相的文雅，又生怕弄脏了清白的衣裳。以至于平先生对她的斯文颇有印象，临走的时候还轻抚着小姑娘头上的蝴蝶结，连呼：“孺子可教。”

怎奈其父早夭，母亲他适。再来，就是安姑娘一个人来了。

父亲的辞世，带给安姑娘的东西，好像有点出人意料：她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又仿佛困惑于什么，于是开始做起了小说，无非是些童年的回忆之类，有时候送来请平先生指教，平先生也是随看随忘的。直到上了大学，这孩子才算是微微开了点窍，有那么一篇，写一个小姑娘对一个大姑娘的伤逝悼亡之情，平先生至今还有点印象：似乎所谓伤逝，伤的是青春已逝；所谓悼亡，则悼的是童真的消亡。不过平先生拂开这些小女子的意绪，却从里面看出了一种如丝如缕贯穿始终的东西，以至于他再见到安姑娘的时候，告诉她：“你这个东西写的是小姑娘的性觉醒。”她竟呆了一呆。

她这一呆，令平先生有点得意，又奇怪于这个写小说的人，竟是这样不自觉的。而安姑娘则坦承，写的时候只觉得是个怀人之作，头脑里始终有一团纷纭模糊的迷雾；写完了，也不过是把那迷雾留在了纸上，心里很有些释然，不过头脑中，却是

没有任何清晰可言的。她这一番“迷雾说”让平先生觉到了一点兴味，于是感叹自己之不大能写小说，或许跟头脑总是要求清晰有关。

可那让安姑娘自诩的，也恰恰是让平先生叹息的东西。她说她最满意于自己从那小姑娘的角度写性——总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平先生听了则是暗暗叹息：如今的年代，恐怕要看的是肉贴着肉吧，你隔着一层，搔不到人家的痒处，什么时候才能成名呢？而张爱玲怎么说的？“出名要趁早啊”……

不过这也是八九年前的旧话了，这中间，安姑娘有好几年都不大来了。有两次，平先生为她留的荔枝和榴莲都烂掉了，也还是没能采成，女儿一边摇头，一边对平先生说：您的眼花儿呀，怕是有了男朋友啦。

平先生听了也只是一笑，背着手踱到阳台上，去看楼前的柳枝，不知什么时候，让春雨滋润得根根柔软，抽出了嫩嫩的黄芽。多少个春天都从他的眼前匆匆滑过，平先生知道，春天的美，也许就美在它的短促吧。

大学一毕业，安姑娘就匆匆结了婚，这让平先生无端的有些不是滋味。她不知在忙些什么，连喜糖和印章都要托人送来。而看到那方印章呢，平先生又笑了——那本来就是个玩笑呀。

安姑娘曾带着男朋友来过一回。

落座之后，平先生客客气气让过烟、茶，就不再说话了。空气忽然有些凝滞。安姑娘问候了平先生的饮食起居，就介绍说，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国画，课余还练习一点篆刻。见平先生还是微笑不语，就主人般领着小伙子去欣赏书桌上的几方印章了。

也许是为了舒缓空气，也许带有一点讨好的性质，小伙子就说如蒙不弃，希望能为平先生刻一方印章，问他想要哪几个字。

平先生顿了顿，笑道：那就——是为贼吧。

小伙子愣了一愣，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安姑娘一面望着平先生笑，一面向男朋友低语：孔子的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

一向嗜甜的平先生让女儿把喜糖全部拿走，对那印章，只草草一瞥，便轻轻哼了一声：人倒比字漂亮。

女儿捧着喜糖本要出去，听见这话又回转来，迎着父亲道：怎么鲜花没插在牛粪上，您老还是一

个不高兴呢？

平先生倒也并不掩饰：鲜花尚且不知如何安顿，况眼花儿乎？

当然他也知道，较之别人，安姑娘也许更急于有个家吧？然而……

然而“家”又是什么呢？就图有那么个遮风挡雨的宝盖头吗？那么，“牢”字也有啊。

断断续续的，传来安姑娘为人妇，又为人母的一些消息。此间，平先生忙着著书立说，也忙于日渐衰朽。

忽有一日，安姑娘突然一袭黑裙地出现在眼前。

平先生感于事易时移，小姑娘的白裙化作了少妇的缁衣，便问：

可有什么人死了么？

安姑娘眼圈儿泛青，朗声应道：

心上的人。

平先生点点头，沉吟片刻又问：

既知道是个幻象，为什么还要难过？

良久，安姑娘才低语：

朝夕相见，想不出那人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

平先生轻叹一声：

这有何难？要知道，刚才给你开门的那个平先生，也已经死掉了呀！

一听此言，安姑娘忽然把头埋到了膝盖上。

平先生也不去过问，自己倒了杯茶，缓缓地呷着。

她的头发明显是染过又褪了色的，像一团乱麻或者败草，近发根处却又有很长一截黑色表露出来，如果说是发如心事的话，似乎可以看出一段挣扎、掩饰而又衰颓昏乱的心迹。如今呢，倒也还好，还有泪可流。

平先生是早已没有泪了。前半生历尽战乱，后半生出离厌倦，早已没有泪了。

他看到眼前有人在流泪，不但没有安慰他人的心，反而悠然到有如自己得了安慰一般。

一边喝茶一边再看那发根，他想：白发的人是伤怀于黑发不再；黑发的人却要劳神费力，把满头的青丝悉数遮住——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呢？还是

怀念安姑娘原先那一头乌密的秀发，让人想起S。

S垂下头，刘海和耳际的发丝纷披而下，遮住了大半个脸。如果真是发如心事，那么S的心事，一定是细密而又凝重的吧？

安姑娘从卫生间回来，脸上阴雨初霁，又悄然地坐在那里，看平先生给她热热地续了茶。

她定定神，像是鼓起了一点余勇，又欠身问道：

那么，真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爱情么？

平先生抬手指了指窗外，手上的老年斑赫然触目：

你睁开眼看看这宇宙万物，可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么？！

安姑娘走了。她的茶杯还留在那里，袅袅地升腾着热气。

平先生看着那热气在空中消散，又有些后悔。

是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可是他与S，通信数十年，两人之间的情，历经半个多世纪，却是日久弥深的。战乱中分别的时候，S握着他的手说：你不信我，没关系，我用这一生，给你一个证明。如今他真的得到了这个证明。而两人的一生，一个已经过去，一个行将过去。S临死前，要跟他通个越洋电话，平先生想了两天，还是回绝了。

一切的一切，都太晚了。

他太老了。怕的是经受不起了。

四

安姑娘不再穿黑衣，头发倒还原成了黑色，一径盘在了脑后，于是脸上的沧桑，也就亮在了明处。平先生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

你老了。

她只一笑，回道：

您还是这样年轻！

平先生咧嘴笑了——假牙让女儿拿去泡在消毒水里了，嘴里面空空如也，只剩下那温软的舌头。

安姑娘如今在读研究生，主攻方向是小说史研究，毕业论文的题目暂定为《中国文人的“女性情结”》，想从性别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在她眼里，《三国演义》是从根本上拒斥女人，《水浒》则患了“厌女症”，《金瓶梅》充满了对女人的虐待与玩弄，《西游记》又贯穿着对女人的恐

惧,只有《红楼梦》,浸润着对女性的推崇和欣赏,可惜也只是短暂的一梦。

平先生也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题目,指点安姑娘舍近求远,先去看些人类学方面的书籍。照他的说法是,眼中不要只是看见了“男”、“女”,而是要看到“雌”、“雄”;让安姑娘从“人是动物”的命题入手,最后再回到“人之所以为人”。

安姑娘还算用功,平先生每回布置的书目,回去必是一一找来研读,读过了又带着一堆问题回来。不过今天平先生似乎无心回答她的问题。也许是有过早上那个梦的缘故,一直手不释卷的,在看那本《唐国诠书善见律》。安姑娘以为又可以奇文共欣赏了,就像往常一样,凑到平先生身边去看。

午后短暂的阳光均匀地挥洒进来,照着那薄薄的千年传抄的册页,照着一老一少两段具体而微的历史,也照着一男一女两个相映成趣的性别。

她闻见了那兀立的白发中散发出来的专属于异性的头油的味道。

他则闻见了那盘绕于黑发之中又糅合了青春体臭的醒脾的香水味儿。

安姑娘不大懂书法,不过依稀能看出那字体的风格,是妩媚而又不失刚劲的,至于内容嘛,乍看之下,似懂非懂,直至读到:“……捉者不磨触者不捉不磨是名触也……”就觉得有些不便,于是又退回到沙发上,打开书包,整理她的书本之类。

平先生看罢似乎很开心,站起来甩甩手,径直去了卫生间。

屋子里只剩安姑娘一个人了,她这才静下心来,一句一句看进去。从何为“四大不和梦”、何为“十一乐”一路读下去,直到平先生回来,问她都看出了什么,她虽没有读完,却有了大致的印象,想了想,说是看出了人欲和压抑青春的痛苦。

平先生则说,他忽然想到,制订那戒律的,一定是个老人。

安姑娘听了,也只是一笑。她这一笑,头微微动了一下,那醒脾的香气又荡了一荡。

平先生就说:你今天这香水不错,让人眼前一亮。说罢想起了什么,就走到书架前找到了那本《燕闲清赏笺》,说这里面对香有不少高论,先是列出了近八十种香,又按不同的美感,把这八十种归成了幽闲、恬雅、温润、佳丽、蕴藉、高尚六格,而对这六格之美,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幽闲者,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恬雅者,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

怀舒啸;温润者,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焚以辟睡魔;佳丽者,红袖在侧,密语谈私,执手拥炉,焚以熏心热意;蕴藉者,坐雨闭关,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蒸,香霭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高尚者,皓月清宵,冰弦戛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薰,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

看罢,安姑娘又笑。她说您以为人家说的只是香味儿吗?人家说的还是欲望啊。

平先生瞠目道:哦?这我倒没有瞧出来,你且说说看。

安姑娘叹道:我也是忽然发现,写这段文字的,必是个男人,因为里面包藏的,实在是一颗男人的心。

平先生扬眉道:那么依你看,男人的心是怎样的呢?

安姑娘忽然来了兴致,提议做个游戏,两人分头把异性的心思,用一个字写在手上,然后交换来看。

平先生也觉得好玩儿,又问:这一个字有限制没有?

安姑娘道:没限制,中文英文,数字符号都行。

平先生抓起桌上的毛笔,可是举到半空,又踌躇了。

安姑娘想都没想,握着圆珠笔,重重地在左手写上写下个什么,似乎要力透手背。

见她已经写好,平先生才在手上颤颤地画了一下,放下笔,还鼓起嘴巴朝那摊开的手掌上吹气。

两人以一种等待揭开谜底的心情,交换着看过了对方的手掌,相视良久,又无声地笑了起来。

平先生的手心,由上到下,顶天立地,一贯而成的,是个漆黑的“1”;安姑娘的手掌正中,如一个蜘蛛盘踞在网心,是个小小的,蓝幽幽的“N”。

不知什么时候,平地里忽然起了风,脆而硬的柳枝在呼啸的风里抖着,像是无数被齐根斩断的琴弦。

安姑娘看看表,不知不觉快到学校的开饭时间了,忽然想起什么,匆忙打开书包,捧出一个小盒子放在书桌上,说这是您上回让买的绿色墨水。

平先生背了手,正看那漫天散落的琴弦,徐徐

的,才道是:用不着了。

回转身,见安姑娘愣在那里,就拿出一页棕色墨迹的信纸给她看,头一句即是:以后我若不写信过去,你就不要写信来了。

安姑娘猜到这极有可能是那位女士的绝笔。关于这段旧情,她从平先生怀念友人的各种短文里,从自己一次次往返邮局帮助寄信取信的过程中,能够粗略地知道个大概。平先生偶尔提及,却也只是冰山的一角,余下的部分,只能靠想像去填补了。

不过越是到近些年,越是屡屡见到平先生拿着那些棕色墨迹的旧信发呆。往常,安姑娘骤然闯进来,平先生总是高兴的,若是隔了数月才来,还会喜得他一边拿出进口的糖果,一边摇头晃脑地诵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她就笑了:其实并不远啊。平先生则使劲点头:远的远的!一二十里之遥,对我这足不出户的老朽来说,已然是远的啦……不过也有这样的时候,安姑娘乘兴而来,却见平先生正颓然默坐,半闭着眼睛,神情凄恻。于是她对那位女士,就有了一点点妒忌:到了八九十岁还能被人想念,这在一个女人,该是怎样一种福分呢?

此时,似乎又是不便多问的,她只冒出半句:

真的是——

见平先生点头,也就不忍再问了。

黄昏的薄暮里,鹤发的老人缩在他的座椅中,手上摊开着相恋一生的女友的绝笔,他那肥大的棉坎肩硬如铠甲,屋里的空气湿冷似霜,此情此景,使安姑娘那日益粗粝的心,又有一部分开始松动、柔软。

很想说些安慰的话,良久,才苦笑道:

至少,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保有一个柏拉图式的完美梦想啊;不像我们,青春已逝,除了美丽的误会,什么都没有留下。心死了,剩下的就是过日子,耗时间而已。

这时候,厨房里传来青菜跃入油锅的爆裂声,安姑娘也就背起书包告辞。

平先生送她到了大门口。

转身欲走的时候,忽然又被叫住了。两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她的眼神是询问的,他的眼睛则被门框的阴影笼罩着。

有些突兀地,她的手被攫住了。

周围没有旁的人。

他的表情模糊不清。

她想了想。决定忍耐。

五

厨房的门开了,空气里弥漫着炒菜的香味。

防盗门颤巍巍关上了。

安姑娘松了口气,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通常她从这里出去,都会在楼下回头张望,直到看见阳台上那白发的人朝她挥手,她也挥挥手,才会安然地离开。

然而今天,她支开满是墨迹的手,一路匆忙地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六

安姑娘的家,院子里有两棵柳树。到了这个季节,柳树已是丝绦垂地,枝叶扶疏了。两棵树之间,有小小一方草坪,每到月白风清时候,那里就成了各种小虫的天堂:蟋蟀悠悠私语,螳螂挥着大刀,勇武地一掠而过,蜗牛则背着它那甜蜜的负担,在草叶间留下道道晶亮的行迹。

安顿了孩子睡下,挑灯夜读之前,安姑娘总要围着那草坪走走。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头脑缓缓地恢复了澄明,这一刻的安宁是弥足珍贵的。眼前树绿草青,耳边有蛙声虫鸣,天上有圆月,月边又有明亮的伴星。

月光泛着银白色,伴星的光芒则透出几许橘红。安姑娘的天文知识极为有限,不过她依稀记得这伴星应该是火星。因为年初时候,老人就告诉她,今年夏天将会有“火星大冲”的天象。

现在天象如约而至,人却是不在了。

火星的橘红光芒,似有一种殷殷的温存。地上没有什么与之应和,除了在草间时明时灭的萤火虫。

望着那萤火虫幽幽地明灭,她想,人的心思,真的是难以捉摸的。

那个被墨迹濡染的黄昏,她匆匆回到家,一边在水龙头下来来回回洗手,一边想,可能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再登那个门了。这些随水而去的墨痕,也仿佛在佐证着什么:即便到了九十岁吧,男人也还是男人。

可是到了晚上,捧着一杯热茶在灯下看书,她



又被那盘绕于心的幽愤情绪弄得有些不安，好像隐隐的，有另一层心绪悄然铺开。

热茶在握。热气云集。她忽然想到：可是，那双手起初是多么冰凉的呀。如捉如磨。亦捉亦磨。等到缓缓地松脱开去，它们才勉强可以说是温乎的。

想到这里，那种隐隐的别扭劲儿也就如一滴墨汁落入水中，洒开，渐渐消散了。

尽管如此，尽管她还有成堆的问题想请教，可还是打定主意，暂时不去了。

谁知三天后的下午，平先生女儿打来电话，她放下听筒，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就冲出门去。

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可又是多么投合他的心愿呀。

记得曾读过先生一篇叫做《我的湿牛皮》的文章，里面谈到西藏过去曾有一种刑罚，把人裹在湿牛皮里曝晒，牛皮越干越紧，终至把人一点一点箍死。平先生说，老而病魔缠身，不啻于裹上了湿牛皮，如果能够选择的话，他可不要什么湿牛皮，他要“好快刀”。

平先生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可是安姑娘进去的时候，觉得里面空荡荡的。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可她还是觉得人语嘈杂。

只是那张放大的照片，让她的目光有了停留之处。细审那苍老的眼睛，觉得里面的神气几乎可以说是顽皮的。

一切都严守平先生的愿望，是“从速从简”的。其时，斯人早已“火遁”，这小小的告别仪式，还是子女们为了安慰几位至亲长者而设的，已然是于嘱有违的了。

安姑娘告辞的时候，平先生女儿送她来到门口，说是先生留给她一幅字，因为是绝笔，需等到托裱、影印之后，才好取走的。她呆呆的，也只是唯唯。

出了楼门，习惯性地回头张望，三楼的阳台空空的，只有玻璃窗映出夕阳的反光，是几抹眩目的金红。

怀了那几抹金红，安姑娘大步而去，耳边是习习风声，风声掀起思绪，不禁暗暗叹道，真是率尔而遁哪！其中的爽利风致，似乎只能套用一个流行的字来概括，道是：酷。

此后忙于毕业论文和种种俗务，她很少想起平先生。偶尔想起，却脱不开老人那一生之谜。

其实安姑娘也是爱猜谜的。先生留下的这个谜语，总是影影绰绰地潜伏于她的心底，怎么也挥之不去：平先生与女友，既然那么相爱，为什么又天各一方？对此，安姑娘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问题出在女友家里，她是大户小姐，平先生出身寒门，迫于门户之见，难结秦晋；另一个则是，问题出在平先生，他过于自尊，回避了，此后两人越走越远，成了永远不会相交的双曲线……

七

这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是有一点奇妙的，不知为什么，她屡屡地想起平先生。

信手翻阅佛经故事，看到《妙色王》一段中，有这样的四句偈：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她就想，对于今人来说，那个“爱”字似乎应当改成“欲”字才会妥帖。因为亲见了许多的人，心里早已没有爱了，却依然是既忧且怖的。或许，今人的心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无爱尚可，无欲则是万万不可的吧。

多么希望平先生就在眼前，两个人还像过去一样，一来一往，海阔天空，无遮无拦地交谈哪。

平先生的心思，常常跃动如少年，好奇如孩童，有一次甚至向她讨教生产时候的感受。安姑娘也就坦言相告：所有的力气都用尽的时候，脑子里忽地就是一白。后来她想，那一白，肯定就是个短暂的死。奇妙的是，死之后马上就是生，孩子那响亮的哭声，把她从那白茫茫中又拉回到今世。平先生听罢，若有所思：死生相连——这我将来倒要验证一番……

这样的時候，安姑娘觉得与平先生之间，又何止是忘年之交，实在更是忘性之交呢。

可惜，如今四顾无人，只有小小的萤火虫，一明一灭，像是拥有着呼吸的。当她蹲下身去，想要找寻那小虫的时候，它却又屏住了呼吸。

至于说到人欲，几乎可以说就是平先生的毕生所学吧——哪朝哪代的历史，不是人欲的历史呢？

对人欲，平先生应该是有着透彻了解的，所以他不信人。甚至……

想到此处，安姑娘忽然脊背发凉：那么，他或许早就知道女人一个个都是要心碎的，所以他不做那

个使“她”心碎的人。

世间会有这样的深情么？

她的余光又感到了那小虫。它的明灭随着她的呼吸起伏。久而久之，起伏成了应和，应和成了默契。

这样的時候，她是唯愿有灵魂的，如果有，那么此刻，平先生和女友的灵，应该早已合而为一了吧？

可是刚想到这样的合一，她又忽而为另一个人感到了难过。

那么，太太怎么办呢？

从小，她就依着父亲，管平先生的老伴儿叫“太太”，长大了想想，也许是取“太师母”的第一个字，又让孩童很容易上口的缘故吧。

是啊，太太怎么办呢？

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他去干校的时候，给他寄去寒衣和装满了吃食的包裹；回来著书立说的時候，又戴着花镜，为他誊写了多年的书稿……

记忆中，好像太太一直都是这样老的。可是常识又告诉她，太太一定年轻过，也一定有过年轻的梦想来着。太太曾经痛苦过吗？或者说，太太如今还痛苦吗？

于是她决定去看看太太，顺便也把平先生那幅字取回来。不知为什么，她隐隐感到，关于那个春日黄昏，似乎也有个谜底，就藏在那幅字里呢。

八

太太还是老样子。

不像平先生的女儿，父亲死后，她仿佛一下子老了一大截，鬓边的银丝连成了一片，甚至走路的速度，都变得迟缓了。

而太太还是老样子。好像是老到不能再老了，索性就稳定在那里了。

安姑娘进门的时候，太太已经吃过了早饭，端端正正坐在客厅里她那个固定的座位上，嘴巴缓缓蠕动着，不知在念叨什么。

太太是喜欢安姑娘的，多年前就夸奖过，说这小姑娘仁义，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声音大，吐字清楚。其实安姑娘很久没有和太太好好聊天了，每次来都是直奔平先生房间，走的时候如果遇见太太在客厅里，也不过是寒暄几句，又匆匆告辞的。

忽然这么面对面坐着，安姑娘竟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了。

于是就说天气。说秋风起了，天气日日转凉。

太太点点头，接过去说是啊，真凉，这暖气，什么时候摸，什么时候都是凉的。

安姑娘一愣。又问她老人家早上喜欢吃什么，牙口怎么样，嚼东西费劲不费。太太说怎么不费劲，不戴假牙就吃不了东西。说罢，高声呼唤女儿，让她把那消过毒的假牙用清水过净，等平先生起来好戴。

安姑娘又是一愣。

女儿从厨房出来，将新泡的茶刚刚放到桌子上，太太又支使她：还不把酱豆腐端上来？都几点了？爸爸也该起来了。

女儿望着安姑娘，苦笑一下，回身还真端上来一个小碟子，里面是半块酱豆腐，早已经干了——安姑娘知道，在这个家里，除了平先生，这东西是没人吃的。

太太见到酱豆腐，好像微微松了口气。安姑娘也松了口气。

这样也好。太太还生活在平先生弥留的那个春日。太太不痛苦。生活在梦境中的人，应该不会痛苦吧。

平先生的小屋也还保持着他在时候的老样子。只是书桌上整齐了，不再像从前，到处都摊开着薄厚不均、新旧不一的书。如今那桌上只放着一个小小的卷轴。平先生女儿刚要打开，外屋里，太太又在唤了，她只好歉然道：你自己慢慢看吧。就两手扶着腰出去了，还轻轻带上了房门。

安姑娘倒也并不急于打开那卷轴，而是四下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房间，一桌一几，两对矮矮的书架，三两把椅子，一张小床。她一面打量，一面思量。没有了平先生，这屋子处处都透着一个空，可是细看每一处，都会勾起回忆，于是平先生化做了一种无形的存在，她于这小屋中，又时时都会遇到一个有。

那张放大的照片被嵌进了镜框里，一双眼睛笑咪咪看着她，神态是老道而又天真的。

这让她想起了国诠的字。妩媚和刚劲也是可以并存的。

于是她轻轻打开那卷轴，去看平先生的遗墨。

先生的字一向笔走龙蛇，有几分随意，又有几分俏皮，独有这一幅，也许是临终时候，腕力不济，心绪不宁，笔意是涩钝而滞拙的。安姑娘一见之下，不免心折。

先看那题跋，道是：安安小友存晤。

再看那两行十四个字，却是两句唐诗。

安姑娘反反复复看着那十四个字，直看到有水汽雾气盈野，渐渐模糊了视线。

九

厨房的门开了，空气里弥漫着炒菜的香味。

防盗门颤巍巍关上了。

里面那层木门也关上了。

平先生不管女儿的招呼，一径走回了小屋。进了小屋却躊躇了，不知要不要到阳台上去。

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终于还是到了阳台上。可是四顾茫茫，空地上竟是阒无一人的。只有朔风肆虐地吹着，使他痛切地感到了发疏齿寒。

回到屋子里，却还是坐不住，仍是来来回回地踱步。头皮发紧。脚底发冷。双手却是少有的温暖。

年轻。他边走边想，拥有年轻的生命，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偏偏，她说心死了。心死了也好啊。“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心死了，才能写小说啊，可以写成年女人了。

女人。他想。从来不敢说懂女人，于是惧怕她们。尤其是，此生仿佛是犯了“妹妹煞”，大凡朋友的妹妹，几乎都要跟他有些瓜葛。瓜葛纠缠，有情无情，都使他萌生惧意。平生所惧者多矣，其中又以S和翠湖的妖冶者为甚。可是两种惧，又是多么的不同啊。前者是因情生惧，后者则是由欲生惧。而正是有了翠湖的一幕，自己也才打定了主意。

S以背影对他。满头秀发顿失光泽。周围光线不明。以至于回想起来，那时候究竟是春是秋，是晨是昏，是在心里还是在梦中，都有些难于确定了。

你不信我。

你不信人。

似乎是。又似乎不是。

如今才明白，我所不信的，实在只是我自己呀。

因为不信自己，故而我不做你的冤家。

陡然地，他长长呼出一口气。

自己出的谜解开了，有一点释然，又有点怅惘，甚至，还有一点幽幽不乐。

困兽似的踱来踱去。那步履，是蹒跚中又掺着几许慌乱的。

只能安慰自己，道是：这一边的尽头，焉知不是另一边的开始呢？

不知什么时候，两手又是冰凉冰凉的了。啊

啊。啊。他苦笑着，下意识地把手搭在窗前的暖气管上。

窗外正值夜幕四合。高楼夹缝中，西方天际，正璀璨亮着一颗大星。

一边的尽头。另一边的开始。

S。你在那另一边，正想念着我么？

这个念头闪过脑际的时候，仿佛是戚戚而然地，手上缓缓地，竟是由凉而温，由温而暖的了。

这丝丝暖意，分明是寸寸推进的，由手而臂，由臂而胸，又由胸而心了。心一暖，多年的积雪就化了，涓涓的，雪水无处去，只好从眼角淌出来。他闭上眼，眼前立刻现出S那浅淡的春衣，散漫开旖旎的春晖，辉映着她那似有若无的笑意，晃得他只觉阵阵眩晕。脑际似乎有春水泛起层层涟漪，涟漪荡漾着春心，春心款款，仿佛要挽住那韶光的飞逝……

于是，苍老的手，紧紧地抓住那金属的管子，仿佛要牢牢地，抓住与另一世相通的依凭了。

十

晚饭时候，平先生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他吃得很快，脸上出现了罕有的潮红。不过家人没有在意，都以为是暖气骤然而至的缘故。饭后他就回到自己屋里，再也没有出来。

那天的暖气似乎颇像是老年人的回光返照，只在晚饭前后热了那么一小会儿，到了午夜时分，则又是冰凉冰凉的了。

十一

冷，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平先生回溯一生，没有这样冷过。

北平夜坐观星时候冷么？饭是有上顿没下顿的。衣呢？即便寒冬腊月，也只是一件夹衣。却有三两知己高谈阔论：星辰的流转，数学的魅力，梵境的灵妙……愈辩愈疑，愈疑愈辩，言来语往，全是青春机锋的冲撞，严冬里也尽是火花飞溅，怎么会冷呢？

西南联大执教时候，与五六人同游玉龙雪山那天冷么？一路啸叫着，从山脚小跑着冲上云杉坪。春末正午，居然飞起了雪花，极目远望，玉龙腰际围着莽莽积雪，山间又是雾气缭绕，身边的朋友，无论高矮，无论男女，都是一头的汗气，在薄雾的背景中蒸腾着，他自己也是一样，雪花落在头上肩

上,都是随落随化的,好像方才的奔跑,使得脚下有无穷的热力冲将上来,鱼贯到血管的每一个末端,又化作汗气从头顶上腾起,仿佛那热力要飞升了,去融化那莽莽积雪。

干校时候,在江南的冻雨中插秧冷么?脚底那凉是彻骨的,却也只是到了膝盖骨,就不再上行了。过一会儿,手上机械的动作轮番往复,腰弯得发酸,脚底发麻,那凉意也就渐渐散去了。

拿着那封信的时候冷么?信上简简单单,写着年月日,写着S的名字,告知了那个消息。似乎并不震惊。因为数月没有信来,他已经是有所感觉的了。更何况这许多年来,只要独处的时候,只要闭上眼睛,S就在身边,虽说是隔了千里万里,她又何尝离开过他呢?他不死,她也就不死。

可是现在,为什么这样冷呢?无论指尖脚尖,连心缝儿都是冷的。难道是,时辰到了么?想不到,那湿牛皮到了暗夜,竟是这样地冷彻肺腑的。

他知道,机器快停了,钟摆也快要驻了。人间妙色,怕是就要与之作别了。

屋子里的潮气如一块无形的海绵,仿佛连他呼出的气息里残存的一点点热力,都要尽数吸走一样。

看看砚台里的墨汁,好像也快凝结了。手上那点若隐若现的墨迹,让他想起什么,于是铺开纸,冻僵的指头捉住笔,抖抖地写下两行字:

欲就麻姑买沧海

一杯春露冷如冰

这姑娘不笨,看了自会明白。

他扔掉笔,呆呆地立在屋子中央。

那么,她们将怀着死了的心活着。自己呢,则要带着活的心死去。

方才,从心中眼前滑过的一幕幕,是自己临走之前,在收足迹么?

一想到要收足迹,他的心里忽然笃定了。于是吃力地弓身,打开一排小抽屉最下面的一个,从紧里面取出一个纸包,层层揭开,是一副黑色的无指毛线手套。

纯粹手工的。疏密不齐。松紧不一。

他抖抖地戴上。

那还是十几年前,S托人送来的。只因他信里提到过,夜读的时候,手冷。他不知道年逾古稀的S

是怎样完成这项工程的。日里夜里。阴里晴里。每一股毛线里,都存着那人的体温么?心思又是这样细密。无指的黑色手套。戴上了,还是可以翻书、写字的。

唉唉。书与字。名与实。

他抬眼看看架上自己那些排成一排的著述。要论重量,怎么也得有二三十斤吧?可要论分量呢?

别人提及的时候,都说是皇皇巨制。不过,这皇皇似应是那惶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里面有多少是命题应景之作,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心血结晶;而在那心血结晶之中,又有多少地方,是知有不言,言有不尽的了。

忽然觉得名实俱空。最后一刻自己所拥有的,似乎只是掌中这一副手套。

他戴着手套,盖上厚厚的棉被和衣躺下。还不忘关了灯。

远处有密密的雨声逼近,只是听不出,那雨滴轻轻敲打的,是今世的窗棂呢,还是奈何桥上的阑干了。

十二

目光升起在空中。

只有这样的時候,他才陡然发觉,在这样的城市,一个老人想要收足迹,是多么的难啊。

触目所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这些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荤不素、钢筋水泥的坚笋。这些木然又躁动、庞然又脆弱、恬然又贪婪的欲望。欲望林立,挤掉了回忆的立足之地。

他与那死在抗战烽火中的少年,漫谈宇宙归宿的浮动安谧花香的四合院,在哪儿呢?

他与S于艳阳下,肩并肩走过的长长而又短短的柳阴路,在哪儿呢?

东安市场的叫卖、吉祥戏院的海报、王府井街道上的树影,又在哪儿呢?……”

举目四望,摩天楼如鬼影幢幢,网格样的灯火则是那鬼影上的闪闪鳞片,鳞片之间,是春初冻雨、城市废气,又杂糅着记忆碎末的重重阴霾。

他盯着那些无主的记忆碎末,散散漫漫,如冰如霰,徐徐飘落着,却不知道,自己的也正融入其中,于这黯夜幽蓝的天空,缓缓下降,荧荧地闪着微光,最终降到那湿黑的路面上,与尘埃一道,被一辆辆疾驰而过的坚硬晶亮的汽车,一次又一次的,碾成了齑粉。

这一刻,他忽然感到了轻松。



再看那小屋,再看那躯壳。躯壳正渐趋冰冷。

是寒凉,而是一点点温乎气儿。

在那彻底的冰冷到来之前,知觉依然挟带着一生的惯性滑翔。

是的,这一点点温乎气儿,如一个小小的推力火苗,托着他,走向寂灭。

这滑翔使他变轻,变轻使他飞升,而一旦飞升,他却惊奇于并不感到寒凉,反是隐隐的,被一丝暖意款款托住。

随了那小小火苗上升,他也便顿悟,所谓寂灭,或许就是最后坍塌而成的对于曾经挥洒过的所有热力的回忆吧。

细审那暖意来处,却是来自于方才的心上手中。

正如整个宇宙,那最后的归宿——热寂。

他讶异于这最后的感受。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6 期

当记忆的彗星滑过,那彗尾所带来的,居然不

原刊责编 陈晓敏

本刊第 10 期“月月答题抽奖”活动揭晓

通过读者来信显示:在本刊第 10 期的中篇小说中,孙惠芬的《一树槐香》、曹征路的《那儿》和徐岩的《酒馆》等作品由于其贴近生活、主题深刻和对真情的感人描摹而受到多数读者的一致喜爱。而同时受到较多推选的作品《大年夜》却存在较大分歧,在部分读者充分肯定其“震撼力强”的同时也被其他读者认为部分情节描述冗长拖沓,从而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作品。

有超过 60% 的读者继续认为“名家评点名作”栏目很好,认为不好和不喜欢的仅占 10%。在这一栏目中,读者既希望多看到一些能够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反映小人物命运,特别是反映普通女性生活婚姻方面作品的点评,也希望看到近代名家经典及其欧美现代派的作品点评。读者推荐的作家十分广泛,包括张炜、苏童、王安忆、余华、梁晓声、池莉、海岩、莫言、阎连科、贾平凹、毕飞宇、迟子建等。

对于《北京文学》的建议,读者显出相当的热情。总结而言主要是希望在版式设计上更加精良;增加刊物容量,以中篇小说为主,减少其他栏目设置;选稿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太重形式;设立固定评论人,收集对于所刊发文章的评论并总结发表;读编互动栏目也可以更为丰富活泼。

本期抽奖结果:

获奖者五名:江苏省无锡市吴士康,江苏省宜兴市徐浩英,河南省博爱县张凡,北京市朝阳区李烽,山东枣庄刘文景。他们各获得 100 元奖金,本刊将于近日寄出。

本刊“月月答题抽奖”活动将继续举行,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

参与办法:请选择正确答案,将问卷复印、抄录或将问题答案(写清题号)和建议及个人联系方式填写清楚寄给我们。我们将从中抽出幸运读者 5 名,各奖现金人民币 100 元。抽奖结果,将在两期后的本刊公布。本期问卷截止日期为 12 月 30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问卷请寄:北京前门西大街 97 号《北京文学》月刊社“月月抽奖”收 邮编:100031

问
卷

(请用正楷填写)

问题 1: 本期您最喜欢的文章 _____ 简略理由 _____

本期您最不喜欢的文章 _____ 简略理由 _____

问题 2: 您对本刊有何建议 _____

姓名 _____ 性别 _____ 年龄 _____ 地址 _____

邮政编码 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 电话 _____

2004.12

南方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著
王央乐 译 潘军 批注、评点

典型的博尔赫斯
开偏，一付煞
有介事的样子。
但已经布下
暗子。

威言吐语。
精神主义上，
这儿的传统经
典。

1871年乘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人，名叫约翰尼斯·达尔曼。这个人是福音会牧师。1939年，他的一个孙子，名叫胡安·达尔曼，是科尔多巴街一家市立图书馆的职员。他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阿根廷人了。他的外祖父就是第二步兵野战军的那个弗兰西斯科·弗洛雷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前线作战时，被卡特里埃尔印第安人的长矛刺死的。在这两个很不协调的家世传统之间，胡安·达尔曼(也许是出于日耳曼血统的一种冲动)选择了浪漫的祖先的那一个传统，或者说，浪漫地去死的那一个传统。一幅镶框子的旧式像片，照的是一个没有表情的满脸胡子的人。一把旧军刀，某些音乐的回肠荡气之情，《马丁·菲耶罗》的熟悉的诗节，过去的岁月，厌烦和孤寂，凡此种种，促成了他的这种克里奥约^①观念。这种观念带点儿自愿，然而绝没有自夸。达尔曼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总算保住了南方那所原来属于弗洛雷斯家的庄园住宅。他的一个习惯性的回忆，就是常常想起那里的芬芳的桉树，以及那所玫瑰色的宽敞住宅，它一度曾经是鲜红色的。也许是职务，也许是懒惰，把他羁留在城里。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他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这个庄园，满有把握地认为他的那所房屋正在草原上每一个明确的地点等待着他。1939年2月的最后几天，发生了一件事。

命运对于过错总是盲目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放纵，命运就会变得冷酷无情。那天傍晚，达尔曼弄到了一部魏尔^②版的《一千零一夜》残本。他急于想看看这个新发现，没等电梯下来，就匆匆忙忙上了楼梯。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额头一擦而过：一只蝙蝠？一只小鸟？他从给他开门的女人脸上看到了恐惧的表情，发现自己按住额头的手上染着鲜红的血。那是一扇刚油漆过的窗户，有人忘记把它关上，才使他擦出了这个伤口。达尔曼总算睡着了，但是第二天黎明他就醒了。从那个时候起，一切东西在他看来都变得凶恶异常。寒热折磨着他，《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插图成了他恶梦的装饰。亲戚朋友来探病，总是以夸张的微笑反复对他说：他看来好多了。达尔曼以一种虚弱的痴呆态度听着他们讲，奇怪他们竟然不知道他已经进了地狱。八天过去了，几乎长得跟八个世纪一样。一天下午，常来的一个医生伴着另一个医生来了，他们把他带到厄瓜多尔街的一家医院，因为必需给他进行爱克司光透视。达尔曼由他们带着，坐在街车里，心里想，到了一间不属于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总能够睡得好了吧。他感到幸福，话也多起来。到了医院，人家给他脱掉衣服，剃光脑袋，把他用金属带子绑在一张小床上，以强烈的光照射他，直照得他头昏目眩。人家又用听诊器给他听诊；一个戴口罩的人又在他胳膊上扎了一针。他醒来的时候觉得恶心，发现自己给绑着绷带，躺在一间像井那样的小房间里。在手术之后的几天几夜里，他渐渐明白，直到现在为止，他不过仅仅是到了地狱的郊外而已。冰块在他嘴里也留

不下一些清凉的痕迹。在那些日子里,达尔曼一点一点地恨起自己来:恨自己本身,恨自己有大小便的需要,恨自己受到的屈辱,恨自己脸上长出的胡子茬。他坚强地忍受着治疗的过程,这实在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当外科医生告诉他,他几乎因为败血症而死掉的时候,达尔曼却哭了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哀。身体的虚弱,以及夜间不断骚扰着他的恶梦,使他没有时间去想像“死亡”这样抽象的东西。又一天,外科医生对他说,他正在痊愈,不久就可以到庄园去休养。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这期待着的一天竟然来到了。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时间的差异。达尔曼到医院来的时候坐的是街车,现在也是一辆街车把他送往宪法广场车站。闷热的夏季过后,初秋的清新空气仿佛是他从死亡和热病中解脱出来的自然的象征。清晨七点,城市还没有消失夜晚赋予它的那种古老房屋的气氛:街道就像长长的走廊,广场就像安静的院子。达尔曼看着这熟悉的一切,快活得几乎要晕过去。在它们进入他眼帘之前几秒钟,他就想起了这些街角,这些广告牌子,想起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朴实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在新的一天的黄橙橙的天光之中,一切东西又都回到了他的身边。

没有人不知道:“南方”开始于里瓦达维亚^③的对面。达尔曼常常反复地说,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谁只要跨过那条街道,就会进入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实在的世界。他从街车里,在一幢幢新建的大楼中间寻找那些带栅栏的窗户,门上的门锤,门框的拱顶,门口的门房,以及门里的院落。

到了车站大厅,他发现自己早到了三十分钟。他突然想起巴西街的一家咖啡馆(离开伊里戈延^④的住宅不过几米),里面有一只大猫,它任凭人们抚摸,犹如一尊蔑视一切的神。他走了进去。那只猫就在那里,正在睡觉。他要了一杯咖啡,慢吞吞地往里加糖,尝了一尝(这种乐趣在医院里是被禁止的),一边抚摸着猫身上的黑毛,一边心里在想,这种接触简直像幻觉一样,他和猫之间好似隔着一片毛玻璃,因为人是生活在时间之中,生活在不断的连续之中,而这种神奇的动物,却生活在现状之中,生活在当前的永恒之中。

列车沿着倒数第二个月台停在那里。达尔曼经过一个个车厢,进入了一个几乎是空的车厢。他把箱子放上行李架。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打开箱子,犹豫了一会儿,取出了《一千零一夜》第一卷。这一部书与他遭到的不幸,关系如此密切,带着它出门旅行,就是这种不幸已经消失的证明,就是对失败了的恶势力的快活而隐秘的挑战。

城市在列车的两边破裂成为郊区。这个景象,以及随后出现的菜园和田庄,耽搁了他打开书来看。事实上,达尔曼很少看书。没有人能够否认,磁石山和那个发誓要杀死他恩人的天才,是个奇妙的故事,但是并不比这个早晨以及这样做人更为奇妙。这种幸福之感,把他的心思从莎赫拉萨德及其虚假的奇闻上引了开去。达尔曼合上了书,让自己就这样地生活下去。

午餐(用发亮的金属钵子送来的汤,就跟孩提时代遥远的暑假旅行那样),更是安详而愉快的享受。

“明天早晨醒来,我就在庄园里了。”他想,仿佛顷刻之间,他成了两个人:一个是秋天里在祖国大地上旅行的人,另一个是禁闭在医院里受着疗程奴役的人。他看见没有粉刷的砖屋,长长的,四四方方的,永远望着经过的来往列车。他看见土路上骑马的人;看见沟渠、池沼、牧场;看见大理石那样大团的明亮云朵。这一切东西都是偶然的,仿佛草原上的梦一样。他也相

注意,现实
与梦之间的
墙在此开始
拆开。

梦是孤独
“南方”的唯
一路径。

书的出现让
你感到南方
的病痛,你
能感到书中的
一笔。但当你
上升到对时间
的关注。

书分为二,南方
以这个书名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信自己认出了树木和田地,不过他无法肯定,因为他对乡间的直接知识比他对家乡的怀念和文学的知识浅薄得多。

有时候他睡着了一会儿,他的梦里只有列车的运动。白天十二点钟时无法忍受的耀眼的太阳,已经成为傍晚的黄色的太阳,不一会儿又变成了红色。列车车厢也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宪法广场车站上出发时的样子:草原和时间已经穿透了它,使它改变了形状。外面,车厢移动的影子逐渐地向着地平线延伸开去。原始的大地,既没有被村落,也没有被其他人类的迹象所干扰。一切都是辽阔的,然而同时是亲切的,在某种情况下,又是神秘的。无边的原野上,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头牛。这种寂寥是完整的,也许是敌意的。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仅仅旅行到南方去,而是旅行到从前的年代去。他的这种幻想,被列车检票员打断了。后者看了看他的车票,对他说:列车并不在惯常的那个车站停车,而是在前方的另一个车站停车。这个车站,达尔曼几乎并不知道。(那个人又解释了几句,但是达尔曼既不想明白,甚至也不想听他,因为这种机械化的事情他并不关心。)

列车吃力地停住了,几乎就停在原野的中央。车站在铁路的另一边,不过是一道月台和一个棚子而已。什么车辆也没有。站长建议说,在商店那里也许能够找到一辆。还给他指了指,那是大约在十个或十二个夸德拉^⑤之外。

达尔曼只好步行,就算它是一场小小的冒险。太阳已经西沉,但是它最后的余晖在黑夜之前还照亮着活跃而寂静的草原。达尔曼慢吞吞地走着,不是为了怕累,而是想让这一切保留得更长久些,一面以沉重的幸福感呼吸着苜蓿的香气。

这一家商店,在某个时候曾经是鲜红色的,但是岁月已经为了自身的好处,消褪了这种强烈的色彩。这座破败建筑物的某些方面,使他记起了一幅钢版画,也许是一本旧版的《保尔与维基妮》^⑥里面的。门外的栏杆上系着几匹马。达尔曼走了进去,以为自己认识这个老板,后来明白,他跟医院里的一个职员面貌相似,所以弄错了。老板听了他说的情况,就答应给他找一辆马车。达尔曼为了消磨这一段时间,也为了在这一天里多做一件事情,就决定在这家商店里吃饭。

在一张桌子上,有几个小伙子在吵吵嚷嚷地喝酒吃饭。起先,达尔曼对他们并没有在意。有一个年纪很老的老头儿,背靠着柜台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活像是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岁月已经把他缩小,磨光,就像流水之于一块石头,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成语一般。他黝黑,瘦小,干瘪,好像超于时间之外,处于永恒之中。达尔曼满意地观察着他的围巾,粗呢邦乔,长奇里帕,以及马靴^⑦,不禁想起了跟北方几省的人或者恩特雷里奥斯人的无结果的争论,便自言自语地说:像这样的加乌乔,除了南方之外,已经不再存在了。

达尔曼靠着窗边坐下。黑暗虽然已经把整个原野都笼罩住了,可是还要把它的气息和它的声音从窗户的铁栅中漂流进屋来。老板给他端来沙丁鱼,然后是烤肉。达尔曼喝了几杯红酒,吃完了饭。他懒洋洋地回味着嘴里的辣味,让眼光在屋子里流转,渐渐地上来了点儿睡意。房梁下吊着一盏煤油灯。另一张桌子上的三个顾客,两个像是田庄的雇工,另一个脸色呆板,有点像混血儿,戴着帽子在喝酒。突然,达尔曼觉得有个东西在脸上轻轻地撞了一下。在一只普通的不透明的玻璃杯旁边,在桌布的一条条纹上面,有一个面包搓的小球。这就是一切,然而是有一个人抛过来的。

是一个梦幻。
梦境在病
榻之上,却
延伸到了无
限的“南方”。

“南方”无限
是种象征。

对梦幻的进
一步阐释,在
此正是时间
错位。

南方人的
出现,使南
方“具体化”。

另一张桌子上的人似乎与此毫无关系。达尔曼有点莫名其妙,决定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就翻开了《一千零一夜》,好像要掩盖现实。过了几分钟之后,又有一个小球抛了过来。这一次,那两个雇工都笑了。达尔曼心里想:自己并不害怕,但是他,一个久病初愈的人,让素不相识的人拖进一场无谓的争吵,总不是一件好事。他决定走了算数。他刚站起来,老板就走了过来,用警告的口气劝他说:

“达尔曼先生,别去管那些小伙子,他们正在兴头上。”

达尔曼现在倒并不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认识他,可是他却感觉到这种调解的话实际上反而使情况更加严重。那些雇工的挑衅原先只是针对着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几乎并不是针对特定的某个人的,可是现在却是针对着他,针对着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邻座都已经知道了。达尔曼把老板推在一边,面对着这几个雇工,问他们要干什么。

那个脸像混血儿的家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离开胡安·达尔曼只有一步路,却大喊大叫地骂他,好像离得他老远似的。这人玩弄的是那套发酒疯的把戏,既凶狠,又可笑。他一边满嘴说着胡话、脏话,一边把一柄刀子抛向空中,眼望着刀子,等它落下来,把它接住。他要达尔曼跟他决斗。老板反对,用发抖的声音说:达尔曼没有武器。就在这个当口,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从房间的角落里,那个出了神的年老加乌乔那里,也就是达尔曼把他看作南方(就是他自己的南方)的缩影的那个人,抛过来一把亮闪闪的匕首,落到他的脚边。这仿佛是南方已经决定,达尔曼应该接受挑战。达尔曼弯下腰,捡起匕首,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这几乎是出于本能的动作,保证了他要去决斗。第二件:这件武器,在他笨拙的手里,不能起到保卫他的作用,反而让他们有了理由可以把他杀死。从前,他有时候也玩过匕首,就像所有的男孩子那样,但是他的武艺没有超过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进攻时应该刀尖向上,刀刃向内。他心里想:“在医院里,人家是不会让这种事落到我头上来的。”

“我们出去。”那个人说。

他们走了出去。如果说,达尔曼没有了希望,那么,他也没有了恐惧。在跨过门槛的时候,他觉得,在屋外的天空下,在拼刀子时死去,对他来说,就是如同在医院的第一夜,人家给他扎上针时的那种解脱,那种幸福,那种欢乐。他觉得,在那时候,如果他有可能选择或者梦想自己的死,那么,这就是他所要选择或者梦想的死。

达尔曼手里紧紧地握着匕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出了门,向草原走去。

注释:

- ① 指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后裔。
- ② 古斯塔夫·魏尔(1808~1889),德国东方学家,历史学家,他译述的《一千零一夜》,出版于1837~1841年。
- ③ 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一个地方。
- ④ 伊布利托·伊里戈延(1852~1933),阿根廷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阿根廷总统。
- ⑤ 长度单位,约125米。
- ⑥ 法国作家贝纳廷·德·圣·彼埃尔(1737~1814)所著小说。
- ⑦ 邦乔是方形斗篷,奇里帕是围裙;这里描写的是加乌乔典型的装束。

是“南方”决定
达尔曼必须
接受挑战,
还是为里戈
应对现实的挑
战。抑或是
梦幻决定对
时间的挑战?
总之,挑战
仿佛命中注定,
在所难免。

秘密的奇迹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著
王央乐 译 潘军 批注、评点

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他说：“你逗留了多久？”他说：“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古兰经》第二章259节^①

军火，战争，
新战争的，是
一部战争小说
下关于时间的
小说。

明确指出这
一客观时间，
而主观时间
作在主观的时
间上。

1939年3月14日夜晚，在布拉格的采尔特内街的一套公寓里，哈罗米尔·拉迪克(他曾著有一部未完成的悲剧《敌人们》，一本《永恒的辩护》和一篇研究雅各布·博埃默的间接犹太起源的文章)，梦见了一盘长时间的大棋。下棋的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著名的家庭。这一盘棋已经下了许多世纪，谁也无法说出那被遗忘了的奖品，只能喃喃地说：奖品很多，也许是无穷无尽的。棋子和棋盘放在一座秘密的塔里。哈罗米尔(在梦中)是两个敌对家庭之一的长子。许多钟表敲响着这盘急迫的棋局的钟点。做梦的人在雨中荒原的沙地上奔跑，没法记得棋子的模样和下棋的规则。就在这时候，他醒了过来。暴雨的雷声和可怕的钟表声已经停止。一种有节奏的整齐的响声，时不时被号令的声音打断，在采尔特内街升起。天已微明。第三帝国^②的装甲先头部队正在开进布拉格。

19日，当局收到了一封告发信；19日当天傍晚，哈罗米尔·拉迪克被捕。他被押进在莫尔达瓦河对岸的一座消过毒的雪白监狱里。他对秘密警察加给他的罪名没有一条能够反驳。他的母姓是雅罗斯拉夫斯基；他的血统是犹太人；他对博埃默的研究属于犹太学问；他的签名又耽误了一次抗议德奥合并运动的最后检查。1928年，他翻译了《塞弗尔·叶济拉》，给海尔曼·巴斯多尔夫书店出版。这家书店为了商业的目的，编了热情洋溢的书目，夸大了翻译者的名声。这份书目，现在正在朱利乌斯·罗特手里翻阅；这个人是秘密警察头目之一，拉迪克的命运就是掌握在他的手里。没有一个人对于自己专长之外的东西，不是轻听轻信的。两三个哥德体的形容词，就足以使朱利乌斯·罗特认为拉迪克极为重要，就准备让人把他处死，以便“杀一儆百”。且定于3月29日上午九时。这样的拖延(其重要性读者随后便会知道)，是由于同个人无关的迟缓的行政管理要求所决定的，就像植物和星辰一样。

拉迪克的第一个反应，不过是觉得害怕。他想，他们把他绞死，斩首，砍头，都不会吓住他，但是枪毙却使他不能忍受。他徒然地反复说：死亡的单纯而普通的行为，是其可怕性，而并非其实际的细微末节。他不厌其烦地想像着这些细微末节，荒唐可笑地力图把各种变化搜索干净。他无穷无尽地期待着这个过程，从失眠的黎明直至那神秘的排枪。在朱利乌斯预先指定的日子之前，好几百人已经死去，死在其形状其角度使几何学都为之技穷的院子里，由数目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兵士用机枪射杀，有的是在远处被结

果掉,有的则就在近处。他以真正的恐惧(也许是真正的勇气)面对着这些想像中的行刑场面。每次的幻景,不过存在几秒钟。循环结束之后,哈罗米尔总是无休止地回到他死亡的无休止的前夜。后来,他思考着,现实并不总是跟预见恰恰相符的。他以合乎逻辑的顽强,得出了这个结论:预见到细微末节,就会阻止它真正发生。根据这种软弱的魔法,他发明了许多凶残的特征,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并不发生。自然而然地,其结果是他害怕这些特征竟然会具有预言性。晚上他非常苦恼,只好设法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相信时间总是在迅速流逝的这个实质。他明白,时间很快地就会到达29日的黎明。他大声地论证说:现在我是在22日的晚上,要是这个晚上(以及其他六个晚上)继续存在下去,我就不会受伤害,就是永生不死的。他想,梦中的夜晚是深深的乌黑的深槽,他可以沉没在里面。有时候,他渴望那最后决定一切的排枪,不管是好是坏,总可以把他从徒然的想像中解脱出来。28日,当落日的余晖映照在高高的铁栅上时,他的剧作《敌人们》的形象,把他从这种沮丧的思绪中引了开去。

拉迪克已经活过了四十年。除了一些友谊和许多习惯之外,从事探讨问题的文学工作,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跟所有的作家一样,他衡量别人的才能,是根据别人的作为;可他要求别人衡量他时,却要根据他的设想和计划。所有他印刷出版的书籍,都引起他一种复杂的后悔心情。他对博埃默、阿勃内斯拉、弗鲁德的著作的研究,主要不过是为了应用。而他翻译的《塞弗尔·叶济拉》,则里面满是疏忽,勉强,瞎猜。缺点比较少的,也许还是《永恒的辩护》。这本书的第一卷,谈论的是人类所想像的各种各样的永恒的历史。从帕尔梅尼德^③的生存,直到兴顿的可以改变的过去。第二卷否认(跟弗兰西斯·布拉德莱一样)宇宙的一切事物构成一个时间的延续。他论辩说:人们可能获得的经验的数字并不是无限的,只要一次“重复”就足以显示,时间就是欺骗……不幸的是,说明这种欺骗的理论,其本身未必见得不是欺骗。拉迪克常常是以糊涂的轻蔑加以论述的。他也出版了一系列表现主义的诗歌;这些诗,诗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出现在1924年的一本选集里,但是没有一本后来的选集不再继续选入的。对于这一切从前的错误和软弱,拉迪克想以诗剧《敌人们》予以挽救。(拉迪克赞赏诗,因为它可以防止读者忘掉不真实,而不真实则是艺术存在的条件。)

这部剧本完全遵守时间、地点、动作相一致的三一律。剧情发生在拉德卡尼,罗谋施塔特男爵的书房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个傍晚之一。第一幕第一场,一个陌生人来拜访罗谋施塔特。(一只钟指着七点,残阳强烈的光芒照耀着玻璃窗,空气中传来热烈的熟悉的匈牙利音乐。)这次来访之后,接着又来了好几次。罗谋施塔特并不认识这些闯来的人,但是他有一种麻烦的印象,好像都看见过他们似的,也许是在一次梦中。所有的人都夸张地恭维他,然而这些人明显地——首先是剧本的读者发现,后来是男爵自己——是秘密的敌人,密谋要把他消灭。罗谋施塔特设法停止了或者嘲弄了他们的复杂阴谋。在对话里,提到了他的未婚妻胡利亚·德·魏德瑙,还有一个叫雅罗斯拉夫·库宾的,此人有时候强向胡利亚求爱,现在则已发疯,自己以为自己就是罗谋施塔特……危险增强了。到第二幕结尾,罗谋施塔特不得不杀死了一个密谋者。第三幕,也就是最后一幕开始后,不连贯的情节逐渐产生。好像已经与剧情无关的演员又回了转来。被罗谋施塔特杀死的人也回来了一会儿。有人注意到,天色还没有昏暗,钟还是指着七点,西斜的阳

4. 新的
结构的发
文部的内
部, (也似
以自创
数人的方
式所解
释一切。

这样的东
西拉! 又那
和活! 既
增活! 又
别样! 味道
又改变! 读者
对线型的美
佳! 所以和佳
正是时间。

光映照在高大的玻璃窗上,空气中传来热烈的匈牙利音乐。第一个来访者出现了,把他在第一幕第一场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罗谋施塔特毫不惊讶地跟他对话。读者明白,罗谋施塔特原来就是可怜的雅罗斯拉夫·库宾。戏剧并没有存在,存在的只是库宾无穷无尽地活了又活的荒唐循环。

拉迪克从来不问这部悲喜剧是浅薄还是绝妙,是精确还是凑数。在他草拟的梗概中,他作了一项发明,用来掩饰他的缺点,赢得他的运气,那就是,从根本上挽救(以象征的方式)他自己的生命。第一幕和第三幕的某几场已经完成,作品的诗韵特点允许他继续对它加以检查,在手稿不在眼前的情况下修改那些六音步诗句。他想,这个剧本还缺两幕,而他却很快就要死了。他在黑暗中向上帝说:“如果我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的,如果我并不是你的一个重复或者一个错误,那么我就作为《敌人们》的作者而存在吧。为了完成这部剧本,它既可以作为我的证明,也可以作为你的证明,我还需要一年时间。你就是世纪,你就是时间,你赐给我这些日子吧。”这是最后的一夜,也是最残酷的一夜。可是,十分钟之后,睡梦就把他淹没在乌黑的水中了。

黎明时,他梦见自己躲藏在克莱门蒂农图书馆的一个大厅里。一个戴黑眼镜的图书馆员问他:“你找什么?”拉迪克回答他说:“我找上帝。”图书馆员对他说:“上帝是在克莱门蒂农的四十万卷书籍之中的一卷之中的一页之中的一个字母之中。我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的父母曾经寻找过它;我自己,因为寻找它,变成了瞎子。”他摘掉眼镜,拉迪克看见他的眼睛已经死去。一个读者进来归还一本地图。“这本地图没有用。”他说着,交给了拉迪克。拉迪克随手把它翻开,看见一幅印度的地图,觉得有点头晕。忽然他肯定了,摸到了一个微小的字母。一个无所不在的声音对他说:“你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已经允准了。”就在这时候,拉迪克醒了过来。

他记起来,人们的梦是属于上帝的。马伊莫尼达斯曾经这样写过:梦中的话是神圣的,只要它清晰明确,而且看不见说话的是谁。他穿好衣服。两个兵士走进囚室,命令他跟着走。

在门的另一边,拉迪克已经预见到一个走廊、楼梯、亭阁的迷宫。但是现实却并不那么丰富:他们从一道唯一的楼梯走下去,来到一个后院。好几个兵士——其中有一个还敞着制服——在那里检查一辆摩托车,为它互相争论。上士看了看表:八点四十四分。应该等到正九点。拉迪克并不觉得不幸,只感到茫然,就在一堆羊毛上坐下。他发现兵士们的眼睛都避开着他的目光。为了免得等得不耐烦,上士给了他一支烟。拉迪克不抽烟,但是出于礼貌,或者由于谦虚,他接受了。在点烟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手在颤抖。天上起了云彩。兵士们低声谈话,好像他已经死了。他徒然地想起了那个以胡利亚·德·魏德瑙为象征的女人……

行刑队组成了,排成方阵。拉迪克站在狱墙前面,等着开枪。有人担心墙会被血染污,于是这个囚犯被命令向前走几步。拉迪克荒谬地想起了照相时开初的犹豫。一滴粗大的雨珠落到拉迪克的鬓角上,慢慢地沿着面颊滚下。上士喊出了最后的口令。

肉体的世界停止了活动。

所有的武器都伸向拉迪克,但是那些要杀他的人却一动不动。上士的胳膊举在半空,停在那里。院子里的一块砖地上,有只野蜂投下了一个固定的影子。风停息了,仿佛是在图画里。拉迪克试着发一声喊,发一个音节,弯一下手。他明白自己是麻痹了。这个瘫痪的世界连一点点最微弱的响声也传不

梦与现实的分
界线,在梦中
消失,在现实中
重新出现。

寻找上帝是
为了争取时间,
但上帝并不
存在于梦中。
不可思议的是,
梦中的时间却
似乎比现实
的力量。

肉体的世界
是虚幻的,但
精神的世界
之门却在梦中
打开。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到他耳朵里来。他想：我是在地狱里，我已经死了。他想：我是疯了。他想，时间已经停止了。后来，他又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也会停止的。他想证实一下，就背诵起(嘴唇没有动)维吉尔^④的神秘的第四首牧歌。他想像着那些现在已经离他很遥远的兵士，一定也同样的痛苦。他急切地想跟他们取得联系。使他惊讶的是，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却不觉得疲劳，也不觉得头晕。他睡着了，睡了难以计算的一段时间。醒来的时候，世界仍然是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息。那一滴雨珠还在他的面颊上；院子里还有那野蜂的影子；吐出来的烟卷的烟，一点没有消散。拉迪克还没有明白过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他向上帝要求整整一年，以完成他的工作，而全知全能的上帝也答应给他一年。上帝为他作了一个秘密的奇迹：让德国人的子弹在指定的钟点把他杀死，然而在他的思想里，却在下达命令到实现命令之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他从茫然到了诧异，从诧异到了顺从，从顺从到了突然的感激。

他没有别的文稿，除了记忆。他增加的每一行试写的六音步诗句，都使他获得了侥幸的力量，这是那些试图写诗而又忘了临时需要修改的段落的人所不能怀疑的。他工作，既不是为了后世，甚至也不是为了上帝。因为上帝的文学趣味他知道得很少。他细致地、一动不动地、秘密地在这段时间里规划着他的高大巍峨的看不见的迷宫。他两次重写了第二幕。他抹掉了某些过于明显的象征，如反复的钟声，还有音乐。任何情况都不能使他厌烦。他删除，他压缩，他扩充。有的时候，他又采用原来的手稿。他变得喜欢这个院子，喜欢这个监狱了。有一张脸对着他，这张脸使他修改了有关罗谋施塔特的性格的构思。他发现，使福楼拜那么害怕的困难的音节重复，不过是视觉的迷信，是书写语言而并非是音响语言的软弱和麻烦……他的剧本完成了。现在缺的仅仅是解决一个性质形容词。这个词他也找到了：那滴雨珠从他的面颊上滚下。他发出了一声疯狂的喊叫，转动着脸。行刑队的方阵开了排枪，把他打倒。

哈罗米尔·拉迪克死在3月29日上午九时零二分。

注释：

- ①原文为261节，现据马坚译本改作259节。
- ②指法西斯德国。
- ③古希腊哲学家。
- ④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诗人。

即使会停，
也无法改变
客观的时间。
但上帝却教
会了我们去支
持另一种时
间，那才是真
正的时间。

批注、评点者简介: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高中毕业后下乡当知青,其间自学美术。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省文联专业作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198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文集》(四卷)《潘军小说文本系列》(六卷)《潘军作品》三卷等。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重瞳》等。



与潘军谈博尔赫斯

时间:2004年10月27日

地点:《北京文学》编辑部

对谈者:潘 军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以下简称北):请您谈一下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先锋作家特别是您个人的影响。

潘军(以下简称潘):作家中对博尔赫斯有深入研究的,应该是残雪,她写了一部专著,据说很不错的。但博尔赫斯的影响应不限于在所谓的“先锋作家”里,也不仅是在小说家里,诗人中也有受到其影响的,比如西川。我还听说,博尔赫斯的诗歌实际上比他的小说还要精彩。我知道博尔赫斯,是在1979年,当时读大学二年级。好像是那一年的《外国文艺》上介绍了博尔赫斯的四篇

小说,这是不是中国的第一次介绍?当时读了,不知所云。但博尔赫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小说形态,这种感受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一个人看惯了“巡回展览派”,突然之间让你看印象派,那种感受是全新的。还有,翻译者王央乐先生的译笔很了不起,感觉非常有味道。几年后的1983年,我在合肥买到了王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那个小32开的册子,觉得好。1993年,马原去海南岛拍《中国文学梦》,他对我说已经拍了近百个中国作家,其中有王央乐,我想,他也是因为这个译本才作



出这个决定的。这个事实表明，王先生的翻译对我们喜欢博尔赫斯所起的作用。倘若我最先接触的不是王先生的译本，或许就与大师失之交臂了。这一点我以为很重要。我读外国文学，从来都是先读翻译家——倘若译笔不好，我就不看了。比如《包法利夫人》，我是先读李健吾，后读福楼拜的。李先生那种漂亮的短句子让我至今迷恋。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怎么看，反正我是承认，博尔赫斯对我有很大影响。十多年前，我甚至还公开效仿他，写了几篇小说，比较典型的是那部中篇《流动的沙滩》。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真正影响，是整个写作形态的改变，同时也颠覆了阅读。

北：有批评家说过，《流动的沙滩》是一部典型的博尔赫斯风格的小说。你本人也曾经说过，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非常向往能写出一部具有那种博尔赫斯式的语言意味的小说。

潘：对，这一点当时在下笔的时候就非常明确。我希望在叙述上做到从容不迫，而且既要完全改变传统小说的那种结构模式，又即兴地随手拈来一些东西，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语言系统里面，构成内部的一种和谐。这是我对博尔赫斯的直觉。我从来不在意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到底说了些什么，更多是看他怎样说。我只是觉得他的小说很智慧，它的句子很智慧，而这样的作家在我看来确实是很罕见的，每一次细细的阅读，你可能都有新的发现。不过今天我们得说点什么了，否则就算不得“评点”了。我写上去的那几段话，都是即兴的读后感，不到半个小时就交卷了。

《南方》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里，应该是精

品。他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博尔赫斯小说的特点，就是对时间的思考和处理上。他对时间一直是不自信的，笔下的时间总是模棱两可，迟疑不决，甚至自相矛盾。他说，时间是一个令人颤抖和严峻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犹疑和悖论使得博尔赫斯对于时间命题的解决呈现了多样化的状态，从而意外的使其小说获得了独特魅力。《秘密的奇迹》叙说的则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关于时间的命题，在这里博尔赫斯提出了客观真实与心理真实，亦即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肉体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问题。博尔赫斯在作品中用暗示的手法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将梦和现实打通，合并成一条路，可以在其间自由来往。他进入了自由的呓语的梦境的状态，而我们正是被作者叙述中随意流淌出的象征、智慧、思考和想像力所征服。

北：你提示大家注意《南方》的那个段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转折？

潘：说转折也未尝不可。作者本身的表述就很含糊，到底是达尔曼的身体好转了，还是他的梦开始了？我选择后一种。他的关于南方的梦，是从病床上开始的。所以他说“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这期待着的一天竟然来到了。”这种语气本身也是难以置信的。然后是“谁只要跨过那条街道，就会进入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实在的世界”。再往下，便有了“身分为二”的感觉，“一个是秋日里在祖国大地上旅行的人，另一个是禁闭在医院里受着疗程奴役的人。”所有这些迹象，传达出来的都是梦的信息。他所营造的“南方”，无疑是一种象征。在这里，南方和传统、历史是同义词。达尔曼走进南



方,实际上是博尔赫斯走进了传统和历史。在这里,他将要接受命运的挑战。命运和时间一样,都是不可捉摸的。所以小说的最后,那个被称为“南方的缩影”的高乔老人向达尔曼扔出了一把刀子,把他逼上了必须接受挑战的绝路。这太绝妙了。

北:博尔赫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被“误读”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潘:“误读”的现象是有的。究其原因,我认为在于几个方面。首先是翻译得不够准确,我看过一份资料,说博尔赫斯的名篇《交叉小径的花园》不是“交叉”,而是“分岔”,应该是“小径分岔的花园”。我想之于此类的错误应该还很多,但对于我们这些不能用外语阅读的人,不好分辨。但是,当我比较了几个译本之后,仅从译笔来看,我欣赏的还是王央乐先生的译本。其次——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阅读观念的问题。博尔赫斯的小说是全新的形态,那里没有什么明显的线形关系,也没有更多的因果关系,故事往往是零碎的,人物形象也是模糊的,倒是充满了悖谬、矛盾、幻想和想入非非。第三,批评家们也在误读。中国的批评家往往习惯在读懂之后才发言,而现在面对的是全新的不易读懂的文本,所以他们只能作出似是而非或者自以为是的发言。在这里,批评家们其实是遇到了自身智力上的挑战,但他们多数是回避了,王顾左右而言他。

北:批评家更关心的是把作品纳入某个体系和大的背景。

潘:但是最过硬的批评家还是应该就文本谈文本,迎难而上。

北:对博尔赫斯的误读不仅仅存在于批评家中,还存在于作家中。这是否因为中国作家很大程度上比较拘泥于现实,在思考中比较缺乏形而上的能力?

潘: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把我们习以为常的写作方式套用在博尔赫斯身上,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隔阂。博尔赫斯一辈子是在书籍中旅行,他的作品极大地依赖文献与资料,依赖于自身的想像力而缺少体验。另外,博尔赫斯一辈子痴迷于叔本华等人的学说,他往往一开始就

面对的是形而上的思考,这与中国作家习惯于从形而下提炼到形而上,希望从现实层面进而升华的经验也是大不相同的。再就是,一般的作家通常是被故事、被因果关系所追逐,是被动的;而博尔赫斯则是主动驾驭着文本,他通过他创造的这种特殊文本作为载体,可以装他想装的东西,可以为所欲为。

北:博尔赫斯自身即存在很多悖论,他秉性文弱,而他向往的境况却往往是雄壮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黄金、老虎、草原等等硬的意向,这是否可认为他的写作是对于自身不能达到的一种补偿。而中国作家的写作可以让人看见具体生活,却缺乏这种补偿。

潘:博尔赫斯自身就是一个悖论。他生性羞怯,却又喜欢跃跃欲试;热爱学问却又醉心政治鼓动;性格孤僻却又愿意接受记者访谈。博尔赫斯出身于一个旧式军人家庭,从小在祖辈那些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中长大,这种经历使他对那种勇敢彪悍的形象非常崇拜,所以他笔下出现的,往往都是杀手、醉汉、囚犯、刺客、流浪者和远方的骑士。这种形象,可能也是对他乏味的个人经历的一种补偿。某种意义上,他通过自己塑造的小说形象展现出生命的辉煌。他像个优秀的演员那样,通过不同角色的演绎丰富人生的体验。但博尔赫斯不是那种依靠个人经验、阅历进行写作的作家。他的身体条件决定他不能行万里路,但可以读万卷书。他是一个典型的“图书馆作家”,依赖的是自己丰富的阅读。这使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呈现出一种超凡的幻想。他是一个梦想家。他从小就待在父亲的书房里,成人后几乎一辈子都泡在图书馆里,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图书馆当管理员,庇隆政权时期,他被弄去做了几年的家禽检查员,等庇隆下台了,他被任命为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在这个职务上做了18年。所以他说:“必读的书,我已饱读。”他一生是在书籍中旅行。上帝把八十万册图书和高度的近视同时送给了他,却使他成为一个因近视而富有远见的人。这种情形,在其他作家,包括中国作家中十分罕见。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经历、记忆,特别是童年、少年时期形成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作家的每一次写作,都在不同程度地调动自己的记忆库。但博尔赫斯不是这样,

他的许多小说,我推测都是从传说和阅读中得到启发的。他把自己的某些观念,嫁接在一个书中看到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故事躯干上,然后再用文学的方式去解释哲学方面的问题,这使他的小说别具一格。《秘密的奇迹》中,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死到临头的剧作家,因为剧本没有写完,便托梦去向上帝争取一点时间,而上帝居然也允准了。但他要表达的却是对时间——这个哲学问题的理解:客观的时间无法驾驭,但主观的时间则可以自由支配。肉体的世界可以凝固,精神的世界却可以无限释放。

北:你在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随笔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即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是一种“双重虚构”,能具体谈谈吗?

潘:所谓“双重虚构”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小说作为虚构的故事文本在博尔赫斯手里,就其表面的形态而言,往往像一份措辞考究、证据充足的书面报告——他有一部小说集就叫《布罗迪报告》。在这样一份“报告”里充满着准确的时间、地点、真名实姓的人物、确有出处的典籍,并且大量的引经据典,这些“报告”经他神秘地组织起来,具有毋庸置疑的欺骗性,但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煞有介事。他用貌似真实的细节虚构了作品的形式,从而构成了一种虚实相间的迷离的效果。这是另一种虚构,形式的虚构。除了博尔赫斯的博学和对纯粹文学形式的高度把握,或许正是由于这么一种“双重虚构”的文本,使博尔赫斯成了“作家中的作家”。这之前的作家们可以虚构故事,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虚构形式。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有时候感觉是在做一项智力游戏,那里面有知识,有智慧,有惊人的想像和清晰的思辨,你在破除他布置的迷宫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梦游般的快乐。

北:能谈谈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吗?

潘:我对文学史上依靠短篇小说立足的作家,从来都是敬畏的。例如中国的鲁迅,法国的梅里美,还有这位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它的经营便煞费心机。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与内容的浓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曾经有一个比方,觉得短篇小说和传统中国画中的那种叫做小品的形式很接近。小品不是浓缩的国画,当然放大了也不是巨制。小品就是小品,要求的是那么寥寥几笔,尽得风神。但这寥寥几笔往往是要命的,因为要出大境界。所以八大山人、齐白石是大师,他们是出了大境界的。短篇小说核心的一点,是在有限中企及无限,这也是要命的。

北:你怎么看博尔赫斯将文学当作严肃的游戏,认为写作是满足自己游戏的心态。

潘:对于一个职业作家,写作这种职业往高谈是使命,往低谈就是日常生活。但无论是作为使命的写作还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最高境界应该是游戏的状态。李陀曾批评我是个过度沉溺于叙事快感的作家,可我却将它视为一种表扬,因为我是一个为叙事的欲望所驱使的作家,倘若连叙事的快感都没有,那我也许就不写作了。

北:在文坛上,你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作家,能对当下的中国文坛谈点看法吗?

潘:我一贯置身“坛”外,不知道坛内的事,也不感兴趣。我现在也不怎么读小说,主要读一点文史方面的书和一些闲书、杂书。另外就是弄点字画,自娱自乐,有时打打麻将。北京这个地方虽然人多车多、空气不好,但能修身养性——因为能人太多,天下太大,谁也霸不住。这就意外地获得了一份安宁。这也是一个悖论。

好消息

本期增加 16 页,定价不变。没错,明年您期期可用 136 页的价格获得 152 页的精彩!

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定价 7 元,全年 84 元,各地报刊亭有售,全国邮局均可订阅,本刊发行部可邮购(免邮费)。发行部电话:010-66076061 66031108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室

“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8.24~1986.6.14），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他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重要作品有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牌练习簿》、《阴影颂》、《老虎的金黄》、《深沉的玫瑰》，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死亡与罗盘》、《布罗迪报告》等，1950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61年获西班牙的福门托奖，1979年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

在博尔赫斯出生时，阿根廷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只有80多年，博尔赫斯的不少家族成员曾参加了独立战争和随后频频不断的边境战争与国内战争，这些事迹成为他重要的童年记忆和文学素材。而父系的英国血统和文学世家的熏陶，促使他走上文学道路。

从很小的时候，博尔赫斯就显现出了对图书的热爱，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图书的海洋中度过的。在一则访问记中，博尔赫斯向他的访问者谈到天堂，他说，在他看来，天堂应该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图书的存在使他感到亲切和温暖。博尔赫斯的记忆超强，而且具有非常的语言天分，这使他能够精通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使他的写作获得了“世界文化传统”。他在六七岁时就模仿西班牙的经典作品开始写作，九岁时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发表在阿根廷《民族报》上，译文熟练优美，以至被误认为是他父亲的手笔。

1914年，父亲因视力衰退而提前退休，随后全家都搬到了日内瓦。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们滞留于瑞士，直到战争结束。1919年博尔赫斯全家移居西班牙。在日内瓦，博尔赫斯接受了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习。在西班牙，他参加了极端主义派的文学活动，并在1921年返回阿根廷后继续宣传该派文学主张，从此开始创作生涯。他同时为《南方》等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刊物撰稿，并和文学伙伴们编辑自己的杂志。1923年，博尔赫斯

自费出版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

30年代以后，博尔赫斯的兴趣转而偏向小说，开始探索新的非现实主义小说形式。1935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评论界的关注。1937年，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谋得馆员职位，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去世，博尔赫斯在这个只有几万册藏书的小图书馆一待就是九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默默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探索。1941年，其代表作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文风更和谐，每一句子干净利落地和下一句相连，具有博尔赫斯招牌式的简洁。集子里的大量反语、迷宫、幻象、凶杀和绝境印证了他那句名言：一件虚假的事情可能本质上是存在的，强劲的想像产生现实。《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后，先是遭到了奚落的命运。是年，在诸多好友的鼓励劝说下，博尔赫斯以该小说集参加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不料，博尔赫斯却名落孙山。消息传出，执掌评奖生杀大权的阿根廷全国文化委员会立即遭到阿根廷文学界普遍而愤怒的抗议。极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南方》杂志很快便出版专号，许多著名作家如维多利亚·奥坎波、埃内斯托·萨瓦托、阿道弗·比奥伊等纷纷撰文，声援博尔赫斯。有一位作家挖苦讽刺说：“我们倒应该给这些有眼无珠的评委会委员们颁发一项大奖，嘉奖他们善于进行地下文学的勾当，毫无文学知识和品位，而且还把这种愚蠢的举动推向了极致！”1945年阿根廷作家协会为了“伸张正义”，授予他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虚构集》特设的荣誉大奖。这部小说包括《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刀疤》《叛徒与英雄的主题》等名篇。

然而，在阿根廷，对博尔赫斯的批评也一直不绝，从他发表第一篇作品起，他在阿根廷国内便赢得了“贵族作家”、“资产阶级没落作家”、“外国作家”等一系列头衔，说他是“没有文学的文学家”，是“知识界的败类，满足于空洞的自我欣赏”，“空有形而上的狡猾，却没有形而上的血性”，说他的



作品“就像一件价格昂贵的礼服,尽管穿着的机会只有一次”。对于“外国作家”的批评,博尔赫斯是这样自我辩护的:“每一个作家都对本国的地方色彩感到厌倦。”“《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骆驼。我认为如果有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正由于书中没有骆驼,就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不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的是,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写特写骆驼和骆驼队。但作为阿拉伯人的穆罕默德却处之坦然。他知道即使没有骆驼,他还是阿拉伯人。”结论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因为作为阿根廷人是预先注定的,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阿根廷人。”多年以后,一些当初的批评者终于承认博尔赫斯是“全面和完整地继承了西方文化遗产”,而非“像一般的欧洲作家那样被束缚在一种民族传统上”。

1946年,博尔赫斯因在反庇隆法西斯主义的声明上签字,被革除在市立图书馆的职务,任命为市场禽兔稽查员。他愤而辞职,并得到知识界的声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阿莱夫》《扎伊尔》等名篇,他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写作是他对最严峻的逆境的回答。与此同时,他找到了两份教师的工作。他接受了心理治疗,克服了对讲演的恐惧,在此后成为一个不错的教师和演讲家。

1950年他被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但他随后发现协会的政治色彩似乎多于文学气息,遂于1953年辞去主席职务。1955年底隆政府倒台,他先是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文学教师(不久就成为哲学文学系的主任),接着被特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1973年,在庇隆第二次上台之前一个月辞职。1955年,他的视力慢慢下降几近失明,他是博尔赫斯家族失明宿命的第六代继承者,同时,也是国立图书馆第三任盲人馆长。在创作了收入《梦虎》(1960年出版)中的作品之后,他依靠他惊人的记忆力构思并口授,继续大量写作,其中有《第三者》这样的精彩篇目。《布罗迪报告》就是这样一部口授小说集。

博尔赫斯的作品文体干净利落,文字精炼,构思奇特,结构精巧,小说情节常在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带有浓重的神秘色彩。

博尔赫斯崇尚勇武与快意恩仇,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恶棍列传》。然而他自幼体弱,没有南美洲高乔人的勇猛剽悍,他只能在小说里体验潘帕草原上汉子们那如风的暴烈和如火的热情。一个文字如番石榴花绚丽的作家几乎终生都没有书写爱情,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在一篇题为《创造者》的小说中,博尔赫斯写了一个决心画出整个世界的人,年复一年,他用省份、王国、山脉、海湾、船舶、岛屿、鱼鳖、房屋、工具、天体、马群和人的形象填满空白处。在临死之前,他发现,他用各种线条精心勾勒出的这一切正好构成了他本人的肖像。博尔赫斯说,“这可能就是所有书籍的目的和归宿。”

博尔赫斯相信:“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所以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迷宫。他又宣称自己的作品是“献给镜子、牛头怪和匕首”的,这与他小说中的三种迷宫正好一一对应:“镜子”喻指时间的玄学迷宫,“牛头怪”喻指主体的自身迷宫,“匕首”喻指空间的现实迷宫。他将幻想文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他的迷宫一样的叙事结构、神秘主义的玄学哲理和无尽的形而上学思索,赋予了短篇小说前所未有的诗意和虚构魅力。《迷宫的创造者博尔赫斯》的作者安娜·玛丽亚·巴伦奈切亚评价博尔赫斯的小说,说她读到的是“无限、混乱与宇宙,泛神论与人性,时间与永恒,理想主义与非现实的其他形式”。中国作家余华认为,“与其他作家不同,博尔赫斯通过叙述让读者远离了他的现实,而不是接近。他似乎真的认为自己创造了叙述的迷宫,认为他的读者找不到出口,同时又不知道身在何处。”

博尔赫斯长期独身,由母亲照料生活,直至1967年才与孀居的旧时朋友埃尔萨结婚,当时他已是68岁。3年后他们分居。晚年的博尔赫斯长期居住国外,在世界各地继续进行各种访问和演讲,出版了《沙之书》和《莎士比亚的记忆》两部小说集。1975年他母亲去世,博尔赫斯更孤独了,好在,他的秘书玛丽亚·儿玉一直陪在他的身边。1985年,他被诊患了肝癌。1986年4月,他和40岁的玛丽亚·儿玉结婚。八个星期后,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

作为翻译家,博尔赫斯翻译过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还翻译过《聊斋》和《红楼梦》的部分章节。

(邓蕊彬编写)

编者按: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伊萨克·巴比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他曾被高尔基称为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1986年他曾被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为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之首。他的小说集《骑兵军》在全世界流行八十年,并被列为2002、2003年美国畅销书。

现本刊选载《骑兵军》中的介绍性文字和部分小说,以飨读者。

巴别尔和他的小说

星星重又升起

戴 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个苏联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团长是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苏美作家座谈时,有位美国作家问这位团长,何以长久不见巴别尔发表新作,也不见有关他的报道,他怎么了?团长回答说,巴别尔挺好,我此次访美前夕,还在苏联作协见到他,交谈了好一会儿,他正在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见团长如此回答,便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去了,因为他风闻巴别尔早已不在人世,死于肃反运动。这位大名鼎鼎的苏联作家所编造的这个活灵活现的谎言成了笑柄,不仅在美国,更在后来的苏联。

1953年斯大林撒手人寰后,苏联政府恢复了巴别尔的名誉,世人方渐渐得知巴别尔于1937/1938年被捕,罪名是“积极参与反苏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活动”,并充当“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间谍”,在严刑拷打下,巴别尔违心地承认了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但他在最后的陈述词中申诉自己无

罪。他说:“我是无事的,我从未做过间谍。我对任何反苏行动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只请求一件事,让我完成我的作品。”

这个请求是天真的。他于1940年1月27日凌晨在苏联内务部卢布扬诺夫监狱中被枪决。终年四十七岁。

巴别尔于1938年发表了一篇对高尔基的简短颂文后,就此在苏联文坛销声匿迹。他入狱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名字在苏联被全部、彻底地封杀。后人大都已不知道世上曾有过一位名叫伊萨克·埃曼努依洛维奇·巴别尔的犹太作家以及他写的作品了。

然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巴别尔在苏联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

他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因为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以及其他短篇小说,无论就内容和形式而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用爱伦堡的话说:“巴别尔不与任何人类似,任何人也无法类似于他。他永远按自己的方式写自己的东西。”众所周知,当时的苏联作品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独独巴别尔把作家的观察力投注到具体的树木上。他以最严格意义上的

《骑兵军》

伊萨克·巴别尔著

戴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9月出版



现实主义手法(他小说中有不少真人真事,甚至连姓名都原封未动)描绘战争中的士兵,不但写他们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切的前提,而且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身上人性的一面,而这种人性有时是被残酷的战争环境扭曲了的,使之病态化了的,并杂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他们在长年累月饥肠辘辘的行军途中,对幸福、和平与爱情的渴望。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公式化的人物,而是瑕瑜兼备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人。

其次,巴别尔的文体朴质无华,而又鲜活无比,用巴别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句便勾勒出了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他只需两三页的篇幅就可写出别人需要一本书来写的东西。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作家,不少人认为除海明威外,怕只有巴别尔了。海明威读过巴别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自从巴别尔的第一篇小说译成法语起,我便知道巴别尔,读过他的《骑兵军》,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作品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和高尔基。高尔基于1926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

由此可见,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约翰·厄普代克语)。

巴别尔是个有春潮般旺盛活力的人,然而他又生性爱静,“竭力回避过于纠缠他的崇拜者”,“闭户不出,过着鼯鼠般的生活”(爱伦堡语),然而这个“离群索居”的人还是陷入了三十年代后期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肃反扩大化的噩梦。这颗明星就此陨落。但是他的作品却有巨大的生命力。1957年,他的《骑兵军》及其他作品,重又在苏联出版,并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苏联及国外广为流传,折服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2001年11月,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巴别尔的女儿娜塔莉娅经长年不懈的努力编辑而成的《伊萨克·巴别尔全集》。这个集子汇集了巴别尔所写的全部短篇小说、两个剧本、日记、新闻报道及其他文稿,厚达一千页。

《伊萨克·巴别尔全集》震动了欧美国家的读书界。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给予他的《骑兵军》以

五星的最高评价。约翰·厄普代克在2001年11月5日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详介巴别尔的生平、创作道路及艺术特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二十世纪的一代文豪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

美国作家、评论家辛西娅·奥捷克在为《伊萨克·巴别尔全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人们现在应该将巴别尔和卡夫卡这两位思想敏锐的犹太作家放在一起考察……两人可被视为二十世纪欧洲具有同等地位的作家。”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巴别尔小说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牢牢确立了。巴别尔这颗陨落的明星重又升起,或者更确切地说,破云而出,持久地发出晶莹、清幽的光。

2002年11月于上海

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1936年至1957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1926年结集出版,定名《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1924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

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1928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赞美人是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12月2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像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1931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1939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5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

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了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不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1927年11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了。1934年11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卢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1936年8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1935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



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便同她恢复联系,经常到被人称为“虎穴”的叶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认识了叶若夫。叶若夫对巴别尔并无好感,但碍于妻子情面两次救了他。斯大林为转移人民因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把叶若夫当成他的替罪羊,1939年4月10日下令逮捕叶若夫。巴别尔受叶若夫牵连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1933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等情报。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

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道:“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烧毁。卢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1939年11月5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申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11月21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11月5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1940年1月2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

……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1954年1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6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6月16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1928年至1931年在意大利相识。1934年至1935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1926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的、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6月24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1919年至1920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1922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1954年12月18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1940年1月26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1941年3月17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

尔分明是1940年1月26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1941年3月17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1941年3月17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

巴别尔其人(节选)

[俄]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

陈方 陈刚政 译

我们相信第一印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的。我们确信,关于一个人的看法无论改变过多少次,我们迟早都会返回到第一印象。

我第一次读到的巴别尔作品,是他的手稿。我被那种情景震惊了,巴别尔的语言,和经典作家的语言一样,和其他作家的语言也一样,是更加饱满、更加成熟和生动的。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入迷。这个人带着我们没有的那种新颖,观察并倾听着这个世界。

谈起长篇大论时,巴别尔总是满怀厌恶。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上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从来不说“写作”,而是说“编写”。与此同时,他还多次抱怨自己没有创作天赋,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散文和诗歌的上帝”。

但是,无论巴别尔的主人公多么现实,有时甚至是自然主义的,他所描写的一切场景和一切故事,一切“巴别尔式的东西”,仍然发生在有一点儿颠倒的、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可笑的世界中。他善于用笑话制造经典。

有几次,他恼火地对自己大喊:“是什么在支撑我的作品?什么样的水泥?它们应该在受到第



一次撞击的时候就粉身碎骨。我常常从早上就开始描写无谓的事情、细节和局部,而到了傍晚时分,这种描写却变成了匀称的叙述。”

他自问自答,说支撑他作品的仅仅是风格,但他马上又嘲笑自己:“谁会相信,小说可以仅靠一种风格存在吗?没有内容,没有情节,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写得很慢,总是拖延,不能按时交稿。因此,对于他来讲最常见的状态,就是最后的交稿期限之前的恐惧,就是那样一种愿望,盼望能够挤出哪怕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用来改稿子,一直修改,不受催促,不受干扰地进行修改。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像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

巴别尔有段时间生活在莫斯科近郊的扎戈尔斯克。他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任何人。要想见他,首先得与玛丽(巴别尔的妹妹——编者注)进行一场复杂的谈判。一次,巴别尔还是叫我去扎戈尔斯克见他。

巴别尔怀疑在这一天会遭到某个编辑的突然袭击,于是立刻和我去了一个偏僻的老修道院。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直到所有可能载着编辑从莫斯科开来的危险火车都过去了。巴别尔一直在骂那些不让他工作的残忍而愚笨的人。之后,他派我去侦察——看看编辑的危险是否还存在,是否还需要再待一些时候。危险还没过去,于是,我们在修道院里待了很长时间,直到灰蓝色的黄昏降临。

那时,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学经验的人也知道,巴别尔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一级大师出现在文学中的。如果仅仅为后人保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戈达里》,那么,甚至仅用这两篇小说就可以证明,俄国文学步入完美的脚步是那样平稳,就像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时代一样。

凭借一切外在的表现,甚至是“凭着心跳”,就像巴格里茨基所说的那样,巴别尔就是一个具有巨大、丰富天赋的作家。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谈到了对人的第一印象。凭第一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巴别尔是一个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

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穿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同时又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还有那他时不时沉浸于其中的平静少语的忧郁,也表明他是一个作家。

巴别尔迅速、合理地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应为此而感谢高尔基。巴别尔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满怀着虔敬的爱意,就像一个儿子对父亲所能怀有的感情。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会在同老同行那里得到一张步入生活的通行证。我认为,而且是有些根据的,伊萨克·艾玛努伊洛维奇·巴别尔和其他人一起,给了我这样一张通行证,正是因此,我直到自己的最后一刻都会保持着对他的爱戴,对他的天才的赞叹和朋友间的感激之情。

一九六六年

巴别尔小说精选

我的第一只鹅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远远望见我,便站了起来,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他站起身后,他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活像两个给齐肩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筒马靴内的姑娘。

他朝我笑了笑,用马鞭敲了下桌子,把参谋长刚开始口授的那道命令拿了过来。这道命令是下达给团长伊凡·切斯诺科夫的,令他率所部朝丘古诺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进发,与遭遇之敌交火,并歼灭之……

“……我将此项歼敌任务,”师长亲自动笔写下去,把一张纸都涂满了,“一并交由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您,切斯诺科夫同志,与我同在前线作战已非一月,对此当不会置疑……”

六师师长签了个带花尾的名字,将命令扔给了他的勤务兵,随后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转向我,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

我将暂调我来师部的调令递呈给他。

“执行命令!”师长说,“执行命令,你想把你安排到哪儿都行,除了前沿。你有文化吗?”

“有,”我回答说,对他青春的铁和花深为羡慕,“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怎么,你要跟我们住上一阵子?”

“住上一阵子,”我回答说,便跟着设营员去村里找个下处住下。

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扛在肩上。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棱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近用一排排绘有彩色花纹的原木搭成的农舍,设营员停下来,突然面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都炸裂。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的越好,那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

他抱着我的箱子迟迟疑疑地走到我紧跟前,又倒退一步,心一横,跑进了第一个院场。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相互修面。

“喂,战士们,”设营员一边打招呼,一边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接纳这个人住在这儿,不得对他动粗,因为这是个一心想做学问的人……”

设营员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过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

“零零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叫逃跑的尝尝味道……”

那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儿并不高明的伎俩,施展完了,便走开了。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里正在煮猪肉,热

气腾腾的,像是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里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我把干草铺在坏掉了的箱子上,权作枕头,躺到地上,打算把《真理报》上登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看完。夕阳从锯齿状的山冈后边照射着我,哥萨克们在我脚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取笑,也不觉得累,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却怎么也走不到我身边。于是我把报纸撂下,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柜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当胸就是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断了,血汨汨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宁愿上吊。”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像一群祭司,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晚饭,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

“老弟,”哥萨克的头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你的鹅还没烤熟前,先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点儿吧……”

他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备用的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煮的肉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都说些什么？”那个蓄有亚麻色垂发的小伙子一边问我，一边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贫乏遍及我们各个方面……”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

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隐于列宁直率的讲述中的弦外之音。

“真理能让不管什么样的鼻孔通气，”我念完报后，苏罗夫科夫说道，“要把真理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挑出来别提有多难，可他就像鸡啄米那样一啄一个准儿。”

苏罗夫科夫这话是指列宁，他是师部直属骑兵连的排长，后来我们到干草棚去睡觉。六个人睡在一起，挤作一团取暖，腿压着腿，草棚顶上尽是窟窿眼，任星星钻进棚内。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盐

“亲爱的主编同志，我想给您描绘一下那些个挖我们墙脚的妇女是何等地没有觉悟。您遍访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写了许多报道，我相信您不会忽略一个名叫法斯托夫的民风刁恶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位于某个遥远的国度的某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我当然去过那里，喝过私酿啤酒，用以润湿唇髭，但没有咽下肚去。关于上述车站，有许多东西可写，然而就如我们家乡的俗话所说，别把上帝拉的屎搬过来当宝贝。所以我只写给你看我亲眼见到的。

“七天前，一个月色如洗的宁静的夜晚，我们骑兵军那列劳苦功高的军用列车满载士兵，在那个车站上停了下来。全军战士都满怀激情地要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急于奔向别尔季切夫。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的专列却偏偏不起动，我们的‘加夫里尔号’^①无意启碇，它为什么要在这里中途停泊？原来这次中途停泊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背袋贩子^②，这些凶恶的敌

人，其中妇女同样也占有半壁江山，正在厚颜无耻地对付铁路当局。他们大胆地抓住火车的扶手，在铁皮车顶上飞快地奔来跑去，又是跳又是蹦，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携有大名鼎鼎的盐，一袋足有五普特重。然而背袋贩子资本的胜利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战士们一个个自告奋勇地跳出车厢，终于让备受凌辱的铁路工作人员得以喘口气。车站周围只剩下了背袋子的妇女。战士们出于怜悯之心，让一些女人坐进了生有炉子的车厢，可是有些女人却没让搭乘。我们二排那节车厢里也坐进了两个姑娘，头遍铃响的时候，有个挺体面的女人抱着个娃娃，走到我们车厢前说：

“‘亲爱的哥萨克兄弟，让我上车吧，自从打仗以来，我成天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在各地车站受苦受难，这回我想乘车去跟我丈夫团圆，可铁路上怎么也不让我搭车，哥萨克兄弟，难道你们就不可怜可怜我？’

“‘妇人，’我对她说，‘话说在前面，您的命运怎么定，得看我们排里是不是同意。’于是我对我们排的战士们说，有个挺体面的妇女要求搭乘咱们的车子去某地跟她丈夫团圆，她手里的确抱着个娃娃，你们的意见怎样，让她上车还是不让？

“‘让她上吧，’弟兄们说，‘她跟咱们过招后，就不会稀罕她那个丈夫了！……’

“‘不，’我客客气气地对弟兄们说，‘弟兄们，我向你们鞠躬致谢，可听你们说出这么下流的话，我着实吃惊。弟兄们，想想你们是怎么长大的，你们自己也都是由你们的母亲奶大的，因此你们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应该吧……’

“哥萨克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巴尔马绍夫，说得有道理，便让这个女人上车，她千恩万谢地爬进车厢。每个哥萨克都被我这番充满真理的话烧得心头火辣辣的，安顿她坐下，争先恐后地说：

“‘妇人，您坐在角落里，像所有做娘的一样，好生给您孩子喂奶，谁也不会上角落里来碰您的，您将如愿地回到您丈夫身边，没人会坏您的贞操，我们相信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您会好好地给我们抚育接班人的，因为我们老的一天天更老，年轻的却很少。我们不管是现役的，不管是超期服役的，日子都不好过，又是挨饿，又是挨冻。至于您，妇人，尽管放心地坐在这儿……’

“响起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小枕头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下岗了,于是红军的鼓手在红色的鼓上击响了晨鼓,哥萨克们发现我坐在铺上一夜没睡,满脸忧色,便走到我眼前。

“‘巴尔马绍夫,’哥萨克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发愁,坐了一宿没睡?’

“‘战士们,多谢关心,请原谅,让我跟那个女公民讲几句话……’

“我晃晃悠悠地打我铺位上站起身来,睡意像头逃避恶犬追逐的狼那样从睡铺上逃掉了,我走到她跟前,从她手里抢过孩子,扯开孩子身上的布片,看到里边包着整整一普特盐。

“‘同志们,瞧,多乖的孩子,不向大婶要奶喝,没尿湿她的裙子,也没吵得大家不能睡……’

“‘亲爱的哥萨克弟兄们,原谅我,’那女人冷冰冰地插进来说,‘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灾难……’

“‘巴尔马绍夫可以原谅你的愤恨,’我回答那妇人说,‘巴尔马绍夫为你的灾难花的代价还不算大。何况巴尔马绍夫花了多少代价,会讨还多少代价的。可是妇人,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把你抬高到了共和国劳动人民母亲的地位。你看看这两个姑娘,她们现在还在那儿哭,一夜下来,她们遭了多少罪呀。你再看看在库班麦田里种麦的我们的妻子,她们守着活寡,耗尽了女人的力气,而她们的丈夫,也都过着光棍一样的日子,人性本恶,便身不由己地强暴落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姑娘……可你,他们却没有碰一下,尽管你是个坏心肠的女人,操了你也活该。再看看俄罗斯,遍体鳞伤……’

“可她却对我说:

“‘我的盐完蛋了,我不怕讲真话。您可不是在为俄罗斯着想,您是在救犹太佬的命……’

“现在不谈什么犹太佬,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女人。犹太佬跟这事挨不着边。而您,卑鄙的女人,比那个骑着价值千金的骏马、挥舞着马刀、威吓我们的白匪将军还要反革命……他,那个将军,在亮处,是看得见的,从哪条路上都看得见,劳动人民可以想办法把他结果掉。可你们这些数

也数不过来的女人,抱着你们那些不吃不跑的娃娃,却像跳蚤一样,躲在暗处,看不见你们,而你们却咬呀,咬呀,咬呀……”

“我要承认,我把这个女公民扔下了飞驰的列车,可她却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我看到这个女人居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四周满目疮痍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到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杀奔前线,生还的却寥寥无几,我想跳下车去或者自杀,或者把她杀死。可哥萨克们舍不得我,劝我说:

“‘给她一枪。’

“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为此,我们二排全体战士,向您,亲爱的主编同志,向你们,编辑部全体同志,鞠躬致意,你们对待一切叛徒绝不可心慈手软,因为他们要把我们推入泥潭,使河水倒流,使俄罗斯死尸枕藉,荒草遍野。

“二排全体战士的代笔者——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

两个叫伊凡的人

助祭阿格夫两次临阵脱逃。为此被遣送至莫斯科惩戒团。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③在惩戒团行将开拔去前线时,专程赴扎伊斯克市视察该团。

“我不需要他们,”总司令说,“把他们送回莫斯科去扫茅房……”

在莫斯科,从惩戒团中好歹拼凑出一个连前往增补作战部队。助祭也在其内。他去了波兰前线,到了那儿,他称自己耳朵聋了。包扎队的医士巴尔苏茨基围绕他忙活了一个礼拜,也没能让他顽石点头,道出真情。

“去他的吧,什么聋了,”巴尔苏茨基无可奈何地对卫生员索伊钦柯说,“去辎重队弄辆大车,我们把助祭送到罗夫诺市去接受检查……”

索伊钦柯在辎重队弄到了三辆大车,驾第一辆大车的是马车夫伊凡·阿金菲耶夫。

“伊凡,”索伊钦柯对他说,“把这个聋子送到



罗夫诺去。”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

“要他们开个收据交给我……”

“明白，”伊凡·阿金菲耶夫说，“收据上开什么理由，因为他耳聋？……”

“把自个儿的命看得比什么都值钱，”卫生员索伊钦柯说。“这就是全部理由。他是共济会员^④，哪是什么聋子……”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随即跟着其他大车走了。

包扎站前聚集了三辆大车，坐在第一辆上的是一个调到后方去的女护士，第二辆运送的是一个得了肾炎的哥萨克，第三辆上坐的是助祭伊凡·阿格夫。

办妥一切事情后，索伊钦柯跑去向医士汇报。

“我们的共济会员要走了，”他说，“交托给了革命法庭的车队，要他们开收据。这就要上路了……”

巴尔苏茨基朝窗口瞥去，一眼看到了三辆大车，立刻连帽子都不戴，冲出屋子，脸涨得通红。

“天哪，你会要他的命的！”他朝伊凡·阿金菲耶夫吼道，“得给助祭换辆车。”

“不管把他换到哪辆车上去，”站在近旁的哥萨克笑着插嘴说，“咱们的伊凡也饶不了他……”

伊凡·阿金菲耶夫手握鞭子站在马的旁边。他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你好，医士同志。”

“你好，朋友，”巴尔苏茨基回答说，“你是一只野兽，心狠手辣，得给助祭换辆车……”

“我很想知道，”于是这个哥萨克尖声尖气地说了起来，他的上嘴唇先抽搐了一下，随后就在雪白的牙齿上打起战来，“我很想知道，当敌人施尽毒汁迫害我们的时候，当敌人把我们往死里打的时候，当敌人在我们脚上捆上沉甸甸的铅块的时候，当敌人用毒蛇缠住我们双手的时候，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可以捂住耳朵装聋子吗？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合不合适？”

“伊凡是政治委员的拥护者，”第一辆大车的车夫科罗特科夫大声说，“噢，政治委员的拥护者……”

“哪扯得上什么‘拥护者’！”巴尔苏茨基嘟囔说，扭过了脸去，“我们全都是政治委员的拥护

者。可办事得讲个规矩……”

“要知道，他，就是咱们这个聋子，耳朵尖着哩。”伊凡·阿金菲耶夫突然打断医士的话，用粗大的手指转动着鞭子，咯咯地笑了起来，朝助祭挤了挤眼睛。那人坐在大车上，耷拉着宽大的肩膀，摇着头。

“得了，出发吧！”医士无奈地大声说，“你要承担全部责任，伊凡……”

“我同意承担。”伊凡·阿金菲耶夫鞠着躬，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坐舒服点儿，”他对助祭说，但没有回过头去，“再坐舒服点儿。”这个哥萨克又说了一遍，把缰绳握在手里。

大车排成一溜，一辆接一辆在公路上奔驰起来。跑在最前面的是科罗特科夫，伊凡·阿金菲耶夫殿后，他用口哨吹着歌子，挥舞着马鞭。他们就这样跑了十五俄里，将近黄昏时，敌人突然像潮水般袭来，把他们冲散了。

这天，七月二十二日，波兰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直捣我们骑兵军后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科津镇，俘虏了十一师的大批战士。六师派了好几个骑兵连投入科津地区抗敌。部队闪电般的机动截断了车队的去路，革命法庭的大车在战斗的矛尖上转悠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突围到大路上，我军后方各指挥部门正顺着这条大路转移。半夜里，我在这条路上碰见了这几辆大车。

我是战斗结束后在霍京城下碰见他们的，那时我正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在霍京城下的战斗中，我的坐骑被打死了。失去坐骑后，我搭乘了一辆卫生站的敞篷马车，这辆车子一路收容伤员，直到天黑，后来就把我们这些非伤员撵下了车，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一间毁于战火的农舍内。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大车的哀号响彻宇宙。在被尖厉的叫声所笼罩的大地上，道路已隐没不见。星星从黑夜凉飕飕的腹内爬了出来，地平线上一座座十室九空的村庄在熊熊燃烧。我把马鞍扛在肩上，踏着百孔千疮的田埂向前走去，到拐弯处，我尿急了，停下来小解。身体轻松后，我扣纽扣时发觉手上溅有尿液。我点燃灯笼，回过身去，看到地上横着一具被我尿湿了的波兰人的尸体。尸体旁撂着一本笔记本和毕苏斯基告民众书的碎片。波兰人的笔记本内记有零用花销的账目、克拉科夫话剧院的剧

目场次，以及一个名叫玛丽娅·露易莎的女子的生日。我用总司令毕苏斯基元帅的告民众书擦去这位不相识的弟兄头盖骨上的腥臊的尿液，然后在马鞍的重压下佝偻着腰走了。

这时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车轮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站住！”我喝令道，“谁？”

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地平线上曲曲弯弯的火舌腾空而起。

“革命法庭的。”一个被黑暗吞噬了的声音回答说。

我奔上前去，撞着了一辆大车。

“我的马被打死了，”我大声说，“马的名字叫小月桂……”

谁也没有搭理我。我爬上大车，把马鞍枕在头下，倒头就睡，借着发霉的干草的暖意以及和我萍水相逢的同路人伊凡·阿金菲耶夫的体温，我暖洋洋地酣睡一觉，直到天亮才醒。哥萨克伊凡·阿金菲耶夫比我醒得更晚。

“谢天谢地，天亮了。”他说道，打小箱子下边掏出手枪来，在助祭的耳朵上方朝天开了一枪。那人直挺挺地坐在他前面驾着马。在那人谢了顶的大脑瓜上飘着几缕灰不溜丢的细发。伊凡·阿金菲耶夫在那人另一只耳朵上方又朝天开了一枪，随后把手枪插进枪套。

“伊凡，早上好。”他向助祭说，哼哧着穿上鞋子。“咱们该张嘴了，怎么样？”

“伙计，”我大声说，“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都不为过，”伊凡·阿金菲耶夫一边拿吃食，一边回答说，“他在我面前装病都已经三天三夜了……”

这时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我在三十一团时就认识他了，接过茬儿把助祭的事从头至尾讲给我听。伊凡·阿金菲耶夫竖起耳朵一句不落地听着，后来他从鞍子下拿出一条烤牛腿。牛腿用粗麻布袋子包着，粘着干草屑。

助祭打赶车的位子上爬到我们跟前，用小刀割下已经发绿的腿肉，分给所有的人一人一块。吃完早饭，伊凡·阿金菲耶夫把牛腿放进袋子扎好，塞到干草里边。

“伊凡，”他对伊凡·阿格夫说，“来驱魔吧。反正得歇会儿，马累坏了……”

他打兜里掏出一小瓶药水和塔尔诺夫斯基^⑤

注射器，递给助祭。他俩爬下大车，往野地里走了二十来步路。

“护士小姐，”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喊道，“眼睛往别处看，看得越远越好，要不然伊凡·阿金菲耶夫那件宝贝会把你眼睛看花的。”

“我用刀把你们全阉了。”那女人嘀咕了一句，转过了身去。

这时伊凡·阿金菲耶夫撩起了衬衫。助祭跪到他面前开始注射。注射完后，他用块布片擦了擦针头，还对着亮光看了看。伊凡·阿金菲耶夫提起裤子，找准一个机会，走到助祭背后，贴着他耳朵又开了一枪。

“谢谢啦，伊凡。”他一边说，一边束好裤子。

助祭把药瓶放在草地上，站起身来。他细软的头发全竖了起来。

“高等法院会审判我的，”他瓮声瓮气地说，“伊凡，你就别捉弄我了……”

“如今的世道人人都是法官，”第二辆车的车夫接着说，他像个机敏的驼子，“判个人死刑，小菜一碟……”

“那就更好了，”伊凡·阿格夫挺起了胸脯，“伊凡，毙了我吧……”

“助祭，别胡闹，”我的旧相识科罗特科夫走到他跟前，“你要明白，你碰到了个多么好的人。换了别人，早把你像只鸭子似的宰了，让你连嘎嘎地叫一声都来不及，而他这样做，是在弄清你的真相，是在教育你，让你还俗……”

“那就更好了，”助祭固执地重复说，“伊凡，毙了我吧……”

“混蛋，你自己毙自己吧，”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气得脸色煞白，连咬音都不准了，“你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掉……”

他挥舞双手，扯下自己的衣领，倒在地上，癫痫病发作了。

“唉，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他发狂地喊道，把沙土撒在自己脸上。“唉，你是我苦命的心肝宝贝，你是我的苏维埃政权……”

“伊凡，”科罗特科夫走到他跟前，满怀温情地把手放到他肩上，“别打战了，亲爱的朋友，别难过了。该上路了，伊凡……”

科罗特科夫吸了满满一口水，喷到伊凡·阿金菲耶夫脸上，然后，把他搀扶到大车上。助祭重又坐到赶车人的位子上，我们继续赶路。

我们距维尔巴镇已不到两俄里。那天早晨在这个小镇上聚集了数不清的大车。有三师人马：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第四师来到这个小镇。犹太人穿着坎肩，耸起肩膀，站在自家门口，活像一只只拔光了毛的家禽。哥萨克们在各家各户进进出出，收集毛巾，吃着还没熟的李子。伊凡·阿金菲耶夫刚一到达那里，便一头钻进干草堆呼呼大睡。我从他大车上抱了条被子，想找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可是道路两旁的野地里全是粪便。一个戴铜边眼镜和蒂罗尔帽子、蓄络腮胡子的庄稼人，正在一旁看报，他捕捉到我的目光后，说：

“说起来是人，可随随便便，连胡狼都不如。连土地都替他们害臊……”

说罢，他掉过头去，继续戴着那副大眼镜看报。

这时我向左边的小树林走去，看到助祭正朝我走近来。

“老乡，你上哪儿去产仔？”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冲他喊道。

“解手去。”助祭嘀咕说，抓起我一只手来吻了一下。“您是个正人君子。”他朝我挤眉弄眼地小声说，浑身打战，大口吸着气。“请您抽空给卡西莫夫城写封信，让我妻子为我哭丧吧……”

“助祭神甫，您究竟是不是聋子？”我开门见山地大声问他。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做出没听清楚的样子。

“阿格夫，您究竟是不是聋子？”

“没错，是聋子，”他急忙说，“路上这三天我的听觉一直很好，可是阿金菲耶夫同志开枪把我的听觉损坏了，他们，阿金菲耶夫同志应当在罗夫诺把我交出去，不过我认为，他们未必会把我交出去……”

助祭跪了下来，在大车之间匍匐前行，头上披散着教士式的头发。后来他爬了起来，从缰绳间钻出来，走到科罗特科夫跟前。那人给了他一撮烟丝，他们各卷了支烟，互相点上抽了起来。

“还是坐在这儿稳妥些。”科罗特科夫说，在自己身边腾出了块地方。

助祭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两人都默不作声。

后来伊凡·阿金菲耶夫醒了。他从麻布袋里取出牛腿，用刀子割开发绿了的肉，分给所有的人一人一块。我一看到这条腐烂的牛腿，就感到浑

身发软，就感到绝望，我把那块肉还给了他。

“伙计们，再见了，”我说，“祝你们好运……”

“再见。”科罗特科夫回答说。

我从大车上取下马鞍走了，离开时，听到伊凡·阿金菲耶夫在没完没了地嘟囔。

“伊凡，”他对助祭说，“你呀，伊凡，你倒了大霉。按说，你听到我的名字该吓得屁滚尿流，可你却坐到了我的大车上。要是你还能活下去，千万别闯到我枪口上来，所以我现在要折磨你，伊凡，一定要折磨你……”

一匹马的故事

我们的师长萨维茨基掠人之美，把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坐骑，一匹白色的公马，硬要了去。这匹马，毛厚厚的，很是气派，就是膘厚了些，在我当时看来，这马略嫌笨重。作为交换，赫列勃尼科夫得到了一匹乌黑的母马，是匹不孬的纯种马，奔跑起来，如履平地。可他却虐待这匹母马。他怀恨在心，巴望有朝一日报此夺爱之仇，瞧，还真叫他等到了这一天。

六月份，萨维茨基一连打了好几场败仗，被撤了职，遣至后方当后备军官。于是赫列勃尼科夫给军部打了个报告，请求把那匹公马还给他。军参谋长在报告上批示：“将该公马归还原主。”赫列勃尼科夫心花怒放，跑了一百俄里的路去找住在拉德泽维洛沃城的萨维茨基，这个小城已被战火毁坏得像个衣不蔽体的女叫花子。被撤了职的师长孤家寡人般独自住在那里，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和他断绝了往来。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如今都把屁股对着这个战功赫赫的师长，胁肩谄笑地忙于从军长的微笑中钓取油滋滋的烧鸡。

萨维茨基虽身处贬黜，却俨然跟彼得大帝一样，浑身洒满香水，同一个名叫巴甫拉的哥萨克女人双宿双飞，这女人是他从一个犹太人军需官那里连同二十匹纯种马一起夺取过来的，我们都认为这二十匹马是他的私产。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的院场，受着它自身刺眼的强光的煎熬，他院场里的好几匹小马驹正在死命地吸着母奶，几个马夫汗流浹背忙着用褪了色的风车筛燕麦。正义感和复仇心使赫列勃尼科夫怒火中烧，他大踏步走进

好似筑起了街垒的院场。

“本人您认识吗？”他问躺在干草堆上的萨维茨基。

“我好像见到过你。”萨维茨基回答说，打了个哈欠。

“那就请您读一下参谋长的批示，”赫列勃尼科夫口气强硬地说，“我还请您，后备队同志，严肃点儿，跟我讲话就该像个军官的样……”

“行。”萨维茨基用和解的口气应了一声，接过报告来，看了很久，久得过分了，后来，他突然叫唤那个哥萨克女人，她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梳头。

“巴甫拉，”他说，“瞧你，上帝呀，打一早上起就梳头了，还没梳好……去，把茶炊端来……”

哥萨克女人放下梳子，用手握住头发，甩到背后。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您今儿个是怎么啦，老是找碴儿，”她脸上挂着懒洋洋的，能降服这个男人的微笑，“瞧您，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她朝师长走过来，穿着高跟鞋，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两只奶子一颠一颠的，活像是装在袋子里的两只小兽。

“老是找碴儿，”女人又重复了一遍，笑咪咪地替师长把衬衫前襟的扣子扣上。

“瞧我，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师长笑了，站起身来，搂住巴甫拉百依百顺的肩膀，突然，师长把脸转向赫列勃尼科夫，脸色铁青。

“赫列勃尼科夫，我还活着，”他搂着哥萨克女人，说，“我的脚还能走路，我还能骑着马跑，我的手还够得着你，我的大炮还暖烘烘地贴在我身上……”

他一把拔出贴肉插在肚子上的手枪，朝第一骑兵连连长逼将过去。

赫列勃尼科夫连忙旋动脚跟向后一个急转，把马刺碰得叮当直响，像递送加急文书的传令兵那样，快步走出院场。他为了去找军参谋长评理，又跑了一百俄里，然而军参谋长把赫列勃尼科夫轰了出去。

“连长，你的事已经解决，”参谋长说，“我已经把公马还给你了，我已经够烦了，你还来添乱……”

他不再听赫列勃尼科夫的申辩，把这名离队

外出的连长交还给了第一骑兵连。赫列勃尼科夫离队已整整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连队给撵到杜宾森林整休。我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小日子过得美美的，我记得赫列勃尼科夫是在十二日，在星期天早晨归队的。他向我要了一刀白纸，还要了墨水。几个哥萨克替他把树墩刨平，他把手枪和纸放到树墩上，写将起来，一直写到天黑，糟蹋了不少纸。

“你成卡尔·马克思了，”天擦黑的时候，骑兵连政治委员对他说，“见鬼，你在写什么？”

“我对照入党誓言，写下我的各种想法，”赫列勃尼科夫回答说，把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交给政治委员。

他在退党声明中说：

共产党的建立是为了欢乐，为了在一切事情上的坚定真理，共产党同样也应该关注小事情。现在我来谈一下那匹白公马，那匹马是我从一个极端反动的农民那里没收的，原是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许多同志放肆地嘲笑那匹马的样子，可我顶住了恶毒的嘲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使公马发生了我所渴望的变化，这是因为，同志们，我喜欢白马，我把我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所剩下的一丁点儿精力全花在了白公马身上，公马能够懂得我手的意图，我也能懂得马需要什么，尽管马不会说话；而那匹不公正地换给我的黑母马我并不需要，我没法懂得它，我受不了它，所有同志都可作证，它差点儿送了我的命。可是党却没法把我心爱的马还给我，尽管做了批示，因此我已无路可走，只好流着眼泪写下这份声明，尽管战士是不兴哭鼻子的，可我止不住流泪，泪水刺疼我的心，刺得心流血……

这就是赫列勃尼科夫在退党声明里边写的，他还写了不少其他的事儿，因为他写了一整天，所以声明很长。我跟政治委员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份声明上绞尽了脑汁，才弄明白了声明的意思。

“你真是个蠢货，”政治委员把声明撕成碎片，说，“晚饭后来找我，我要跟你谈谈。”

“我不需要你的谈话，”赫列勃尼科夫浑身哆嗦着回答说，“你要了我，政治委员。”

他笔直地站在那儿，两手贴着裤缝，浑身发抖，身子没动，两眼环顾着四周，像是在打量从哪

条路逃走，政治委员一直走到他紧跟前，却没把他拦住。赫列勃尼科夫猛力一挣，夺路而逃。

“耍了我！”他爬上树墩，扯开衣服，一边抓着胸脯，一边狂嚎。

“萨维茨基，开枪吧，”他扑到地上，喊道，“毙了我吧！”

我和政治委员把他拽进帐篷，哥萨克们也来帮忙。我们替他烧了茶，给他卷了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像筛糠似的发抖。直到天黑，我们的连长才平静下来。他再也没提他那份荒唐的声明，但是一个礼拜后，他去了罗弗诺，经医学委员会检查，他身负六伤，允准他作为残废军人复员。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赫列勃尼科夫。为此我很难过，因为赫列勃尼科夫跟我性格相像，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全连只有他有茶炊。每逢不打仗的日子，我就跟他一块儿煮茶喝。同样的情欲激荡着我们。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在那儿走动的牧场。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四个月前，我们的前任师长萨维茨基强占了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白马。于是赫列勃尼科夫退伍而去。今天萨维茨基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赫列勃尼科夫致萨维茨基信

我对布琼尼的骑兵军已不再存丝毫怨恨，我已理解我在这个部队里所遭受的痛苦，将其视为比圣物更为圣洁之物深埋心底。现在我担任维捷布斯克地区县革委会主席，此地的劳动群众向您，萨维茨基同志，全世界的英雄，发出无产阶级的召唤：“进行世界革命！”希望那匹白马年复一年地在您胯下踏着松软的小径造福于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和兄弟共和国的民众，在各兄弟共和国我们必须用特别严密的目光监视地方政权和乡镇行政机构……

萨维茨基致赫列勃尼科夫信

坚定不移的赫列勃尼科夫同志！在你如此糊涂，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退出我们的布尔什维

克共产党之后，你给我写来的这封信，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是值得大加赞赏的。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的共产党是在第一线舍生忘死的战士组成的钢铁队伍。当钢铁流血之时，同志，这对你们来说，决非儿戏，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我此生怕看不到我们的事业开花结果了，因为战斗异常残酷，每两周我就得更换一次指挥员的组成。为了给战无不胜的第一骑兵军构筑屏障，我动用后卫部队已苦战十三昼夜，我们处于敌人步兵、炮兵和空军的有效射程之内。塔尔迪阵亡了，卢赫马尼科夫阵亡了，雷科申柯阵亡了，古列沃伊阵亡了，特隆诺夫阵亡了，我胯下的白马也战死沙场，因此赫列勃尼科夫同志，由于战场上命运多变，生死难卜，你此生怕见不到亲爱的萨维茨基师长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重逢只能在进天堂之后，可是听人家说，老头儿升天后，并无天堂可进，那里只有灯红酒绿的妓院，然而阳间的淋病绰绰有余，何苦去天上觅求，所以我们重逢无日。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就此永别吧。

注释：

- ① “加夫里尔号”原为波罗的海舰队的驱逐舰，1916年起服役，1919年国内战争期间，因在科波尔湾和喀琅施塔得击退英国军舰进攻而著名。1919年10月被击沉。
- ②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大批贩子从乡下把粮盐等食品用袋子背至城市贩卖，这种投机行为史称“背口袋的买卖”，称贩子为“背袋贩子”。
- ③ 谢·谢·加米涅夫(1881~1936年)：苏军将领，1919年至1924年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
- ④ 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虽非宗教组织，却带有许多宗教色彩。会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坚信灵魂不灭说的成年男子。
- ⑤ 塔尔诺夫斯基(1837~1906年)：俄国性病学家，欧洲第一个俄国梅毒病学及皮肤病学学会的创始人。有梅毒的临床及病理、性病的治疗等方面的著作。

(本栏文章、小说均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9月出版《骑兵军》)

“2004《北京文学》 全国中篇小说年会”纪要

为激励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深入探讨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及纯文学期刊的发展之路,10月17日-10月24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发起的“2004全国中篇小说年会”在成都举行。

参加此次年会的有《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钟山》《山花》《上海文学》《清明》《红岩》《飞天》《青海湖》《花城》《黄河》《延河》《鸭绿江》《时代文学》《福建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长江文艺》《百花洲》《雨花》《四川文学》《西南军事文学》《当代作家评论》《春风》《江南》《红豆》等国内三十余家大型文学期刊的社长、主编,吴秉杰、耿占春、阎晶明、李建军、黄发有、邵燕君、裘山山、杨少衡等作家、评论家及《文艺报》《文学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娱乐信报》《新京报》的总编、记者共计60余人。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王文光、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平志英处长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原北京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文学》主编、现《北京文学》顾问赵金九、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博恒、《北京文学》原社长、执行副主编傅用霖也参加了大会。

年会由《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主持。她在会议致词中说,《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近55年的历史,老舍、赵树理、杨沫、林斤澜、王蒙等著名作家都担任过《北京文学》的主编,现任主编是著名作家刘恒。《北京文学》发表过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见证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并于2003年1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它自创刊以来,坚持以“好看、权威、典藏”为办刊宗旨,“撷千种书刊精华,创独家选刊气象”,追求独特品格和鲜明个性,逐步赢得了广大读者、期刊界和作家评论家的认可,被读者形容为“比书籍更广阔,比杂志更深厚,是文学期刊中的先锐,典藏文学中的珍品读本。”在选稿时,无论原创期刊的大小,无论作者有无名气,编辑们都会认真审读,从头条看到末条,坚持艺术的良知和

正义,坚持小说的艺术品质和时代意义并举,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最优秀的中篇小说奉献给读者。

章德宁社长还指出,没有原创期刊的努力就没有选刊的存在基础,因此本次“中篇小说年会”不仅是中篇小说的讨论会,也是与原创期刊的联谊会和答谢会。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王文光说,本次会议吸引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参加,证明了大家对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视。《北京文学》这些年来进行了很多新的探索,已经收到成效,但是在新形式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这次会议对于《北京文学》正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同时,感谢四川当地领导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尤其是组织了与会代表参观了巴金文学院,巴金的朴素、真诚令大家非常感动,巴金说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他希望大家在这里讲真话,进行朴素而又真诚的交流。

与会人员围绕中国中篇小说的发展历史、文体特征以及近几年的创作状况、“好看小说”的内涵及实践、中国文学期刊的生命力以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发展态势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

一、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创作现状

黄文山(《福建文学》主编)认为,中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有很好的传统,鲁迅的《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新时期的《绿化树》《红高粱》等,都有众多的读者。《水浒传》也可以说是由若干个中篇连缀而成的长篇。中篇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情节相对集中,人物线索也相对单纯,便于刻画单个人物。

章德宁(《北京文学》社长)说,中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每年都有上千篇面世,在各文学期刊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真正的好中篇非常少。当下中篇小说存



《北京文学》社长
章德宁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
处长 王文光



《福建文学》主编
黄文山



《青年文学》主编
李师东



山东大学教授
黄发有

在的问题是很多作品的题材往往雷同,反映的问题非常地相似;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有相当多的小说文字粗糙,并没有给读者阅读的美感和愉悦;缺乏真正的现实精神,虽然很多作家也写现实题材,但那往往是一种虚饰,并没有展示出对现实的深度关怀。

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青年文学》主编)指出,中篇小说一直是文学界繁荣的一个标志。八十年代,《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中篇都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现在的中篇引起轰动的可能性很小。从前对中篇的认定是10万字以下,现在是两、三万字,这也影响了中篇的效果,应该引起创作者和办刊者的重视。

黄发有(山东大学教授)说,中篇小说本应该是一种更有活力和潜力的文体,但是现在的中篇小说有很多问题,它比短篇臃肿,成了一个拙劣作家的障眼法。它没有比短篇更深广,没有比长篇更精致,而是更速成,很多小说都是“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他认为现在的小说缺少一种形式的探索。很多作家把形式探索理解为让人看不懂,这是错误的;叙事节奏普遍都比较快,缺乏小说应该有的回味;很多小说与现实脱节,而那些现实题材的作品则缺乏艺术化的过程,是一种急就章式的“速效”而又“速朽”的作品。

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评论家)认为,中篇小说在体裁上具有模糊性、暧昧性和不稳定性,它没有像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那样引人关注。中篇想要确立自己独立的体裁地位,必须要拥有独立的意义空间,它必须成为这样一种写作领域,即它有着短篇小说很难容纳和承载的题材疆域与主题份量。中篇是介于长篇与短篇的一个适度的位置,它使作者不必拘泥于一个人物和一个故事的限制,也不必陷入宏大的写作容量的恐慌。

周立民(《上海文学》主编助理)谈到,人们总是强调想像力,但是很多作家缺乏关于日常生活的想像力。中篇是与当下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一种文体,那么如何让它更艺术化?他认为疲惫的中篇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精神的疲惫,当代作家并没有好好反思写作的意义,很多作品像白开水,没有回味。

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认为,现在文坛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抬高长篇,忽视中篇,认为长篇更能够代表自己的创作水平,

其实这也不尽然。他认为中篇小说比长篇、短篇更成熟些,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成就在中篇小说之中,所以大家应该更多地关注中篇,对中篇小说进行深入的询问。

二、“好看小说”的内涵及实践

邵燕君(北京大学讲师、“左岸文化”网主持人)指出:1998年《北京文学》提出的“好看小说”的概念,其本意为可读性强的纯文学,“好看小说”的基础应该先是好小说,它针对的是十几年来纯文学形式探索的路越走越窄,读者群越来越萎缩的状况。如果以这一意义上的“好看小说”为标准衡量,现在的小说确实不够“好看”。不好看的原因首先在于作家缺乏新鲜独特的经验和体验,很多作家对重大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中国当代的专业作家制度有关。小说不好看的原因之二在于作家经验体验匮乏的同时思想资源也极其贫乏,小说缺乏支撑骨架的精神内涵。原因之三是艺术上不够讲究,形式探索出现明显的倒退。

吴秉杰(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提出了自己对“好看小说”的一个通俗的标准:要能感动人。他说小说要能感动一个时代,过去的小说感动过去的时代,现在的小说感动现在的时代,而好的小说要感动所有的时代,现代性的成分、全球性的因素在“感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被言说。有的小说看得非常费劲,很多作品充斥着性描写,而泛滥的性描写是不能感动人的。同时,他还强调不要把“感动”理解得太狭隘,只要是有价值的感动便会得到读者的认可。

常振家(《当代》常务副主编)认为,“好看”只是读者的一种阅读感觉,你不能要求所有读者都只有一种感觉。好看就是不同心理、年龄的读者的不同的心理感觉,或者感叹于作者的智慧,或者是经历的共鸣。我认为好作品有这样几点:1、首先是信息量,作品有没有新的信息传达很重要,人的心理的、情感的变迁也是一种新信息。2、作家有没有真情实感。真正打动人的还是人性的东西。没有真、善也就没有美。3、要有见识,也就是对人生的感悟,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你感觉到了,或者别人感觉到表达不出来的你表达出来了。我们现在作家太



中国作协办公厅秘书处
处长、评论家 阎晶明



《上海文学》主编助理
周立民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林建法



北京大学讲师
邵燕君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评论家 吴秉杰



《当代》常务副主编
常振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评论家 李建军



《北京日报》编辑
评论家 李静



《时代文学》主编
李广耀



《十月》副主编
宁肯



《山花》副主编
李寂荡



《小说月报》原创版
主编 马津海

缺乏哲学功底了,这点应该引起重视。

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评论家)认为,“好看小说”首先就是好的小说,而好的小说应该具备以下四点:一是作家必须学会尊重小说的人物。他认为现在看完一部作品经常感到里面的人物是模糊的,人物在作家笔下变成了道具,作品要写人物,写他的爱,他的恨。而在这方面,很多作家是混乱的,他们没有历史观,自然也不会有对人物的尊重、爱、理解和同情。二、小说必须恢复对故事的尊重。他认为作家应该吸取古代小说的叙事经验,对传统文学经验进行整合,注重情节和细节。三、好小说应该具有深刻的意义和主题。主题是小说的意义层面,是整个小说要传达的意义,小说的意义感是它的内在价值。四、注重语言表达。他认为现在的很多作家的语言表达是不及格的,很多评论家没有从修辞方面做具体的分析。而修辞是否精妙应该作为一个好作品的重要标志。

黄文山(《福建文学》主编)认为,倡导好看小说很有必要,好看而且耐看,这是对好小说的要求,好小说就应该是情节生动、人物鲜活、细节饱满语言凝练、内涵丰富的作品。好小说应该能够为读者创造一个世界,像《红楼梦》那样。当下文学的萎靡状态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有一定关系。刊物上急就章的小说太多,这与作家浮躁的创作心态有关。不少作家有只争朝夕的精神但是缺少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好看而且耐看的精品小说太少了。

李静(《北京日报》编辑)认为,好看小说就是阅读的快感,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应该让自己首先获得某种美感的享受。她指出现在的写作视角有两种:一是俯视大众,一是平视大众。那种媚雅和媚俗的作品都是俯视大众,是对读者智慧的低估。而“平视大众”,把读者视为和自己智力相当的对象是更好的视角。

李广耀(《时代文学》主编)认为,给“好看小说”下定义太困难,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现在大家不满意的是不好的小说太多,好小说太少,如何让不满意的小说减少,让不好的小说受到限制,他认为编辑和评论家要负起责任来。编辑和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和立场,不发表差作品,也不靠捧作家吃饭。他强调评论家不能丧失立场,应该鼓励评论家敢于说真话。

宁肯(《十月》杂志副主编)说,小说的前两句话就奠定了作品的基调,体现了作家的基本

功。读者是靠嗅觉在阅读,嗅觉就是语言的味道。小说如果开头吸引不住读者,就不是成功的小说。那些不好的小说的开头往往是类型化的,缺乏自己的体验,而比较好的小说的开头则是平静而朴素的。

李寂荡(《山花》副主编)指出,好看小说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俗的“好看小说”,譬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另一类是纯文学类的好看小说,这类小说在文体形式上注重文学性,思想内涵上则是对存在的沉思和人类情感丰富性的表现。

张存学(《飞天》编辑部主任)说,大部分写作者和文学选刊仍然惯性持续着几十年来的小说观念,即过多地考虑小说所承载的理性品质而忽略面向民间的小说阅读,因而将“好看小说”定位为自己办刊的方向,就有必要从观念上彻底扭转惯性的小说理念使好看小说的风格鲜明独特,不再在意识深处纠缠于“雅”与“俗”的问题,准确地认识读者,不要想当然地过分拔高或降低他们的阅读趣味。

马津海(《小说月报》原创版主编)认为,小说就应该好看,小说如果不好看,艰涩难懂,那么刊物给谁看?小说怎么才能好看?很简单,就是要具备小说的那些要素——人物、环境、情节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历史感和文化内涵,也要符合主流舆论的宣传,让读者看了后有共鸣,会感动。

耿占春(河南大学教授)认为,小说进入20世纪发生了很多变化,从现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到英美的反映伦理情感生活的作品,现代小说的发展脉络给我们很多启示,但是,小说发展的这些新的策略和变化还在理解中,判断还没有很快到来。这也为人们理解当下文学提供了某种经验。

三、中国文学期刊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空间

杨志广(《中国作家》副主编)认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刊令人感到高兴,它中止了原先的几家选刊垄断的局面,重新洗牌。对于原创刊物来说,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刊间的竞争是一种好的现象,因为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原发作品有了更多的判断角度。在选刊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原创刊物也要认真想想怎么定好自己的位置。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李师东认为,现在文学最繁荣的地方是在少年作家中,“青春写作”对文学的冲击很大,但是青春派作家很少在文学刊物上出现,他们往往直接写长篇,在出版社出版,而对中篇、短篇非常忽视,这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另外现在各大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中年轻人比较少,人员老化,青黄不接,这也使期刊对新锐作家的关注程度不够。他强调期刊应该对20多岁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提携,让他们与文学刊物接轨,而不是只与市场接轨。

常振家说,80年代初选刊刚出台时,《当代》曾经和80多家期刊一起抵制选刊,但是现在《当代》也开始办选刊了,这是因为选刊符合人们的阅读需要。

黄发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出,很多期刊没有自己的定位,而定位对于期刊非常重要。很多缺乏影响力的省级刊物为了选刊而办刊,有的地方要看作品的转载率,这对自身的发展很不利。他认为选刊不应该走名家路线,而应该注意培养一些具有成长性的作家。同时,他还指出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虽然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很多作品对现实缺乏艺术化的提炼,选刊在这里应该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导向。

张发(《黄河》主编)以《黄河》为例谈了定位的问题。他说《黄河》定位换过好几次,甚至还走过时尚路线,但都没有成功。最后《黄河》还是定位在“为文学晋军打造平台”。他认为这个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很多原创期刊与选刊是无法争夺市场的。《黄河》的责任就是对准本省文学新人,培养我们自己的文学晋军,要把省里的作者团结住,给更多新人机会。同时,大量赠送期刊,与各县市挂钩,扩大影响力,这也使期刊的生存有了一定的保障。

刘益善(《长江文艺》主编)在论述定位问题时强调说,省级期刊的基础意识应该被重视,没有个性其实就是一种个性,因为总得有一些文学期刊来作基础工作,省级文学期刊的任务就是发现那些有发展苗头的作家,发现人才,推举人才,让他们走向更广大的平台,为选刊提供预选的作家、作品。刊物上没有名家作品,没有市场,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相反他认为能够做好文学的基础工作是高尚的事情。

周立民在谈到期刊的生存的问题时说,现在的期刊肯定是要死亡的,以后的刊物是两、三个人办的刊物。现在的刊物怎么少也不算

少,以后的两、三人期刊怎么多也不算多。

针对《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目前的发展状况,倪和平(《清明》副主编)认为,自创刊以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在刊物的定位上是准确的,其文学品质在同类选刊中让人耳目一新,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尤其是在版式设计方面、以及“文本典藏”、“东张西望”栏目都别开生面、惠人裨益。倪和平强调办刊人应该认识到:读者是刊物的上帝。刊物是办给读者看的,只有读者认可,刊物才有市场。黄文山认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自2003年1月创刊以来,不仅小说选得好,开设的一些栏目也有很大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每期都有值得看而且是相当好看的小说。黄发有认为在众多的选刊中《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重选率最低,它不走名家路线,重文不重人,并且注重表现现实的艺术性。但是它需要更注重自己的定位的统一性问题。林建法则认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办非常及时,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标准。

章德宁社长在做会议总结时说,文学是包容、开放的,也应该是最自由、活跃的,本次研讨会正体现了这种理念。以前期刊开会经常讨论生存问题,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但是今天大家更多地讨论了文学本体的问题,虽然很多问题一时还难有定论,但是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她还指出,很多迹象表明文学在回暖,读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学,文学期刊应该积极地引导和推动这种趋势。只要大家葆有对文学的一份真诚,就可以有所作为。她在会上宣布,《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自2004年起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月报读者推荐奖”的评选活动。“中篇小说月报奖”由专家评选,“中篇小说月报读者推荐奖”则由广大读者直接投票评选产生。首届“中篇小说月报奖”的入围作品由“2004全国中篇小说年会”的与会人员推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将在会后组织专家对入围作品进行最终评阅表决。

四川省作家协会邀请全体与会代表参观了巴金文学院。会议还组织与会人员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进行了考察访问,体验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见证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表示:愿与《北京文学》共同举办下届年会。与会代表纷纷相约:2005,福州再会。



河南大学教授
耿占春



《中国作家》副主编
杨志广



《黄河》主编
张发



《长江文艺》主编
刘益善



《清明》副主编
倪和平

- 一项关于文学作品模式的猜想
- 洛朗·戈德获龚古尔文学奖
- 马尔克斯曾为偷情险些丧命

一项关于文学作品模式的猜想

两百多年前，英国作家约翰逊博士曾提出猜想：小说仅有几种情节。现在，这个猜想得到一项研究的有力支持——克里斯托弗·布克的《七种基本情节：我们为什么讲故事》一书研究了各种形式的虚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民间传说、古典戏剧、小说、电影和肥皂剧等，他发现：自古以来，故事一共只有七种模式，同样模式的题材无所不在，从古代的史诗到现在的好莱坞电影都是如此，无论是严肃题材还是通俗题材的故事，都能套进同样的情节模式。

克里斯托弗·布克所说的七种情节模式是：

从赤贫到富有类 讲述一个普通人找寻更为优秀的、内在第二个自我的故事。范例包括《灰姑娘》《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和好莱坞电影如《淘金记》《窈窕淑女》。

探险类 经过漫长艰辛的旅程寻求一个遥远的目标。范例包括《奥德塞》和《夺宝奇兵》等。

奇遇类 遭遇事故——坠入陷阱、遭受撞击或沉船后，男女主人公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环境，置身于一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奇异世界。范例包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鲁宾逊漂流记》和《时间机器》等。

喜剧类 不仅仅是一个广义的名词，而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一种形式明确的情节。范例包括简·奥斯汀的小说《汤姆·琼斯》、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等。

悲剧类 这是一种典型情节，沿着五个步骤发展后达到高潮，迎来毁灭和死亡。一般是主人公沉迷于权力或欲望之中，最终导致其毁灭。范例包括《麦克白》《洛丽塔》和《李尔王》等。

重生类 有人被黑暗势力控制或是中了魔咒，生不如死。一次奇迹般的拯救行动后，被害者得到解脱，重见天日。范例包括《睡美人》《圣诞颂歌》等。

打败怪物类 男性或女性主人公遭遇了怪物，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打败怪物获得了财宝，或是赢得了爱情。范例包括《大卫与巨人歌利亚》和《大白鲨》等。

摘编自 2004 年 11 月 10 日《参考消息》

洛朗·戈德获龚古尔文学奖

法国知名龚古尔文学奖今天颁给 32 岁的法国作家洛朗·戈德和他的小说《斯科尔达的太阳》。小说描写一个意大利南部家庭的家庭史，自 19 世纪晚期一直写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家族在穷困和暴力中苦苦挣扎，移民美国后又返回家乡。

戈德讲故事的能力让文字透出视觉效果。有书评说，本书许多场景让人联想到马丁·斯科西斯的经典电影《教父》。

戈德的前一部小说《宗果尔王之死》就有“龚古尔”缘，去年获得中学生投票的龚古尔奖。而事实上，中学生龚古尔奖与龚古尔文学奖无关，是书店赞助鼓励中学生读书风气，每年由 50 多名中学生投票选举产生。

龚古尔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于 1896 年设立，但 1903 年才首次正式颁奖。该奖旨在奖励在思想和形式上具有新颖和独创性才能的作家，对过度大胆前卫或倾向科幻怪异的作品则采取较保留的态度。

龚古尔文学奖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评奖对象为当年最具创意的法语小说和散文，作者原则上为法国作家。虽然奖金仅为象征性的 50 法郎，而且永远不变，但一向被视为文学界至高荣誉。其威望之高，影响之大，甚至超过法兰西学院的小说大奖。获该奖的作品通常都会畅销大卖，得奖作家也会成为日后重要作家，世界文坛则通过龚古尔文学奖，窥得最新法国文学的风气和走向。

龚古尔文学奖每年由龚古尔学院的 10 名院士（这 10 人绝不会与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重叠）负责评选，龚古尔学院是一个 10 人组织的文学社，遵照 19 世纪法国自然写实派作家爱德蒙·德·龚古尔的遗嘱而设立。评审团员为终身职，每月聚会，专门负责推选每年文学奖的得主。每年 6 月进行初选，9 月和 10 月进行两次复选，11 月初确定终选结果。颁奖仪式一直在巴黎的独昂饭店举行。

摘编自 2004 年 11 月 10 日《参考消息》及安也主编《2003 年全球华文文学奖》

马尔克斯曾为偷情险些丧命

马尔克斯在巴兰基利亚担任《先驱报》记者的时候，一度非常迷恋电影明星嘉宝，他自己的房间里到处张贴着嘉宝的电影招贴。有一天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 20 多岁的女人，她体形丰满，巧克力

色的皮肤洋溢着诱人的张力,很有偶像嘉宝的风韵。

为了能够和“梦中情人”相识,马尔克斯天天在碰见那个女人的路口等候,终于有一天他们再次相遇。经过一番周旋,这个令马尔克斯销魂荡魄的女人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并热情地向他发出了暧昧的邀请。

后来,马尔克斯知道她原来是当地一个警官的妻子,这位警官负责国家南部的治安工作。他的名声非常不好,仅仅为了练枪法,他就会去屠杀无辜的自由党人。马尔克斯曾经准备退缩。可当他再次见到警官妻子的时候,终于无法自制地和她上了床。

这个被人们称为“黑蝠鲼”(一种鱼,样子像鳗鱼)的女人使马尔克斯如醉如痴,而女人则喜欢马尔克斯既有孩子气同时又有放荡浪漫气息的神采。马尔克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幽会“黑蝠鲼”。他清楚地掌握了警官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回来的规律。

可是有一回,由于忘记了时间,等他匆匆跑出门,刚刚跨上对面第二座桥的时候,正好碰上警官。警官醉醺醺地和他打招呼:“你好,小白脸!”马尔克斯慌乱地回答说:“啊,你好呀!上帝保佑您,警官先生。”他打过招呼就想赶快走开,可是警官叫住了他。“借个火可以吗?”马尔克斯只好退回来,颤抖着手从身上摸出火柴,划燃一根,熄了,再划燃一根,然后靠近警官,将他的烟点着。警官深深吸了一口烟,直起身子,用欢快而且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说:“小伙子,你身上好像有一股婊子的味道呢!”

马尔克斯几乎被吓得魂飞魄散,他勉强应付了一句话,就逃走了。他发誓,再也不去招惹警官的老婆了。可是,到了下一周的星期三,他还是忍不住去和“黑蝠鲼”幽会。

从快意的熟睡中醒来的马尔克斯,发现一支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自己的脑袋。在枪口的后面,站着一动不动的警官,他正像铁一样冷冷地注视着自己。马尔克斯连呼吸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赤裸着身体,不知道是该躺着不动,还是应该立刻起身下床。

警官把左轮手枪“啪”的一声放到桌子上,拿出一瓶朗姆酒。他把马尔克斯抓起来,让他和自己面对面一声不响地开始喝酒。

第一瓶酒喝完,外面下起了大雨,接着警官又打开第二瓶酒。他用冰冷的眼光盯着马尔克斯,说:“我们俩,”警官指指自己再指指马尔克斯,“看谁有运气喝上这第二瓶酒,嗯?”足足过了几秒钟的时间,警官突然将左轮手枪从桌上拿起来,然后用一只手“哗”地将弹盒打开。马尔克斯看见里面有一颗子弹。

警官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马尔克斯顿时

浑身一颤。警官扣动了扳机,但手枪只发出了一声轻响。警官把枪放下来,再一次盯住情敌。“现在该你了,我很公平。”他把手枪递给了脸色苍白的马尔克斯。

第一次拿起武器,马尔克斯感到它如此沉重。他的背上开始冒冷汗,内心焦虑不安。他把枪举起来,又放下,然后又举起。最后,他几乎要哭了。他终于放下了枪,把它还给了警官,万分羞愧地说:“你随便处置我吧。”警官狂笑起来,带着嘲讽和不屑的神情说:“怎么?吓坏了?来这里以前为什么没好好想想?”警官对着枪口吹了一声口哨,打开转轮,把里面惟一的一颗子弹取出来扔到桌上:这颗子弹没有弹头!马尔克斯顿时感到全身被抽空了,自己像一只被猫玩耍的小老鼠,直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一死了之……

大雨停了,时间也仿佛凝固了。忽然,警官命令马尔克斯穿上衣服赶快滚出去。马尔克斯像斗败的狮子一样,乖乖地执行了命令。马尔克斯没有敢望一眼警官,更没敢瞅一下“黑蝠鲼”。当他颤抖着双腿走到门口的时候,禁不住回转头向警官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让我从这里活着出去?”

警官看了他半天,然后怪声怪气地说:“你真的想知道吗?好,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的父亲治好了我的淋病,他是惟一有这个本事的医生。”

此事对马尔克斯的震动很大,一场情欲游戏让他感到了死亡的威慑,他感到要理性认真地对待情感上的事情了。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青年马尔克斯再也不想以往那样自由放荡了,他的心重新回到另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名叫梅塞德斯·巴尔查,是马尔克斯少年时的恋人。梅塞德斯住在一个叫马港垓的小镇上,马尔克斯上大学时每个假期回家都要路过这里。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相识时,这个有着埃及血统的姑娘才刚刚小学毕业,他们一见钟情。从此就开始书信往来,彼此互诉衷情,表达难以抑制的思念。

然而,他们的爱情发展得一点都不顺利,先是父母反对,然后是马尔克斯遭遇流亡生活,后来应邀回到南关,却与梅塞德斯遥隔天涯。马尔克斯经历了许多痛苦而荒诞的生活后,终于想起了他曾经魂牵梦萦的梅塞德斯。但直到这一天他才惊讶地发现,梅塞德斯已经为自己整整等候了13年。

1958年,马尔克斯回到哥伦比亚老家,与梅塞德斯举行了闪电式的婚礼。从此,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就一直在甜蜜的爱情中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

摘编自《传奇文学选刊》2004年第9期《枪口下的赌命偷情》雷耀丛文

《中篇小说月报》2004 年总目录

特别推荐

- 手机……………刘震云 1·2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出版)
《手机》来电显示:刘震云反璞归真……赵李红 1·73
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 春桃 2·77
(原载《当代》2003 年第 6 期,作者专为本刊缩写)
忠臣逆子……………袁劲梅 3·40
(原载《月过女墙》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章诒和 3·99
(原载《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平原上的歌谣(长篇选载)……………刘庆邦 7·68
(原载上海文艺出版社《平原上的歌谣》)
郭世英——影响了我一生的人……………周国平 8·97
(原载长江文艺出版社《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
姐姐——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三
……………杨显惠 烜笠 11·123
(原载《上海文学》)
骑兵军……………[俄]伊萨克·巴别尔 12·130
(原载《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 那一泡柔肠寸断……………李治邦 1·74
(原载《青年文学》2003 年第 12 期)
只好搞树……………刘庆邦 2·2
(原载《布老虎丛书》中篇小说·2003 冬之卷)
岸边的蜻蜓……………孙惠芬 2·3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1 期)
想像一个歌手……………蒋 韵 3·24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1 期)
甩鞭……………葛水平 3·2
(原载《黄河》2004 年第 1 期)
马嘶岭血案……………陈应松 4·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3 期)
地气……………葛水平 4·26
(原载《黄河》2004 年第 1 期)
犯罪嫌疑人……………潘 军 5·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4 期)
食堂……………邓宏顺 5·24
(原载《收获》2004 年第 2 期)

- 亚健康……………杨少衡 6·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5 期)
一个局……………王方晨 6·24
(原载《时代文学》2004 年第 3 期)
求你揍我一顿吧……………津子围 7·2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3 期)
爆炸……………荆 歌 7·17
(原载《收获》2004 年第 3 期)
我们的成长……………罗伟章 8·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7 期)
发生在夏天……………何 顿 8·45
(原载《作家杂志》2004 年第 6 期)
小顾艳情……………严歌苓 9·2
(原载《上海文学》2004 年第 7 期)
光与影……………李 洱 9·82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4 期)
大年夜……………鬼 子 10·2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9 期)
一树槐香……………孙惠芬 10·49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5 期)
托尔斯泰围巾……………池 莉 11·2
(原载《收获》2004 年第 5 期)
你的影子无处不在……………钟求是 11·36
(原载《当代》2004 年第 5 期)
愤怒的苹果……………王祥夫 12·2
(原载《山花》2004 年第 11 期)
很大风……………王小妮 12·19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6 期)
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李 静 12·31
山歌天上来……………韩少功 12·33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10 期)

文学中国

- 温情咒语……………鲁 敏 1·90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 2003 第 6 期)
寂寞撒的谎……………向 轩 1·118
(原载《上海文学》2003 年第 12 期)
小女人……………叶 弥 2·54
(原载《钟山》2004 年第 1 期)
挨着……………路 也 3·59
(原载《天涯》2004 年第 1 期)



马扁先生	章世添 3·71	(原载《清明》2004 年第 1 期)
吃饱	王晓雨 3·87	(原载《青春阅读》2004 年第 1 期)
海	王晓云 4·44	(原载《钟山》2004 年第 2 期)
红色雪	董立勃 4·61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2 期)
世纪末的救赎	夏季风 4·85	(原载《中国作家》2004 年第 1 期)
谁家的狗	张旭东 5·40	(原载《莽原》2004 年第 2 期)
幸福还有多远	石钟山 5·59	(原载《中国作家》2004 年第 4 期)
向日葵	了一容 5·77	(原载《飞天》2004 年第 3 期)
抹布	劳 马 5·100	(原载《延河》2004 年第 4 期)
整个七月	陈蔚文 5·91	(原载《春风》2004 年第 2 期)
出嫁	弋 铎 6·46	(原载《清明》2004 年第 2 期)
玫瑰耳朵	楨 理 6·65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4 年第 3 期)
菜农宁大路	陈 武 6·80	(原载《天涯》2004 年第 2 期)
找啊找	王祥夫 7·39	(原载《人民文学》2004 年第 6 期)
虞美人	阿 袁 7·55	(原载《上海文学》2004 年第 5 期)
户口	凤 鸣 8·25	(原载《莽原》2004 年第 3 期)
吕翠儿	南 台 8·72	(原载《清明》2004 年第 4 期)
临淮关	王安忆 9·19	(原载《上海文学》2004 年第 7 期)
女友“五加皮”	储福金 9·32	(原载《长城》2004 年第 4 期)
嫁给鬼子	赵德发 9·62	(原载《时代文学》2004 年第 4 期)
那儿	曹征路 10·25	(原载《当代》2004 年第 5 期)
猎头	季 宇 10·71	(原载《中国作家》2004 年第 8 期)

不能承受	钱玉贵 10·93	(原载《清明》2004 年第 5 期)
酒馆	徐 岩 10·111	(原载《鸭绿江》2004 年第 9 期)
隐形眼镜	姚鄂梅 11·57	(原载《山花》2004 年第 9 期)
以情动人	叶 开 11·75	(原载《红岩》2004 年第 5 期)
迷失西城	宣 儿 11·94	(原载《青年文学》2004 年第 10 期)
伤心的留声机	王 松 12·57	(原载《钟山》2004 年第 6 期)
悬崖	朱文颖 12·71	(原载《作家》2004 年第 10 期)
一天	李来兵 12·85	(原载《黄河》2004 年第 5 期)
妙色	韩晓征 12·104	(原载《十月》2004 年第 6 期)

文本典藏

吸血鬼文学：猩红色的生命灰烬	潘 岗 2·103
卡米拉	[英]勒法努 2·105
拳击生涯	[美]希区柯克 2·126
幻想科学的年代	老 儿 3·130
性变	顾均正 3·115
消灭机	秋 山 3·125
失窃的信	[美]爱伦·坡 4·118
夜半口哨声	[日]横沟正史 4·126
侦探小说二十准则	[英]范 丹 4·130
苦设谜局待君解	匡咏梅 4·131
裁缝的洋娃娃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5·114
石榴之谜	[日]江户川乱步 5·122
情爱主题——残酷的唯“爱”主义	王虹艳 6·112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6·114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威廉·福克纳 6·129
菊花的幽香	[英]D.H.劳伦斯 著 莫言 点评 7·104
关于劳伦斯和《菊花的幽香》——与莫言对谈	7·118
爱与创造——劳伦斯的情爱之旅	7·127
在流放地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刘恒 评点 8·112
关于《在流放地》的问答	刘 恒 8·126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奥]弗兰茨·卡夫卡 8·130

丈夫	沈从文 著	
	刘庆邦 评点	9·108
关于沈从文和《丈夫》——与刘庆邦对话		9·118
沈从文像小商人	[马来西亚]温梓川	9·124
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故事	钱理群	9·126
河的第三条岸		
.....[巴西]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 著		
	阎连科 评点	10·124
《河的第三条岸》的问答		10·127
王佛脱险记··[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林白 评点	11·112
《王佛脱险记》问答		11·118
解读《王佛脱险记》	余 华	11·120
尤瑟纳尔——不朽的自由	王虹艳	11·121
《南方》《秘密的奇迹》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潘军 评点··	12·116
与潘军谈博尔赫斯		12·124
“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	汪茵彬	12·128

探 索

民工团	残 雪	4·100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2 期)	
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		
.....	吕 新	6·91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3 期)	

东张西望

“何为经典及经典的意义”四人谈/三十年代的“京海之争”/“底层”关怀的欠缺/评论界反思李肇正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变迁/一生能读多少书		
		1·130-135
内地新时期作家的学历与小说的新景观/2003 年,小说的一个列表/2003 年中国文坛大事要摘/名著改编的是是非非/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学学费		
		2·131-136

“纯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我与地坛》是小说还是散文/稿费与作家生活/一份遭禁书文目录/鲁迅屡遭通缉,为何从未入狱		
		3·132-136
一场关于个性化写作的交锋		
		4·133
诺贝尔奖金的秘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何对待奖金/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5·133-136
王安忆质疑诺奖选择,众学者纷谈性与暴力/诺贝尔文学奖不公平吗?/一部杰作要写多久/作家、怪癖及其他		
		6·134-136
向作家学习阅读/一部小说创造一个节日/渡边淳一:我不喜欢青春情爱/安徒生在中国的若干第一次		
		7·131-134
郭沫若题聂耳墓志铭改动经过/一种出人意料的特殊的书		
		8·135-136
如果拜伦长寿,他会怎样?/俄罗斯人怎样看红色经典/瓦西里耶夫反对歌颂“战争功勋”/海明威的最后一分钱/巴金在重庆写的三部书/上海书展,三作家谈文学/“80 年代”渴望文坛理		
		9·132-135
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陆星儿生命最后的声音/观点与声音		
		10·131-135
永恒的冲突/首届“北京文学节”和三项大奖/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第十位女得主		
		11·132-135
一项关于文学作品模式的猜想/洛朗·戈德获龚古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曾为偷情险些丧命		
		12·148-149

互 动

畅论当下文坛,探求突破“瓶颈”	7·135
读者来信	9·136
读者来信	11·136
2004 年总目录	12·150

2004 北京文学

全国中篇小说年会

活动剪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为激励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深入探讨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及纯文学期刊的发展之路，10月17日－10月24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发起的“2004《北京文学》全国中篇小说年会”在成都举行。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媒体及知名作家、评论家等60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与会人员就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1.2.3.5.6. 年会会场
4. 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平志英(左)
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长王文光(中)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傅恒在年会上
7. 参观巴金文学院
8. 王文光处长和章德宁社长在巴金塑像前
9. 原北京文联党组副书记、《北京文学》
主编赵金九(左)和《北京文学》原社长、
执行副主编傅用霖在巴金文学院
10. 海螺沟冰川前 11. 泸定桥上

托起新世纪文学的辉煌 北大 北京文学 55年的辉煌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 期期精彩

主打好看小说 突出报告文学

高转载率 高获奖率 高关注度

二年内二次加页不加价 2005年再次增加16页, 价格不变

品牌栏目: “现实中国” “好看小说” “作家人气榜”

“新人自荐” “文化观察” “真情写作”

“天下中文” “作家热线” “纸上交流”

装帧精美 正文152页 定价6.8元 全年定价81.6元



国内邮发代号: **2—85**

没错! 从现在起您期期可用**136**页的价格获得**152**页的**精彩**!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国内邮发代号: **82—106**

正文152页 定价7元 全年84元

2005年增加 16 页 定价不变!

1 大看点

每期至少6部中篇小说精品——

第一时间席卷全国文学期刊中篇精粹

4 个与众不同

名家评点名作——名家手迹 最堪收藏!

热点书籍精选——浓缩精华 先睹为快!

选刊中的文摘——精中选精 大密度 多信息!

边栏哲理漫画——画龙点睛 幽默生动!

第一次不订是你错过, 第二次不订是我们的错!

定价: **7.00**

邮发代号: 82—106

国内邮发代号: 82—106

ISSN 0257-0262



THX FOR UR READING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YYePG

THE NEW EPAGE ERA

THX FOR UR READING